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桃花扇

清 孔尚任



桃花扇

(清) 孔尚任 著

剧 情 简 介

秀才侯方域，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，因江南乡试落第，侨寓莫愁湖边。他与复社文人吴次尾、陈定生时常往来。一日，吴次尾等复社秀才前去文庙祭奠孔子，正好阮大铖也在。阮文才虽高，却因为曾是魏忠贤的干儿子，声名狼籍。阮大铖被一帮秀才当场斥骂，连胡子也被扯了下来，十分狼狈。他闲在家里牢骚满腹，听说陈定生等让人来借他新编的《燕子笺》传奇，便连忙吩咐戏班前去戏演，并派人侦探三公子看戏的反应。闻得三公子对此对赞不绝口，他十分得意，但又听说三公子对他投靠魏忠贤大骂一通，又弄得好生懊恼。阮大铖有个盟弟叫杨文骢，表字龙友，善书画，是位罢职县令。当时他正在和阮大铖一起饮酒，便劝阮想法和侯朝宗拉上关系，然后再请侯代向复社诸人调解。

杨龙友的相好秦淮名妓李贞丽，有个义女叫李香君，品貌夺人，温柔娇羞，尚未接客。侯朝宗闲居无聊，正想找一位秦淮佳丽，杨龙友便从中牵线。那日，侯公子和柳敬亭一起来到香君居住的城东旧院，见香君妙龄绝色，顿生爱意，香君也属意侯生，于是商定三月十五日成亲。美景良辰，李家大摆筵席，秦淮名优名妓，纷纷前来贺喜。杨龙友教人搬来箱笼数件，作为香君的妆奁。洞房花烛，侯方域拿出宫扇一柄，题赠香君。

次日一早，杨龙友前来贺喜。香君问他为何轻掷千金，杨龙友只好告以实情，说这些妆奁酒席，全由阮大铖出资，阮想借此结识侯公子，代为说情。侯方域当面应承，香君听了十分气恼，她责怪他不该徇私废公，并把身上穿戴的钗钏衣裙，丢弃一地。侯方域自感羞愧，最后拒绝了杨龙友的请求。

一天，侯方域正在柳敬亭处听他说评话，杨龙友匆忙赶来，告知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领兵东下，要抢南京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曾是左良玉的恩师，因此，兵部尚书熊明遇托他来请侯方域想个办法。侯文域当即以父亲的名义修书左良玉，柳敬亭自告奋勇，连夜将信送到左军辕门，并在左良玉面前陈述利弊，

左良玉遂罢东下之议，并将柳敬亭留在帐下。

为左良玉一事，淮安漕抚史可法、凤阳漕抚马士英等聚集清议堂，商量对策。阮大铖因香君却奁一事恼羞成怒，便借此诬告侯方域下私书勾结左良玉，马士英立即派人捉拿侯方域，杨龙友虽说是马的妹夫，仍辩解无效，只好赶紧给侯文域通风报信，劝他去投奔史可法。侯方域临别香君时，两人都流了眼泪。

甲申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崇祯帝自缢煤山。马士英欲拥立福王，但史可法采侯方域之计，极力反对。马士英多方活动，福王终于登位，马士英功居第一，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其他迎驾之臣，皆录功叙用。史可法虽也入阁，却被派往江北督师。史可法到扬州后，召集四镇武臣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，共商防河大计。但高杰与其他三人不和，展开争斗。侯方域此时正在史可法帅府参谋军事，他建议高杰移防黄河，以避争端。史可法则让侯方域随营监军。

马士英的同乡田仰将升漕抚，他用三百两聘金托杨龙友找一美妓，杨龙友去找香君，但香君自侯郎去后，立志守节，自然拒绝。一次，马士英宴客，席间谈起香君拒婚一事，马士英大怒，阮大铖又火上添油，于是马就派家人拿着衣服财礼去强娶，香君坚决不从。杨龙友、李贞丽强行帮她梳头穿衣，香君持扇乱打，又倒地撞头，鲜血四射，那把白纱宫扇也溅污了。无奈，杨龙友只好劝李贞丽冒名顶替。贞丽去后，香君卧病空楼，好生凄凉。杨龙友和教香君唱曲的老师苏昆生前来看望，香君正在熟睡，身边那把扇上有许多血点，红艳非常。杨龙友用苏昆生采摘的草汁权当颜料，在扇上添枝加叶，点染成折枝桃花。香君醒来，见扇叹道：“桃花薄命，扇底飘零。”香君以扇代书，托苏昆生想法寄给侯公子。

阮大铖由马士英破格提携，做了光禄寺卿，他向弘光帝献上四种传奇，弘光帝广选优伶，教演阮的《燕子笺》传奇。一次，阮大铖和马士英在赏心亭饮酒赏雪，香君以贞丽之名被唤来斟酒唱曲。香君当面痛骂阮大铖，阮大铖把香君推倒雪中，并用脚踢她。杨龙友出面劝解，香君遂被选入内庭，罚演丑角，后被弘光帝定为正旦，从此被打入冷宫。

再说侯方域随高杰防河，高杰不听劝告，被总兵许定国骗入睢州城内杀害。侯方域只好乘船南下，巧遇苏昆生和李贞丽。苏昆生拿出桃花扇，侯方域捧扇痛哭。两人决定去南京寻找香君。侯生来到红楼旧院，推开香君妆楼，见到的却是杨龙友的画友蓝瑛，一会儿杨龙友来访，讲起香君的情况，并劝侯生不可久留。侯方域决定去访陈定生和吴次尾，正好在蔡益所书店相遇，但被新升了兵部侍郎的阮大铖发现，便报镇抚司将三人抓了起来。锦衣卫仪正张薇审理此

案，张不愿杀人媚人，于是与蔡益所一起入山修道去了，三人暂囚狱中。苏昆生为救侯方域，去武昌面见左良玉，左良玉举兵东进，马、阮调黄得功部在坂矶堵截，左兵前锋已败，进退无着，左良玉呕血而死。柳敬亭为左良玉传檄被逮，在狱中见到了侯方域。

淮安失守，清兵猛攻扬州，史可法带三千子弟死守，兵败城陷，史可法投江而死。弘光帝逃出南京，投奔芜湖黄得功，刘良佐、刘泽清赶来劫了弘光，去送与清兵，黄得功愤而自刎。南京城内大乱，马士英、阮大铖慌忙逃窜，一个被雷殛于台州山中，一个跌死在仙霞岭。苏昆生带着香君乘乱逃出城外，栖霞山葆真庵庵主卞玉京收留了他们。侯方域等也逃出监狱，路上遇见史可法尸体，大为悲恸，后来逃至丁继之所在的采真观，七月十五日，张薇道人在白云庵祭奠崇祯帝，侯方域、李香君法坛之前意外相逢。两人观扇言情，惹恼了张道人，怒斥道：“两个痴虫，你看国在哪里？家在哪里？君在哪里？父在哪里？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？”侯方域如梦方醒，于是侯、李分别拜丁、卞为师，修真学道去了。

白话故事

试一章 先声

天地一大戏场也。人立于天地间，若者帝王，若者卿相，若者文臣，若者武将，若者名士，若者美人，此戏中之人物也。某也昏庸，某也奸恶，某也谄媚，某也枭雄，某也忠贞，某也高尚，此戏中之人品也。孰当为生，孰当为旦，孰当为净，孰当为丑，孰当为副末，此戏中之脚色也。有时而欢，有时而悲，有时而合，有时而离，有时而喜笑，有时而怒骂，此戏中之情节也。情节之生，本乎事实，事实之妙，出于戏文，戏文内有老赞礼者，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氏，曾作南京太常寺赞礼，因以为号也。时当康熙二十三年，老赞礼已九十七岁矣。阅遍沧桑，歌残黍麦，欣逢盛世，到处闲游，昨在太平园中，得睹《桃花扇传奇》，编成剧本。即明末南京故事，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，不惟为老赞礼所耳闻，并为老赞礼所目睹。抑且将老赞礼杂入戏文，童颜鹤发，衰态龙钟，植杖来前，开场道白，扮作副末脚色。老赞礼见而笑曰：“不图老夫耄矣，今作此戏中之人物也。”时有人从旁问曰：“如此好戏，为谁所作？”老赞礼曰：“从来名家著作，姓氏弗彰。然《春秋》褒贬之笔，雅颂歌咏之词，均出自家学渊源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如翁所言，则云亭山人无疑矣。”老赞礼曰：“然。”其人又曰：“今日者冠裳毕集，裙屐纷来，演此传奇，视为韵事，若翁则本属旧人，习闻新曲，盖将其中颠末，预为我等详述之。”老赞礼应之曰：“唯唯。余记得张道士有《满庭芳》一曲，君欲听之否乎？”其人曰：“曲调幽深，歌词玄妙，佳则佳矣，然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还求翁编成闲话，一详此曲之妙文，以开我等之茅塞。”老赞礼曰：“可请君等少安毋躁，聆

余宣讲曲中之意：明末有公子侯生，侨寓秣陵城外，以中州之才子，眷南国之佳人，占尽六朝金粉，曾访艳于桃源，嗟兹半壁江山，恒寄情于桃渡。不意豺狼日进，暗肆谗言，致教鸾凤宵分，竟成永诀。况当天翻地覆，川竭山崩，藩镇纷纭，江淮划守，昏主迎登大宝，选舞征歌，奸臣盘据要津，揽权窃柄。呜呼！党祸繁兴，良缘难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，虽得苏翁救援，柳老解围，而半夜仓皇，君逃相走，一场梦幻，云散风流。怅烟波以淼淼，谁吊忠魂？听杜宇之声声，孰怜望帝？艳哉桃花扇，哀哉桃花扇，桃花扇纵已揉碎，而桃花扇编作传奇，从此名留千古矣。曲中之意如是，而君等若难领会，余尚有总结数言，为诸君告：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，巧柳苏往来牵密线。
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，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语至此，而戏中之侯公子，早已登场矣。

第一章 听稗

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垂杨几树，掩映傍水人家，绝似一幅天然画本。居于此者，伊何人乎？即《桃花扇传奇》中之主人翁也。斯人姓侯，名方域，字朝宗。籍隶中州，家居归德，夷门谱牒，梁苑簪缨，祖官卿寺，父职司徒；崇正黜邪，久树东林之帜，征文选句，新登复社之坛，吐清词于早岁，无殊宋艳班香，流浩气于中年，不让韩潮苏海，壬午南闱下第，遂侨寓于莫愁湖畔。嗟嗟，琴剑飘零，寄踪白下，乡关梗塞，遍地黄巾，烽烟未靖，权为避乱之武陵，家信难通，空自伤怀于异地，所以朝宗蒿目时艰，望湖兴叹曰：“莫愁莫愁，令人安得不愁乎？虽然，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兮何时？况当仲春时候，天朗气清，美景良辰，云何不乐？与其徒愁无益，不若不愁之为愈也。且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二君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相往来，颇不寂寞，今日约到治城道院，同看梅花，我当早去以赴之也。”言已遂行。

按陈定生名贞慧，宜兴人，吴次尾名应箕，贵池人，均系复社之君子，朝宗之良友也。关心时事，叹金陵王气将销，结伴闲游，看大地春光无主，定生问次尾曰：“次兄可知近日流寇消息否？”次尾曰：“昨见邸抄，流寇连败官兵，渐逼京师，宁南侯左良玉进军襄阳，中原无人，大事已不可问矣。”二人且叹且行，以践看梅之约，而朝宗随后亦至。相见之下，定生即曰：“弟已饬人打扫道院，沽酒相待。”语未毕，忽见家僮迎面来，上前禀曰：“相公请回，今日已来

迟矣。”定生曰：“何为来迟？”家僮曰：“有魏府徐公子在彼请客看花，早将道院占满矣。”朝宗点首微笑曰：“梅花既与我无缘，不若向秦淮方榭中，一访艳丽之解语花，君等以为何如？”次尾曰：“据我而论，不必远去，兄亦知有泰州柳敬亭乎？说书之妙，罕有其匹，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，闻彼在此作寓公，何不同往一听，消遣春愁乎？”朝宗忽怒曰：“柳麻子近作奄儿阮胡子之门客，说书虽佳，我不欲听之矣。”次尾曰：“兄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阮胡子漏网余生，不肯退藏于密，犹复蓄养声妓，结纳朝绅，肆无忌惮。故弟作留都防乱揭帖，公讨其罪，劣迹昭彰，无可讳饰。此中门客，始知其为崔魏逆党，一时星散，柳麻子亦在其内，岂不可敬？”朝宗惊曰：“不意此辈中有斯豪杰，洵不多得，当与兄等物色之。”于是三人同行，僮亦随之以往。迨至敬亭寓，命僮叩门，僮高声唤曰：“柳麻子在家否？”定生喝止曰：“彼是江湖名士，理宜以柳相公称之。”僮遂唤柳相公开门。

少顷门启，一白须老者出，即泰州柳敬亭也。敬亭曾与陈、吴相识，而与朝宗则素未谋面，当时肃客而入。因问定生曰：“此位何人？”定生曰：“此是敝友河南侯朝宗，当今名士，夙慕清淡，特来领教。”敬亭谦逊不遑，请坐献茶毕，方注视而言曰：“诸位都是读书君子，博学高才，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，久已烂熟于胸中，若老朽则下里巴人，生涯鼓板，胡说一朝兴废，沾泪似儿女之肠，俗谈千古存亡，说书污诸君之耳，还希谅之。”朝宗曰：“不必过谦，即请赐教。”敬亭曰：“既蒙驾临蓬荜，老朽焉敢推辞，惟演义盲词，恐不值识者一笑耳。今即将君等所读之《论语》，试说一章如何？”朝宗诧曰：“《论语》乌能说乎？真乃闻所未闻矣。”敬亭笑曰：“君等说得，老朽何独说不得？今日偏欲于诸君前，摇唇弄舌，假充斯文，以毕我说。”语毕上坐，手敲鼓板，口诵书中之开词曰：

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

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

四句诵毕，即将醒木一拍，说其表白曰：

敢告列位，今日所说，不是别的，是《鲁论》太师挚适齐全章。这一章书，是申鲁三家僭窃之罪，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周辙既东，鲁道衰微，三家者以雍彻，季氏八佾舞于庭，僭窃之罪，已是到了尽头了。我夫子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那些乐官，一个个愧悔交集，东走西奔，只当夫子不知费了多少气力，岂知我夫子手把一管笔，眼看几本书，纂到《易经》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；修到《书经》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；订到《礼记》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夫妇有别；作到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；今日删到《诗经》，尔、雅、颂各得其所，并不曾

费一些气力。登时把权臣势家，闹哄哄的一个戏场，霎时散尽，顷刻冰冷。那一时倒也痛快，你说圣人的手段，利害不利害，神妙不神妙？

说至此，乃敲鼓板而唱曰：

（鼓词一）自古圣人手段能，他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，使了个些小方法，弄的他精打精，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，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。

鼓板停而醒木响，续说曰：

那太师名挚，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，听俺道来：

重敲鼓板唱曰：

（鼓词二）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挚，他说：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。往常时，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，抖起身子去个清，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生，才显俺的名，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朵听，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

继闻醒木一声，说曰：

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缭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。

鼓板之声又起：唱曰：

（鼓词三）这一班劝膳的乐官，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，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，你看俺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，我也投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三饭说，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，紧靠着京城。四饭说，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一齐说，你每日倚着寨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，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

唱至酣时，醒木忽震，再说曰：

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鼗的名武，入于汉；少师名扬；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是个走法，听俺道来。

唱即随鼓板而起曰：

（鼓词四）这击磬播鼗的三四位，他说你，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，俺也干不成，恁嫌这里，乱鬼当家，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，几个渔翁。

词意未尽，复拍醒木以申说曰：

这四个人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，听他说些什么。

因敲鼓板而唱，以述其言曰：

（鼓词五）他说十丈珊瑚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，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，不比凡同，凤箫象管龙吟细，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。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，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，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，你看海角天涯，都有他旧弟兄，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。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，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，俺那老师父，只管朦胧着两眼定六经，正是：

鲁国团团一座城，中间闷煞几英雄。

荆棘丛里难容凤，沧海波心好变龙。

敬亭说书已毕，遂投鼓板而起曰：“献丑献丑。”定生赞曰：“真绝妙好词也。恐近今应制讲义，未必有斯痛快。”次尾曰：“敬亭方从阮家出，不肯别投主人，故此将古比今，现身说法耳。”朝宗亦点首称美曰：“我看敬亭人品超群，胸襟脱俗，确是我辈中人。至其说书之妙，不过余技而已。盖喜笑怒骂，尽是文章；倜傥风流，不同凡响；拍板一声，不啻东方谲谏；渔阳三下，无非庄子寓言。而今而后，可以知敬亭之为人矣。”言罢，相视而笑，朝宗复问敬亭曰：“昨日同出院衙，共有几人？”敬亭曰：“彼等尽皆散去，只有善讴之苏昆生，与我作比邻耳。”朝宗曰：“如此高尚，亦当奉访。还望暇时，同来赐教。”敬亭曰诺。

第二章 传歌

彼美人兮，在水之湄。试问美人住何处，独留春色到秦淮。垂杨堤畔，深藏苏小之家；长板桥头，重访李师之室。有鸨妓李贞丽者，烟花妙部，风月名班，丰韵犹存，铅华未谢。养一假女，未着芳名，年龄纤小，才陪玳瑁之筵，体态娇羞，未入芙蓉之帐。近为罢职县令杨龙友所赏识，一见此女，深加赞美，拟欲代彼招客，为之梳拢。所以贞丽私心窃喜，方倚之作钱树子也。当日正望龙友来，而龙友至矣。

龙友名文骢，乃系凤阳督抚马士英之妹夫，前光禄阮大铖之盟弟，一榜县令，罢职闲居。素与贞丽昵，来往颇勤，聊作消遣之所。况当梅钱已落，柳线才黄，春色恼人，更难发付。不如访美人闲话，畅叙幽情也。故今日又至此间，与贞丽相见后，贞丽请上小楼，焚香煮茗，赏览诗篇。龙友喜甚，见楼头帘笼翡翠，架集鹦哥，花影护盆，波光映槛。不禁极口称美曰：“好一座幽雅妆楼也，谅是令爱所居，今向何处去矣？”贞丽曰：“晓妆未竟，尚在卧房，我当唤之来

见也。”唤时，龙友又见壁上吟笺，粘贴殆遍，均系名公题赠之诗，心焉羨之。方举目吟哦间，陡闻香风拂拂，莲步珊珊，回首视之，一丽人趋前万福。龙友曰：“数日不见，益觉艳丽如仙矣，足徵诗篇所赞非虚。”继又向壁上观，惊曰：“不意张天如、夏彝仲等诸大名公，俱有题赠，我可无诗以和之乎？”贞丽送呈笔砚，侍立于侧。龙友取笔在手，朗吟者久之，忽变计曰：“球玉在前，不如藏拙，聊写墨兰数笔，点缀素壁，贞娘以为何如？”贞丽点首称善。龙友因壁上有蓝田叔所画之拳石，即写兰于石畔以衬之。笔法轻灵，烘出烟痕雨意；墨花飞舞，描成嫩叶香苞。虽不及元人潇洒，粉壁挥毫，却休疑神女生涯，汉皋赠佩。龙友画兰毕，贞丽曰：“真是名笔，足使妆楼生色多矣。”龙友笑问曰：“请教令爱芳名，就此落款。”贞丽答曰：“小女年幼无号，即请老爷赏给二字。”龙友沉思半晌，方曰：“《左传》云：兰有国香，人君媚之。即取名曰‘香君’如何？”贞丽连声称妙，遂命香君谢之。龙友复笑曰：“非惟香君之名，即楼名亦因之而定矣。”言时落款于墨兰之后，其文曰：“崇祯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，贵竹杨文骢。”贞丽称谢曰：“写画俱佳，允推双绝，小女得蒙青眼，何幸如之。”于是收拾文房，众皆就坐。龙友曰：“我看香君国色无双，天香第一，特不知技艺若何？”贞丽曰：“平时娇养成性，不曾学习。近虽请一清客，传彼词曲，恐其艺未必精熟耳。”龙友问曰：“清客是谁？”贞丽曰：“是人即苏昆生也。”龙友曰：“苏昆生本姓周，原籍河南，寄居无锡，与我相识有年，询是曲中名手，但不知所传者，果系何种词曲？”贞丽曰：“即是《玉茗堂四梦》”龙友曰：“学会多少，汝知之否？”贞丽曰：“为日无多，仅学《牡丹亭》半本而已。”语至此，回首唤香君曰：“杨老爷不是外人，汝不妨温习曲本，以待师父对过，便可上新腔矣。”香君皱眉曰：“有客在座，学歌殊觉赧颜也。”贞丽固强之，香君含羞不语，翻阅曲本，暗叹桃花命薄，柳絮身轻，生来脂粉丛中，跳入绮罗队里，珠喉一串，缠头博得黄金，翠黛双描，信手莫抛红豆，学就晓风残月，空题骚客之诗，嗟他暮雨朝云，系住王孙之辔。香君一念及之，不觉因是有感矣。

忽闻师父苏昆生至。昆生，固始人，寓居于此，早从上章述及，与柳敬亭作比邻者也。自出院衙，即投妓馆，与其充义子之帮闲，趋于污下，不若作美人之教习，较为清高也。当时上楼而入，见龙友在此，即曰：“我与杨老爷久不会面矣。”龙友笑曰：“昆老收此绝代女门生，可喜可贺。”贞丽命香君拜见师父毕，昆生问曰：“昨日汝学之曲，汝可记熟否？”香君颌首应之曰：“侬已记熟矣。”昆生曰：“何不趁杨老爷在座，随我一对此曲，好求指示。”龙友曰：“愿聆妙音。”香君乃而对昆生而坐，噤其娇喉，唱曰：

（皂罗袍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付与断井颓垣，良辰美景奈何

天。

昆生止之曰：“妆误矣，须知‘美’字一板，‘奈’字一板，不可连下去，试再唱来。”香君复唱曰：

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。

昆生曰：“妆又误矣，‘丝’字须在喉间唱出。”香君会意，即唱曰：

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，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。

昆生击节称妙，香君接唱曰：

（好姐姐）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荼蘼外烟丝醉软。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？

昆生曰：“此句尚嫌不熟，盍为我再唱之。”香君又唱曰：

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？闲凝盼，生生燕语明如剪，啁啁莺声留的圆。

昆生曰：“唱得甚佳，又完一折矣。”龙友乃向贞丽曰：“可喜令爱聪明绝顶，必然艳帜高张，为一时名妓之冠。”继请昆生曰：“昨日会见侯司徒公子朝宗，客囊颇富，又有才名，正在彼物色名妓，昆老知之否？”昆生曰：“公子是敝乡世家，果然品格超群，才华出众，名不虚传。”龙友曰：“天生才子，合配佳人，两美相逢，千金奚吝，彼方迎夫桃叶，此正及乎瓜期，真一段美满姻缘也。若教错过，岂不可惜！”贞丽曰：“如此公子，肯来梳拢，幸甚幸甚！惟求杨老爷从中撮合，成此好事耳。”龙友曰唯。贞丽又曰：“大好春光，不可虚度，请至楼下饮酒，以遣此美景良辰也。”众遂从妆楼下。

第三章 哄丁

晓星寥落，残月朦胧。晨光熹微中，见夫宫墙万仞，庑殿两楹，参松柏于庭阶，喜沾化雨，采藻芹于泮水，乐受春风。今值仲春丁期，聿修太常祀典。南京国子监中，特命坛户二人，扫洒坛场，铺排祭品，豆笾陈列，牲醴纷陈。一坛户笑曰：“我二人须谨慎小心，看守祭物，休教赞礼辈暗中窃食，致彼上官斥责也。”正说笑间，不意老赞礼适至，近前叱曰：“汝等坛户，不思窃取足矣，今反赖及我侪，岂不可笑？”坛户慌忙谢罪曰：“我所说者，乃系没体面之相公辈，老先生是仁人君子，焉有窃食之礼？”老赞礼曰：“不用多言，天已黎明，将及祭时矣，速即点烛以俟之。”

未几，南京国子监祭酒与司业并至，方上殿廷，而生监等亦纷然而至。如

第一章表出之吴应箕，曾作留都防乱揭帖者也。今约杨维斗、刘伯宗、沈昆铜、沈眉生诸社友，同来与祭。斯时也，蜡炬腾辉，炉香呈瑞，笙歌一阕，佾舞两阶，冠裳济济，捧爵帛于堂前，环珮锵锵，供牲牢于案上。主祭官位立中央，诸生辈班分左右。初不料有人混迹于其间也，掩面含羞，行同鬼蜮，低头无语，匿入人丛。彼何人斯？即前光禄阮大铖也。众人未及留意，只闻老赞礼在旁唱礼，鞠躬致敬，无敢陨越。仰见宸题金匾，端拱圣贤，俯听乐奏丹墀，展颺袍笏。拜毕礼成，众始相见而揖，祭酒与司业各退，次尾突见大铖立几筵前，喝问曰：“汝是阮胡子，何故来此与祭？唐突先师，玷辱斯文乎？速出，速出，此间无汝立足地也！”大铖忿然曰：“我乃堂堂进士，表表名家，有何罪恶，不容与祭？”次尾曰：“汝之罪恶，朝野皆知，蒙面丧心，犹敢入庙，殆因我防乱揭帖中，未曾指实汝之病根耶！”大铖曰：“我来与祭，正欲表白心迹耳。”次尾冷笑曰：“汝之心迹，我代汝表白之，汝为魏府干儿，又作崔家义子，慕膻逐臭，尝粪吮靡，暗害东林，结连西厂，乃欲遮人耳目，其可得乎？今者冰山融化，铁柱倾翻，犹在人前摇唇鼓舌，可笑孰甚！”大铖强辩曰：“不谅苦衷，横加辱骂，可知我阮圆海，本是赵忠毅先生之门人，当魏党暴横之时，我丁艰奔走，从未伤害一人，今被混淆黑白，颠倒雌黄，冤乎不冤！况我初识忠贤，为救周魏故耳。自贬声名，实非得已。春灯谜众目昭彰，十错认无人辨别，竟将我凌辱诬蔑，在老成前辈，我还甘心忍受，乃遭轻薄新进，信口狂言，可恨，可恨！”谁知大铖一篇言语，不独次尾大愤，并且激动众怒，齐声喝曰：“此人敢在文庙之中，公然谩骂，目无法纪，尚复成何世界乎？”老赞礼亦高喊曰：“让我老赞礼打此奸党。”言时，竟以老拳相敬。次尾附和之，先掌其嘴，复采其须，戟指痛骂曰：“汝是阉儿瑯子，卑鄙龌龊，敢来参拜文庙，辱我圣贤，玷我庠序，愧我班联，吾党宜鸣鼓而攻之，视同猪狗，投彼豺虎，方出我心头之恨也！”大铖遭此痛打，又羞又恼，自知鸡肋难当尊拳，急奔出庙门去矣。次尾鼓掌大笑曰：“今日此举，既代东林雪愤，又为南监争先爽快之至，以后须大家努力休容此辈再至人前，出头露面，诸君其勉之。”众皆曰“然”，遂各拱手而散。

第四章 侦戏

呜呼！莽大夫作《美新》之论，投阁谁怜；蔡中郎有修史之才，失身堪叹。自古文人学士，或因富贵热中，甘趋捷径；或以功名躁进，误入权门；或依外戚，愿为裙带之官；或附阉人，乞作螟蛉之子。仅博荣耀于一时，致貽臭名于

千载，良可痛也！所以君子之出处，兢兢焉慎之于始耳，不然自悔前愆，欲图晚盖，如阮大铖者，抑亦难矣。

大铖别号圆海，词章才子，科第名家。官居光禄，谄事权奸，身家念重。偶投崔、魏之门，势利情多，忝入儿孙之列。忆昔威扬烈焰，相随当道豺狼；于今势败寒灰，变作害群驽马。人人唾骂，乡党难容；处处击攻，儒林不齿。故大铖思量往事，愧悔交加，每恨自己主见之错，而污终身清白之名也。幸得京城宽广，尽可容身，因在裤子裆里新购第宅一所，巧筑园亭，精教歌舞，不惜物力，结纳朝绅。初犹冀正人君子怜其改过之心，以开自新之路也。继思天道好还，死灰或有复燃之日，则倒行逆施，名节亦有所不顾矣。由是观之，大铖之罪本难容恕，然当日诸君子嫉恶如仇，绝之太甚，使彼铤而走险，殃及国家，君子亦未尝无责焉。即如上章哄丁一事，党祸之根已伏于此，可不惧乎！但当日之大铖，尚存结识之意，不觉喃喃自语曰：“昨日文庙丁祭，受复社少年一场痛辱。彼虽孟浪，我亦自知多事。为今之计，当用何法结识此等轻薄新进乎？”方当搔首寻思间，一家人持帖而进，禀曰：“启上老爷，有帖借戏。”大铖接帖而观，见上写“通家教弟陈贞慧拜”，惊曰：“我想宜兴陈定生乃是声名赫赫之公子，如何肯向我借戏？”因问曰：“未识来人有何言语？”家人曰：“据云有二位公子，一是方密之，一是冒辟疆，同在鸡鸣埭上饮酒，欲观老爷新编之《燕子笺》，故来相借。”大铖私心窃喜，即命准备上好行头，传语梨园众子弟随之速行，不得有误。并密嘱家人曰：“汝今持帖前往，仔细听彼席上，看戏时有何议论，快来报我。”家人应命而去。大铖笑曰：“不料彼等目中尚有我辈，可称趣事，且坐书斋，静听回报可也。”

正当得意之际，而杨文驄突然至矣。盖龙友与圆海笔砚至交，一以曲词著，一以书画名，两家绝技，一代传人，并驾齐驱，洵非虚誉。今龙友欲听《燕子》新词，特来奉访。步入石巢园中，见此间山石花木，位置得宜，全无俗态，定是华亭张南垣手笔无疑。又见孟津王铎所书之“咏怀堂”，笔法颇有力量，赞美不置。堂上红氍铺地，知是顾曲之所。离堂约数十步，百花深处，有一精舍在焉，双扉紧闭，气象萧条，只闻隐隐有吟哦声，就而听之，知是圆老在内读书，高呼曰：“圆兄暂请住口，当以怪命为重。”大铖闻呼出见，大笑曰：“不意龙友至此，请坐请坐。”龙友问曰：“如此春光，为何闭户？”大铖曰：“只因发刻四种传奇，恐有讹字，在此校阅。”龙友曰：“闻兄新编《燕子笺》，已授梨园，特来领略。”大铖曰：“今日来得不巧，全班不在家中。”龙友曰：“未识遣往何处？”大铖微笑曰：“有几位公子借去游山。”龙友不得已，乃曰：“乞赐抄本一观，权作《汉书》下酒，未尝不可。”

大铖即命家僮安排酒肴，与龙友对酌观书。龙友赞美曰：“新词谐雅妙曲风流，技擅雕龙，才夸绣凤。游戏似佳人斗草，品格如美女簪花。致教一往情深，爱煞春来燕子，惟恐半生命薄，同彼老去杨花耳。”大铖谦逊曰：“芜词俚曲，难免貽笑大方。请干一杯。”彼此饮尽，忽见奉命侦戏之家人入，近前禀曰：“小人到鸡鸣埭上，看彼酒斟十巡，戏演三折，忙来回话。”大铖急问曰：“诸公子究属如何？”家人曰：“彼观老爷新戏，无不点头侧耳，击节停杯，大加称赞。”大铖喜曰：“妙哉，妙哉！彼等亦赏鉴此曲矣，但不知有何议论？”家人曰：“彼云，主人是真才子，大手笔。”大铖惊曰：“如此倾倒，殊出意外，以后尚有何言？”家人曰：“彼论主人文采，不啻玉皇仙吏贬谪人间，倘执骚坛牛耳，谁不甘拜下风。”大铖佯恐曰：“誉扬太过，当之殊有愧色。汝可再往窃听，如有后言，即来禀复。”家人遂匆忙以去。大铖大笑曰：“想我呕尽心血，成此词章。古调独弹，赏音有几，初不料公子辈是我知己也。”龙友问曰：“借戏者是谁家公子？”大铖曰：“宜兴陈定生，桐城方密之，如皋冒辟疆，都有出类超群之学问。今乃拜服小弟，我实始愿不及此。”龙友点首曰：“彼等从无虚誉，足见《燕子笺》词曲之妙矣。”语未毕，家人复如飞而至，入内禀曰：“小人又往鸡鸣埭，只见戏演半本，酒席将阑，忙来回报。”大铖问曰：“公子又讲甚言语？”家人曰：“彼云，主人是南国之英，东林之彦，可称为主堂仙品也。”大铖佯惊曰：“句句赞我，益觉惶恐无地矣。汝试述以下之言。”家人曰：“彼又云，如此妙才，何故身投崔魏，枉自摧残乎？”大铖不禁皱眉而叹，拍案自恨曰：“只此一节，我亦自知其过，悔之莫及矣。此外所言若何？”家人噤嘴曰：“言虽甚多，小人不敢禀白。”大铖促之曰：“实言无妨。”家人始详述曰：“彼说老爷不知羞耻，谓他人父愿为干子，实如仗势之走狗耳。”

大铖听毕，怒曰：“彼竟敢如此辱骂，气死我也。我助彼看花饮酒，选色征歌，彼不将我冤情剖辩，翻以恶谗相加，种种欺侮，真使我难以忍受矣！”龙友问曰：“此骂从何而起？”大铖曰：“弟亦不解其意。前日我往文庙，受五秀才一顿狠打，今日彼来借戏，又遭三公子一顿狠骂，此后能不设法，我如何再出门去。”言已，愁形于色。龙友劝慰曰：“长兄不必气恼，小弟有一策在此，未知能允从否？”大铖喜曰：“既有妙策，焉有不从之理。”龙友曰：“兄可知吴次尾是秀才领袖，陈定生是公子班头？两将罢兵，千军解甲矣。”大铖拍案称是，问谁可以解劝，龙友复曰：“他人均属无效，惟有河南侯朝宗与二君文酒至交，言无不听。昨闻侯生闲居无聊，欲寻一秦淮佳丽，弟已代彼物色一人，名唤香君，色艺皆精。兄若愿出梳栊之资，结其欢心，然后托彼两处排解，定能一举双擒，如操左券也。”大铖鼓掌大笑，连称妙计。既而自忖曰：“侯朝宗本是敝年侄，应

当料理，特不知应用若干？”龙友曰：“妆奁酒席之费，约二百馀金足矣。”大钺曰：“此非难事，我即送三百金至尊府，凭君区处可耳。有此一节，则计用美人，攀得白门杨柳，情深渔父，来探仙洞桃花矣。”

第五章 访翠

春光未老，春色无边。争夸北里胭脂，雅羨南都风景。侯生虽寄居异地，莫返故乡，然对三月艳阳之节，在六朝佳丽之场，宜其春兴倍添，春情难按矣。昨与杨龙友晤面，盛称李香君妙龄美色，绝世无双，平康第一。即教曲之苏昆生，亦劝其梳拢，成此好事。朝宗心为之动，而客囊萧索，未免喟然兴叹耳。但思今日清明佳节，独坐无聊，何妨借步踏青，抗至旧院一访乎？遂起身易服辐往，遥望凤城春满，绿柳千条，翠馆香迷，珠帘十里，勾引游蜂浪蝶，尽多雏燕娇莺，洵可乐也。正行之间，陡闻背后有人唤曰：“侯相公何处闲游？”朝宗回首视之，见是柳敬亭，乃曰：“汝来甚合我意，我欲往城东踏青，正苦无人作伴耳。”敬亭曰：“老朽无事，当得奉陪。”于时二人迤迤同行，颇不寂寞。柳敬亭忽以手指示曰：“此水即是秦淮矣。前边有一长桥，我侪当缓缓而走，一览湖边胜景。”朝宗乃举首凝眸，见夫春波漾碧，问谁家舞榭歌台，长板铺红，看一带茶寮酒坊，果然胜景如画也。敬亭曰：“来此已是旧院矣。绕过花街，复穿柳巷，君可知此巷中都是有名姊妹家乎？”朝宗笑曰：“柳暗花明，别有佳境，特不知黑漆双扉，上插娇黄柳枝者，谁家之艳帜乎？”敬亭曰：“此是李贞丽家也。”朝宗忽问曰：“李香君住在何处？”敬亭曰：“香君即是贞丽之女。”朝宗喜曰：“我今日正欲访彼，不期走至此间，毋乃巧甚。”敬亭上前叩门，与应门者问答数语，始知贞丽、香君均已外出。在卞姨娘家开盒子会矣。朝宗曰：“今日何故开会？”敬亭曰：“年老无用，腿已走乏，且在石凳上略坐片刻，细述其详。”遂与朝宗并肩坐下，从容相告曰：“凡院中各妓，结为手帕姊妹者，犹如香火兄弟，每逢令节，齐斗新妆，开此盛会，是其常例也。”朝宗曰：“诚然诚然，今日清明佳节，正当赴会之期，但不知此会何名盒子？”敬亭老于花丛，鲜有不知者，因告曰：“赴会之日，各携盒子一副。盒中藏鲜物异品，无非海错江瑶、琼浆玉液耳。”朝宗笑问曰：“会期所作何事？”敬亭曰：“惟诸姊妹比较技艺而已。”朝宗曰：“如此韵事，可许子弟入会否？”敬亭摇手曰：“不许不许，深恐子弟混闹，故尔锁住楼门，仅许在楼下赏鉴。”朝宗曰：“请问合意者如何会面？”敬亭笑曰：“倘合己意，即将物件抛上楼头，楼上自有果子抛下矣。”朝宗欣然曰：“既如此，何

不同住一观，但卞家住在何处，汝知之否？”敬亭曰：“住在暖翠楼，离此不远，我侪同往何妨？”言已遂行。

不须臾间，敬亭已止步谓之曰：“此间即是卞家，相公请进。”二人乃相将入，不期杨龙友与苏昆生先已在此，相见之下，龙友笑曰：“侯世兄屈尊下降，实是难得。”朝宗曰：“闻杨兄今日往访阮胡子，不意在此相会。”昆生亦笑曰：“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。”朝宗不解所谓，与众人就坐后，举目而观，啧啧称善曰：“好一座暖翠楼也。”既而问李香君为何不见，龙友曰：“现在楼头。”昆生止之曰：“且休谈话，快听楼头奏技者。”俄闻笙笛同音，箏琶合韵。云锣敲处，鸣鸾不羨飞琼；箫管吹来，跨凤还疑美玉。朝宗扬声赞叹曰：“箫吹一曲，使我魂销，我今欲上前打采矣。”言时，手取扇坠抛上楼头，默念此坠抛去，未识能打中心上美人否。斯念未已，而楼头亦有一物掷下。敬亭急呼曰：“有趣有趣，掷下果子来矣。”昆生见是白色小包，取而解视之，乃一白汗巾，裹此红樱桃也。称奇曰：“如何此时竟有樱桃？洵属佳品。”朝宗曰：“倘是香君所掷，岂不可喜。”龙友忙将汗巾取阅，点首笑曰：“看此冰绡汗巾，可决为香君之物。”猜测间，而李贞丽挈女香君一执茶壶，一捧花瓶，翻然而下。昆生惊指曰：“众位请观，天人下界也！”敬亭亦合掌念“阿弥陀佛”，龙友即在中间介绍之。朝宗先向贞丽曰：“我乃河南侯朝宗，一向倾慕，今始如愿。”继又见香君曰：“果然妙龄绝色，龙友赏鉴非虚。”贞丽进壶中虎邱新茶，殷勤奉敬，香君献瓶内绿杨红杏，点缀新节。众皆赞曰：“趣人趣事，煮茗看花，可称雅集矣。”龙友曰：“如此雅集，不可无酒。”贞丽曰：“酒已备下，惟玉京今日主会，不得下楼奉陪，深为抱歉。”俄而酒至，贞丽又曰：“何不行一酒令，以遣佳兴。”敬亭笑曰：“即请主人发挥，我等恭听号令。”贞丽曰：“焉敢放肆僭越。”昆生曰：“此是院中旧例，休得过谦。”贞丽命取骰盆至，唤香君在旁把盏，方宣令曰：“酒须依次而饮，每一杯奉献所长，即是酒底：么为樱桃，二为茶，三为柳，四为杏花，五为香扇坠，六为冰绡汗巾。”宣毕，又唤香君敬侯相公酒。既而盆中掷色曰：“是‘香扇坠’，侯相公速干此杯，请说酒底。”朝宗饮讫，乃曰：“我今吟诗一首如何？”即吟曰：

南国佳人佩，休教袖里藏。随郎团扇影，摇动一身香。

龙友连声称妙，敬亭调笑曰：“倘或摇坏香扇坠，岂不可惜？”贞丽曰：“应敬杨老爷一杯。”香君斟酒，龙友即取而饮之。贞丽掷出“冰绡汗巾”，龙友亦欲吟诗一道，贞丽曰：“此令不许雷同。”龙友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作一破承题，聊以塞责。”朗声念曰：

睹拭汗之物，而春色掩人矣。夫汗之沾巾，必由于春之生面也。伊何人之面，而以冰绡拭之，红素相著之际，不亦深可爱也耶？

朝宗曰：“真绝妙佳章也。”敬亭和之曰：“此等好文才，即中两榜，亦非侥幸。”言时，香君敬之以酒曰：“柳师父请酒。”适贞丽掷得二点，应声曰：“是‘茶’。”敬亭素喜滑稽，饮酒细辨曰：“果真其味甚薄。”贞丽笑曰：“非也，汝之酒底是‘茶’。”敬亭曰：“我只能说书，即借本题风光，说张三郎吃茶何如？”贞丽曰：“说书太长，不如说一笑话，较为有趣。”敬亭乃说笑话曰：

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，东坡送了一把定磁壶，山谷送了一斤阳羨茶。三人松下品茶，佛印说：“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，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如何，今日何不斗一斗，分个谁大谁小？”东坡说：“如何斗来？”佛印说：“你问一机锋，叫黄秀才答，他若答不来，吃你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：‘胡子打了秀才了’；你若答不来，也吃黄秀才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：‘秀才打了胡子了。’末后总算，打一下，吃一碗。”东坡说：“就依你说。”东坡先问：“没鼻针如何穿线？”山谷答：“把针尖磨去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好。”山谷问：“没把葫芦怎生拿？”东坡答：“抛在水中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也不错。”东坡又问：“虱在裤中有见未见？”山谷未及答，东坡持捧就打。山谷正拿壶子斟茶，失手落地，打个粉碎。东坡大叫道：“和尚记着：‘胡子打了秀才。’”佛印笑道：“你听‘兵梆’一声，胡子没打着秀才，秀才倒打了‘壶子’了。”笑话说毕，众人哄然大笑。敬亭曰：“众位休笑，秀才毕竟厉害。”语至此，以指弹酒壶曰：“如此硬壶子，尚且打坏，而况是软胡子。”朝宗笑曰：“敬老妙人，信口诙谐，暗藏讥讽，殆淳于、东方之流亚欤！”贞丽命香君敬师父酒，掷色是“杏花”，昆生即择曲文中“杏花”二字者，唱曰：

晚妆楼上杏花残，犹自怯衣单。

香君斟酒与假母，贞丽接杯饮尽，掷色是“樱桃”，昆生代贞丽唱曰：

樱桃红绽，玉粳白露，半晌恰方言。

敬亭曰：“昆生该罚该罚，汝所唱者，在唇上樱桃，非盘中樱桃也。”昆生领罚一杯，贞丽曰：“如今轮到香君，理应自斟自饮。”朝宗曰：“我来奉敬。”香君饮罄，贞丽曰：“无须再掷，一定是‘柳’，你试唱来。”香君桃腮红晕，含羞低语曰：“儿实腼腆，只得请代笔相公矣。三点是‘柳’，相烦柳师父代之。”昆生曰：“今日是彼值日，理当代劳。”敬亭微笑，既而开言曰：“我老汉姓柳，飘零半世，最怕者唯一‘柳’字。今日清明佳节，偏将此柳圈套住我老狗头。”言已，众皆大笑。昆生曰：“算尔便宜，当作笑话可也。”朝宗曰：“我已不胜酒力，可以散矣。”敬亭以手牵朝宗、香君衣，笑曰：“才子佳人，难得相会，必须成双作对，饮一杯交心酒，君等以为何如？”香君娇羞无地，以袖遮面而去。昆生曰：“香君面嫩，当面未便实言，但前日所订梳拢之事，相公允乎否乎？”朝宗

笑曰：“秀才中状元，焉有不允之理。”贞丽曰：“既蒙不弃，妾当择定吉期，成此良缘。”龙友曰：“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，便可成亲。”朝宗踌躇曰：“奈我客囊羞涩，犹恐备礼不周。”龙友曰：“当得效力。”朝宗称谢不置，自念误上巫峰，竟逢仙眷。印雪泥以留鸿爪，谢月老以结鸾俦。方为掷果潘郎，闲游曲院，得遇散花天女，迎入瑶台，正不知几生修得到此也。思已，起身作辞。贞丽曰：“怨不再留，准定十五日，邀请清客与姊妹等，奏乐迎亲矣。”敬亭忽问昆生曰：“我二人可谓健忘之至，惜乎不得奉陪，饮此喜酒，殊为憾事。”龙友曰：“何也？”昆生曰：“黄将军船泊水西门，亦于是日祭旗，预约我二人饮酒，焉能不去。”朝宗曰：“若无二位，未免扫兴矣。”龙友曰：“不妨，还有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辈，俱是有名大清客，借重彼等至此相陪可耳。”言罢而散。

第六章 眠香

黄鹂三请，紫燕双飞，蝶使寻花，蜂媒进蜜，正值夭桃灼灼时也，香君年及破瓜，期当嫁杏，若得名花有主，不忧仙草无根矣。故贞丽因梳拢一事，常挂于心，幸有杨龙友从中介绍，得与侯朝宗订结丝萝，选定三月十五花月良辰，使有情人成就眷属，喜可知也。今乃上头吉日，贞丽绝早抽身，忙碌殊甚，命人打扫厅堂，安排桌椅，绣帘低卷，灯彩高悬，以备大张筵席，广列笙歌，清客与姊妹同来，更添一番热闹也。斯时龙友受圆海嘱托，送梳拢之物至，唤贞丽出。贞丽一见龙友，先谢作伐之劳，并问侯公子因何尚不至此。龙友笑曰：“谅在目前矣。我今备有箱笼数件，为香君助妆，现在门首，待我唤来。”有顷，众人抬箱笼首饰衣物进。龙友命其送入洞房，铺陈齐整，众皆应命而行。贞丽喜谢曰：“如此厚赐，实属不当。”龙友又从袖中取银，递给贞丽曰：“尚有备席银三十两，交与厨房，酒肴均须格外丰盛。”贞丽一再称谢，快唤香君向外。香君盛妆而出，与前日更自不同：宝髻堆鸦，金钗翘凤，裙描蛱蝶，裳绣芙蓉，香气袭人，娇容绝代，轻移莲步，已至人前。贞丽曰：“杨老爷颁赐隆仪，快去拜谢。”龙友急止之曰：“戔戔之物，何敢当谢，请回请回。”香君遂款款而入。

门上忽报新官人到，龙友与贞丽起身相迎，见朝宗盛服从人至，敬迓入内。龙友即贺曰：“恭喜世兄，得此平康佳丽，小弟无以为敬，草备妆奁，粗陈筵席，聊助一宵之乐。”朝宗曰：“过承周旋，何以克当。”因作一揖以表谢忱。彼此叙坐献茶毕，龙友问一应喜筵，可曾齐备，贞丽曰：“托赖老爷，喜筵已齐备多时。”龙友点首，向朝宗起立拱手曰：“今日吉席，小弟不敢搀越，就此告别，明日当

早来道喜也。”朝宗再三挽留，龙友终以不便辞之，作别而去。是时朝宗更衣，贞丽告退入内，料理一切。适三清客联袂而至，之三人者：一名丁继之，一名沈公宪，一名张燕筑，因承贞丽所招，来饮侯公子喜酒，一同至此。燕筑曰：“不知请谁家姊妹，陪伴我等？”公宪曰：“闻说是旧院中之老在行。”燕筑笑曰：“据汝所云，都是我梳拢之人矣。”继之曰：“汝有多大家资，说此海话？”燕筑曰：“自有人暗中相助，汝不见今日侯公子何尝费去分文乎？”公宪止之曰：“不用多言，侯公子在堂上更衣，我等当上前作揖。”三人乃各向朝宗一揖，口称“恭喜”，朝宗以礼答之。又见旧院中姊妹入，燕筑首先开言曰：“歌妓进见，理当报名而进。”一妓笑答曰：“汝若是教坊司，我方报名。”朝宗亦笑曰：“正欲请教芳名。”有一半老佳人，丰韵犹存者，答曰：“贱妾卞玉京。”朝宗曰：“果然玉京仙子。”其次则锦瑟年华，身材婀娜者，答曰：“贱妾寇白门。”朝宗曰：“果然白门柳色。”又其次则体态轻狂，容颜粗陋者，答曰：“奴家郑妥娘。”朝宗沉吟半晌，强言曰：“果然妥当不过。”燕筑笑曰：“不妥不妥。”公宪问曰：“何云不妥？”燕筑曰：“最喜偷情卖俏。”妥娘佯怒曰：“我不偷情卖俏，汝如何养得脑满肠肥也？”言已，哄堂大笑。玉京曰：“官人在此，快请香君出外。”白门、妥娘应命入。少顷扶香君出，公宪曰：“我等当作乐迎接。”一时鼓乐齐鸣，吹弹杂奏，音谐风管，香龙涎，锦簇花团，珠围翠绕。辇香肩以款步玉佩丁冬，携纤手以定情青衫偎倚。朝宗与香君相见后，妥娘忽搀言曰：“按照院中矩定，从无交拜天地之理，请用喜酒以志合欢。”于是朝宗与香君上坐，清客在左，姊妹在右。始则左奉酒，右奏乐，继则右奉酒，左奏乐，颇极一时之盛。朝宗顾而乐之，自拟前身于小杜，赏识烟花；欲寻好梦于襄王，覆翻云雨。春方入手，休笑余渴病难延；酒乍沾唇，转恨尔斜阳迟下矣。若香君，则桃腮生晕，杏靥含羞，媚态盈盈，芳心怯怯。春情无限，金钗肯与梳头；秀色可餐，赤绳从教系足。自知野草闲花，消受夫人之福；得倚雄姿英秀，证成夙世之缘。娇容难掩，怜此身豆蔻含苞；粉颈低垂，怕今夕海棠经雨。

香君方转念间，继之曰：“汝看金乌西匿，玉兔东升，可送新人回房矣。”宗宪曰：“且缓须臾，我想侯官人乃当今才子，梳拢此绝代佳人，合欢有酒，岂可定情无诗乎？”燕筑鼓掌曰：“此言有理，待我磨墨拂笺，伺候挥毫。”朝宗摇首曰：“不须诗笺，我携有宫扇一柄，题诗于上，持赠香君，永为订盟之物如何？”妥娘曰：“妙极，我来捧砚。”白门嗤之曰：“我看汝之面目，脱靴或可将就。”玉京曰：“此砚理当借重香君。”众均以为然。香君乃捧砚立，朝宗执笔书扇，其诗曰：

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

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

题毕，众人传诵，无不称妙。香君将扇藏入袖中，仍复并肩而坐。妥娘曰：“我等虽不及桃李花，如何当作辛夷树？”燕筑曰：“辛夷树者，枯木逢春也。”妥娘曰：“今虽枯木逢春，何尝不鲜花著雨乎？”语未竟，一人持诗笺入，禀曰：“杨老爷有诗送来。”朝宗接而读之，诗曰：

生小倾城是李香，怀中婀娜袖中藏。

缘何十二巫峰女，梦里偏来见楚王。

朝宗笑曰：“此老多情，送来催妆诗一首，可称妙绝。”燕筑曰：“‘怀中婀娜袖中藏’，分明说香君一搦身材，以香扇坠比之。”妥娘曰：“香扇坠能值几何，不及我琥珀猫儿坠远矣。”众皆大笑。继之曰：“且慢戏言，我侪当吹弹一曲，劝新人多饮几杯。”妥娘曰：“乘此酒兴，方可送入洞房。”于是丝竹悠扬，觥筹交错，金尊频劝，玉手私携，方当腼腆人前，慢解芙蓉之扣。直待阑珊酒后，请收玳瑁之筵，莲漏丁丁，已不觉谯楼二鼓矣。继之曰：“时已不早，可以撤席矣。”燕筑曰：“如此丰盛佳肴，尚未饱餐罄尽，撤去未免可惜。”妥娘曰：“我亦云然，请众位略迟片刻。”玉京斥之曰：“休得胡缠，速即奏乐，送新人入房去也。”朝宗与香君缓步而入，纱灯引导，雅乐随从，依稀误上天台，仿佛同归阆苑。绣帘影动，扶醉态以风流；锦帐香薰，结良缘以美满。诗有云：“愿作鸳鸯不羡仙，正不啻为二人咏也。”入房后，众始退出，欢笑而散。

第七章 却奁

花街寂寂，柳巷深深，绣户未开，珠帘犹下，好梦乍回，偏怨黄鹂催晓；春宵苦短，休惊粉蝶眠香。是日之晨，杨龙友来与朝宗道喜，见院门深闭，侍婢无声，知彼昨宵辛苦，定然高卧犹酣也。惟有保儿携溺器入，因唤曰：“保儿，汝到新人窗外，说我早来道喜。”保儿曰：“昨日睡迟，今日恐未必起身，老爷如欲相见，还请俟之明日。”龙友笑曰：“不用胡言，快去问来。”忽闻贞丽自内问保儿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保儿曰：“是杨老爷，特来道喜。”贞丽慌忙移步出，向龙友谢曰：“谢老爷成就小女良缘。”龙友曰：“当得效劳，但不知新人起来也未？”贞丽曰：“昨晚睡迟，只怕还未。老爷且请宽坐，待我前去相催。”龙友忙言不必，而贞丽已入内去矣。默想温柔乡里，儿女情浓；脂粉丛中，郎君心醉。若非我居间撮合，暗地帮忙，借得绮罗珠翠，添助新妆，焉能才子佳人成全好事乎。思至此，贞丽含笑来前曰：“可笑一对玉人，梳洗才完，穿戴未毕，尚在彼

交扣丁香，并照菱花也。请老爷同至洞房，唤彼向外，共饮扶头卯酒。”龙友曰：“惊残好梦，得罪非浅。”遂从贞丽而进。

斯时也，睡起鸳鸯，被翻红浪，欢联鸂鶒。镜对青铜，犹留枕上余香，魂销梦里，回忆帐中滋味，喜溢眉梢。朝宗身坐玉镜台前，满怀得意，眼看水晶帘下，彼美梳头。香君妆竟，已不觉红日盈窗矣。龙友与贞丽入，一见朝宗，连称“恭喜”，作揖就坐，即曰：“昨晚催妆诗句，未识入情否？”朝宗亦以一揖谢之，笑答曰：“佳则佳矣，但香君虽小，还该藏之金屋，恐袖中容纳不下也。”言已，相视而笑。龙友曰：“夜来定情，必有佳作。”朝宗曰：“草草塞责，不敢请教。”龙友问诗何处，香君即从袖中出扇与之，只觉一缕幽香，直透龙友之鼻。龙友见是一柄白纱宫扇，接在手中，嗅之不已，因笑曰：“此扇香得有趣，闻之令人心醉。”继诵朝宗之诗，啧啧称妙曰：“非香君乌足以当此，快请拾袭珍藏，深恐扇上桃香李香，致被狂风吹荡也。”香君将扇收藏讫，龙友注视香君曰：“上头之后，更觉艳丽无双矣。”复向朝宗曰：“世兄有福，得消受此天生尤物。”朝宗因感龙友之情，故含笑而答曰：“香君天姿国色，又得珠翠盈头，绮罗遍体，宜其十分花貌，又添二分矣。”贞丽在旁揆言曰：“全仗杨老爷帮衬，不吝千金之赐，送来百宝之箱，致使妆楼生色，绣阁腾辉也。今日又惜花起早，移玉来前，不啻亲生自养，赔贴妆奁，我甚感之！”

言时，香君心有所触，不觉因之而生疑，乃启齿向龙友曰：“依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，然拮据作客，何故轻掷金钱，来填烟花之窟？在侬受之有愧，在老爷施之无名，今日务请详言，以便将来图报。”朝宗亦曰：“香君之问，甚是有理。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，昨日承情太厚，深抱不安。”龙友顺势答曰：“既蒙问及，弟亦何妨实告：所有妆奁酒席，约费三百余金，皆出怀宁之手。”朝宗曰：“谁是怀宁？还祈明言。”龙友曰：“怀宁者，即曾为光禄之阮圆海也。”朝宗曰：“敢是皖人阮大铖否？”龙友点首应“是”。朝宗又曰：“彼何为周旋于我，岂非奇事？”龙友曰：“并无别意，不过欲纳交足下耳。因兄才高东洛，名重南都，到处逢迎，争来掷果，当场游戏，暂去寻花，若得佳人偎傍，更显名士风流。所以圆海暗资奁具，代作嫁衣也，兄请勿疑。”朝宗曰：“阮圆老本是敝年伯，小弟鄙其为人，绝之已久。彼今无故用情，殊为不解。”龙友曰：“圆老别有苦衷，欲见白于足下耳。”朝宗曰：“请兄详述之。”龙友受彼之托，不得不为之伸言曰：“圆老曾游赵梦白之门，本是吾辈中人。其后结交魏党，实为救护东林计也。不料魏党一败，东林反与之水火。近日复社诸生，倡论攻击，大肆殴辱，岂非操同室之戈乎？圆老旧交虽多，亦因其形迹可疑，无人代为分辩，每日仰天大哭曰：‘同类相残，伤心惨目，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。’故今日谆谆纳

交，嘱弟剖告于君前也。”朝宗曰：“信如兄言，圆海情辞迫切，不觉可怜。即使真是魏党，悔过来归，亦未可绝之太甚，况罪有可原乎？复社中定生、次尾，皆我至交，明日相见，当为彼分解之。”龙友感谢曰：“若得如此，吾党之幸也。”香君闻而作色曰：“官人是何言欤！阮大铖阿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，妇女尚且唾骂，世人无不攻之，而官人独思救之，贸然允诺，为彼消释灾殃，岂不被旁人议论乎？推官人之意，不过因彼助我收套，意欲徇私而废公，其实此等齷齪之物，全不入我香君之眼。”言已，拔除钗钏，卸去衣裙，掷之于地，凜凜然有丈夫气。龙友不觉赧颜曰：“香君气性，何其刚烈若是！”贞丽慌忙起拾，连称“可惜”不置。朝宗因是起敬曰：“不图香君有此等见识，我竟不如，真乃侯生畏友也。”既而向龙友曰：“兄休见怪，非弟不肯用情，特恐为女子所笑耳。想彼青楼弱质，尚以名节为重，乃我等身居学校，名列朝堂者，混杂贤奸，不分皂白，对之能无愧死。况社友平日重我侯生，仅此一点义气，今若依附奸邪，亦难免群起而攻，自救不暇，焉能救人？兄其谅之。”龙友曰：“圆老一片美意，焉可以激烈对付之？还祈从长计议。”朝宗正色曰：“我虽至愚，断无从并救人之理。”龙友知难挽回，即向朝宗告辞。朝宗曰：“箱笼既属阮家之物，香君不用，留之无益，还求取去为是。”龙友唯唯而去。

香君尚脸泛红霞，怒气不息。朝宗谛视而笑曰：“我看香君，天姿国色，纵摘去满头珠翠，脱却遍体绮罗，翻觉十分容貌，又添十分矣。”惟贞丽贪恋金钱，深为不悦曰：“官人之言虽是，然金珠到手，被汝娇痴使性，轻轻放去，岂不可惜。”朝宗慰之曰：“戔戔之物，何足挂怀，待我照此赔偿如何？”贞丽始含笑而退。

第八章 闹榭

香蒲制酒，角黍堆盘，舟来水面之龙，艾战钗头之虎，已不觉节届端阳矣。陈定生与吴次尾二人，只因旅邸无聊，特到秦淮赏节。见夫巍峨贡院，接近湖滨，画舫同绣阁相邻，金粉与青衿比色，又是一番热闹也。定生谓次尾曰：“今日良辰，如何不见同社一人？”次尾曰：“谅彼等均在灯船之上矣。”既而以手指之曰：“此间是丁继之水榭，高挂灯球，只垂帘箔，正可登楼眺望也。”定生从之，遂趋前唤曰：“丁继老在家否？”小僮应声而出，见是陈、吴二君，即答曰：“主人赴灯船会去矣。家中备有酒席，客来便可留坐也。”定生笑曰：“有趣之至。”次尾曰：“可称主人好事矣。”相将入水榭中，定生曰：“我侪在此雅集，恐有俗

子阑入，须当设法拒绝之。”乃唤小僮取灯笼至，书写“复社会文，闲人免进”八字。命僮悬之于外。次尾曰：“设有同社朋友至此，理宜请其入会，以尽雅兴。”定生尚未答言，僮闻鼓吹之声，急指曰：“灯船早已来也。”定生、次尾凭阑而望，果见夕阳影里，画船箫鼓。其中裙屐翩翩，别有天然风韵，正不啻一群仙侣自远而来。定生凝眸久之，俟其将近，指谓次尾曰：“灯船之上，好似侯朝宗。”次尾曰：“朝宗是社中人，当请入会。”定生又指曰：“此女客即是李香君，可请得否？”次尾曰：“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，可称复社同志，请来何妨。”定生曰：“据汝所言，则吹歌之柳敬亭、苏昆生二人，不屑为阮胡子门客，亦皆是复社朋友，请其上楼，更多佳趣。”次尾乃高声唤曰：“侯社兄！侯社兄！”朝宗闻声仰视，见是定生、次尾，即拱立以应之。定生以手相招曰：“此处是丁继之水榭，备有酒席，侯兄何不同香君、敬亭、昆生上楼一叙，庆赏天中佳节乎？”

朝宗欣然允诺，遂与香君等同上楼来，一路吹弹而行。既至水榭中，相见叙坐毕，定生曰：“四位到此，方成复社文会矣。”朝宗曰：“如何是复社文会？”次尾手指灯笼示之。朝宗曰：“小弟未知今日会文，不期而至，真乃巧极。”敬亭笑曰：“尚有‘闲人免进’四字，我等未免唐突。”次尾曰：“汝等不愿作阮家门客，便是复社朋友。”朝宗亦笑曰：“然则香君岂是复社朋友乎！”次尾曰：“我闻香君却奁一事，深为钦敬，第恐复社朋友还须逊彼一筹。”定生曰：“以后当以老社嫂称之。”香君不禁嫣然一笑。定生即命小僮在旁斟酒，一时杯盘交错，履舄相亲。席上风流俊品；座中笑语春温。那怕榴花如火，玉体生凉；微闻兰麝有香，素心默契。轮流把盏，饮至半酣，小僮忽报曰：“灯船来矣！灯船来矣！快看人山人海，围住一条烛龙也。”众乃纷起，凭阑而观，果见灯船之上，悬挂五色角灯，光芒闪闪，鼓吹盆盈，缓缓从水面行。敬亭曰：“如此富丽，都属公侯勋卫之家。”语未毕，又见一灯船衔尾而来，上悬五色纱灯，流辉灿烂，粗乐喧阗，虽不及前船之豪华，而热闹则过之。昆生曰：“此系富商大贾，与夫衙门书办之船也。”船后又有一船，纸灯五色，细乐十番，别有一种清雅气象。定生谓众人曰：“汝看船上饮酒之人，尽是翰林院老先生辈，毕竟雅俗不同。”次尾笑曰：“我辈中人，究不免郊寒岛瘦耳。”众皆大笑。朝宗曰：“夜阑更深，灯船已过尽矣，我侪当吟诗作赋，始不负会文之约。”定生连声称善曰：“特不知作何题目？”次尾曰：“今逢端节，作一篇《哀湘赋》如何？”朝宗曰：“依弟愚见，不如即景联句，更畅雅怀。”定生点首曰：“妙极、妙极！但我等三人联句，谁起谁结？”朝宗曰：“不须推逊，一起一结，今日当让定生兄。”敬亭含笑而问曰：“三位相公联句消夜，我等相陪者殆作磕睡汉乎？”定生曰：“自有借重之处。”昆生曰：“未识有何使唤？”定生曰：“我三人每成四韵，饮酒一杯，汝等即吹弹一

次。”朝宗鼓掌曰：“有趣、有趣！真是文酒笙歌之会。请兄起句。”定生谦逊曰：“恕弟有僭。”遂吟诗中起句曰：

赏节秦淮榭，论心剧孟家。

次尾联吟曰：

黄问金裹叶，红绽火烧花。

朝宗亦不假思索，吟曰：

蒲剑何须试，葵心未肯差。

轮至定生，复吟曰：

辟兵缝彩缕，却鬼得丹砂。

四韵已成，三人各饮一杯。敬亭击云锣，昆生弹月琴，香君吹箫和之。吹弹一次毕，次尾高吟曰：

廛市楼缥缈，虹桥洞曲斜。

朝宗继之曰：

灯疑羲氏驭，舟是豢龙拿。

定生吟曰：

星宿才离海，玻璃更链蜗。

回环至次尾，又成四韵，次尾曰：

光流银汉水，影动赤城霞。

饮酒作乐如前。稍一停顿，朝宗乃吟曰：

玉树难谐拍，渔阳不辨挝。

定生接吟曰：

龟年喧笛管，中散闹箏琶。

次尾续曰：

击缆千条锦，连窗万眼纱。

朝宗作第四韵，朗声吟曰：

楸枰停斗子，瓷注屡呼茶。

又如前饮酒作乐讫，仍由定生先吟曰：

焰比焚椒烈，声同对垒哗。

次尾即曰：

电雷争此夜，珠翠剩谁家？

朝宗亦信口吟曰：

萤照无人苑，乌啼有树衙。

未至定生作结，定生略一构思，始吟结句曰：

凭阑人散后，作赋吊长沙。

联吟已毕，饮酒作乐复如前。定生欢呼曰：“有趣、有趣！竟联成一十六韵，明日即可付梓矣。”次尾曰：“我侪唱和得几许感慨，彼等吹弹出无限凄凉，窃恐楼下船中未必有解人也。”昆生谓敬亭曰：“古云‘良宵苦短，胜事难逢’，我二人一旁唱曲，陈、吴二相公一旁劝酒，让彼名士佳人另作一风流佳会如何？”敬亭笑曰：“此言甚善，乃是我等帮闲本色也。”定生、次尾均以为然，即请朝宗、香君并肩上坐，余则左右分坐两旁。侯生回顾香君曰：“今夜承众位雅意，不啻并坐牙床，又饮合卺双杯矣。”香君笑而颌之。于是陈、吴劝酒，苏、柳唱歌，佳人抖擞精神，才子温存笑语。正当兴高采烈时也，小僮忽报曰：“灯船又来矣。”定生称奇曰：“鱼更三跃，如何还有灯船？”即与众人凭阑而望，果有灯船一号：画桨双摇，蜡炬腾辉，笙箫合韵，荡中流兮容与，谱曲调以悠扬。有一长髯者，身立船头，仰天长叹。彼何人乎？何以更深夜静珊珊其来迟乎？盖即蒙羞忍辱之阮大铖也。

大铖买舟载歌，本欲早出游赏，又恐遇复社少年，与彼争闹，所以行同鬼魅，半夜至此，不禁发声长叹耳。今见丁家河房尚有灯火，因回首唤家僮曰：“汝看有何人在上？家僮应声登岸。少顷回报曰：“人虽不知，只见灯笼之上，有‘复社会文闲人免进’八字。”大铖惊讶曰：“可险、可险！”即命停歇笙歌，吹灭灯火，悄悄携舟而遁。定生正与众人眺望，忽尔眼前息影，耳际无声，不觉称异曰：“明明一上好灯船，为何匿迹韬光，悄然而去？殊属令人不解。”次尾正欲遣人窥探，敬亭止之曰：“不必去看，我虽老眼昏花，早已看得清切，有一胡子立于船首者，非阮圆海而何？”昆生恍然曰：“怪不得吹声歌韵，与人大不相同。”定生怒曰：“老奴才如此放肆，胆敢在贡院前游耍乎！”次尾性更激烈，即欲探彼胡子以泄其愤，幸为朝宗拦住，劝曰：“彼既回避，我侪何必为此已甚之行？”定生叹曰：“候兄不知，诚恐我不已甚，彼将已甚矣！”敬亭曰：“船已去远，追之无及，还请息怒。”次尾犹愤愤曰：“此乃胡子之造化也。”香君曰：“夜色已深，盍归休。”敬亭笑曰：“香姐思念妈妈矣，我等当送其回去也。”定生，次尾不归寓所，在此下榻，朝宗遂向二人作别，与香君等下船而归。

第九章 抚兵

是年为崇祯癸未七月，寇贼横行，王师溃退，中原鼎沸，陵庙震惊。司农仰屋而嗟，疆吏弃关而走。呜呼！正存亡危急之秋也。独有镇守武昌兵马元帅

宁南侯左良玉屯兵于两湖间，为武臣中之佼佼者。左良玉表字昆山，家住辽阳，世为都司，前因得罪罢职，补粮昌平。后过军门侯恂，一见赏识之，拔于走卒，命为战将。未及一年，官拜总兵，屡立战功，勋加侯伯，素称忠义，威镇荆襄。今见时事日非，寇氛益急，遥望神京，谁抒国难，不禁心焉忧之，喟然而叹曰：“想余幼谙骑射，长习《韬》、《铃》，夙抱上马杀贼、下马作露布之怀，纵草寇如李自成、张献忠辈，不难一鼓以荡平。可恨督师无人，机宜错失，养痍貽患，误国殃民。熊文灿、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，丁启睿、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，仅有恩师侯公，智勇兼全，独能经理中原，剿除群盗，不意为奸人嫉忌，未竟其功，即遭罢斥。噫！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侯公如此，而况于我乎！我虽七尺昂藏，一腔热血，匡时有志，报主无期，思之不胜愤愤耳！”言至此，又顿足而恨曰：“豺狼当道，虎豹专权，与其躁进以取辱，何如安逸以待劳。况湖南、湖北之间，乃可战可守之地，我且坐观成败，再定行藏也。”由此言之，则明末将帅中如左良玉者，洵属不可多得。然因中怀郁愤，而出“坐观成败”一语，是亦良玉之罪也！作者深为良玉惜之。兹姑勿论。

第言今日为点卯之期，旗建军牙，营吹画角，班排鹅鹳，队列貔貅。卫士则执戟荷戈，诸将则明盔亮甲，咸立于辕门外，伺候元帅升帐。俄而炮声三震，军乐齐鸣，辕门启矣，大帅出矣。良玉身坐虎案中，二将先入，上堂参谒，分立两旁。良玉方欲取册以点卯，忽闻外有鼓噪声，惊问曰：“辕门之外何人喧哗？”二将禀曰：“启上元帅：辕门肃静，谁敢喧哗。”良玉怒曰：“耳闻喧哗，何故隐匿不报？”二将曰：“此是饥兵索饷，并非喧哗。”良玉益怒曰：“前自湖南借饷三十船，如何未及一月，早已支销罄尽乎？”二将曰：“禀元帅：本镇人马，足有三十万，杯水车薪，粮草实不敷支給，还请元帅察夺。”良玉拍案起立，莫展一筹，暗想群凶肆毒，大厦将倾，有谁招劲卒以勤王，举义旗以报主乎？噫！督帅无老成之将，选士皆娇弱之娃，而欲余只手擎天，孤忠向日，抑亦难矣。况当紧急之时，粮为军中命脉，今忽仓库告匱，士卒喧哗，我将用何言以对答耶！思未竟，鼓噪之声又起，益甚于前，似有叛变之象，急唤左右语之曰：“汝速向外，传谕三军，休得错怨本帅，当体国家养士之恩，各发忠义之气，毋许击鼓敲门，任意暴动。静俟江州军粮至，即当照发可也。”言已，即取令箭掷于地。二将拾之以向外，高声传谕曰：“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目下军饷缺乏，乃人马归附之多，非粮草屯积之少。朝廷深恩，不可不报，将军严令，不可不遵。况江西助饷，指日到辕，各宜静听，勿得喧哗。”传谕毕，回身缴令，而辕门外鼓噪之声愈逼愈近。良玉仓卒无谋，踌躇半晌，乃与二将语曰：“汝去晓谕彼等，暂且忍饥一宵，如不见江西粮至，本帅当飞檄金陵，许尔等迁镇移家，就粮东

去也。”二将应命，仍持令箭向外晓谕曰：“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粮船一到，即便支发，仍恐转运维艰，枵腹难待，不日撤兵汉口，就食南京，永无缺乏之虞，同享饱腾之乐。各宜静听，勿再喧哗。”谕后，欢声雷动。二将禀复曰：“启上元帅：三军闻令，今已欢呼散去矣。”

良玉叹曰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择期移镇，暂慰军心。”既而心机一动，想余未奉明旨，擅自前行，纵使圣恩宽大，未必加诛，而一时行迹，恐惹嫌疑，难免被天下议论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还当别作良图，不然一片葵心，付之流水矣。思已，掩门而进。二将退出，窃窃私议，诚所不免。一将曰：“天下强兵勇将，首推武昌，明日顺流东去，谁敢拒敌。我等何不拥戴主帅，抢夺南京，作为根据之地，然后举起黄旗，迳往北京进取，岂不美哉。”一将摇手曰：“元帅乃忠义之人，此等风话，切勿提议。依我主见，还是移家就粮，且求果腹为妙。”一将笑曰：“老哥之言虽是，然一移南京，人心惶惑，势所必然。即使不取北京，其恶名尚能免乎？”噫蛇影杯弓，铁铸九州之错；风声鹤唳，棋输一着之差。能不为宁南惜哉！

第十章 修札

噫嘻！丈夫不得志于时，蹉跎岁月，潦倒风尘，而独操此笔墨生涯，如我侪一介寒儒，戚戚焉终日为糊口计者，亦可悲已！然而自由自在，无束无拘，尽可放浪形骸，不失本来面目，纵乏龙门修史之才，仅作小说稗官以自乐；而一张楮纸，三寸毛锥，锐若戈矛，严于斧钺，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九万里，写古今悲欢离合，记中外治乱兴亡，忠孝节义则褒扬之，奸盗邪淫则惩罚之，从心所欲，信笔而书，未始不可为穷儒吐气，余亦何必悲哉！间尝读《柳敬亭传》，不禁窃慕其为人。彼鼓板而我笔墨，彼说书而我作书；彼则宣之于口，我则出之于手。生涯虽异，宗旨实同。故我译《桃花扇传奇》，载述敬亭自叙之言，用是有感耳。敬亭一江湖士，滑稽类淳于，诙谐同曼倩，独运广长之舌，能坠天女之花。品格清高，言词洒脱，不作阮氏门客，常与侯生往来。今日为朝宗所约，独坐寓中恭候，不嫌寂寞，自言自语曰：“想我柳敬亭虽以说书作生活，却似阎罗天子，执掌一本大帐簿，点尽无数鬼魂名姓。又如弥勒古佛，凸出一副大肚皮，装满无限世态炎凉。鼓板动若风雷，人物评为月旦。大凡含冤孝子，抱屈忠臣，我能使彼重见天日。如或误国奸雄，害贤邪党，我即将其明正典刑，敢施造化补救之功，不让《春秋》褒贬之笔，岂不快哉！既而又笑曰：“我柳麻子

称心适意，信口妄谈，虽觉无聊，亦甚有兴。昨日侯公子送到茶资，约定今日午后来听平话，我今乘此兴会，先将鼓板取出，发一招客利市，有何不可。”遂取鼓板在手，且敲且唱曰：

无事消闲扯淡，就中滋味酸甜。古来十万八千年，一霎飞鸿去远。几阵猝风暴雨，各家虎帐龙船。争名夺利片时喧，让他陈抟睡扁。

唱时声达户外，朝宗适至，闻敬亭朗声平话，鼓板铿锵，谅先有人领教矣。及至步入屋中，只见敬亭独坐，听者无人，不禁大笑曰：“汝一人在此，未识说与谁听？”敬亭急起而答曰：“说书是老朽本业，亦犹相公闷坐书斋，弹琴吟诗，自以为乐耳。”朝宗笑而颌之。敬亭曰：“请问今日欲听何朝故事？”朝宗曰：“不拘何朝，但择热闹爽快者试说一节可也。”敬亭曰：“相公有所未知，世上热闹之局，即是冷淡之根芽，人间爽快之事，即是牵缠之枝叶。不若将剩水残山、孤臣孽子评论几句，代古人滴几点伤心热泪，相公以为何如？”朝宗叹曰：“不料敬老深抱悲观，看到如此田地，真可虑也。”

正言之间，杨文骢忽忙而至，来寻朝宗，计议大事，适到此处，贸然竟入。朝宗见是龙友，即曰：“兄来甚巧，快听敬老平话。”龙友惶急曰：“目下何等时候，还听平话。”朝宗问曰：“龙老何故如此惊慌？”龙友曰：“兄尚未知此事乎？顷闻左良玉领兵东下，欲抢南京，且有窥伺北京之意。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，故此托弟前来，恳求妙计。”朝宗曰：“小弟一介书生，有何妙策？”龙友曰：“久闻尊翁老先生，乃宁南之恩帅，若能发一手谕，彼必遵命而退，不知兄主意若何？”朝宗曰：“此事何惮而不为！但家父罢政乡居，纵肯发书，未必有济。况往返三千里，远水近火，何以解目前之危？”龙友曰：“吾兄素具豪侠心肠，当此国家大事，讵忍坐视，何不代写一书，且救目前？后日稟明尊翁，谅不见责也。”朝宗点首曰：“应变从权，未尝不可。待我回归寓所，商量起稿如何？”龙友曰：“事不宜迟，立即发书，犹恐无及；若待商量，势必误事矣。”朝宗因其急迫，即向敬亭乞借纸笔，修书一封，爰述其书中大意云：

老夫不揣愚昧，敢贡一言，奉劝将军详加裁度。旌旗摇动，兵出无名，道路疑猜，人言可畏，而况高帝留都，孝陵禁地，谁敢有犯龙蹠。轻驷马足乎？纵乏粮草，请自安排，当念九重恩德，别作良图，还祈一片忠心，毋违初愿也！

朝宗写毕，龙友捧读而赞曰：“字字激切，语语婉转，有情有理，使彼不得不从，又不敢不从，足见世兄经济。”朝宗曰：“此书造次而成，或有不当之处，理宜送与熊大司马，细加改正，方为万妥。”龙友曰：“不必烦扰清心，自有小弟报告。惟一事颇费踌躇，书虽预备，须遣一能干家人早寄为妙。朝宗毅然曰：

“如无其人，小弟当轻装薄游，权作寄书邮。”龙友摇手曰：“此等密书，岂是生人可以去得。”朝宗绉眉不语，作无可奈何状。敬亭曰：“不必着忙，让老柳前去如何？”龙友俯首曰：“若得敬老前去，妙极矣，但一路盘诘甚严，非同儿戏。”敬亭微笑曰：“其实我柳麻子本姓曹，虽则身長九尺，却非食粟之徒。口能随机应变，力能左冲右挡，尚可用得。”朝宗曰：“我闻左良玉军门严肃异常，不论山人游客，一概不容擅入。今汝老态龙钟，此去恐有不稳。”敬亭复笑曰：“相公不必以言相激，抄袭我说书中熟套之语。我虽年老，立志颇坚，欲去即行，不去即止，岂在一激之力，如三国之黄忠，西管之惠明乎？君等只能笔下诌文，焉知我胸中画策？愿效孔明舌战群儒，且学柳毅传书下海，定教悄去明来，万人喝采也。”龙友曰：“敬老有此本领，我复何忧。但书中之意，汝须明白详解，始克有济。”敬亭自诩曰：“书中之意，不须详解，何用明白，只费我三寸舌尖，一双空手，任凭有千军万马，经不得我一骂，管教彼退避三舍矣。”朝宗曰：“请教汝骂彼何言？”敬亭曰：“我只问彼防贼之人，自己作贼，理上可该否。”朝宗连声称妙曰：“要言不烦，比我书中之语，更为晓畅几分。”龙友曰：“既如此，快请收拾行装，我即将川资送上，今夜务必出城为要。”敬亭允诺而入。龙友曰：“谁知柳敬亭是一有用之才。”朝宗点首曰：“我曾夸彼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馀技耳，今竟何如？”遂相与言论而出柳家之门。

第十一章 投辕

秋高气爽，正当士饱马肥、国家用武之时也，而何以金风瑟瑟中，鼓鼙声竭，画角音衰，有人唱出悲咽之歌，殆怨从征劳顿耶？抑恨久戍不归耶？非也，盖宁南部下二卒，在此离营半里许，枵腹往来，而叹绝粮之苦况耳。一卒唱曰：“杀贼拾贼囊，救民占民房，当差领官仓，一兵吃三粮。”一卒叹曰：“误矣，今日之唱，非比曩昔矣。”一卒曰：“汝试唱之。”一卒唱曰：“贼凶少弃囊，民逃剩空房。官穷不开仓，千兵无一粮。”一卒曰：如此则我等穷兵岂不尽作饿殍乎？但思前日鼓噪数次，元帅无奈，许我等就粮南京，今已多日，未见动静，恐又变卦矣。”一卒愤然曰：“果真变卦，我等依旧鼓噪，有何难哉！二卒且言且行，忍饥耐饿，正欲回返辕门，伺候元帅点卯，遥见一席地而坐之老者。此老何人，谅阅者必知为上章之柳敬亭矣。

敬亭戴月披星，冲风冒雨，肩背行囊，急匆匆沿江而来，并不见乱兵抢粮，早已知讹传警报。是日行抵武昌城外，略为休息。身坐草地上，解开包囊，更

换靴帽，以便访问辕门，投递书札。坐未片刻，二卒已至其前，方欲查询，而敬亭先起身拱手曰：“二位将爷，借问一声，将军辕门在于何处？”二卒窃窃私议，以为此老操江北音，不是逃兵，定是流贼，何不诈彼几文，聊供一饱。议定后，一卒始问曰：“汝欲寻将军衙门，我等当送汝前去。”言已，即取麻绳套住敬亭之颈。敬亭惊讶曰：“汝等拿我何为？”一卒曰：“我二人乃武昌营专管巡逻之弓兵，不拿汝拿谁？”敬亭因其无理取闹，用力将二卒一推，倾跌在地，乃指而笑曰：“汝等形如乞丐，早饿得眼目昏花，身躯颠倒矣。”一卒曰：“汝焉知我等挨饿？”敬亭微哂曰：“不为汝等挨饿，我亦何必至此。”一卒急问曰：“汝敢是解粮来否？”敬亭颌首而应之。一卒曰：“我等实是有眼无珠，当送老哥至辕门去。”于是二卒代携行李，护送敬亭同行。但见鹦鹉洲畔，黄鹤楼前，市井箫条，人烟惨淡。可怜鸡犬无闻，早把豺狼喂饱。大好江城，如画破碎伤心，何堪军垒粉屯，疮痍满目。一卒以手指示曰：“已至帅府辕门，老哥请在此少候，待我传鼓。”鼓声方振，一中军自内出，查问曰：“门外击鼓，有何军情报告？”一卒禀曰：“适在汛地，捕获一面生可疑之人，自称解粮到此，未知真假，故特押赴辕门，听候发落。”中军顾敬亭曰：“汝称解粮到此，可有公文？”敬亭答曰：“并无公文，只有书信。”中军不觉起疑曰：“汝书信既无名号，言语又多荒唐，凭空虚冒，妄说解送军粮，看汝神情，大抵非逃即盗，速速实言无讳。”敬亭从容不迫，答曰：“此言差矣，若是逃盗，为何自寻辕门？”中军首肯曰：“辩得有理，汝将书函取来，我今代汝传进。”敬亭曰：“乃是一封密书，必须面呈元帅。”中军不悦曰：“此言更觉可疑，汝且在外伺候，待我禀知元帅，传汝进见。”言罢自去。俄而乐声齐奏，炮响震天，辕门开放，将士纷排，旌旗飘扬，刀枪密布。元帅左良玉升坐大堂，因思前日饥兵鼓噪，不得已暂用诈术，许彼等就粮南京，然兵去就粮，何如粮来就兵，较为稳妥。况闻九江助饷，指日可到，所以改变前言，特下一令曰：“今日暂免点卯，三军各回汛地，静候关粮。”中军传谕毕，良玉问本日有何军情，中军禀曰：“别无军情，惟有差役一名，口称解粮到此，求见元帅。良玉喜曰：“果有粮船到此，真可喜也，特不知所赉文事，是何衙门？”中军曰：“并无文书，只有私书，定欲当堂投递。”良玉暗自称奇，或是流贼细作，亦未可知。即飭左右军牢曰：“尔等小心防备，命彼膝行而进。”一时刀枪并举，左右交加。中军传唤敬亭入，敬亭面不改色，即从刀树枪林中偻而入，直上堂来，趋前长揖曰：“元帅在上，晚生拜揖。”良玉怒叱曰：“尔是何等之人，敢到此处放肆？”敬亭答曰：“晚生一介平民，焉敢放肆。惟生平未出茅庐，是一野老村夫，不识官阶大小，故看此长枪大剑，分列门旗，仅作为密树深林，穿行荒径。望元帅减却虎威，莫吓孤身作客。念晚生实非鼠辈，姑

为长揖骄人，未谙军中礼节，还祈堂上宽容，暂息雷霆，请观书信。”良玉问曰：“此书是谁所寄？”敬亭曰：“归德侯老先生寄来，奉候虎驾。”良玉曰：“侯司徒是我恩师，尔却如何认识？”敬亭曰：“晚生现在侯府。”良玉拱手曰：“失敬，失敬。未识书在何处？”敬亭将书呈上，良玉即命掩门，邀请敬亭同入。叙坐后，取书而观，细察书中言语，情意谆谆，不啻训示后辈。劝我镇守边方，切勿移兵内地，不禁抚膺长叹曰：“恩师，恩师，焉知我一片忠心，有如皎日，有岂肯辜负深恩，玷辱荐保乎？”复回首问敬亭曰：“足下尊姓大号？”敬亭答曰：“不敢，晚生姓柳，草号敬亭。”言时，侍从以香茗进。良玉曰：“敬亭请用茶。”敬亭接杯在手，良玉又曰：“汝亦知此间之武昌城乎？自经张献忠焚掠后，十室九空，我虽镇守在此，缺草乏粮，时闻军士鼓噪，因此我亦难以作主，徒呼奈何而已。”敬亭愤愤不平曰：“元帅此言误矣。古云兵随将转，从未闻将逐兵移，汝为军中主帅，胸藏豹略，手握虎符，一任饥卒喧哗，深负国家倚畀，恐难逃千载恶名，枉操三军权柄矣！”言已以手摔杯于地。良玉怒曰：“汝敢如此无礼，竟将茶杯掷地乎！”敬亭笑曰：“晚生何敢无礼，不过一时兴起，顺手摔去耳。”良玉曰：“顺手摔去，殆汝心不能作主耶？”敬亭曰：“此心若能作主，手下亦不敢乱动矣。”良玉笑曰：“敬亭所言有理，无如众兵饿急，故出此移镇就粮之下策。”敬亭曰：“晚生远来，腹中亦饿急亦，何以元帅竟置之不问乎？”良玉曰：“我却忘矣。”立命左右设席摆饭。候尚未久，敬亭绉眉摩腹，连呼饥饿，良玉即向左右促之。敬亭起立曰：“候之无及，我竟放肆入内，自去取食可也。”语毕欲行，良玉未解其意，怒曰：“如何进我内里？”敬亭回顾曰：“恕我腹中饥饿，急不及待矣。”良玉曰：“饿急之后，即可许汝进内耶？”敬亭笑曰：“虽则饿急，而进内就食，元帅亦知其不可乎？”良玉大笑曰：“语含讥诮，指陈我过，真乃舌辩之士也，我虽不与江湖交接，知汝是滑稽曼老，胸藏济变之才，今我帐下，欲求如汝者，洵属不可多得。”敬亭谦让曰：“辱承谬誉，我不过游戏江湖，图哺啜耳。”良玉问曰：“汝与缙绅往来，必有绝技，正要请教。”敬亭曰：“晚生自幼失学，有何技艺，偶读数篇野史，几句稗官，爱谈词曲，权寄牢骚。有时对江山以饮酒，评来子孝臣忠，有时敲敲板以高歌，唱出龙吟虎啸。喉响若雷轰烈炮，舌尖如雪亮钢刀，信口妄言，知音幸遇。曾蒙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，因而得交缙绅，实堪惭愧。纵学东方谲谏，笑老生尽是常谈，敢夸庄子寓言，劝英豪速勾销帐也。”良玉曰：“痛快淋漓，能开茅塞，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，还请下榻衙斋，早晚领教，以抒我怀抱也。”既而叹曰：“汝有苏张之辩，我有羿射之能，特不知连天烽火，匝地烟尘，何日始能扫尽耳？”敬亭曰：“叙语多时，究未悉元帅向内移兵，有何主见？”良玉曰：“耿耿臣心，惟天

可表，初不待苦口之劝，来书之责也。”言至此，不禁叹息者久之。

第十二章 辞院

嗟嗟！西北风云，盗寇纵横益甚，东南锦绣，英雄割据何多。纵使江沉铁锁，难阻王浚楼船；倘教师下金陵，空想周郎赤壁。斯时之南京，人心惶惑，大有草木皆兵之象，良可慨也。惟杨文骢奉熊大司马之命，昨托侯朝宗发书宁南，阻其北上。虽已遣柳敬亭星夜投递，犹恐书信无效，一面奏闻朝廷，加彼官爵，荫彼子侄，一面又知会各处督抚，以及在城文武，罢职绅宦，齐集清议堂，共同商议，助彼粮饷，以为调停之计，故龙友与阮大铖辈，尽皆列名于传单中。是日龙友早往，方至清议堂，大铖已冠带而至。相见之下，大铖欣然谓龙友曰：“今日会议军情，既传我等至此，乌可默默无言，甘作寒蝉仗马乎！”龙友不以为然，因答曰：“事体重大，我与汝废员闲宦，立甚主意，不过身到而已。”大铖摇首曰：“是何言欤？朝廷大事，岂容藐视。今太祖神京摇动，祸近萧墙，振旅而来，扬帆而下。明为夺取，暗设机关，必有人揖盗开门，引狼入室也。”龙友急阻曰：“此语未确，且莫轻言。”大铖冷笑曰：“小弟实有所闻，岂可秘而不宣，致误国事。”正言论间，有一长班入白曰：“稟老爷：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，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同到。”龙友与大铖慌忙出迎，见史可法须鬓皆苍，马士英发髭尽秃，袍帽整齐，缓步而入。同至堂上叙礼后，可法问曰：“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？”长班稟曰：“今日有旨，往江上点兵去矣。”士英曰：“如此则会议不成，将若之何？”可法叹曰：“黄尘陡起，王气骤昏，幕府山羽檄星驰，五马渡楼船云集。江左乏夷吾坐镇，大局堪危；堂前效王衍清淡，时艰何补。我惟有戮力从公，捐躯报国耳。”龙友进言曰：“老先生不必深忧，左良玉系侯司徒旧部，昨已发书劝止，料彼无有不从。”可法曰：“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，实皆年兄之功也。”大铖即从旁搀言曰：“我但闻左兵之来，内中有勾引之人。”可法询问是谁，大铖答曰：“即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。”可法曰：“与我亦有世谊。想敝世兄在复社中，铮铮有声，焉肯出此？”大铖曰：“老公祖有所不知，彼与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私书往来，若不早除此人，将来必为内应。”士英独赞成其说曰：“此言洵是有理，何惜一人而陷满城性命乎？”可法佛然曰：“事属莫须有，焉能服人？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，何足以妄谈国事？”言已别去。大铖又羞又恨，不禁咬牙切齿，向士英进谗曰：“史道邻拂衣而去，未免欺人太甚！不知小弟之言，凿凿可据。闻彼前日还托柳麻子投递私书，岂非实有其事

乎？”龙友代为剖白曰：“敬亭之去，小弟所使，写书之时，小弟在旁，如何疑彼有私？太觉有屈无辜矣！”大铖冷笑曰：“龙友，汝焉知书中别有暗号乎？”士英点首称是曰：“此等人杀之正当，小弟回去，立即命人访拿可也。”复向龙友曰：“老妹丈，此时可以同行矣。”龙友别有心事，忙答曰：“请舅翁先行一步，弟当随后就来。”大铖又献媚于士英曰：“小弟与令妹丈久相莫逆，不啻同胞，常述及老公祖垂念，不期今日会遇，深惬鄙愿。小弟有多少苦衷，欲为竟夕之谈，上达清听。未知可否？”士英颇深契之，乃曰：“久荷高雅，正思借聆雅教也。”

龙友见马阮同去，叹曰：“此事从何起！说朝宗之素行虽未深悉，然写书一事，由我发生，今使彼饮恨含冤，遭此不白，我心实有不安，不如暗通一信，彼得早早隐避为上策。然惊醒花间蝶梦，打散被底鸳鸯，我之过也。”且思且行，已至李家别院。耳中闻得吹唱之声，此际无暇顾及，急急叩门。未几门启，见是苏昆生，忙问曰：“汝是苏昆老，未识侯兄现在何处？”昆生曰：“今日香君学成一套新曲，都在彼楼上听奏妙音。”龙友曰：“既如此，快请下楼。”昆生唤朝宗、香君、贞丽出，朝宗即问曰：“杨兄有兴，敢是来此消夜否？”龙友摇手曰：“非也，非也。因有天大祸事，特地来此寻访。”朝宗始尚坦然曰：“有何祸事，如此惊骇？”龙友实告曰：“今日清议堂议事，阮圆海在大庭广众之前，言汝与宁南有旧，常通私书，将为内应，以致当事诸公受其蛊惑，俱有捕汝之意。”朝宗惊诧曰：“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，为何下此毒手？”龙友曰：“大约因却奁一事，激烈过甚，故此老羞成怒耳。”贞丽闻言，深恐波及己身，慌曰：“事不宜迟，趁早高飞远遁，免得连累他人。”朝宗愁锁双眉，吹曰：“言虽有理，但我二人燕尔新婚，如何决然舍去乎！”香君正色曰：“官人素以豪杰自命，何学作儿女子态耶？”朝宗点头蹙额曰：“此言甚是，然我穷途落魄，歧路徘徊，椿萱遥望，鱼雁难凭，遍地烽烟，欲归不得，天涯莽莽，不知何处是我安身之所也！”龙友慰之曰：“兄勿焦急，小弟有一计较在此。”朝宗曰：“请兄明以教我。”龙友曰：“方当会议之时，漕抚史可法、凤抚马舍舅并在坐中。舍舅信谗，言语不利于兄，幸得史公一力分豁，并云与尊府原有世谊，何不随彼到淮，再候家信，兄以为何如？”朝宗曰：“史道邻是家父门生，借此作安身之地，果然甚妙。今我方寸已乱，多承指引，不胜感激。”香君亦深然之，忙代朝宗收拾行装。念及欢娱事短，离别恨长，不觉两行眼泪，簌簌如断线珍珠，早已湿透罗襟矣。

束装毕，命人肩挑行李，在外伺候。朝宗即向香君作别曰：“卿勿悲苦，此不过暂时分袂耳。”香君泣曰：“烟尘满地，转瞬分离，恐后会之期难以预卜也！”言至此，呜咽不能成声。贞丽促之曰：“若再迟延，恐有巡兵踪迹，不能安然脱身矣。”朝宗依依不舍，喟然曰：“可恨西风太紧，吹散鹣翼双飞，我欲暂留片

刻，势所不能。香君乎！请从此别，勿以我为虑。”既而问曰：“史漕抚之寓所未识在于何方？”昆生曰：“闻彼来京公干，常寓市隐园，我送官人前往可也。”朝宗称谢不置，未敢延缓，急与昆生等出门去。嗟乎！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好事多磨。忽唱骊歌一曲；祸机莫测，难禁蛟泪双行。香君九曲愁肠，正非言语所能形容矣。贞丽则不然，第恐祸事之波及，因向龙友曰：“此事从杨老爷而起，还求杨老爷归结。倘明日果来搜捕，作何计较？”龙友曰：“贞娘放心，侯郎既去，即与汝毫无干系矣。”安慰数四而行。

第十三章 哭主

凤诏遥颁，龙恩益重，勋铭竹帛，绩著旗常，盖朝廷欲安其反侧之心，而用此羁縻之术耳。左良玉收复武昌，功封侯爵，近闻其缺乏粮草，意欲移镇南京，讹言四起，朝野震惊，故又新颁上命，加封太傅之衔。其子梦庚，亦挂总兵之印，特命巡按御史黄澍至此，宣读圣旨；更令九江督抚袁继咸解送粮米三十船，亲来给发。良玉本有忠君爱国之心，接见之下，喜出望外，乃命旗牌官设宴于黄鹤楼，款待黄、袁二公，饮酒以观江景。

旗牌设席安座毕，伫立以望，但见军容严肃，行列整齐，旌旗招展，仪仗纷纭、鼓吹导前，骑从后拥。良玉戎装扎束，身坐雕鞍、鞭稍遥指，顾盼自豪。且喜春色逐人，晴光入眼，江连芳草以青青，马踏落花以得得。居然儒将风流，作雅歌投壶之乐；莫笑武人卤莽，有轻衣缓带之容。斯时之良玉，其心中愉快为何如乎！及至楼前，投鞭下马，面谕众军在楼下伺候，已乃移步登楼，凭栏眺望，一览江中风景，大快胸襟，不禁扬扬自得曰：“汝看浩浩洞庭，苍苍云梦，控西南之险，当江汉之冲，独我左良玉镇此名邦，岂不壮哉！”已而回首高呼曰：“旗牌官何在？”旗牌跪而应之，良玉问曰：“酒席已齐备也未？”旗牌答曰：“齐备多时。”良玉曰：“如何二位老爷此时还不见，到汝知之否？”旗牌禀曰：“连请数次，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，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，谅须入暮时候，方能至此。”良玉绉眉曰：“在此久候，岂不困倦，汝等速接柳相公上楼，闲谈解闷。”左右禀曰：“柳相公现在楼下。”良玉命左右快请，左右即请敬亭至。良玉问曰：“敬亭为何早到此间？”敬亭答曰：“晚生知元帅闷坐，故尔特来奉陪。”良玉曰：“奇哉！汝何未卜先知乎？”敬亭微笑曰：“谚云：‘秀才会课，点灯高坐。’文官天然如是，断无爽快之理。”良玉笑曰：“此言甚是。汝看天方晌午，若候至灯火上时，闷煞人矣。”敬亭曰：“元帅倘不嫌聒噪，将昨晚所讲之秦叔宝见姑娘

接续一回如何？”良玉颌首称妙曰：“汝带有鼓板否？”敬亭笑曰：“自古官不离印，货不离身，老汉操此营业，焉肯失带乎？”言时，已将鼓板取出。良玉即唤左右进献香茗，安设胡床，卸去戎装，更衣而坐。左右捶背修养，怡然自得，借聆敬亭平话，以资消遣。

敬亭就坐于旁，轻敲鼓板说书曰：

大江滚滚浪东流，淘尽兴亡古渡头。屈指英雄无半个，从来遗恨是荆州。按下新诗，还提旧话：且说人生最难得的，是乱离之后，骨肉重逢，总是地北天南，时移物换，经几番凶荒战斗，怎免得梗泛萍漂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，枷锁连身，正在候审，遇着嫡亲姑娘，卷帘下阶，抱头大哭。当时换了新衣，设席款待。一个候死的囚徒，登时上了青天，这就叫运去黄金减价，时来顽铁生光。

敬亭将醒木一拍，略作停顿。良玉掩泪而叹曰：“此等事实，我亦其中过来人也。”敬亭又说曰：

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，满心欢喜，特地要夸其本领，即日放炮传操，下了教场。雄兵十万，雁翅排开，罗公独坐当中，一呼百诺，掌著生杀之权。秦叔宝站在旁边，点头赞叹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道：“大丈夫定当如此。”

复拍醒木而止，良玉闻此，面上顿现骄态，狂笑曰：“我左良玉亦不枉为人一世矣！”敬亭续说曰：

那罗公眼看叔宝，高声问道：“秦琼，看你身材高大，可曾学些武艺么？”叔宝慌忙跪地，应答如流：“小人会使双铜。”罗公即命家人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铜，抬将下来。那两条银铜共重六十八斤，比叔宝所用铁铜轻小一半。叔宝是用过重铜的人，接在手中，如同无物，跳下阶来，使尽身法，左轮右舞，恰似玉蟒缠身，银龙护体。玉蟒缠身，万道毫光台下落；银龙护体，一轮月影面前悬。罗公在中军帐里，大声喝采道：“好呀！”那十万雄兵一齐答应，如同山崩雷响，十里皆闻。

说至此，醒木又震。良玉取镜自照，拈须长叹曰：“想我左良玉立功边塞，万夫不当，自信是世上好健儿。如今白发渐生，杀贼未尽，真乃恨事也！”语方毕，旗牌上前禀曰：“二位老爷驾到。”良玉更换冠带，命左右撤去胡床，恭迎袁黄二公上楼。叙礼后，良玉曰：“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，曷胜光荣！聊设杯酒，同看春江。”袁黄同答曰：“久钦威望，喜近节麾。高楼盛设，大快生平。”良玉即请二公入席安坐，执壶斟酒，正欲举杯而饮，猛见塘报人匆急上楼，面容惨白，气喘声嘶，跪禀元帅，连称不好。袁、黄等掷杯惊起，良玉问曰：“有何紧

急军情，如此大惊小怪？”报者急白曰：“禀元帅爷：大伙流贼北犯，层层围住神京，三天不见救援兵，暗把城门开动，放火焚烧宫阙，持刀杀害生灵。”言时，以手拍地，又曰：“可怜圣主好崇祯。”至是泪如泉涌，痛哭而言曰：“缢死煤山树顶。”众皆大惊失色，同问曰：“事变在于何日？”报者喘促答曰：“是在三月十九日。”众乃望北叩头，放声大痛。良玉跳跃而起，哭呼圣上崇祯主子大行皇帝不置，搓手悲叹曰：“孤臣左良玉，远在边方，不能一旅勤王，罪该万死！呜呼！高皇帝在天之灵，其亦知之否乎？可怜我皇上忧国如病，视民如伤。十七年宵旰勤劳，何期流寇披猖，师徒挠败，呼天不应，告庙无灵。内缺饷饩，外绝救援，白练无情，断送君王一命。煤山私幸，独殉社稷群黎。伤哉痛哉！”众闻其言，更为之大哭不止。黄公摇手喊阻曰：“且莫举哀，还有大事相商。”良玉问曰：“有何大事？即请指教。”黄公曰：既失北京，江山无主，将军若不早建义旗，支撑大局，则顷刻乱生，如何安抚。”继咸点首称是，以手指示曰：“此间江、汉、荆、襄一带，可称西南半壁，万一失守，恢复无及矣。”良玉曰：“小弟滥握兵权，实难辞责，还须二公努力赞襄，共保边圉。”袁、黄同声应命。良玉即命大众更换白衣，在大行皇帝灵前恸哭拜盟，同襄义举。但仓卒之间，縗服无从置备，仅向附近民家借得素衣三领，白布三条。良玉与袁、黄二公穿戴后，吩咐大小三军亦各随拜。于是领众举哀，拜倒于地，齐呼先帝而哭曰：“呜呼！中原破碎，宗社倾颓，恨文臣帷幄无谋，叹武将疆场惜命。至今日山残水剩，空嗟沧海龙归，对此夕月暗江昏，不啻高楼鹤唳，斯恨绵绵，曷其有极！共请皇天作证，鉴察微忱，从今以后，戮力前驱，捐躯无惜。惟愿早报国仇，以复神京也。”举哀毕，良玉曰：“我等拜盟之后，义同兄弟，临侯督师，仲霖监军，我左昆山操兵练马，死守边方。倘有太子诸王中兴定鼎，届时勤王北上，恢复中原，方不负今日有此义举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袁、黄唯唯遵命。忽有旗牌官趋前禀曰：“禀元帅：满城喧哗，似有变动之意，速请元帅安抚民心。”良玉遂与众下楼，问袁、黄二公今欲何往，袁答回归九江，黄答往赴襄阳。临别之际，良玉犹谆谆相嘱曰：“如有国家要事，还望二公到此会议。”

袁黄乃握手作别去，良玉亦上马归，早已红日西沉，万家灯火时矣。

第十四章 阻奸

荏苒光阴，倏经半载。自去冬十月中，朝宗与香君别，仓皇避祸，夜投史公，随往淮安漕署，得以容身，弹指之间，不觉冬去春归，又是清和四月矣。乡

信难通，国仇未雪，闲情暂撇。噩耗频传，翘首苍天，能不放声一哭！近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，即以史公补其缺，朝宗又随之渡江。且幸史公重其才学，待同骨肉，亲切异常。方思移家金陵，借避烽火，不料南北隔绝，道途中梗；且又议立纷纷，迄无定局，故朝宗闷坐无聊，愁怀莫释，正欲候史公回衙，一探消息，而史公操兵甫毕，已从江上归矣。

史公名可法，表字道邻，本贯河南，寄籍燕京。崇祯辛未进士，内作部曹，外任监司。正值中原多故，扬历十年，从未安枕。今由淮安漕抚，升袖南京兵部尚书，到任一月，骤遭大变。虽幸长江天险，护此留都，然一月无君，人心不定，每日议立议迎，莫衷一是，史公心焉忧之。乃今晨在江上操兵，探得北来消息，纵未可遽以为真，而心实深冀其确也。所以傍晚回衙，即命从人请朝宗出，快谈此事。亡何，朝宗入见，急问北信如何，史公曰：“今日得一喜信，据云北京虽失，圣上无恙，早已航海而南。太子亦闻道东奔，未知果否。”朝宗曰：“若得如此，苍生之福也。”正言间，有管门家人入内禀曰：“禀老爷：今有凤抚马老爷遣人投书，并候示复。”史公取书披览。紧皱双眉曰：“可笑马瑶草，又讲迎立之事矣。我想迩来清议堂中，三番公会，此焉仰屋长吁，彼焉低头无语，实因军国大事，未敢轻举妄动耳。乃来书中谋迎议立，情切邀功，其意在于福王。并云圣上确已缢死煤山，太子奔逃无踪，此言若是，则我虽执意不从，彼竟独自举行，为之奈何？况且昭穆伦次，立福王亦无大谬，我不知答彼回书，准其明日会稿，一同列名可也。

朝宗闻史公之言，慌忙起而阻止曰：“老先生所言差矣。福王分藩敝乡，晚生知之最详，立之断然不可。”史公曰：“何也？”朝宗曰：“彼有三大罪，人人俱知。”史公问曰：“如何三大罪？汝试言之。”朝宗细数其罪曰：“福邸乃神宗骄子，母妃郑氏，又涉淫邪。当日谋害太子，欲行自立，设无忠良调护，几将神器窃夺，此一罪也。”史公点首曰：“罪果不小，请问第二罪？”朝宗曰：“前者骄奢无度，私取内府金钱，满载而归；厥后寇逼河南，不肯破悭助饷，以致国破身亡，满宫财宝，徒饱贼囊。既骄且吝，既吝且愚，此二罪也。”史公复问第三大罪，朝宗曰：“此一大罪，即是现今世子德昌王，父死贼手，暴尸未葬，彼竟忍心远避，不孝孰甚！且乘离乱之时，纳民妻女，自图淫乐，可见君德全亏，而欲其皇基重奠，焉可得乎？由是而论，非三大罪而何？”史公深以斯言为然。朝宗又曰：“不特此也，更有五不可立。”史公曰：“三大罪之外，如何又有五不可立？我今愿闻其说。”朝宗屈指以计之曰：“今者车驾存亡，传闻有异。天无二日，古有明训，此其一。即圣上果殉社稷，尚有太子监国，岂可明弃储君，别寻旁牒枝叶乎？此其二。虽中兴之主，本不必拘定伦次，然须访取出群、英

杰如汉之光武，乃能恢复河山，扫除盗寇也，此其三。况今各镇强藩，安知不乘机保立，自植其势，此其四。又恐小人幸进，假公济私，将挟拥戴之功，败坏国事，此其五。还望老先生详察之。”史公赞叹曰：“世兄高见极是，谋深虑远，至为钦佩。前日副使雷縡祚、礼部周鑣均有此论，惟不及此次透彻耳。今即仰仗世兄，将此三大罪、五不可立之论，写一回书答之。”

朝宗遵命，乃就灯下书写。将及其半，而阮大铖亦为迎立一事，竟尔不辞辛苦，夤夜至此矣。盖大铖潜往江浦，寻获福王，如得至宝，连夜归来，与马士英倡议迎立，但恐本兵史可法临时掣肘，未免有所顾忌。今日修书相商，犹虑不稳，故大铖昏夜来此，欲与史公面议妥贴，以便一致进行耳。今命家僮提灯前引，已至兵部府衙。见凤抚所遣来之送书差役，鹄立于门外，因问曰：“汝早来下书，如何尚未回去？”差役曰：“候之已久，不见回书发出，今既阮老爷至此，望代小人向内一催。”大铖允之，家僮趋前唤曰：“门上大叔在否？”管门者出问何人，大铖见而足恭曰：“相烦通报一声，说裤子裆里阮求见老爷。”管门者知是大铖，有意胡缠曰：“裤子裆里软。”犹恐未必。谚云‘十胡九骚，’待我试摸一摸，究竟软与不软。”大铖曰：“且慢耍笑，还请方便。”管门曰：“天色已晚，老爷谅早安息，焉敢乱传。”大铖央恳曰：“我有要事面商，定求一见。”管门者乃勉强应之，入内禀曰：“启上老爷：有裤子裆里阮到门求见。”史公沉思曰：“姓阮者果为谁乎？”朝宗从旁答曰：“在住裤子裆里一定是阮胡子矣。”史公曰：“如此昏夜，彼来何干？”朝宗曰：“不须猜测，必为迎立之事，前来游说。”史公恍然曰：“我记得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者，即是此人，闻彼本属魏党，是一无耻小人，岂屑见彼。尔速向外回绝之。”管门者应声而出，怒曰：“我说天晚不见，汝偏不信，使我讨一没趣。请回请回，勿再饶舌！”大铖手拍其肩，笑谓之曰：“汝是能干之人，须知夜间相会，必有极趣之言，若在青天白日，恐皆与汝无涉矣。”管门曰：“汝言有理，事成之后，须当加倍酬我。”大铖含笑应之。管门者信以为真，重又进禀曰：“禀老爷：姓阮者定求一见，云有极趣之言相告。”史公怒曰：“一味胡言！国破家亡之时，尚何趣话之可言！速速驱逐，闭上宅门。”管门者又禀曰：“凤抚回书，尚未发出，来人在外伺候，请老爷察夺。”朝宗曰：“书已写就，还祈老先生过目，未知可用否？”史公取而读之，爰译其书中大意如下：

溯自二祖列宗，经营垂创以来，及今三百载。吾皇英明有道，际此时艰，不憚勤劳，力竭心枯，尚难弭变，一旦社稷倾移，遽以身殉。于此而欲兴灭继绝，非有神武之才，其孰能之！乃福藩有三大罪案，立之有五不可，局势如此，理宜作罢。为今之计，当再寻访贤宗雅望，集群议以决去

留也。

史公读毕，称善者再，即嘱管门者曰：“汝将复书交与凤抚来人，早闭宅门，不许再来缠扰。”言已，遂与朝宗同入。管门者携书出，高呼凤抚差役，以书与之曰：“汝已领得回书，速出，速出，我将闭门矣。”差役曰：“尚有阮老爷在此求见，奈何以闭门羹饷之？”大铖接言曰：“我曾央过求见，汝岂忘之乎？”管门者佯问曰：“汝是谁耶？”大铖曰：“我即是裤子裆里阮也。”管门者叱之曰：“半夜三更，犹是软耶硬耶，使人不能安睡。汝速去，毋来扰我。”即以双手推大铖出，闭门自入。差役亦得书先去，大铖顿足恼恨曰：“彼竟闭门不纳，可恶甚矣。”忽又自解曰：“我老阮十年之前，受气已不知多少，权且忍耐为是。但千载一时之机会，岂容错过。可恨史可法现掌本兵之印，执拗不从，有碍目前迎立之事，如之奈何？”继想皇帝玉玺，迄今尚无踪迹，谅汝区区一部印，用之有何济乎。家僮提灯促之曰：“夜深矣，老爷盍归休？”大铖犹指其门而言曰：“老史老史，大好一盘肉包，送上门来，汝竟无福消受，休怨我让与他人，致貽后悔也。”言罢，不胜快快而返。

第十五章 迎驾

愁云密密，惨雾重重，宗社将墟，帝星已坠。君父之仇未报，权奸之势益张，此诚天地否塞之时也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。神京失守，犹切攀龙，主器争持，交相逐鹿。会议若蝸蟪沸国，偷安如燕雀处堂。各期拥立有功，俾得大权在握，封侯拜相，实指顾问事耳。呜呼！尚何言乎！不然，明之遗爱在人，虽不能如夏之少康，汉之光武，而东南半壁，划江淮以自守，岂不能如宋之高宗，成一偏安之局哉？余故作书至此，不得不叹息痛恨于马士英也。

士英别字瑶草，贵州贵阳卫人。万历己未进士。现任凤阳督抚，本属外官，难操大政。今遇国家大变，人方追念先帝，痛哭不遑，而彼独丧心病狂，窃以为幸，欣欣然有喜色曰：“此正我辈得意之秋也。”近以阮大铖为耳目，计议迎立福王，得邀拥戴之功。故前日发书于史可法，约会行事，不意可法回书中有，“三大罪”“五不可立”之言；大铖欲往面商，可法又闭门不纳，士英心窃虑之。因可法现握兵权，一倡此论，则九卿班中如高弘图、姜曰广、吕大器、张国维等，谁敢附和以成此举。乃又嘱托大铖，约会四镇武臣，及勋戚内侍。此时未得回报，心殊悬悬，尚不知效果如何耳。方当焦燥间，大铖自外而入，士英急问曰：“圆老回来，究属大事如何？”大铖面有得色，相告曰：“四镇武官，见公

书函，欣然许诺，约定四月二十八日准备仪仗，齐赴江浦矣。”士英连声称妙曰：“未识高、黄、二刘尚有何言？”大铖就坐而答曰：“彼云身受君恩，位封侯爵，江淮坐镇，神京未收，我等滥功邀赏，糜饷素餐，自觉羞惭，当图报效。今读我公垂训，即往江浦迎銮，得扶新主复仇，以期河山还我也。”士英又问曰：“此外有人愿去否？”大铖曰：“还有魏国公徐鸿基、司体监韩赞周、吏科给事李治、监察御史朱国昌。”士英曰：“勋卫科道，虽则寥寥无几，亦可将就矣。惟彼等所言若何？”大铖详述曰：“彼云：马中丞既为表率，众公卿谁敢迟疑。职名早上，咸瞻天府威仪；奏表纷陈，参拜中兴令辟。得叨雨露恩施，升迁旧秩；共庆风云际会，壮焕新猷。众所愿也，岂有他哉？”士英大喜曰：“果然如此，幸甚幸甚。但我一外吏，只有武臣勋卫数人，又非部院卿僚，表上列名，如何书写？汝当为我思之。”大铖笑曰：“此非难事，何必有一定之考证，只取一本《缙绅便览》便可从头钞写矣。”士英曰：“汝言虽是，然新主驾到，并无百官迎接，仅有我等三五人，如何引进朝去？”大铖曰：“公勿担忧，我看满朝文武，有定见者十不获一，届时乘舆一到，谅彼等投递职名，趋承恐后矣。”士英称是者再，因表虽已写就，衔名未填，即唤书办取《缙绅便览》至，交与大铖钞写。大铖执表视之，摇头曰：“表上字体，均须细楷，两目昏花，实难下笔。”继思我有眼镜在此，乃从腰内取出，戴之稍觉清澈，然后下笔钞之。仅写“吏部尚书臣高弘图”八字，忽又手颤，心甚焦急。士英曰：“欲速则不达，何不唤书办代写乎？”大铖曰：“为因姓名之中，都有去取，书办如何写得？”士英笑曰：“只须汝指示明白，自然无误矣。”遂唤书办来前，大铖一一指示之，书办遵命退出。士英曰：“古云中原逐鹿，捷足先得，我辈岂可落于人后，今日务须出城为要。”复回首唤长班曰：“汝去整治冠服，收拾箱包，从速勿误。”大铖问曰：“请问老公祖，小弟如何装束？”士英曰：“迎驾大典，非比寻常私谒，理宜冠带为是。”大铖曰：“小弟乃是废员，焉能冠带？”士英沉思半晌，乃曰：“无可奈何，汝且权充一赉表官，但不免屈尊耳。”大铖曰：“大丈夫欲立功业，何所不可，到这时候，还论‘刚方’二字乎？”士英大笑曰：“妙甚，妙甚！可称为‘软圆老’矣。”大铖更换差吏服色，绝不自耻，方以为死灰复燃，枯木逢春；如钓金鳌于海上，重苏涸鲋于沟中；欲期龙虎随从，且效马牛奔走；笑骂由人笑骂，羞惭我不羞惭，此小人之常态，无足怪者。

其时书办已钞写毕，入白曰：“表已列名，请老爷过目。”大铖阅看无误，命书办包裹入箱后，乃曰：“我作赉表官，理当背负此箱。”士英笑曰：“圆老之功，即此已不小矣。”大铖正色曰：“公休笑我，他日画在凌烟阁上，方觉得神气奕奕也。”士英见天色将晚，即与大铖等上马而行，为因迎驾大事，未便多带从人，

只有两名随侍而已。一鞭残照，迅速奔驰，恨不插翅飞腾，转瞬即至，得于银烛光中，早拜新主天颜也。其热中富贵也如此，可笑甚矣。

第十六章 设朝

旭日腾辉，瑞烟笼彩，龙楼巍焕，凤阙嵯峨。敞开宫殿九重，共仰高皇旧宇，倚恃钟山千丈，复瞻今上新仪，此正弘光帝设朝时也。弘光乃神宗皇帝之孙，福邸亲王之子，幼封德昌郡王。去年贼陷河南，其父殉国，未及营葬，逃避江浦，所以《阻奸》一章，侯生细数其罪耳。今由马士英等结连四镇武臣，迎入南京，奉为监国之主。是日为甲申年五月初一日，清晨祭谒孝陵毕，回宫御偏殿中，有史可法、马士英、黄得功、刘泽清等诸文武。虽于昨日迎銮之际，今早陪祭之时，投递职名，尚未朝贺，故众臣袍笏趋跄，排班而入，谨按拜跪礼节，呈上表文曰：“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等，恭请陛下早正大位，改元听政，以慰臣民之望。伏维陛下潜龙福邸，嫡派天潢，久著仁贤，同伸推戴；声闻四表，位协重华，牒出金枝，系连花萼。宜承大统，早继高皇，臣等之愿也，”帝曰：“寡人外藩衰宗，才德凉薄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来守高帝之宫。君父含冤，大仇未报，有何面颜，忝然正位！今暂以藩王监国，仍称崇祯十七年。一切政务，照常办理。众卿勿得諄请，以重寡人之罪。况此时中原板荡，王室流离。栖身榛莽，堪嗟乞食江头；回首尘沙，安得看花洛下。兵燹难消，松楸多恙，堪叹鼎湖弓剑；葬土无人，忍垂金阙冕旒，当阳受贺乎！”众皆三呼万岁曰：“真仁君圣主之言也，臣等敢不遵旨。但王业重兴，大仇速报，卧薪尝胆，陛下勿忘，且中原不可缓图，金瓯莫缺；将相急宜早设，玉烛方调。谨具题本，伏候圣裁。”帝曰：“览卿题本，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，具见忠愍。至于设立将相，寡人已有成议，今者论功叙赏，当以迎立为上。捧表者星夜奔驰，遽以黄袍加体；拥驾者乘舆护卫，理宜紫阁标名矣。众卿且退，午门候旨。”帝已摆驾入宫，众臣乃退班而出，伫立于午门外。可法曰：“若论迎立之功，今日大拜，当让马老先生矣。”士英曰：“我乃风尘外吏，焉能越次而升？若论国家用武之际，史老先生现居本兵，理当大拜。”复向黄、刘曰：“四镇实有护驾之功，一定加封公侯之位。”黄、刘同答曰：“全赖恩师提拔。

正言间，内监捧圣旨出，旨以凤阳叔抚马士英倡议迎立，功居第一，即升补内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入阁办事。吏部尚书高弘图、礼部尚书姜曰广，兵部尚书史可法，亦皆升补大学士，各兼本衔。高弘图、姜曰广入阁办事，史可

法着督师江北，其余部院大小官员，现任者各加三级，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。又四镇武臣靖南伯黄得功、兴平伯高杰、东平伯刘泽清、广昌伯刘良佐，俱进封侯爵，各回泛地。众臣谢恩毕，可法谓黄、刘二镇曰：“老夫职居本兵，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，圣上命我督师江北，正可戮力报效。今与列侯约定：于五月初十日齐集扬州，共议复仇之事，各须努力，勿得迟延。”黄刘唯唯听命。可法嘱毕，乃向众作别，赴任而去。黄、刘亦兴辞欲行，士英止之，并执其手以语之曰：“圣上录我等迎立之功，拜相封侯，均属勋旧大臣，超越寻常。此后内外消息，务须两相照应，庶几千秋富贵，可以常保矣。”黄刘齐答曰：“蒙恩携带，得有今日，敢不遵谕。”言已始行。士英喜满胸怀，趾高气扬，拈髭大笑曰：“不料今日，一跃而为堂堂首相，何快如之！”其时大铖探首而望，士英正欲回归府第，忽尔止住不行，想及立国之初，诸事未定，莫被高、姜二相夺我大权，不如暂缓归家，竟自入阁办事可也。思至此，大铖已悄然至，上前作揖曰：“恭喜老公祖大拜矣！”士英惊问曰：“汝从何处来耶？”大铖曰：“晚生在朝房藏躲，为探新闻至此。”士英曰：“此系禁地，今日立法之始，汝乃青衣小帽，恐干未便，速速向外勿迟。”大铖附耳低言曰：“老师相叙迎立之功，获此大位，晚生赉表前往，不无微劳，如何未见提及？”士英曰：“汝还未知，圣上已有诏旨，凡各部院缺员，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。”大铖喜曰：“全仗老师相荐拔。”士英曰：“汝乃我之心腹，可待谆谆相嘱乎？”语竟欲入，大铖曰：“事不宜迟，晚生权当班役，随入内阁，试看机会何如？”士英点首曰：“想我初入内客，未谙机务，得汝相助为理，于事洵克有济，只须汝谨慎小心耳。”大铖曰：“诺”。遂充作役人，代携士英朝笏随之入。

第十七章 拒媒

福王监国之始，宜如何励精图治，尝胆卧薪，日念高皇创业之艰难，先帝殉身之惨痛，亟亟焉整军经武，雪恨复仇，方不负臣民之推戴耳。纵使力犹未逮，而能扼守长江天堑，划分南北，尚不失为偏安之小朝廷，如南渡之康王构，或可告无罪于祖宗。乃昏庸暗昧，见不及此，惟叙迎立之功，每抱苟安之念。其用人也，畀权于狐群狗党，其行政也，注意于舞榭歌台。有贤才而不能进用，有奸邪而不能屏除，有将士而不能驾馭，时以选色征歌为乐。南朝如此，安得不亡？呜呼！虽曰“天命岂非人事哉！”余故译叙是篇，不第叹香君之魔难，发端于此；抑且叹明代之终结，亦有由来也。

今者秦淮旧院中，自侯生去后，即杨龙友亦久不至此矣。龙友本一罢职县令，因叙迎驾之功，得补礼部主事，盖叨马、阮之力也。士英大拜入阁，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，此外如同乡越其杰、田仰等亦皆补官。当时之引用私人，即此可以想见。并因漕抚缺人，以田仰推升是缺。田仰素知龙友熟悉花丛，特送聘金三百，托彼寻一美妓，挈之赴任。龙友筹思良久，欲求一色艺双绝，无有过于香君者，我不免代彼一问，玉成此事也。遂唤一长班至，命之曰：“汝速请清客丁继之、女客卞玉京到我书房叙话。”长班稟曰：“小人是长班，只认得各位官府，其余串客表子，无从寻觅。”龙友曰：“汝听我言，便知分晓矣。今值端阳佳节，水阁中热闹异常，见有乌衣子弟、红粉娇姬即是此处，休认作牛女银河也。”长班领会曰：“敢是秦淮河房否？”龙友点首曰：“然。汝但望枣花帘下、杏纱窗前款问殷勤，自然无误矣。”长班应命向外，方及门首，见有三人同至，忙问曰：“众位何来？”其人答曰：“老汉是丁继之，同沈、张二敞友特来求见杨老爷，相烦通禀一声。”长班喜曰：“不请自来，真乃巧极，待我通报。”正欲同入，卞玉京与寇白门、郑妥娘亦至。白门唤曰：“三位慢走，与我等一同进去。”继之等回首视之，见是院中姊妹辈，燕筑先问曰：“未识来此何干？”妥娘曰：“彼此同病相怜，汝等怕为师父，我等亦怕作徒弟矣。”相将而入，同进书室中。龙友见而喜曰：“如何不约而同来至此间？”众人齐答曰：“无事不敢径造，今日特来恳恩，尚容拜见。”言已，伏地叩首。龙友慌忙扶起，命众就坐，急询曰：“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继之曰：“今有一事奉问：新补光禄阮老爷可是杨老爷至交否？”龙友曰：“然”。继之又曰：“闻得新主登极，阮老爷进呈四种传奇，圣心大悦，将《燕子笺》钞发总纲，欲选我等入内教演，此言确否？”龙友曰：“果然有此盛举。”燕筑急曰：“老爷明鉴：我等只仗两片唇养活家中八张嘴，若一入内庭，岂不灭门绝户，一齐饿死？”妥娘亦曰：“我等姊妹，可怜同是八张嘴，独靠此两片皮乎？”龙友笑曰：“不必着忙，当差承应，自有一众教坊男女。汝等都入名士之数，谅无人前来捕汝。”众皆曰：“惟求老爷护庇，我等不胜感激。”龙友慰之曰：“但请放心，明日开列姓名，我当送与阮圆海，嘱彼一概免捕可也。”众咸称谢曰：“秣陵春暖，烟水魂销，仅借此裙屐笙歌，聊以生色耳。若将我等尽数选入，则从今以后，江潮暮雨，静掩柴门，灞岸秋风，谁携桂棹乎？老爷果肯见怜，保秦淮水软山温，看画舫灯红酒绿，其功德实非浅鲜也。”龙友曰：“我亦有一事借重汝等。”继之曰：“老爷有可见谕？”龙友曰：“舍亲田仰，不日就任漕抚。今晨送到聘金三百，托我寻一小宠。”语未毕，妥娘揶言曰：“我去如何？”燕筑调笑曰：“汝不可去，去则院中散板矣。妥娘不解，笑问其故。燕筑曰：“无人与我打钉，岂不散板乎？”妥娘怒叱之。继之曰：“老爷有意中人

否？”龙友曰：“虽有一人，但须汝去作伐，或可成功。”玉京从旁问曰：“此人是谁？”龙友以李家香君答之，继之频频摇首曰：“此则断乎不可。”龙友曰：“何也？”继之曰：“彼是侯公子梳栳之人，现有吹箫旧侣，何曾悔婚封侯，让彼在燕子楼中，作闭门之关盼；岂忍向临邛道上，学改嫁之文君乎？”龙友曰：“侯公子不过一时有兴，今已避祸远去，恐已忘却香君矣，但去无妨。”玉京曰：“香君自侯郎去后，立志守节，不肯下楼。犹如孤雁失群，自甘独宿，度此黄昏。洗除粉黛，抛撇扇裙，停歇喉唇，罢吹箫管，竟效女尼清静，不再坠落风尘矣。”龙友曰：“虽有此言，然胜如侯郎者，彼或愿嫁，亦未可知。”继之曰：“香君之母，本是老爷厚人，不若老爷面谈之为美也。”龙友曰：“汝可知侯郎梳栳香君，是我作伐？今日覩面，实难启口，还须二位辛苦一行，自有重谢。”公宪、燕筑同应曰：“如此我等偕往。”白门、妥娘亦坚欲同行，龙友曰：“不必争论，待彼二位前去，倘或说合不成，再请汝等如何？”众皆应允，遂辞龙友而出。继之与玉京并曰：“杨老爷免去我等差事，此真莫大之恩典，理宜报效。”众咸称是。继之曰：“汝等请回，我当往香君家中，代杨老爷说事去也。”众乃说笑而别。继之谓玉京曰：“记得侯公子梳栳香君，我等亦在彼帮衬。当日盛排筵席，广列笙歌，才子佳人，天然配合。我等亦在花林粉阵中，趁逐此笛韵箏声，一奏其技也。今又助彼拆散鸳鸯，分开凤侣，自觉赧颜，不将如邮亭马卒，专司迎官送客乎？”玉京曰：“然则不去何如？”继之曰：“倘若不去，又恐彼以官势相压，逼选入宫，反为不美。”玉京曰：“若是则奈何？”继之曰：“我有一两全之法：到彼家中，只用款语商量，柔情索问，作一寻常媒妁可耳。”玉京连连称善，且言且行，已至李家，高声唤贞娘出。

是时画阁沉沉，妆楼寂寂，珠帘不卷，绣户常关。香君含愁独坐，镇日相思，不愿为姊妹之花，空盼断王孙之草。眉蹙春山，每恨鹦哥饶舌，眼凝秋水，不劳蝶使多情。今闻有人唤其母，因问曰：“楼下是谁？”玉京曰：“丁相公在此。”香君启窗而望，见来者是玉京、继之，乃曰：“请下姨娘与丁大爷上楼叙话。”继之、玉京登楼，忙问曰：“今堂如何不见？”香君曰：“往赴盒子会去矣。”即请二人叙坐献茶后，已亦陪坐于旁。玉京以言诘之曰：“香君闲坐楼窗，未识与谁顽耍？”香君含泪而答曰：“姨娘有所不知，依今空楼独守，怅望残春，每吟白头之句，惟有双泪沾巾耳。”玉京曰：“汝既倚靠无人，何不招一新婿？”香君曰：“依已嫁与侯郎，岂肯改志？”继之曰：“我等知汝苦心，但今日礼部杨老爷谈及新任漕抚田仰，愿输三百金娶汝为妾，托我前来动问，汝其有意乎？”香君曰：“彼将题目认错矣！可知我有定情诗句，紧紧红丝，胜如彼万两雪花银也。”玉京知不可强，因亦顺水推舟曰：“此事凭汝裁酌，汝既不允，只得另寻门户矣。”

香君曰：“卖笑场中，岂无勾栏艳品？侬实自知薄福，不愿身入朱门，还望姨娘善为我辞焉。”玉京唯唯，不复多言。继之曰：“第恐令堂归家，难免见钱眼开耳。”香君曰：“侬为妈妈所疼惜，断无相强之理。”继之点首曰：“如此甚佳，可敬可敬。我与汝再会矣。”言已，起身欲行，适沈公宪、张燕筑、寇白门、郑妥娘等匆急而至，入见香君。燕筑趋前致贺曰：“香君恭喜矣！”香君正色曰：“喜从何来？”白门接言曰：“双双媒人到此，岂不是喜？”香君曰：“敢是为田仰之事乎？”燕筑曰：“如何不是？”香君曰：“侬已拒绝，不劳再言。”公宪曰：“此是杨老爷一片美意，因汝花容月貌，艳比绿珠，故寻一金谷石崇为汝作夫婿也，汝奈何拒之？”香君侃侃而答曰：“侬心不图富贵，此话休谈。”继之、玉京同曰：“我二人相劝多时，彼已守志坚牢，决不嫁人矣。”白门以言恐吓曰：“彼不嫁人，明日捉将官里去，强迫学戏，永不见男子之面。任汝歌残舞罢，永锁长门，不将夜夜伤神，追悔莫及乎？”香君意不少动，愤然曰：“侬即终身守寡，决无怨言。若欲逼侬改嫁，断断不能。”妥娘曰：“不信三百两花银买不去汝之黄毛丫头耶？”香君鄙之曰：“汝爱银子，汝去嫁彼，人家闲事，何用汝来多管？”妥娘老羞成怒曰：“小小丫头竟敢掉唇弄舌，将我姨娘讪谤。我即死在妆家，看汝如何发付！”言时，姑作撒泼状。燕筑亦发威曰：“奴才如此大胆！可知杨老爷新任礼部，管领烟花乐籍，倘汝触恼于彼，则势如风狂雨迅。明日捕汝刑讯，定然柳损桃伤，受苦无穷矣。”香君冷笑曰：“侬志已定，恫吓何为哉？”玉京啧啧称赞曰：“看不出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志气，洵为可敬。”继之曰：“吓彼不动，不如速走为妙。”妥娘恨恨不已，公宪、白门相谓曰：“我二人本则不来，都是老燕、老妥强逼至此，空惹一场扫兴，快走快走，在此有何面目乎！”遂与燕筑、妥娘同去。继之、玉京行稍后，安慰香君曰：“香君放心，我等当回绝杨老爷，决不再来缠扰也。”香君拜谢之，二人乃行。

第十八章 争位

福王未立之初，侯朝宗在史公幕府中，曾为可法修书，答复凤抚马士英，措词激烈，有“三大罪”、“五不可立”之议。不意江浦迎銮，福王登极，马士英功居第一，拜为丞相，入阁办事，众臣亦录功补用。史公虽同有入阁之命，又令其督师江北，朝宗机警过人，早知有外之之意，而史公绝不介怀，素具复仇报国之心，反以操兵剿贼为喜。今者开府扬州，朝宗参赞军事，闻约定今日齐集四镇，共商防河之计，故特问候史公，请示方略也。移步至书室外，书僮见

是侯生，入内禀报。史公独坐书室中，正为国事殷忧，自念须鬓皆苍，愿竭残躯以报主，其忠肝义胆为何如乎！忽闻家僮传语，立请朝宗进见，因谓之曰：“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，共商大事？不日整师誓众，将雪君父之仇矣。”朝宗曰：“如此甚妙，惟思高杰镇守扬通，兵骄将傲，以致黄、刘三镇，每发不平之愤。今日相见，颇费调停，万一兄弟不和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？”史公颌首曰：“所论极是。今日相见，我当以好言劝慰之。”

是时家僮进报曰：“辕门传鼓，四镇现已到齐，伺候参谒。”史公即出外升帐，吹打开门，身坐虎案，左右仪卫，侍立两旁。牙旗风卷，画戟霜凝，威严气概，果自不同。四镇如高杰、黄得功、刘泽清、刘良佐等躬擐甲冑，同上帐来，趋前参见曰：“四镇小将，叩谒阁部大元帅。”史公拱手起立曰：“列侯请起。”高杰等齐声言曰：“小将等听候元帅将令。”史公曰：“本帅以阅部督师，君命隆重，大小将士，俱在指挥之下。”众皆应是。史公又曰：“四镇乃堂堂列侯，不比寻常武弁，今请屈尊侍坐，共议军情。”四镇同称“不敢”，史公正色曰：“本帅命坐，犹如军令，不得推辞。”众乃一揖而坐。高杰庞然自大，独踞首坐，余则依次坐定。惟得功心中不服，向高杰怒目而视。史公谕四镇曰：“淮南为险要之区域，江河之保障，公等阵列五花，营屯细柳，虎将擎敌塞之旗，犀军放射潮之弩，正不独远振威声，媲美于徐常、邓沐，抑且克成伟业，齐名于绛灌萧曹矣。尚祈同心戮力，再造乾坤，将来画像凌烟，何分今古，列侯其勉之！”得功怒不可遏，发言曰：“元帅在上，小将本不敢争论，但高杰本是投诚草寇，有何战功，今日公然坐在我等三镇之上？”高杰亦抗声答曰：“我投诚最早，年齿又尊，岂肯居尔等之下！”泽清曰：“此处是尔泛地，我等都是客兵，寻常宾主之礼，尚不知晓，如何统兵？真乃惶恐！”良佐亦附和曰：“彼在扬州享受繁华，自尊自大，已成习惯，可知今日局势不同，应让我等到此享用。”高杰曰：“尔等敢来，我即奉让。”得功勃然而起曰：“谁是不敢？”回顾二刘曰：“二兄同我向外，即刻与彼分一强弱。”言罢愤愤而出。史公谓高杰曰：“彼等所言有理，汝当谦逊几分。”高杰曰：“小将宁死不愿在彼等之下。”史公摇首蹙额曰：“此是汝之大谬矣。堂堂四镇，气象轩豪，国家倚仗汝等屏藩南土，恢复北朝，理宜一德一心，如手如足，相推相让，不激不随；而乃忿争坐位，捣乱班联，弃好寻仇，操戈同室，勇于私斗，怯于公战，阵上之威风未逞，窝中之喧闹何为？可笑中兴勋爵，尽封此辈小儿也噫”老夫一片热肠，今已灰冷。暂且出一告示，晓谕三镇，命彼各回泛地，听候调遣，徐图补救之策。”复唤高杰语之曰：“汝既驻扎本境，即在本帅标下，为先锋之职，各有执掌，彼等谅不利此争闹矣。”高杰谢过元帅。史公正欲书写告示，陡闻军队呐喊之声，高杰不辞而出。未及帅

府门首，遥见得功与二刘持刀来前，高声喊叫曰：“高杰快来会我！”高杰有恃无恐，突然跃出曰：“汝青天白日，持刀呐喊，敢是谋反乎？”得功曰：“我等何故谋反？只欲杀汝无礼贼子！”高杰叱之曰：“汝敢在帅府之前如此放肆，非无礼贼子而何？”得功与二刘大怒，举刀赶杀高杰。高杰手无寸铁，不敢与敌，返身急入，口中高呼曰：“阁部大老爷救命！黄刘三贼杀入帅府来矣！”史公惊起，方以为敌骑南来，杀声渐盛，乃竟自相鏖战，若遇寇仇；不思当局艰难，反起阊墙鼓噪，此实离间之根苗，溃崩之朕兆也。急命左右请侯相公。

朝宗早得外间消息，闻命而至，上帐相见曰：“晚生已闻知其详矣。”史公曰：“今欲借重高才，传我帅令，安抚乱军。”朝宗问安抚之法，史公曰：“老夫有告示一纸，速去晓谕彼等。”朝宗遵命，手携告示而出，朗声向黄、刘三镇曰：“小弟乃本府参谋，奉阁部大元帅之命，晓谕三镇知悉：恭逢新主中兴，闯贼未讨，正我辈枕戈待旦之时，不宜怀挟小忿，致乱大谋，俟收复中原，太平赐宴，论功叙坐，自有朝仪。目下军容匆遽，凡事权宜，皆当相谅，无失旧好。兴平侯高，原镇扬通，今即留在本帅标下，委作先锋。靖南侯黄，仍回庐和。东平侯刘，仍回淮徐。广昌侯刘，仍回凤泗。静候调遣，勿得抗违，军法凜然，本帅不能容情也。特谕。”得功曰：“我等只欲杀无礼贼子，焉敢犯元帅军法。”朝宗曰：“于今辕门截杀，军法难容，还请三思。”泽清曰：“既如此，休得惊动元帅，我等且散。”良佐曰：“何不明日同往高杰家中厮杀！”正所谓国仇可忍，私恨难消也。三镇遂去，朝宗稟复史公曰：“三镇闻令，暂且散去，恐明日尚有斗杀之事。”史公无奈，手指高杰而言曰：“高将军，汝乃横招仇衅，妄自骄矜，坐争首席，惹动群雄，空劳舌战一番。仅得息兵半晌，总难消释，枉费调停。如此情形险恶，岂不将事业抛残乎？”高杰冥顽不悟，犹强答曰：“元帅何用焦急，待明日与彼决一胜负，将三镇人马并入本镇一处，然后随从元帅，恢复中原，有何难哉！”史公曰：“汝言毋乃大误。现今流寇北来，将渡黄河，总兵许定国不能阻挡，连夜告急，正欲与四镇商议，发兵防河。今日一动争端，债我大事，岂不可忧？”高杰曰：“三镇志愿，专注在扬州繁华，思来夺取，我岂肯轻轻让彼？”史公曰：“此言益发可笑矣。只有一枝军马，而与三镇争衡，犹如泰山压卵，宁有不败之理？汝思占住廿四桥，听吹箫于月夜；彼欲腰缠十万贯，羨骑鹤于扬州。漫夸蕃厘观少有琼花，深恐广陵涛变成祸水耳。噫嘻！老夫惟拼一死，更无他法。全仗侯兄长才，为我筹之。”朝宗曰：“且看局势，再作商量，徒愁无益也。”史公曰：“然”。乃与朝宗掩门而入。此时之高杰，气犹不平，方欲点齐人马，准备明晨往黄金坝上迎敌三镇去矣。

第十九章 和战

云屯阵黑，风卷沙黄，鼓角声喧，戈矛光闪，扬威呐喊，耀武奔腾。旗分三色以鲜明，队列千军以踊跃。此系何处兵卒乎？盖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三镇之部下也。昨因争坐起衅，各不相下，故今早率队而来，欲与高杰一决雌雄耳。闻得高杰点齐人马，屯于黄金坝上，准备迎敌，得功谓二刘曰：“此去均须小心，我等当分作三队，依次而进。”良佐曰：“我带来人马太少，不敷应敌，让我在前挑战，请二兄随后迎之。”得功曰：“惜我部将田雄未曾至此，我只能作第二队，还请鹤洲哥哥压哨如何？”泽清曰：“准其如此。”众三军速即上前厮杀，其势甚锐。行近黄金坝，而高杰已戎装扎束，勒马提枪，统率三军，排成阵势，早在彼伺候迎敌矣。刻闻探卒传报，三镇兵马已到，翘首而望，见刘良佐首执大刀，飞马而来，高声喊曰：“老高速速出马，今日与汝争一谁大谁小。”高杰挺枪而出，骂曰：“汝花马刘，乃是我辈中小兄弟，谁来惧汝！”斯时鼓鼙振地，尘土冲天，两马盘旋，二人决斗。战未数合，高杰高叫曰：“三军听者：一齐并力上前，擒此刘贼。”三军乃蜂拥突出，争先乱战。良佐不能敌众，拖刀而败。黄得功第二队至，手握双鞭，喝曰：“可知我黄闯子本领高强，速速下马叩头，饶汝一死。”高杰冷笑曰：“我高老爷不爱汝活头，偏要取汝死头。”二人枪鞭并举，来往交锋。为时未久，高杰又大叫三军再来，众复应命乱战。得功急曰：“从来将对将，兵对兵，方是英雄豪杰，汝乃如此混战，足见是无礼贼子，我且暂输与汝。”转身败下。刘泽清手舞双刀，率领第三队喊杀而至，大声叱曰：“高杰！汝休逞强，我刘鹤洲带得人马至此，即同汝混战如何？”高杰一时兴起，即显其本来面目曰：“我翻天鹞子焉有怕人之理，不论如何战法，均无不可。”言时，指挥三军，大喊“杀……杀……”不止。一霎征云滚滚，惨雾漫漫，红日韬光，白昼为晦。

两军正混战间，突闻锣鼓之声，起于耳际。众乃停战仰视，见一人手持令箭，立高台上，小军执锣鼓侍于侧。是人即侯朝宗也。盖史公在城中得悉战耗，故急命朝宗至此耳。适当高、刘两军乱战之际，杀声遍野，决斗方酣，乃鸣锣击鼓以遥止之。朝宗俟其止战，暂息喧哗，始摇令箭以传谕曰：“阁部大元帅有令：四镇作反，皆督师之过，请先到帅府，杀戮元帅；次到南京，抢夺宫阙，不必在此混战，骚扰平民。”泽清曰：“我等何曾作反？祇因高杰无礼，混乱坐次，故尔争明高下，以便日后参谒元帅。无敢搀越也。”高杰亦曰：“我高杰乃本标

先锋，焉敢作反？彼等领兵到此，我不过迎敌而已。”朝宗曰：“不奉军令，妄作斗杀，都是反贼。明日奏闻朝廷，汝等自去分辩可也。”泽清曰：“朝廷是我等迎立，元帅由朝廷差来，若谓我等违背军令，即是叛反朝廷，断乎不可。情愿束身待罪，祇求元帅饶恕。”朝宗曰：“高将军，汝有何言？高杰曰：“我高杰是元帅犬马，今犯军法，当听元帅处分。”朝宗曰：“既然如此，速传黄、刘三镇，同赴辕门，央求元帅。”泽清曰：“二镇败走，各回汛地去矣。”朝宗曰：“汝淮、扬两镇，唇齿之邦，又无宿嫌，何故听人指使？速往辕门，恭候元帅发落。”言已下台，挥退众兵，即与泽清、高杰同行。

转瞬已抵辕门，朝宗嘱二将在外等候，入内传禀。稍迟即出，宣谕曰：“元帅有令：四镇擅相争夺，皆当军法从事。但高将军不知礼体。挑嫌起衅，罪有所归，著与三镇服礼，候解和之日，再行处分。还劝将军自思，早向辕门负荆也。”高杰恼恨曰：“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，元帅不加庇护，偏命我负荆请罪，与彼三镇服礼，真令人羞死气死！料想元帅未必用我，我亦难当此屈辱，不免领兵渡江，另作掀天事业，岂不美哉。”立定主见，遂率部下军卒，摇旗呐喊而去。泽清睹此景象，不禁骇叫曰：“高杰如此举动，势必渡江去矣。我想江南有彼党羽，须防其重来作寇，不日犯我境界，我当早去，约会黄、刘二镇，多备人马迎敌，方保无虞也。”语毕竟行。朝宗呆视良久，叹曰：“不料局势冰消，人心瓦解，挽回不易，收拾殊难，恐半壁残山胜水，从此不能重构矣。”可恨高杰忘恩背反，渡江南行。刘泽清亦匆忙北去，约会三镇人马，同来迎敌。呜乎！大江南北，遍地烟尘，如此号令不行，横行无忌，不将使元帅搔头、参谋搓手乎！

第二十章 移防

上章言高杰作反，领兵渡江，其志在于苏、杭二省，欲肆旧日盗贼行为，夺之以作根据地耳。不意巡抚郑瑄，颇有才略，操舟架炮，堵截江口，不啻铁索横波，锁住门户，任汝桀悍凶顽，亦难越雷池一步。高杰无可奈何，祇得收兵回归本镇，大有独占扬州之意。惟恐黄、刘三镇，前来寻衅，故命部卒往探之。俄而回报，得悉黄、刘会齐人马，南来迎敌，前哨已至高邮，不觉大惊曰：“奈何，奈何？南下不得，北上又不能，进退两难，我将策马何之乎？”继而寸衷自度：大地难容，不如忍辱怀惭，仍往史阁部辕门，乞彼恩兹，仗彼体面，或可解救此围。但羞颜空忝，答对何辞，实是自作之孽，未可怨天尤人耳。筹思已

定，乃率众军而行。惟斯时之史公，自经朝宗稟覆和战情形，及高杰叛反渡江事，深叹大局已变，时势难支，中夜踌躇，不能安枕者，已将匝月。即朝宗满腹经纶，亦自慨一筹莫展矣。”

一日，史公在书室中，朝宗侍坐于旁，计议近日军情。史公谓朝宗曰：“世兄，汝看高杰不辞而去，三镇又不遵军法，调遣殊难。祇有我本标人马，为数无几，焉能守得住江北？眼见大事已去，如之奈何？”朝宗曰：“闻得巡抚郑瑄堵住江口，高杰不能南下，又回扬州来矣。”史公问曰：“未识三镇如何？”朝宗曰：“三镇知彼退回，依旧会齐人马，再来迎敌，前哨已抵高邮。”史公愁眉不展，发声长叹曰：“目前局势，更难处矣。嗟乎！国家三百年事业，是谁掀翻至此，我焉能只手擎天，以虚词却来兵乎？此间仅有一枝军马，自守尚嫌不足，如何禁压暴军，得免生灵涂炭乎？”朝宗俯首无语，亦惟付之一叹而已。正愁叹间，忽闻中军官传鼓之声，急命从人问之，始知高杰领兵到辕，特来求见。史公曰：“彼竟果然来矣，传彼大帐相见。”吩咐毕，史公出外升帐，朝宗亦随之出，卫士分列左右。高杰急奔而上，跪地请罪曰：“小将高杰，擅离汛地，罪该万死，求元帅开恩饶恕。”史公正色曰：“汝本是乱民出身，朝廷许汝投诚，加封侯爵，不曾薄待于汝，因何一言不合，竟自反去？及至渡江不得，又投辕门，反覆无常，视同儿戏，岂不可恨。本该军法从事，姑念汝悔罪之速，暂且饶恕。”高杰叩谢而起，似有所言，史公问曰：“汝今尚有何言？”高杰又跪禀曰：“前日擅离汛地，只因不肯服礼。今三镇知某回归，一定再来索战，小将虽强，独力难支，还望元帅解救。”史公沉吟不语，高杰又央恳朝宗曰：“侯先生代某进一美言。”朝宗曰：“汝既不肯服礼，即元帅亦难处断。”史公点首曰：“此言甚是。事到今日，本帅安能偏护？都是汝不知进退，争论坐位，轻动干戈。既不思三家势成鼎足，又不思孤军命如悬丝，罔愿大局，一味横行，咎由自取，夫复何尤？”高杰急曰：“元帅不肯解救，小将宁可碎首辕门，断不向彼甘拜下风。”朝宗微哂曰：“汝黄金坝上之威风，而今安在哉？”高杰曰：“当时彼等人马无多，我用全军混战，故能取胜。今日三镇卷上齐来，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。”朝宗曰：“我虽有一妙计，但恐汝未必依从耳。”高杰曰：“除去服礼一节，都肯依从。”朝宗曰：“现今流贼南下，将渡黄河，许定国难以抵御，连夜告急，元帅本欲发兵防河，汝何不奉命前往，坐镇开洛，既解日前之围，又立异日之功。彼三镇知汝远往，即不能兴无名之师矣，将军以为何如？”高杰低首沉思，半晌乃答曰：“待我商酌而定。”犹豫之际，耳闻军队呐喊声，史公曰：“城外杀声震天，不知是何处兵马？”中军自外入，禀报曰：“黄刘三镇领兵到城，声言与高将军决战，请令定夺。”高杰惧甚，不得已应承曰：“愿听元帅调遣。”史公曰：“汝既愿往，

速传本帅军令，晓谕三军。”即拔令箭付中军曰：“高杰无礼，本当军法从事，但时值用人之际，又念迎驾之功，暂且饶恕，罚往开洛防河，将功赎罪。今日已离扬州，三镇各释小嫌，共图大事，速速回汛，听候调遣。”中军遵令而出，史公乃谓高杰曰：“高将军，高将军！第恐汝之性气，到处不能相安耳。我劝汝虑始谋终，莫恃黄河天险，至要至要！须知总兵计定国亦非安静之徒，谚云‘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’，汝其慎之！”继又向朝宗曰：“防河一事，实系国家要图，我看高将军勇多谋少，倘有疏虞，罪在老夫。故我细细筹划，想及河南本是贵乡，吾兄日图归计，路阻难行，何不随营前往，既遂还乡之愿，又可监军防河，且为桑梓造福，岂非一举而三得乎？”朝宗应允，深谢史公美意，当即收拾行装，与高杰一同告辞。拜别之时，史公谆嘱朝宗曰：“参谋此去，如与老夫亲身防河无异，特恐势局叵测，务须十分小心，老夫专听好音也。”嘱毕，掩门入。

朝宗谨诺而出，高杰曰：“侯先生，汝听杀声未息，我等向外，恐彼在前途截杀也。”朝宗摇手曰：“尽可无妨。彼等知汝移防，怒气已消，自然散去矣。况三镇之兵，俱走东路，我等军马，宜出北门，竟从天长、六合，直奔河南，有何阻碍乎？”高杰唯唯称是，遂率本部军马，起程而行。在朝宗则系念家园牵怀堂上，难传两字平安；音书久断，纵有一枝寄托，抑郁何堪！今者结伴还乡，得遂三年归志；从军旋里，重瞻二老尊颜，此心诚足以自慰矣。盖高杰则不然，难逞夙昔威风，远离故土，好似英雄末路，偷度函关，回首扬州，殊令人低徊留之不能去。

闰二十章 闲话

人生离乱之秋，目睹鼎革之惨。罹此劫者，无贵无贱，无老无少，无男无女，无智愚贤不肖，既遭贼盗之荼毒，又经戎马之蹂躏，或转于沟壑，或散于四方，一时离乡背井，自北而南，避难奔逃者何可胜计。即幸而不死，留此余生，而道路间关，风尘跋涉，历尽危险之途，得达安全之地，其苦已难言矣。斯时也，夕阳将下，遍地作鲜血色，隐隐闻金鼓呐喊声，益觉眼前景象愁惨，实难以言喻，能不为之触目伤心耶！盖其间有一老者，须鬓皆苍，头戴白巾，身穿麻衣，肩荷包囊，面容若官人状，伫立于郊野中，仰天大哭不止。适有二人从后来，一似山人，一似贾客，各背行李，均向南京而去。行经是处，只因天色将晚，趲路甚速，虽彼此并不相识，而当兵荒马乱之际，江路难行，故二人作伴，以冀互相照拂耳。今见老者独立于此，啼哭甚哀，因问曰：“老兄敢是错

走程途，迷失亲人乎？”老者摇手曰：“非也，非也！我从北京而来，行抵河南，只遇高杰兵马，致受无限惊恐，幸得逃生，渡过长江，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，不觉伤心恸哭耳。”山人曰：“原来为此，可怜可叹！”贾客曰：“既从北京而来，我正欲细问近日消息，何不同宿村店，以作竟夕之谈？”老者点首曰：“甚妙，甚妙。我今老腿无力，亦思早歇矣。”行不及半里许，见一小村店，稍有墙壁，山人指之曰：“盖在此间同宿乎？”二人应允，相将而入。老者仰视之，上有一架豆棚，深赞其妙。山人曰：“我等放下行李，即坐在豆棚之下，促膝闲话，岂不美哉。”三人遂卸行李而坐，店主人趋前问曰：“众位客官，可用晚膳否？”山人曰：“饭虽不消，烦汝买酒一壶，削瓜剥豆，与二位聊解困乏，有何不可。”老者曰：“如何叨扰足下！”贾客曰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我二人亦可将酒回敬。”店主人取酒菜至，三人对酌倾谈。老者先问曰：“路遇匆匆，未曾请教尊姓大号，今往南京何干？”山人答曰：“某姓蓝名瑛，字田叔，是西湖画士，特至南京访友。”贾客亦曰：“我是蔡益所，世代南京书客，方从江浦索债而归。今老兄从北京至此，敢问高姓大名，有何急事，如此狼狈？”老者曰：“实告二位，下官姓张名薇，原是锦衣卫堂官。”益所惊曰：“原来是位老爷，失敬失敬！”田叔问曰：“未识南来何故？”张薇详述曰：“三月十九日，流贼攻破北京，崇祯先帝缢死煤山，周皇后亦殉难自尽。我当时自城而下，率领本官校尉，寻获尸骸，抬至东华门外，买棺收殓，惟我一人戴孝守灵。”语至此，田叔急问曰：“旧日文武百官，尽往何处去矣？”张薇叹曰：“何曾看见一人！彼时闯贼搜查朝官，逼索兵饷，我亦被捕，受监禁夹打之苦。我将家财尽数献出，始放我守灵戴孝。其余众官，或走或藏，或被杀，或下狱，或一身殉难，或满门死节。”田叔曰：“竟有如此忠臣，可敬可敬！”张薇曰：“还有进朝称贺，顺从闯贼，除授伪官之人。”益所拍案曰：“竟有此等狗彘该杀该杀！”张薇掩泣而告曰：“可怜皇帝、皇后两位梓宫丢在路旁，并无一人瞅睬，岂不痛哉！”田叔、益所闻言，无不凄然泪下。张薇续言曰：“直至四月初三日，礼部始奉伪旨，将梓宫抬送皇陵。我执幡送殡，行抵昌平州，幸得赵吏目纠合义民，捐钱三百串，掘开田皇妃旧墓，安葬其中。我即看守陵旁，早晚上香。不意五月初旬，清兵进关，杀退流贼，安抚百姓，命工部查宝泉局内所铸之崇祯遗钱，发买工料，修造享殿碑亭，门墙桥道，规模与十二陵相等。我不及待其工竣，但将神牌墓碑。亲手题写后，连夜起程，报与南京臣民知晓，所以如此狼狈耳。”田叔钦敬曰：“难得难得，若非老先生在京，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矣。”益所复问曰：“未知太子二王今在何处？”张薇答曰：“定永二王，并无消息。闻太子渡海南来，恐亦为乱兵所害矣。哀哉！”言已，泪如雨下。田叔问曰：“闻得北京有书一封，发

交阁部史可法，责备亡国将相，不去奔丧哭主，又不请兵报仇。史公具答回书，特命左懋第披麻扶杖，前去哭灵，老先生知之否？”张薇曰：“曾在半路相遇，执手恸哭而别。”

谈论未终忽尔天地晦黑，云雾迷漫，大风起于林木间，雷声隆隆然。店主掌灯急至，唤曰：“大雨来矣，快请众位进房。”三人起立，雨已倾盆而下，各以衣袖掩首入。张薇曰：“天色已晚，我当行香矣。”益所问曰：“为谁行香？”张薇曰：“大行皇帝未满周年，我今穿戴孝服，每日早晚，必须行香哭拜。”遂从包裹里中取出香炉香盒，陈设几上，洗手焚香，望北两拜，跪而上香。高呼“大行皇帝”，泣告曰：“今日七月十五，孤臣张薇叩头上香。”伏地大哭。其时风吼雷鸣，不绝于耳，似与哭声相应和者。田叔唤益所曰：“我等乃草莽之臣，亦应随拜举哀。”益所应之，跪哭于旁。哭毕一齐叩首起拜，田叔曰：“老先生远路疲倦，请早安身养息为是。”张薇曰：“然。”乃各解行李而卧。田叔曰：“窗外风雨益甚，明早如何登程？”张薇曰：“天之阴晴，非人所能逆料也。”益所忽问曰：“老爷所言之殉节文武，都有姓名否？”张薇曰：“汝试言问之之意。”益所曰：“我小铺中意欲编成唱本，传示四方，以便万人敬仰，千古流传也。”张薇连声称妙曰：“我写有手摺在此，明日当取出奉送。”田叔曰：“忠臣义士，自当流芳百世，然投顺闯贼，不忠不义之姓名，亦应遗臭万年，使人唾骂。”张薇曰：“俱有钞本，一总奉上。”益所称谢不置，已而同入睡乡。张薇在朦胧间，忽闻众鬼号呼之声，暗暗惊异：如何窗外风雨声中，又有此哀苦号呼声耶？乃从窗隙窥之，都是断头折足，阵亡厉鬼，殊令人不寒而栗，不知何故到此。少顷，鬼忽不见，已仍睡下。复闻细乐警蹕声，不觉失惊自语曰：“窗外又有人马鼓乐之声，嘻何为乎来哉？”开门起视，见一众文武官僚，冠带齐整，驺骑纷纭，仪仗严肃，幡幢引导，细乐悠扬，帝后乘舆而过。惊出跪迎，三呼万岁曰：“孤臣张薇，恭迎圣驾。”拜毕起身，倏又不见，失声而呼曰：“皇帝皇后何处巡游？恕我孤臣张薇，不能随驾。”言已，又拜哭不止。田叔与益所被其哭声所惊，醒而问曰：“天已发亮，老爷何又如此恸哭，莫非上早香乎？”张薇掩泪相告曰：“奇事奇事！我方睡去，听得无数号呼之声，隔窗窥视，尽是阵亡厉鬼，真乃可怕。”田叔曰：“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，想是赴盂兰会去矣。”张薇摇首曰：“非也，此外还有奇事。”益所问有何奇事，张薇曰：“后来又闻人马鼓吹之声，我即启门出视，分明是崇祯先帝，偕同周皇后乘舆东巡，引导一众文武官员，俱是殉难忠臣，细乐前行，仪仗纷列，彷彿龙驭升天之象。我伏俯道旁，送驾过去，不觉失声大哭耳。”田叔曰：“此事果然奇异，先皇帝、先皇后一定超升天界无疑，然亦由张老爷精诚所感，故此特来显圣也。”张薇曰：“我今发一愿心，待至明

年七月十五日，在南京胜境，募建水陆道场，修齐追荐，并脱度一切冤魂，二位肯来随喜否？”益所曰：“老爷果作此事，我等情愿醵金助醮。”张薇赞叹曰：“君等都是好人，此往南京，或买书，或求画，彼此可以时常相会也。”益所曰：“诺”。田叔曰：“汝看天色已晴，日光穿牖，不若趁此早凉，收拾登程，同向前途分手何如？”于是各携行李，竟出村店而行。

加二十一章 孤吟

雨过尘清，秋街如洗，青山红树，人在画中。时值康熙甲子八月，别有一种太平景象。星移物换，记否当日笙歌；人去台空，胜有谁家金粉？噫！人不幸而生于斯世，致起治乱兴亡之感；然亦幸而生于斯世，得见悲欢离合之情。记因缘于鸿爪，雪印留痕；听呜咽之鹃声，风流何在。

如老赞礼者，阅历衰时，遭逢盛代，窃叹天地间是是非非，形形色色，生生死死，古古今今，非俨然一大戏场乎！昔在戏中，而已不知其为戏，即一切帝王将相，以及名士美人，亦不自知其为戏也。今在鼎革之后，此身宜居于戏外矣。然一睹所演之《桃花扇》，将昔日之帝王将相，以及名士美人等一一入戏，则己之化身，仍不免为戏中之一人耳。盖南朝之亡，亡于戏，演戏者亦从而戏之，乃能独得其戏之真，是以真为戏而戏为真矣。戏得其真，足见此戏之佳，而叹《桃花扇》之名传不朽也。余作演义，仅译其半，实与看戏之老赞礼无异。老赞礼既为戏中人，则下本第一场，仍当以老赞礼冠之，始将《桃花扇》归结情节，为阅者演述焉。时有人问老赞礼曰：“老相公又往太平园，看演《桃花扇》否”赞礼应之。人又问昨日将上本看毕，所演如何，老赞礼答曰：“演得甚佳。忽而快意，忽而伤心，可泣可歌，入情入理。记实如司马迁，滑稽若东方朔，殊令人不厌百回看也。今日演下半部，我将去矣。”言已，携杖出门而行。想此时暑气全收，秋光正好，柳林蝉噪，苔砌虫吟，荷沼香残，梧园叶落。着轻衫以适体，戴凉笠以宜人。旅客情深，惊连夜西窗雨打；春婆梦醒，忆曩年北里魂销。未免有情，不堪回首，徒叹流光如箭，暮景催人耳。况复遍阅沧桑，饱经霜雪，鸡皮瘦损，鹤发衰颓，独景伤怀，悲秋扶病。嗟乎！重入欢场，斯世谁知胜我；自怜老境，此身几等赘？瘤我已无望于将来，奚必追溯夫既往？则凡儿孙之累，名利之缠，与夫诸侯之怒，丞相之嗔，都付之流水行云、夕阳衰草矣。然而春色早凋，愁怀莫释。汉宫不见，丹青化作尘埃；棋局已残，黑白难分胜负。华屋山邱，秦淮灰劫，朝更世变，景过情迁，苟无天宝宫人细说开元

遗事，岂不将一篇诗话，千古沉沦乎？幸得云亭山人，不愧当代词客，运用生花之笔，制成织锦之文。声传一曲未终，泪已双行而下。几度酸辛，一番点缀，得留此冠袍旧样，粉墨新痕。其苦心孤诣，洵不可及，虽文章是假，功业非真，而逢场作戏，活色生香，使人深悉当日朝野情形，实与信史无殊也。

嘻！老夫耄矣，不识羞惭，偏多风韵，暗将藜杖，偷拨榴裙，即被扇底桃花所笑，余亦何暇计及哉。斯时之老赞礼，且行且思，且感且叹，已至太平园，而《桃花扇》中之奸相马士英又早登场，而为万人所瞩目矣。

第二十一章 媚座

时值小春，梅花乍放，大开东阁，竞赏南枝。此于国家承平之日，所宜饮酒赋诗，骋怀游目者也。乃今烽火频传，军书迭告，君仇未报，贼势难平，而马士英贪得天功，据为己有，官居首辅，权握中枢，调和鼎鼎，无非引党呼朋，燮理阴阳，仅此嘘寒送暖。天子登龙未久，拱己无为，平章斗蟀自娱，偷闲适体。满腹经纶，徒逞报怨施恩之快；半朝朱紫，尽多趋炎附势之徒。立君由我，杀人何妨，斯真小人得志之秋，国家将亡之日也。

士英犹扬声大笑，得意自鸣。方以为数日之间，太平无事。又值红梅早放，正人生行乐之时，拟设席于万玉园中，会集亲戚故旧，以显自己之尊荣，借传他人之趋奉。因唤长班而问曰：“今日下帖，所请是谁？”长班答曰：“都是老爷同乡。有兵部主事杨文骢，金都御史越其杰，新擢漕抚田仰，光禄寺卿阮大铖，一共四位老爷。”士英不觉起疑曰：“我与阮大铖并非同乡，何得冒认？”长班曰：“闻得彼与人言，又与老爷至亲。”士英笑曰：“相与不同，亦可算得至亲矣。”既而吩咐曰：“今日并无外客，即在梅花书屋设席可也。”长班曰：“诺。”士英复曰：“天已过午，速去请客。”长班曰：“不用去请，彼等俱在门房，恭候多时矣，只须传唤一声，立即一齐进见。”士英领之。长班遂向外去。不须臾间，龙友与大铖并人。进见之际，倍极足恭。士英谓龙友曰：“我以为谁，杨妹丈是我内亲，何不竟进？”龙友曰：“如今亲不敌贵，未便贸然而入。”士英又向大铖曰：“图老一向来往，相熟已久，何待人传？”大铖曰：“府体尊严，岂敢冒昧。”士英曰：“二位未免见外矣，请坐请坐。”龙友、大铖均称“不敢”，即请士英上坐，打恭作揖，方始就坐于旁。士英曰：“吾辈幸得施为，休拘礼节。兰盟久契，正宜知己谈心；瓜谊相关，尽可相逢把臂。门外不须倒屣，庭前何必正冠，不然则堂堂相府，岂不宾从稀疏乎？”言时，家人以香茗进，捧盘而献。二人让士英先取，

然后打恭而取之。士英曰：“今日天气微寒，正宜小饮。”二人打恭称是。士英曰：“朝罢归来，日已过午，昼短夜长，相差约有三时。二人又打恭称是曰：“此皆老师相调燮之功也。”茶罢收杯，亦须打恭以让其先。士英问长班曰：“如何越田二位还不见到，汝知其故否？”长班曰：“越老爷忽发痔漏症，早有辞帖。田老爷明日起程，准备家眷上船，故须夜间方来辞行。”士英点首曰：“既然如此，速排筵席。”

有顷，三席分排，坐次安定，二人谦恭告坐。饮酒之间，士英曰：“每日退朝后，卸除锦袍玉带，更换朱履轻裘，颇觉自适。且喜阳春十月，花放红梅，我辈南朝雅客，性爱风流，亟宜览赏。虽终日为俗事所羁，未免抱憾，不若拚此长宵，评诗读画，偷得浮生半日闲也。奈何吾党知心，寥寥无几乎？”大铖曰：“相府连日宴客，敢问在座诸公之名。”士英曰：“总是吾党，但不如二公风雅耳。”龙友亦询问是谁，士英唤长班取客单至，大铖接而观之，乃是张孙、振、袁弘、勋、黄鼎、张捷、杨维垣等。龙友曰：“果然都是大有经济之人。”士英面有骄色曰：“彼等均为我所提拔，不然，今日焉能成大僚耶？”大铖即打恭而言曰：“晚生等已废之员尚蒙起用，老师相为国吐握，真不啻周公矣。”士英谦让曰：“一位非比常人，明日当嘱托吏部，还须破格超升，以展骥足之才。”龙友作揖，大铖下跪，同谢提携之德。感勒五中，春生满面。锻羽重飞，吐气若丰城之剑；绮筵一饮，锡恩如华袞之衣，丑态毕呈，谀言并进。大铖更甚于龙友，奴颜婢膝，叩首筵前，几不知人世间尚有羞耻事，可笑亦可鄙已！士英急扶大铖起，命家人撤去大席，安排小酌，另设一席而坐。时有二价献赏封，士英摇手曰：“不必不必，花间雅集，又无梨园，如何行此官席之礼？”大铖曰：“舍下小班，日日得间，何不唤来承应？”士英笑曰：“妙部新奇，出于圆老手笔，久已司空见惯矣。待异日宴请他客，借来领教何如？”大铖急应曰：“然相府中名园山水，自有清音，又何用丝竹相随哉？”龙友笑曰：“从来名花倾国，缺一不可。今日红梅之下，虽可免去梨园，然花纤半放，究少韦娘一曲相催，殊为憾事。”士英大笑曰：“妹丈多情，竟欲作苏州刺史，思一丽人陪伴，真个消魂矣。”即回首唤长班曰：“速传几名歌妓，来此伺候。”长班曰：“未识老爷欲传旧院乎？抑珠市乎？”士英曰：“此事须问杨姑老爷。”龙友曰：“小弟物色已多，佳者殊少，只有旧院李香君，新学《牡丹亭》曲本，唱来尚可动听。”士英命长班速去唤来，长班应声而退。大铖是有心人，因问曰：“前日田百源。用三百金欲娶一妾，想必即是此妓？”龙友曰：“然。”士英问曰“何故并未娶去？”龙友曰：“可笑彼一片凝心，欲与侯朝宗守节，圣执不从。我虽屡次劝谕，彼竟不肯下楼，使我扫兴而回。”士英怒曰：“奴才如此大胆，全不知开府威严，杀人无殊虱虬，乃彼

烟花弱质，掘强如斯，真不啻飞蛾扑灯，自焚其身也！”大铖曰：“都由侯朝宗一人而起，彼竟不悟，听其指使，变坏气质。前者晚生亦受辱不浅。”士英大怒曰：“可恼可恼！一位新任漕抚，用银三百买不到一名妓女，岂有此理！莫非彼之身价胜于绿珠乎？”大铖又激之曰：“田抚乃老师相乡亲，被彼羞辱，所关非细。”士英点首曰：“待彼来时，自有处法。”语未竟，长班入内回话曰：“禀老爷，小人行至旧院，寻访香君，彼竟托言有病，不肯下楼。”士英寻思半晌，乃曰：“既如此，汝与家人辈携取衣服财礼，前去接娶，不烦月老，即系红丝。准备花轿相迎，强以茶礼为聘，不问鸨母肯与不肯，竟将香君拖入轿中。今夜送往田抚船上，使彼扑朔迷离，喜从天降，当作洛浦惊鸿，得遇凌波仙子也。”长班急应而去。大铖喜曰：“妙甚妙甚！如此办法，令人爽快之至，”惟龙友心尚怜惜，恐其太觉用强，欲思一策以缓和之，因言曰：“天色太晚，我等当告辞矣。”士英挽留之，大铖亦曰：“动劳久倍，晚生不安。”二人起身打恭，士英相送至檐前，二人俱言不敢，连打三恭，倒退三步，俟士英入，乃敢返身而走。

大铖曰：“难得令舅老师相，在乡亲面上，动此义举，龙老理当同往相助。”龙友正中其意，姑问相助之法，大铖曰：“旧院是汝熟游之地，且又认识香君，汝若到彼，可以揪彼下楼，发付其起身矣。”龙友曰：“此言虽是，然亦不可过于难为。”大铖发怒曰：“如此发付，尚是彼之侥幸。我想起当年旧恨，今即折花损柳，将彼处死，心亦无悔。且使侯朝宗知彼别抱琵琶，空有一番梳栊，永无破镜重圆之日，稍泄我胸中积恨也，汝奈何庇护之？”

第二十二章 守楼

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其香君之谓乎？香君之与侯生，谁合之，谁离之，谁害之，谁救之？阅是书者，莫不曰：“杨龙友也。”世每责龙友为多事，有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”之诮，而不知龙友为书中之针线，锦绣文章，咸从此出。苟无其人，则侯生窘处他乡，纵识香君之面，难联鱼水之情。既不相合，何有乎离？更何有害之，救之之事？既无是事，《桃花扇》哀艳之词亦奚由而作哉？是章为《桃花扇》正文，故论及之。

时方傍晚，相府中之长班家人等奉士英之命，携取衣服财礼，高擎内阁灯球，随从彩轿而行，盖欲狐假虎威，逼娶香君耳。家人忽问曰：“旧院李家母女二人，不知谁是香君？”长班未及答言，而龙友已匆急至，高呼曰：“汝等慢走！与我同行。”长班回首视之，见是龙友，欣然曰：“杨姑老爷同往迎娶，定然无

误矣。”行不须臾，但见月明溪水，霜印板桥，已抵李家之门。长班举手叩之，保儿闻声启视，不觉惊曰：“灯笼火把，轿马人夫，敢是杨老爷夸官来也？”龙友叱之曰：“不用胡言，速唤贞娘向外。”保儿乃高声唤之。贞丽急步而出，上前问曰：“老爷从何处赴席回来？”龙友曰：“适在马舅爷相府，特来报喜。”贞丽曰：“有何喜事？”龙友曰：“有一大老官娶汝令媛矣，汝看门外彩轿青衣，与夫花银绣服，非来迎娶而何？”贞丽惊曰：“未识是谁家迎娶，杨老爷何不早言？”龙友以手指示曰：“汝不见灯龙上‘内阁’字样乎？”贞丽曰：“敢是内阁老爷欲娶我女耶？”龙友摇首曰：“否，乃新任漕抚田公也。马舅爷与彼同乡至戚，故以佳人相赠耳。”贞丽拒之曰：“田家亲事，久已回绝，何得又来缠扰？”言时，家人以银递之，并问曰：“汝即是香君否？请受财礼。”贞丽含糊答之曰：“暂且从缓，容我入内商议。”长班厉声曰：“相府要人，何待商议？速速收受银两，出来上轿，勿得延误！”龙友恐其咆哮，从中调停曰：“谅彼焉敢不去？汝等在外伺候，待我取银入内，催彼梳洗可也。”于是亲手持银，并唤保儿接取衣服，与贞丽入内登楼。龙友先唤曰：“香君睡也未？”香君闻唤，忙问曰：“有何紧事，如此喧闹？”贞丽曰：“汝尚未知此情耶？”香君不解，见母与龙友并入，因又问曰：“莫非杨老爷听歌至此？”贞丽乱摇其首，气急声促曰：“此是尚言歌与不歌乎！可知来者如狼似虎，势甚汹汹，强交聘礼，硬夺歌姬，对面无情。声言娶汝，执名相迫，谁作替人？嗟乎！事急矣，可奈何？”香君大惊，颤声问曰：“不知丧尽天良者又为谁乎？”贞丽曰：“仍是田仰，今借相府势力，强来娶汝，汝真杨花命薄，又被狂风乱吹矣。我想杨老爷素来疼惜我母女二人，何故下此毒手？”龙友曰：“此事与我无干，乃马瑶草知汝拒绝田仰，勃然大怒，立命一众恶仆豪奴登门强娶。我恐汝等受气，特为保护而来。”贞丽闻言，知是美意，乃恳曰：“还祈老爷始终救解。”龙友劝慰曰：“据我而论，汝得三百财礼，尚不落空。香君嫁一漕抚，亦未失所。不然，汝有多大本领，能敌两家势力乎？汝其思之。”贞丽熟筹良久，乃答曰：“杨老爷所言有理，事到临头，挽回无术，我儿速即准备下楼，不再执拗矣。”香君怒曰：“妈妈何出此言？当日杨老爷为媒，妈妈主婚，将依嫁与侯郎，满堂宾客，众目昭彰，现有定盟之物，可以作证。”言时，入房取扇出，又曰：“扇上之定情诗，杨老爷亦曾过目，今岂尽忘之耶？依与侯郎举案齐眉，终身相倚，恩情万种，契结三生海誓山盟，凭此诗扇，杨花水性，依实耻之！”龙友曰：“侯郎避祸逃遁，不知踪迹，设或三年不归，汝亦痴心守候耶！”香君性甚激烈，愤然答曰：“依何妨候彼三年！即候至十年、百年，依亦何妨！若欲依嫁田仰，断断不能。”龙友咋舌曰：“香君性气坚刚，竟与前番摘翠脱衣、大骂阮圆海时情形仿佛矣。”贞丽曰：“所为在此，阮、田同

是魏党，阮家妆奁尚且不受，而况身嫁田仰乎？”

方当议论间，闻门前催促之声甚急，乃用好言劝之曰：“傻丫头，汝可知嫁到田府，一生吃著不尽矣。”香君怒叱曰：“侬今立志守节，岂在温饱？情愿忍受饥寒，决不下此楼梯也。”贞丽曰：“事至今日，我亦难以顾汝。杨老爷请放下财礼，帮我动手，替彼梳头穿衣，免得耽延时刻。”于是贞丽为之梳头，龙友为之穿衣。不意香君愤恨已极，即以手中之扇前后挥打，似发癫狂。龙友曰：“果然利害，一柄诗扇，宛如一口防身利剑。”贞丽曰：“草草妆竟，速抱下楼勿迟。”龙友乃急抱之，香君大哭曰：“侬誓死不下此楼。”言时，用力过猛，此身向前一倾，龙友势不能支，头已撞地，身亦随之而倒，昏晕不省人事。贞丽大惊，忙唤曰：“我儿苏醒，何自苦乃尔，竟将花容撞损乎？”龙友拾扇起，谓贞丽曰：“汝看血喷满地，诗扇亦溅污矣。”贞丽不暇顾及，急唤保儿扶起香君，回房安歇。但此时方寸已乱，无术对付迎娶之人，而门外喊声又起，连连催促曰：“夜色已深，尚不上轿，莫怪我等上楼捕人。”龙友忙向楼下止之曰：“尔等休得焦躁，略候片时，因彼母女难分难舍，情实可怜也。”贞丽惶急曰：“孩儿撞损，彼等又声声要人，如之奈何？”龙友攒眉曰：“宰相势力，汝岂不知，若此次羞辱回去，汝母女尚有性命乎？”贞丽恐惧万分，央告曰：“此事总求杨老爷援手救我。”龙友无奈，搔首寻思，忽然急中生智曰：“我有一权宜之法在此。”贞丽曰：“是何权宜之法？”龙友曰：“娼家从良，本属好事，况且嫁与田府，尽堪享用。香君既无福消受，汝何不替彼一行？”贞丽摇手曰：“此则断乎不能！转瞬之间，我何忍决然舍去？”龙友忽怒曰：“明日早来捕人，看汝舍与不舍！”贞丽卓然一呆，思无别策，乃曰：“既如此，嘱咐香君守楼，我即代彼一行。但恐有人认识，奈何？”龙友曰：“此可无虑，我言汝是香君，谁能辨之？”贞丽不禁哑然曰：“万不料今日晚间，重又妆作新人，可笑亦可叹矣！”妆束毕，入房谓香君曰：“儿且将息，我今替汝去也，惟花银三百，代我收藏之。”嘱毕而出，龙友扶贞丽下楼。

时值鱼更三跃，红灯辉映，户外风寒，窃恐看花未必归来也。家人等请新人上轿，贞丽与龙友告别，龙友慰之曰：“前途保重，后会有期。”贞丽复嘱曰：“杨老爷，今晚且宿院中，照看我儿。”龙友曰：“诺。”贞丽乃上轿行。噫！从此萧郎陌路，一入侯门似海深矣。龙友见其去远，乃笑曰：“贞丽从良，香君守节，既雪阮兄之恨，又全马舅之威。将李代桃，一举四得，洵是我之妙计也。”惟见母女分别，未免伤心耳，又为之叹息不已。

第二十三章 寄扇

西风料峭，寒透冰绡，宝鼎香消，画楼人静。香君病容憔悴，瘦损堪怜，帕裹云发，钗除雾鬓，血痕一缕犹在眉梢。娇红作胭脂色，自嗟孤身只影，独卧空房，冷帐寒衾，无人作伴。满楼霜月，长夜迢迢，愁恨难消，凄凉益甚。宵半听杜鹃啼血，热泪空流晓；来闻鸚鵡呼茶，巧言何用？雪阻板桥，未许王孙走马；云迷桃洞，休教渔父问津。故香君虽在青楼，而花月欢场，从今抛撇。以致香闺悄悄，绣户萧萧，舞残杨柳腰肢，裂破石榴裙幅。贞如金石，永断风情，真不啻天上姮娥，夜夜闭广寒宫阙也。

是日，枯坐床前，想起侯郎匆匆避祸，不知流落何所。自怨自诉曰：“郎亦知依独住空楼，为郎守节耶？依记得去年十月间，郎听依歌，正当兴高采烈时，不意宵小进谗，佞人肆毒，迅雷声震，浓雨情抛，仓皇出走，音信睽违。自此水远鱼沉，风高雁杳，更从何处觅得郎君乎？嗟乎！梅开有信，驿使未逢，徒令依凭栏凝眺，盼断盈盈秋水耳！虽然郎之去也，实出于不得已，非郎之负依也，依故无所怨。所可恨者，恶仆盈门，倚仗相府之势，欺依烟花贱质，薄命如丝，强来娶依。依不肯有负侯郎，欲保无瑕白玉之身，不得不揉碎花容，用此苦肉之计。尤可怜者，我母替依当灾，飘然竟去。嗟乎！如桃花之逐水，似柳絮之随风。睹此床榻依然，未识归来何日。伤心酸目，有如是耶！”语至此，心如刀绞，泪出痛肠，点点滴滴，又若断线珍珠然。空帏岑寂，既无姊妹辈来相劝慰，惟闻帘幕金钩，为寒风所鼓荡，铮铮作响而已。继思独坐无聊，不如展看侯郎诗扇，借遣愁怀。乃取诗扇览之，不觉失声曰：“此扇已被依血点所污矣！奈何？汝看疏疏密密，淡淡浓浓，大都是脸上桃花，化作霏霏红雨，溅上冰绡也。嗟乎！侯郎亦知依之尽为汝耶？使依揉开云鬓，折损宫腰，宛似坠楼之佳人，几作离魂之倩女。纵获生存，毋宁死去。对镜则朱霞残照，倚枕则红泪春潮。更令依恨在心坎，愁上眉尖矣！”香君且言且泣，且叹且恨，忽觉精神困倦，难以支持，身倚妆台，压扇而卧。

斯时，杨龙友与苏昆生先后并至，不期而遇。龙友问曰：“昆老常到此间否？”昆生曰：“贞丽从良，香君独住，因此常挂在心，时来走动耳。”龙友曰：“我自贞丽去后，看守香君一夜。近日衙门事冗，少有闲暇。今由城东拜客回来，顺道探访也。”昆生曰：“香君不肯下楼，我等上去叙话如何？”龙友唯唯，遂同昆生登楼。行近卧房，掀帘而视，指谓昆生曰：“汝看香君抑郁病损，斜倚妆台而

卧，且慢唤醒，谅彼精神犹未充足也。”昆生首颌之。见一诗扇展在面前，因低声问曰：“如何扇上有此斑斑红点乎？”龙友曰：“此乃侯兄定情之物，平日珍藏宝贵，不肯轻易示人。今或因面血溅污，晾在此间，亦未可知。”言已，抽扇观之，意有所触，乃曰：“几点血痕，红艳异常，不免添几笔枝叶，为彼点缀成画，岂不妙哉？惜无绿色，奈何？”昆生偶见盆中绿草，因曰：“待我摘采此草，绞取鲜汁，权当颜色可乎？”龙友点首称妙。昆生取草汁至，龙友用笔画之。须臾画毕。昆生赞叹曰：“果然神妙！竟是几笔折枝桃花。”龙友亦大笑曰：“真乃‘桃花扇’也。”得意忘形，笑声略纵。

香君梦中惊醒，见是杨老爷与苏师父，慌忙起立，连称得罪。让二人坐后，龙友先言曰：“数日未曾趋视，额角伤痕，渐已平复矣！”既而笑曰：“我有画扇一柄，奉赠汝台，尚祈晒纳。”既将画扇递给香君。香君以手接之，略一审视，笼之入袖。乃曰：“此是侬之旧扇，已被血迹所污，观之甚无谓也。”昆生笑曰：“扇头妙染，汝何不细细赏鉴乎？”香君曰：“何时所画，侬实未知？”龙友亦笑曰：“得罪，得罪。是我来时点坏也。”香君乃看扇而叹曰：“噫！桃花薄命，扇底飘零。片片落英含怨，懒笑春风。纷纷坠瓣消魂，愁随流水。匠心别具，能描息奶无言，娇色天然，不让徐熙善画。点几笔红桃灼灼，补数枝绿叶蓁蓁，辱承杨老爷之雅爱，为侬写一幅桃花小照，感何如之！”龙友曰：“汝既有此桃花扇，亦须得一顾曲周郎，方不负锦瑟年华。乃今青春守寡，不将为入月姮娥耶？”香君曰：“杨老爷何出此言？侬想关盼盼，亦是烟花，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乎？”昆生曰：“倘明日侯郎重到，汝亦下楼否？”香君曰：“若是，则锦片前程，尽侬享用，何处不可游玩，岂但下楼已哉！”龙友赞曰：“香君苦节，世所罕有。可敬！可敬！昆老可念师弟之情，往访侯郎。得能寻获，将彼送去，不第免青春抱怨，红豆相思。且可解我等一番悬挂也。”昆生连声称是曰：“我平日留心访问，知彼随任史公，住淮半载。自淮来京，自京到扬。今又问高兵防河去矣！且喜我不日还乡，自当顺便寻访。但须得香君一书，方不虚此一行耳！”香君向龙友曰：“侬心已乱，言不成文，还求杨老爷代侬写之。”龙友曰：“汝之心事，我岂能代达乎？”香君寻思者再，始曰：“侬之千愁万苦，俱在扇上，即以此扇寄去何如？”昆生喜曰：“以扇代书，确是新样，有何不可？”香君乃将扇封之，裹以手帕，绕以头绳。莫轻视染红便面，心血千条，抵得过织锦回文，柔肠百转。封固后，递交昆生。并问曰：“未识师父何日起身？”昆生曰：“日内便可束装。”香君曰：“侬只望早行一步，早见侯郎也。”昆生应之。龙友曰：“我等在此已久，今且与汝别，还宜保重玉体为要。汝之苦节，诉与侯郎，自然前来娶汝。幸勿多虑。”言已，与昆生告别而行。

香君掩泪兴叹曰：“我母不归，师父又去。妆楼独闭，益觉凄凉。从此歌曲无声，冰弦绝响，洞箫莫奏，檀板停敲。惟冀扇儿速寄，师父早行。则待至来春三月，崔护重来，刘郎复到，双双携手，步下妆楼，共食桃花之粥，斯愿足矣！”

第二十四章 骂筵

自甲申三月之变，以至于今，瞬将十阅月矣。际此存亡危急之秋，犹作恒舞酣歌之会。花柳羨隋家事业，裙屐夸晋代风流。君乐臣嬉，醉生梦死。殿廷之上，未闻有建一策，进一谋，为国家图自立，为先帝报大仇者。亦可哀已。呜呼！马阮之罪，擢发难数，虽食其肉而寝其皮，犹不足以蔽其辜，亦何取乎快心之一骂哉！然而当日者，气焰逼人，威权炙手，慕膻逐臭辈，尚趋奉之不遑，欲求如祢正平其人，在饮酒宴会之际，朗声大骂，痛快淋漓，渊渊作渔阳三挝者，洵属难能而可贵矣。

余尝阅《哄丁》、《侦戏》二章，大铖在未得志时，独遭复社之骂；今当起用后，乃为歌妓所骂，且将士英并骂之。此真快心之作也。盖大铖之得复原官，出于士英提挈之力。又入内庭供奉，管领烟花。自夸荣耀，与内阁大学士王铎、礼部尚书钱谦益，同在文学侍从之班。特进四种传奇，圣心大悦；传谕礼部采选宫人，欲将《燕子笺》被之声歌，为中兴一代之乐。可笑殊甚。小人得志，其心益骄。自以为奥妙精深，追纵雅乐，恐被俗手相传，损及文名。因此乘机启奏，蛊惑圣聪。集歌妓以作伶人，招清客以充教习，可收驾轻就熟之妙。昏主不察，即命广搜旧院，遍索秦淮。捕得清客数十辈，送交礼部拣选。色艺均属平常，殊不足取。推原其故，此外尚有著名者数人，均系杨龙友旧交，曾在大铖前求请免选，故未传唤继。为士英所知，言及教演新戏，乃是圣上心事，岂可徇私废公，而使滥竽充数乎？大铖未敢违命，不得已又往传集，重行选验。龙友虽知，卒亦无如之何矣！

今值乙酉新年，人日佳节，大铖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，邀请士英饮酒看雪，顺便将新选妓女，带至席前验看，以备品评风月，拣择名花也。嗟嗟！花业遇劫，奚殊煮鹤焚琴；曲院当灾，愿学登仙化羽。此卞玉京之所以作女道士也。自念蕊宫仙子，恨遭孽海风波，变成逐浪之花，化作沾泥之絮。舞态难轻，不堪入楚王楚寐；歌喉已老，岂再作神女生涯乎？盖因朝廷搜罗歌妓，遂使玉京断绝尘心，换道妆以出院，别姊妹以登程。虽不知投师何处，而遥望城东，云山

满目，仙界之路无穷，亦在乎修道之诚耳！玉京既飘然去，而是时之有名清客辈，如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等，亦在应选之列。其与玉京订同心者，则惟丁继之一人。继之谓公宪、燕筑曰：“我等家住秦淮，正喜调丝弄竹，闲看好月名花，何与国家事？乃忽凤纸签名，乐工遍召，是以知南朝天子，已动春心矣。但我年过六旬，歌板久抛，前日拜托杨老爷从中设法，免我前往，如何又来传唤？殊出意外。”沈、张同答曰：“我二人亦许获免，此次传唤，实所不解。”继之欲自为脱身计，乃以言哄之曰：“二位老弟，且作商议，料想我等清客，感动皇爷，召去教歌，亦属难逢难遇之机会也。”沈、张点头称是。继之又曰：“二位青年上进，理宜应召。我老汉多病年衰，尚何际遇之可望乎？今日我欲躲避不去，还求二位掩饰一二。”公宪曰：“此又无妨，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燕筑亦曰：“汝又不犯王法，断无捕逮审讯之理。”继之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竟回去矣。”遂即返身而行。回望青山重叠，尽可寻路逍遥。不然此身常在尘埃，焉能免得牵绊乎？乃从袖中取道巾黄绦出，更换毕，回首高呼曰：“二位请看我装束如何？可知我道人看破红尘，早醒扬州春梦矣。”言已，扬扬得意而去。公宪叹曰：“噫！彼竟独自出家，去得好狠心也。”燕筑曰：“我等任其自去，且在廊下晒暖。一俟姊妹辈至此，同往礼部过堂也。”二人乃席地坐。未及片时，寇白门与郑妥娘至，差役等亦随之而来。妥娘望见公宪、燕筑并坐于此，笑曰：“汝看老沈老张，不来约会我等，先在廊下取暖，理宜从重责之。”正上前取笑间，公宪见差役立于旁，因问曰：“又传我等往何处乎？”差役曰：“传汝等到礼部过堂，送入内庭教戏。”公宪曰：“前日已蒙免选，何得再来？”差役曰：“内阁大老爷不允，非请汝等老清客不可。”燕筑问曰：“汝可知清客等姓名乎？”差役取传票出，见是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。既而问曰：“尚有姓丁者如何不见？”公宪曰：“彼已出家去矣。”差役曰：“既已出家，无从寻访，我当禀复上官。汝等二人竟往礼部过堂可也。”燕筑曰：“且待众姊妹来齐，一同前往。”差役曰：“今日诸位老爷，都在秦淮赏雪，命带众女客在席间验看，故须分道而行。”公宪、燕筑乃行。差役又阅票而问曰：“汝是寇白门否？”白门应是。差役问妥娘曰：“汝是卞玉京否？”妥娘曰：“不是。我是老妥。”差役曰：“汝是郑妥娘，还有卞玉京何以不至？”妥娘曰：“彼亦出家去矣。”差役称异曰：“如何出家亦成双作对？真是怪事。我且问汝，后边有一脚小伶仃，行路艰苦者，敢是李贞丽乎？”白门摇首曰：“非也。李贞丽早已从良矣。”差役曰：“我初时拖彼下楼，彼云是李贞丽，如何不是？”妥娘曰：“或者是彼女儿，冒名顶替，亦未可知。”差役曰：“既是母女，充数何妨？”

语未竟，香君已缓缓前来，正如《西厢》有云：行一步，可人怜，如垂柳

在晚风前，殊可悲也。况当腊雪未融，春泥犹冻，逼下红楼，行经紫陌。弓鞋窄窄，莲步珊珊，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。奈何凤诏频传，蛾眉入选。陡遇催花之使，谁为惜玉之人。香君纵坚贞自守，而强暴相侵，被差役捕捉下楼，督催上道，不禁且行且叹曰：“依今闭门在家，祸从天降，传入宫禁，使学新歌。虽是依烟花本等，难以推诿，然依之志气，至死不磨，决不有负侯郎也。”斯时差役见香君行甚缓，大声催促曰：“速行！速行！累我守候多时矣。”白门俟其近前，嘲之曰：“此次下楼，未免屈尊之至。”妥娘亦笑曰：“我等造化，今得服侍皇帝，下楼何妨。”香君听其语含讥刺，乃答曰：“情愿奉让，不敢占先。”于是联袂而行。差役在前引导，忽然止步，谓三人曰：“前面即是赏心亭，内阁马老爷、光禄阮老爷、兵部杨老爷，少刻即到。汝等且在此整理伺候。”白门、妥娘点首无言。惟香君至此地步，别具衷肠，竟置生死于度外，默默私语曰：“幸得彼等聚在一处，正可吐我胸中之气。我想大铖如赵文华，士英如严嵩，今得见其席上相陪，忝颜趋奉，丑态毕呈，真不啻演出鸣凤一剧也。我何妨作一女祢衡，击鼓骂之，未识彼亦知之否耶？”

方当思想之际，忽闻喝道之声，武夫前呼，从者塞途，簇拥三乘大轿而来。知是马士英与阮大铖、杨文骢俱至，慌忙避之于道旁。士英等既至赏心亭畔，下轿同入。士英举首凝眸，赞美曰：“好一派雪景也。”大铖曰：“此间赏心亭，本是看雪之所。”士英不解，请言其故。大铖曰：“宋真宗曾出周昉《雪图》，赐与丁谓，并云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，因建此亭。”士英乃向壁上观之，问曰：“壁上单条，敢是周昉《雪图》乎？”龙友答曰：“此是画友蓝瑛近时见赠，非古画也。”士英连连称妙曰：“汝看雪压钟山，正对画图，赏心胜地，无过此亭矣！”龙友即命从人陈设炉榼游具毕，入席就坐。大铖向士英曰：“荒亭草具，恃爱高攀，得罪非浅。”士英曰：“是何言也？我只笑一班小人，奉承权贵，费用千金盛设，装出十分丑态，一无所取，徒传笑柄耳！”大铖微笑曰：“晚生今日扫雪烹茶，清谈攀教，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，即晚生辈脸上亦可免几笔粉抹。”士英颌首曰：“若说戏场粉笔，最是利害。一抹上脸，再难洗濯。虽有孝子慈孙，亦不肯认作祖父，可不惧乎？”龙友笑曰：“虽然利害，实则大公无私。所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，非为我辈而设。”士英曰：“据我而论，此辈都为奉承者所误。”龙友曰：“何也？”士英曰：“汝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，何尝不是一位文人？如今《鸣凤记》中，将彼抹成花脸，其丑难看，岂非为赵文华辈奉承所误乎？”大铖闻言，即打恭称是曰：“老师相不喜奉承，益使晚生等心悦诚服矣。”

言时，举怀同饮。大铖回首问从人曰：“应选妓女，可曾唤到否？从人禀曰：“俱已唤到，现在亭外伺候。”大铖命之入。差役即领众妓叩头毕侍立于侧。士

英细看良久，乃吩咐曰：“今日雅集，何用彼等？竟往礼部过堂可也。”大铖急阻曰：“此系晚生之意，特令彼等到此，伺候酒席稍助清兴耳！”士英曰：“既如此，只留年小者在此，余者不必伺候。”寇、郑退出，士英乃问差役曰：“此妓唤何名字？”差役以李贞丽对，士英大笑曰：“丽而未必贞也。”复笑问大铖曰：“我侪既扮陶学士，何不再扮一折党太尉乎？”大铖曰：“妙甚！妙甚！贞丽过来斟酒唱曲。”香君摇首不答。士英叩问之，香君托言未习。士英曰：“斟酒唱曲，尚未学习，如何称为名妓？”香君曰：“原非名妓。”言未尽而泪已潸然下。士英问曰：“汝有何心事？容汝诉之。”香君自述苦情，并含讥讽曰：“妾之心事历乱如蓬，几次欲向君王控诉矣。始焉拆散我夫妻，魂惊天外；继又割开我母子，血溅楼头。彼之行为，凶猛比流贼尤甚，而乃作哑装聋，任人吐骂，不知惶恐，无耻已极！此岂尚有人心哉？”

士英未察其意，漠然曰：“汝竟有如此心事。”大铖即和之曰：“苦哉此女，其实可怜。”惟龙友心知其故，诚恐香君愤言取祸，败露机关，急忙阻止曰：“今日众位老爷在此行乐，何必诉说冤情？”香君佯为不解，又曰：“杨老爷是明白人，各之冤苦，殊不值一诉也。即今衮衮诸公，为国家所倚重，江山半壁，赖以支持，乃竟承希贵宠，选择声容，犹复花唱后庭，罔知大局，将我频加撮弄，妄事纠缠，独于寒风凜冽之中，对此雪海冰山，强陪觞咏，其亦鉴谅苦衷乎？”士英闻言大怒，叱之曰：“妮子胡言乱语，该当掌责矣！”大铖曰：“闻得李贞丽曾为张天如、夏彝仲辈品题之妓，宜其放肆若是，责之甚当。”龙友深心救护，以言解之曰：“我看此女年纪甚小，恐未必是李贞丽也。”香君恨曰：“我即是彼，汝将奈何？昔日东林君子，即我青楼贱质，亦知敬重；所可恨者，义子干儿，从新录用，未绝魏家之种，致使流毒至今也。”大铖知其骂己，不禁忿火中烧，喝曰：“汝真大胆！骂者是谁？速即撵出，丢在雪中。”从人应命，将香君推跌在地，香君犹坚强不屈曰：“想依雪肤花貌，玉骨冰肌，何愁寒冻乎？”大铖懊恼曰：“该死奴才，敢在内阁大老爷前如此放肆，致令我等开罪，殊为可恨。”言时起身出席，欲以靴尖踢香君。龙友恐伤其体，急用双手掖之起。士英曰：“此等奴才，何难处死，特恐有妨我宰相之度耳。”龙友忙应曰：“是极是极，丞相之尊，娼女之贱，天地悬绝，何足介意。”大铖恨犹未已，乃曰：“据我意见，将彼送入内庭。罚当极苦之脚色，老师相以为何如？”士英准之。龙友惧有中变，即命从人携之出。然在香君意中，愿拼玉陨香消，尚恨鹃血满胸，未能一一吐尽也。

香君既去，士英不悦曰：“今日大好雅集，竟被奴才搅乱，岂不可笑！”大铖、龙友连作三揖，谢罪曰：“尚祈老师相海涵，容后竭诚奉敬。”士英默然，即

与大钺扫兴而回。龙友行稍缓，暗想香君才下楼来，偏遇仇人，致有此祸，若非我从中默护，香君性命难保。今虽选入内庭，反少我几日悬挂矣。惟媚香楼无人看守，如之奈何？继而思之，忆及画友蓝瑛托我寻寓，不如邀彼暂住楼上，一俟香君出宫，再作商议，岂非一举两得乎？”由是观之，香君之遭此磨难，天定之也，幸勿责龙友之多事也。香君之得以不死，龙友救之也，实亦天之垂怜也。阅者谅不河汉斯言。

第二十五章 选优

则见夫画栋飞云，丹甍耀日，凰集瑶阶，龙蟠玉柱，中悬一匾，三字堆金，盖当日奏乐之薰风殿焉。左右分挂对联，联云：“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。”款书“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”，是取及时行乐之意。殿上珠帘影下，瑞鼎香飘。中有四人伫立于此，四人为谁？即选入内庭之沈公宪、张燕筑、寇白门、郑妥娘也。公宪曰：“我等被选进宫，伺候两日，未见动静，不知何故？”燕筑仰面视之，半晌乃答曰：“此处是薰风殿，乃奏乐之所。我等既引领至此，谅必圣驾将临，选定脚色，立即演戏矣。”公宪曰：“汝可知薰风殿命名之意？”燕筑曰：“我记得琴曲中有一句‘南风之薰兮’，此意盖取乎是？”妥娘笑曰：“既是男风有兴，要我等女客何用？”白门曰：“女客若得宠眷，可入嫔妃之列，胜彼男风多矣。”妥娘曰：“然彼男风纵得宠眷，不过是小兄弟而已。”燕筑佯怒曰：“徒弟竟敢骂及师父，放肆之至！”公宪曰：“待我等掌班时，休得将彼宽恕。”燕筑曰：“决不宽恕！俟明日教戏之际，先请老妥尝一尝鼓槌滋味。”妥娘嗤嗤而笑曰：“老张鼓槌，我已早经尝试，实是平常。”众皆大笑。

笑声未歇，阮大钺已冠带而来——一入汉宫，俨如图画，待粉蝶与黄莺对舞，看乌纱同红袖交辉，乐可知也。今见公宪等四人在此，因问曰：“李贞丽如何不见？”白门答曰：“彼从雪中一跌，至今忍痛，故病卧在廊下耳。”大钺曰：“圣驾将临，选定脚色，立即演戏，焉能任彼使性乎？速去带来。”众人应是而去。大钺喃喃自语曰：“李贞丽如此可恶，今日净丑脚色，一定借重于彼，谅彼断难违拗也。”自语方已，见四内监簇拥帝至。盖弘光登极以来，将近一载，宴处深宫，几忘国耻。端居高拱，宠任权奸。方幸四镇扼守要害，流贼不能南下，可免外来之侮。虽有周、雷等欲立潞王，近已捕逮入狱，更无内顾之忧。即采选淑女，册立正宫，其志亦不属于此。所闷闷者，独享帝王之尊，尚少声色之奉耳。

是时帝登御座，大铖俯伏而言曰：“光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！”帝命之起，谓之曰：“汝看时届阳春，残雪将消，新花尚早，殊令朕紧蹙愁眉，慵游倦耍也。”大铖奏曰：“圣上安享太平，正宜及时行乐，慵游倦耍何为哉？”帝曰：“朕有一事在心，谅汝定能知悉。”大铖曰：“莫非恐流贼南犯乎？”帝摇首曰：“非也。既有黄河阻隔，何惧天上飞来。汝言左矣。”大铖复曰：“殆愁兵弱粮少乎？”帝曰：“亦非也。我有淮阴镇守之将，又有江陵转运之粮，何愁之有？”大铖曰：“圣上不为内外兵马；或为正宫未立，配德无人乎？”帝曰：“亦不为此。早由礼部钱谦益采选淑女，册立在即。朕有三妃九嫔，夫复何求？”大铖曰：“又不为此，臣知之矣：敢是因叛臣周饯、雷縠祚倡造邪谋，意欲迎立潞王乎？”帝曰：“卿言益误矣！想彼奸人倡言惑众，久已捕获下狱，更何足虑？”大铖低首沉吟，寻思者再。帝笑曰：“卿供奉内庭，乃朕心腹之臣，何尚不知朕之心事耶？”大铖慌忙跪奏曰：“圣虑高深，臣衷愚昧，其实不能窥测，伏望明白宣谕，俾得分忧。”帝乃实言曰：“朕贵为天子，何求不遂。只因汝所献之《燕子笺》，乃中兴一代之乐，点缀太平第一要事。今日正日初九，脚色尚未选定，万一有误灯节，岂不可恼。”语至此，手指左右对联，又曰：“汝看阁学王铎所书对联云：‘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，’执是而言，则一年安有几次元宵？故朕日夜踌躇，饮膳俱减耳。”大铖叩首曰：“若是则巴里之曲，有厘圣怀，微臣之罪也。臣今忝位卿僚，备员供奉，填谱曲词，附庸风雅，倘能腮描粉墨，亦愿怀抱琵琶，邀来宸赏，侥幸三生，博得君恩，荣华万世。恨难如愿，枉切于心，臣敢不鞠躬尽瘁，以报主知乎？”既而问曰：“但不知内庭女乐，少何脚色？”帝曰：“余者脚色，尚可将就，惟生旦小丑不惬朕意。”大铖曰：“此事不难，今礼部送到清客歌妓，均在外厢，听候拣选。”

帝命传入，大铖领旨而出，即引沈公宪、张燕筑、李香君、寇白门、郑妥娘进，俯伏殿前。帝问沈、张曰：“汝二人是串戏清客乎？”沈、张同声对曰：“不敢，小民串戏为生。”帝曰：“既能串戏，新出传奇亦曾串过否？”沈、张并曰：“新出之《牡丹亭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西楼记》都曾串过。”帝曰：“既然熟悉《燕子笺》，即命汝二人为内庭教习。”沈、张叩头领命。帝又问曰：“三名歌妓，亦能唱《燕子笺》否？”冠、郑皆曰：“能。”帝大喜称妙，惟未闻香君对答，因问曰：“何故年小者并不回言？”香君乃以未学对。大铖跪奏曰：“臣启圣上：彼二人学过者，例应派作生旦，若未学者，例应派作丑脚。”帝曰：“既有定例，依卿所奏。”三人叩首，候旨串戏。妥娘私心窃喜，默默自语曰：“我老妥竟作天下第一正旦矣。”复见帝向大铖曰：“卿将《燕子笺》摘出一曲，命彼等当场串演，汝在旁指点之。”

于是公宪、燕筑、白门、妥娘试演一曲，大铖逐一指点，并描摹戏中态度以教之。帝喜曰：“果然有趣。彼等俱是熟口，不愁扮演不佳矣。”回首唤长侍斟酒，庆贺三杯。帝饮讫，兴益豪，起谓大铖曰：“我辈君臣同乐，打一回十番何如？”大铖遵旨。帝又曰：“朕躬善于打鼓，汝等各认乐器，自择擅长者用之。”众皆应命。一时群音齐奏，众响毕陈，名之曰“雨夹雪”。一套既毕，帝大笑曰：“十分忧愁，已为之消去九分矣。”复唤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，且饮且乐曰：“今日者，集吴中之风月，聚邗上之烟花，击淮鼓以冬冬，调昆弦以飒飒。梦绕红楼十二，音传翠殿九重。如此美景良辰，都奉我无愁天子，岂不快哉！”言已，目视香君之面，丰姿绰约，艳丽如仙，心甚赏识之，因曰：“朕看年小歌妓，美丽非常，派作丑脚，未免太屈。朕今问汝：汝既未学《燕子笺》，此外可曾学习一二否？”香君答曰：“学过《牡丹亭》。帝点首曰：“此曲亦佳，汝试唱之。”香君脸泛桃花，含羞不唱。帝曰：“朕见其粉面发红，不胜腼腆，赏彼一柄桃花宫扇，遮掩春色。”长侍即掷红扇与之。香君持扇掩面，轻发珠喉，唱曰：

（懒画眉）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？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。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，则咱人心中有啼红怨。咳！辜负了春三二月天。

帝大喜称妙，又唤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，一饮而尽。以手指香君曰：“看此歌妓，声容俱佳，岂可长材短用，理应派作正旦为是。”又指妥娘曰：“此妓面色太黑，若作丑脚，方为允当。”大铖遵旨，未敢有违。妥娘闻言，暗恨曰：“我老妥又不妥矣。”帝谓大铖曰：“汝将生丑二脚领去入班，即命清客二名用心教习。如有不到之处，非汝时时指点不可。”大铖跪而应曰：“此乃微臣之专责，岂敢辞劳。”起引公宪、燕筑、白门、妥娘出。帝始谓香君曰：“汝即在此薰风殿中，将《燕子笺》脚本熟习三日，方去入班。”香君曰：“熟习不难，惟少脚本耳。”帝唤长侍曰：“汝将王铎楷书脚本赏与此旦。”长侍领命取给，香君跪而受之。

帝驾回宫，内监等随之入。只剩香君一人，掩泪自语曰：“可怜侬已入宫闱，安有出头之日？重门深锁，内苑长关。风动珠帘，寒生罗袖。想起鸳俦拆散，惨隔云山，致教蝶梦凄凉，怨承雨露，会合无期，相思愈苦。去岁寄呈纨扇，空留人面桃花；今朝割断情丝，怅望天涯芳草矣。”既而叹曰：“徒思无益，且顾目前。侬将脚本念熟，或者天恩见怜，放侬出宫，再与侯郎相会，亦未可知。”自此之后，香君身处禁中，愁根透骨，瘦损蛮腰，真不啻广寒宫阙，姮娥守寡矣。悲哉！

第二十六章 赚将

前数章历叙李香君守节入宫事，久不言及侯生矣。盖朝宗奉史公之命，监军防河，顺道归里。只以班生投笔从戎，不克效老莱斑衣舞彩。今在高杰营中，襄办军事。无如主将高杰，性气乖张，神情骄慢，竟忘史公临行之嘱，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。朝宗闻而忧之，深恐挑起争端，难于挽救，故思进言劝谏，直往中军帐而来。与高杰相见叙坐后，高杰先问曰：“未知先生入帐，有何见教？”朝宗进谏曰：“侯某千里相随，专为防河大事耳。今者兵至睢州，威名大振，人人惊悚，处处移家，鸡犬不宁，军民纷扰。吾恐祸机莫测，不在外敌而在萧墙也。”高杰曰：“想彼许定国拥兵十万，夸胜争强，昨日教场点卯，尽是老弱残军。欺君糜饷，未便姑容，本当军法从事，我仅责骂数声，岂非从轻发落乎？”朝宗曰：“元帅差矣，亦知此时为何时乎？大好山河，只存半壁，全仗忠良将帅，速奏凯歌；更宜收拾人心，广招贤士，同舟共济，始克成功。不然，衅端一开，干戈起于门内，则大事去矣。”高杰曰：“此言虽是，然许定国托病不来，反请我入城饮酒，明明十分畏惧无疑。我看睢州城外，四面皆水，只有单桥小路，乃是可守之地。明日命彼让出营房，我即驻节于此。彼若不允，便将彼印牌夺去，另委别将，有何难哉？”朝宗急摇手曰：“此事万不可行！昨日教场一骂，争端已起。谚云‘强龙不压地头蛇’，彼在唇齿肘臂之间，仓猝生变，如何防备？元帅当三思之。”高杰自负其能，面露骄色，手指朝宗，大言曰：“书生之见，可笑益甚。想我高杰，威名盖世，即是黄、刘三镇，尚且甘拜下风；而况区区一许定国乎？定国乃走狗小将，我何防备之有？”朝宗听其拒谏不纳，愤恨已极，乃起身作揖，连声应是曰：“元帅既有高见，侯某何敢多言，即此告别。回舍省亲，在乡园中静听元帅喜信矣。”高杰并不挟留，拱手答言曰：“悉凭先生尊意。”朝宗遂冷笑拂袖而去。高杰唤二将入，面谕曰：“汝二将各领数骑，随我入城饮酒宴乐，此间大营人马，不许擅自行动。”二将遵令而退，安排已定，在外伺候。高杰出帐上马，二将率数骑随之，按辔徐行。军容潇洒。马蹄得得，竟向城关而来。不知高杰此去，无殊飞鸟投罗，游鱼入釜，而彼犹扬扬得意，顾盼自豪。身临险地，绝无戒备之心，可笑亦可悲已！

是时睢州城中，总兵许定国。昨被高杰责骂，惊吓成病，腹中泄泻不止。其夫人侯氏颇有胆略，画定计谋，命心腹家将手捧牌印，送交高杰，使之不疑。即请彼进城筵宴，约定饮酒中间，放炮为号，然后行事。家将奉命，照计而办，正

所谓准备强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金鳌也。今家将方出城关，遥望高杰已至，便在桥头跪接。高杰近前问曰：“汝是何等差官？”家将答曰：“某是总兵许定国家将，叩接元帅爷虎驾。”高杰曰：“许总兵为何不亲来迎接？”家将禀曰：“许总兵卧病甚重，难以起床，特遣某送上牌印，恭请元帅爷进城筵宴，点查兵马。”高杰并不详察，贸然问曰：“设席在何处？”家将曰：“设在察院公署。”高杰唤左右收过牌印，掀髯大笑曰：“妙哉妙哉！牌印果然送到，明日安营歇马，可以任我区处矣。”遂命家将引马前行。片刻之间，已抵察院。家将请高杰下马，入内坐席。高杰坦然不疑，吩咐军卒在外伺候。继向同来之二将曰：“汝等非比他人，即坐下席陪我饮酒取乐。”二将叩谢，席地而坐，牌印置于旁侧。家将执壶敬酒，在高杰席前把盏。同时又有二家将为二将斟酒，数家丁在旁端菜，侍立于右。高杰执杯而饮，忽发怒曰：“如此薄酒，焉能下咽？”言已，掷杯于地。家将慌忙换酒重斟，并请用菜，高杰复怒曰：“如此冷菜，何能下箸？”掷箸于地。家将急即换菜呈上。高杰曰：“今日正月初十，预赏元宵，如何花灯优人，全不预备？”家将跪禀曰：“禀元帅爷：此间睢州，乃系偏僻之区，花灯优人，无从置备，还求元帅爷原谅。且将衙门灯笼悬挂数盏，军中鼓角吹打一通如何？”高杰允之，始向同来之二将曰：“我等不妨多饮几杯，喜今日威镇河南，营屯列柳。对此灯筵之上，将印兵牌，何快如之。”二将起而奉酒。高杰乐甚，即与二将猜拳行令，畅饮欢呼。家将等从旁窃笑之，暗叹高杰辈，死在临头，尚不惊觉，而犹放浪形骸，失其主将之体统，与标下兴酣拇战，殊可哂也。猜拳毕，二将曰：“某等不敢多饮矣，今日还须伺候元帅爷，点查兵马。”高杰曰：“天色已晚，不妨明日点查，再来酣饮数杯。”

正斟酒间，陡闻号炮声起，如春雷之骤震。座后侍立之家丁，出其不意，急执高杰之手。家将早已拔出佩刀，向前扑杀。高杰情知中计，还仗自己力大，挣脱其手，踊身一跃，已至梁上。惟带来之二将，不及防躲，均被家丁擒住，死于二家将刀下。一家将喊曰：“高杰脱逃矣，速速搜寻，免误大事。”于是众人等各执火把，四处找寻。家将忽仰面视之，见梁边洞穿一穴，急呼曰：“彼已顶破椽瓦，想是图遁矣。”众人又举火照耀而寻，家将以手遥指曰：“汝看楼脊兽头之侧，闪闪绰绰，似有人影，急速放箭射之。”众将弯弓发箭，高杰料难逃遁，从上跃下。一家丁执住其手，家将认之，乃曰：“果然是老高也。”高杰叱之曰：“我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，反贼安敢害我？”家将曰：“我等只认得许总爷，不认得谁黄谁黑，快快伸头领死。”高杰闻言跳跃曰：“我高杰有勇无谋，竟被许定国所赚，可恨可恨！”继又顿足长叹曰：“悔不听侯生之言，致有今日。”言至此，伸长其颈，又曰：“取我头去。”家将曰：“老高果然是一条好汉。”遂举刀割其

头，提在手中，唤曰：“二位兄弟快捧牌印，一同回报总爷去。”正欲行走，一家将曰：“且莫张皇，三将虽死，还有小卒在外，如何处置？”家将曰：“不劳费心，久已斩杀罄尽。”又一家将曰：“还有一事可虑，城外高杰大营，明日得知消息，必然前来报仇。我等回禀总爷后，须求侯夫人妙计。”家将笑曰：“侯夫人妙计早已言定，得手之后，今夜悄悄出城，将高杰首级献与北朝，即引北朝军马，连夜踏水渡河，杀退高兵，亦作为我等下江南第一功也。”众乃无语而行。

第二十七章 逢舟

戎马纷纷，烟尘滚滚。中有一老年人，肩荷包囊，身跨驴背，驰骋于夕阳影里者，即李香君之师父，托寄桃花扇之苏昆生也。昆生风霜跋涉，道路间关，倍历艰辛。时虞阻梗，瞬经三月，将及河南，心头躁急，策蹇如飞。后有执鞭之赶驴者，奔走相随，忽尔大声疾呼曰：“客人慢行，汝看黄河堤上，逃兵纷溃，休被彼等夺驴去也。”昆生置之不闻，依旧向前疾驰。果见败残军卒，三五成群，弃甲抛戈，抱头鼠窜，形颇狼狈，纷散堤边。内有三人迎面奔来，拦截去路，肆其不法行为，突将昆生推入河中，夺驴而去。昆生遭此危险，心犹未乱，幸而河滩尚浅，身立水中，几及其肩，早将包裹顶于头上，高声呼救。其时有一号小舟，正在彼撑篙停泊。舟中坐一妇人，闻声疾视，忙唤舟子曰：“驾长，汝看前面水滩中有人狂呼求援，速即撑船过去，救彼一命，阴德不小。”舟子摇手曰：“黄河水流，非比别处，焉敢以儿戏视之？”妇人曰：“人行好事，大王爷爷必然呵护，汝不妨努力救之。”舟子乃允，立于船头，手持竹篙，奋不顾身，在风急水紧之中，竭力撑去。将及昆生之躯，投篙向下，呼曰：“速速上来，是汝命不该死，遇见好人。”昆生乃攀篙而上，既至船头，此身抖颤不定，连声呼冷。舟子取干衣与之，妇人方背立向内。昆生换衣毕，叩谢舟子，舟子曰：“与我无干，实是娘子命我救汝也。”昆生急向妇人作揖称谢，适值妇人回身而立，对面相逢，不觉失惊曰：“汝是李贞娘，如何在此舟中？”贞丽亦定睛细认，惊曰：“原来是苏师父，汝从何处至此？”昆生叹曰：“此中原委，殊非一言所能罄尽也。”贞丽曰：“苏师父请坐叙谈。”

斯时船已停泊，舟子上岸沽酒去，昆生方细述曰：“自从汝身嫁朱门，歌楼深锁，舞榭常关，寒风冷雪之时，空闺寂寞，长夜凄凉，只苦杀香君一人，朝夕以泪洗面也。”贞丽闻之酸鼻，泣曰：“香君独住，如何度此惨淡光阴乎？”昆生曰：“我因受彼之托，前来寻访侯郎。无如征战之秋，难求确耗，以致驿路茫

茫，空劳我殷勤动问也。”贞丽问曰：“此刻因何落水？”昆生曰：“我正在堤上行走，竟被乱兵夺驴，将我推入水中。得蒙救出浊流，与故人今夕重逢，亦云幸矣。”贞丽曰：“此系命中所注，师父应当不死。适逢其会，与我又有一面之缘耳。”昆生亦欲急知贞丽别后事，问曰：“贞娘，汝既入田府，今乃到此，何也？”贞丽曰：“汝勿躁急，我且取火与汝烘衣，再行细细奉告如何？”言已，正向后艄取火盆时，又有一舟从上流至。中坐一年轻书生，忽唤舟子曰：“此处已及吕梁地界，何不挂起风帆，赶走一程，以便明日起早乎？”舟子曰：“相公切莫性急，如此风狂浪大，难以行驶，不若在前边泊船之所，靠帮暂宿一宵为是。”书生允之，舟遂停泊于其间，正与贞丽之舟相邻。贞丽方取火盆出，昆生靠火烘衣，重提别后之事。贞丽就坐于旁，相告曰：“我真命苦，今又不在田家矣。想起出嫁之日，当晚十分匆急，装作新人，金屋娇藏，春光独占，一身宠爱，压尽群芳”……语未竟，昆生揜言曰：“如此则妙甚矣。”贞丽叹曰：“岂知田仰嫡妻异常悍妒，狮威大发，蛇毒狂喷，将我揪出洞房，一阵痛打，几濒于死。”昆生咋舌曰：“天下竟有此等之事，何故田仰不来解救？”贞丽曰：“田仰是一懦夫，素惧阉威，只得吞声忍气，竟将我赏与老兵为妻。”昆生又问曰：“汝已转嫁，如何在此船上？”贞丽曰：“此是漕标报船，老兵上岸下文书去矣。初不意独坐船头，突遇旧人谈旧恨耳。”

言时，适为邻舟书生所闻，盖书生方欲假寐，忽闻邻舟二人对谈，滔滔不绝者久之，细辨口音，其男子似苏昆生，妇人亦觉相熟，故思猛唤一声以试之，即发声唤其姓名曰：“苏昆生！”昆生未辨声之何自而来，忙应曰：“是谁唤我？”生乃大喜，急出相见。昆生注目而视，亦大喜曰：“不料唤我者，乃是侯相公，巧甚妙甚！我正在此寻访，今日不期而遇，谢天谢地！速请过船，一认久别之旧人。”朝宗从之，过船后，见是贞丽，惊曰：“贞娘焉得至此？可云奇事。但不知香君在于何处？”贞丽曰：“自从官人避祸夜走，香君为汝守节，立志不肯下楼。”朝宗闻之泣下。贞丽又曰：“可恨马士英，差遣恶仆，将银三百，逼娶香君，送与田仰为妾。”朝宗惊问曰：“敢是我香君已他适乎？”贞丽曰：“嫁虽未嫁，而香君畏惧其势，竟尔撞死在地。”朝宗不待其词毕，大哭曰：“可怜我香君已撞死矣！”贞丽急止曰：“死尚未死，当时鲜血满面，晕倒于地。然门外索人甚急，妾身无奈，乃用权宜之计，替彼嫁与田仰。”朝宗忽喜曰：“此计甚妙，汝竟嫁与田仰矣，但今日全船欲往何处去乎？”贞丽曰：“我即住宿于舟中。”朝宗曰：“何也？”贞丽脸泛红霞，含羞不答。昆生曰：“彼为田仰妒妇所逐，今已转嫁船上将爷矣。”朝宗微哂曰：“经此种种波折，实是可怜。”

既而问昆生曰：“汝何为而至此乎？”昆生乃以己事相告曰：“香君在院，朝

夕盼汝，故托我作寄书邮也。”朝宗急问书在何处，昆生手取包裹，且解且言曰：“此书新翻花样，不是花笺。摺叠宫纱，配成斑竹，实是题诗定情、催妆分韵之扇也。”朝宗接扇略视之，猝然曰：“此即我昔日相赠之诗扇也。”昆生以手指扇曰：“汝不见桃花点点、红晕半边，其中有万语千言，一时难尽乎？”朝宗目注扇面而问曰：“未识一面桃花，为谁所画？”昆生曰：“香君撞损花容，血溅满扇，后被杨龙友所见，加添梗叶，致成几笔折枝桃花。”朝宗喜曰：“果然尽是血点，龙友点缀成趣。则如此桃花扇，我当奉为至宝矣。然今日命汝带来，不知何意？”昆生曰：“我当出门之际，香君云：‘千愁万苦，俱在扇头。’即将此扇当作书信，故此寄来与汝。”朝宗又对扇而哭曰：“香君香君，我将何以报汝也！”继问昆生曰：“汝如何得遇贞娘？”昆生曰：“若问我则言之可险：今日身骑驴背，奔走长堤，不意遇见逃兵，竟将我推下河中。”朝宗骇然曰：“昆老受莫大之惊险，而此扇未湿，何也？”昆生曰：“幸我心尚未乱，水势虽将及肩，而我以书信顶于头上，故得保全此《兰亭》真本耳。”朝宗拱手钦敬曰：“昆老以桃花扇为重，反以一己性命为轻，真可感也，但不知以后若何？”昆生曰：“幸得贞娘不畏风浪，移舟救我。”朝宗点首曰：“若非遇见贞娘，则黄河水溜，谁肯从井救人乎？”贞丽曰：“我亦出之于无心耳，及至救入舟中，方知是苏师父。”朝宗曰：“此之谓天缘凑巧，分明有鬼使神差也。”

昆生曰：“然特不知侯相公何以忽地南来乎？”朝宗长叹曰：“我自去秋奉史公命，相随高杰防河，不料匹夫无谋，刚愎自用，不受谏言，被许定国赚入睢州，饮酒中间，遣人刺死。我在家得此消息，恐为许兵侦缉，难以存身，只得买舟东下。汝看大路之上，纷纷乱窜，尽是败兵，我尚有何面目再见史公耶？”昆生曰：“既不往见史公，何不径往南京，看觑香君，然后再作计较如何？”朝宗闻言，深以此言为然，遂起身欲与贞娘别。贞丽曰：“我想曩时在旧院中，一家同住，乃今日水云重聚，惟少香君一人，不知此生还得相见，与掌中娇女一诉离情否？”朝宗恐人踪迹，不敢久留，急促昆生换衣讫，挥泪过船而别，舟遂开行。

惟贞娘自送二人去，自念此身厌倦烟花，得伴老兵度日，亦无所憾。何期异地相逢，故人复见，重温旧恨，更起新愁，不禁听震耳之涛声，为之低徊欲绝耳。

第二十八章 题画

画阁春愁，绣床香冷，闲阶苔碧，满院桃红——非即李香君之媚香楼乎？楼头美人已杳，艳迹空存，居于此者，乃西湖画士蓝瑛也。蓝瑛表字田叔，方从武林来时，路遇张瑶星，闲话于村店豆棚之下，前已言之详矣。及抵南京，因与杨龙友笔砚之交，造庐拜访，适值香君应选入宫，龙友即托其下榻是楼，作为绘画之所。然彼美云遥，空庭岑寂，繁华已歇，清静堪怜。

是日田叔起身绝早，整理文房，安排画具。正欲洗砚涤笔，调色揩笺，一时无净水可取，忽想得花梢晓露，最为清洁，用此调朱濡粉，鲜秀非常，遂手携色盏下楼，径向后园收取去矣。时方清晨，谁料有不速之客突如其来乎？来者为谁？即吾书中之主人侯朝宗也。朝宗在黄河舟中，巧遇苏昆生，一路同行。心忙意急，来至南京，天已傍晚。歇宿旅店一宵，黎明早起，更换新衣，即托昆生看守行李，独自一人寻访香君，正不啻崔护重来，急欲见桃花人面也。盖自念地北天南，身如蓬转；巫云楚雨，情似丝牵。行经巷畔乌衣，认得楼头燕子，追思往事，搅动新愁。我知今日伤春人，必然睡梦犹酣也……且行且思，已至院门之外。但见碧柳低垂，黄莺乱啭；人踪悄悄，草色芊芊，蛎墙褪粉，鸳瓦生苔。然而桃花依旧，笑向春风，中有美人，呼之欲出——我何殊刘晨阮肇再入天台乎？

朝宗举手推门，门乃虚掩。侧身潜入，阒无一人，心甚异之。鸟雀惊飞树上，藓苔踏破阶前。庭静帘垂，梁空泥落，只有双燕于飞，并无一传语。脚踪轻蹑，绕过回廊，直至媚香楼下，不觉喃喃自语曰：“汝看绣阁寂寥，湘帘画卷，殆香君春眠未起耶？我且不用呼唤，步上妆楼，悄立床前，待香君自己苏醒，使其一见是我，不知若何惊喜交集矣。”言已，拽起罗襟，拨开尘网，缓步上楼。方以为浓浓春色，尽在楼头，乃行至窗前，纵观几上，绝无银甲水弦，偏有脂箱粉盏；或者香君描写春容，学作女山人耶？不然，何以歌楼舞榭，竟改成画院书轩耶？嘻，异矣。意者香君为我守节，不愿作青楼旧态，故特留心丹青，藉以自遣春愁耶？思至此，身已在香君卧室前。刚欲以手轻推，忽讶重门封锁，心乃大疑曰：“何竟无一人看守此间乎？嗟嗟！美人去远，咫尺天涯。得悉此中情景，惟有往来莺燕，曾作冷眼之旁观，我欲问其颠末，惜彼不能传言，殊令人徒唤奈何而已。

正嗟叹间，忽闻帘栊送响，似有人喘息声，急忙注视之，见一人手持色盏，

径上楼头。是人亦见朝宗，伫立于此，惊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上我寓楼？”朝宗坦然曰：“此间是我香君妆楼，汝何得作寓于斯？”是人曰：“我乃画士蓝瑛，兵科杨龙友先生，送我作寓，非我之擅专也。”朝宗乃作谦词曰：“足下即是蓝田老，一向闻名，不胜久仰。”田叔曰：“请问台兄尊号？”朝宗曰：“某是河南侯朝宗，亦系龙友旧交。”田叔失惊曰：“足下文名震耳，今得会面，有幸之至！请坐请坐。”朝宗就坐后，急欲知香君下落，所以冒昧动问曰：“我且问汝？汝知我香君住何处去乎？”田叔答曰：“闻已被选入宫矣。”朝宗大惊，期期而言曰：“如……如何被选入宫，未识在于何时？”田叔以不知对。朝宗闻之，泪已夺眶而出，起立长叹曰：“室迩人查，欲见无由。第见纸破窗棂，纱裂廉幔，裹残罗帕，戴过花钿，使我起物是人非之感。至于旧日笙箫，已归乌有；当年景象，化作尘埃。鸳衾尽卷，蟾镜难圆，从此窗外花枝，永不与丽人作伴矣。嗟乎！我回忆定情之日，桃花盛开，掩映妆楼，抑何娇媚；不料美人一去，零落如斯。今日重临，又值上巳良辰，桃花新放，对景触情，能不为之黯然神伤乎？”言时，掩泪而坐，取出画扇视之，见扇上斑斑血点，溅作桃花，比枝头更为鲜艳，复叹曰：“此皆为我而起，我今携上妆楼，展玩遗迹，宛对斯人。呜呼！我竟为桃花结下死生冤矣。”

田叔见其对扇悲叹，因问曰：“请教扇上桃花，何人所画？”朝宗曰：“即是杨龙友点染之笔。”田叔曰：“为何对之挥泪？”朝宗曰：“此扇乃我与香君订盟之物，尚记得香君手捧玉砚，索我诗篇，在当筵花烛之下，我曾书此作鸳鸯券也。诂意未及一月，我即避祸远去，香君闭门守志，不肯见客，触怒当朝权贵，放出一群走狗，仗势强抢香君下楼。香君万分情急，撞损花容，宛似血洒鹃红，晕倒于地，其时诗扇正在手中，致为溅血点污。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，竟成几笔折枝桃花……可怜桃花扇在，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！”田叔待其词毕，细观扇上之画，点首称美曰：“有趣有趣，竟看不出血溅之痕，真乃妙甚，但此扇如何又到先生手中？”朝宗曰：“香君思念甚切，托苏昆生到处寻我，将此桃花扇当作一封锦字书。故我接得此扇，不辞跋涉，特来招访，不料香君又选入宫去，能无悲乎！”

语至此，泪又潸潸而下。猛见一从人入，禀报曰：“兵科杨老爷已在门外下轿，特来拜望蓝相公。”田叔慌忙迎上楼头，龙友见朝宗在此，拱手问曰：“侯兄来此几时矣？”朝宗曰：“才到此间，尚未奉拜，实深抱歉。”龙友曰：“闻兄向在史公幕中，又随高兵防河。昨见《塘报》，高杰于正月初十日，已为许定国所杀，其时兄在何处？乞言其详。”朝宗曰：“小弟正在乡园，忽遇此变，急扶家父逃避山中，一月有余。又恐为许兵踪迹，不得已买舟南来，路遇昆生，持

扇相访，所以到此赴约，竟不知香君已去，殊出人意料之外，谅兄深悉其细，还请明以告我。”龙友曰：“香君于正月八日被选入宫。”朝宗急问曰：“未知何时方得出宫？”龙友摇首曰：“遥遥无期。”朝宗曰：“我惟有在此守候耳。”龙友曰：“此处无可留恋，还是另寻佳丽为妙。”朝宗喟然曰：“负此夙约，我心何忍？可怜彼身居永巷，度日如年，安得有瑶池女史，偷递情笺，使我可以放心而去乎？”龙友慰之曰：“世兄愁之无益，不如看田叔作画，暂释愁怀。”其时田叔举笔作画，二人就坐于旁，见是一幅《桃源图》，龙友问曰：“此画为谁家所作？”田叔曰：“大锦衣张瑶星先生新修筑松风阁，欲裱此作照屏之用。”朝宗赞曰：“笔法甚妙，一切位置点染，无不别开生面，与金陵旧派不同，真佳构也。”看不移时，画已脱稿，田叔向朝宗曰：“草草成就，贻笑大方，即求题咏数句，为拙画生色何如？”朝宗曰：“不嫌损色，自当献丑。”乃下笔书一绝句，诗曰：

原是看花洞里人，重来那得便迷津。

渔郎诳指空山路，留取桃源自避秦。

下注“归德侯方域题”。龙友读毕，谓朝宗曰：“佳句寄意深远，似有微怪小弟之意。”朝宗即手指画幅，借题发挥曰：“汝看流水溪头，落英成阵，阴浓绿树，远隔青峰，虽仍是春风旧境，而系恋无人，乃是一座空桃源也，盍趁夕阳未下，返棹而归乎？”龙友听其语中有骨，乃曰：“世兄休得抱怨，可知近今马阮当道，专以报仇雪恨为事，我虽至亲好友，不敢谏言。此事缘由，实由人日设席，特命香君唱曲，香君性气，汝所深知，即在酒席之前，手指二公，一场大骂。”朝宗惊曰：“如此则必遭毒手矣！”龙友曰：“幸得小弟在旁，竭力劝解，仅将香君推入雪中，受一虚惊而已。既而选入内庭，暂保性命，我反为之称幸者，职是故耳。今世兄与香君有旧，亦不可在此久留，倘生不测，奈何？”朝宗唯唯承教，早将一片热心化成冰雪，从此以后，惟有抱扇上桃花，藉以消遣余闲矣。是时朝宗收藏画扇，即与龙友起身下楼，田叔送至门外，拱手而别。

第二十九章 逮社

上卷之末，于《闲话》一篇中，表出者有三人焉：一张瑶星、一蓝田叔、一蔡益所。田叔寓居媚楼香，得与朝宗相遇，已于上章言之，今当提及蔡益所矣。益所系金陵书客，设肆于三山街，堂名“二酉”，书拥百城，每求善价而沽，几若炫玉以售。间尝对人自夸曰：“天下书籍之富，当让我金陵；金陵书肆之多，当让我三山街；三山街书客之大，当让我蔡益所。”其店中所藏之书，如《十三

经》《廿一史》，九流三教，诸子百家，腐烂时文，新奇小说，上下充箱盈架，高低列肆连楼。贸易则兴南败北，搜罗则积古堆今，抑且妙选严批，精开善印，为他肆所不及，诚有如益所白云者，宜其夸耀于同业，见赏于儒林矣。今当乙酉乡试之年，开科取士，闻有厘正文体之说，故聘请几家名手，在内批选文章，虽未告竣付刊，而是书之封面。先已标贴于店门之外，亦书贾招徕之一法，初不料因是以贾祸也。

益所将封面标贴后，适值侯生行经此处，正所谓合当有事耳。盖朝宗昨承龙友指教，未敢逗遛于此，故与昆生背荷行囊，即日为避地之计，一路迢迢而行。惟朝宗心殊戚戚，回想当年秦楼烟月，俨如一梦，至今日银汉迢迢，蓝桥阻隔，有谁救得此相思乎！因唤昆生曰：“我侪千里跋涉，为赴香君之约，不料彼被选入宫，音信杳然。昨晚扫兴归来，又恐有人踪迹，故此草草移寓，但何处是僻静之所，可以多住数日，窃听香君音信，倘候得诗题红叶，流出宫闱，则破镜或有重圆之日也。”昆生恐其执迷，以言晓之曰：“我看人情已变，朝政日非，且当道诸公，日日罗织正人，报复夙怨，不如暂避其锋，缓缓窃听香君消息为是。”朝宗点首曰：“此言有理，无如邻近州郡，颇乏相知，所与我交好者，只有陈定生住在宜兴，吴次尾住在贵池，我不免访寻故人，与彼等笑傲王侯，怡情山水，亦一人生大快事也。”

言时，已及热闹之区。昆生曰：“此间是三山街书铺廊，人烟稠密，须防豺狼当道，狐鼠窥人，请即疾行，免生枝节。”朝宗曰：“诺。”行不数步，瞥见蔡益所书店，想及定生、次尾常来寓此，何不借问一信，乃止步举目而观，又见廊柱之上，贴有新选封面，上书“复社文开”四字，左有小字一行，是“壬午癸未房墨合删”，右一行是“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”，喜谓昆生曰：“莫非二人现寓此间乎？”昆生曰：“不妨入店问之。”二人遂相将入，益所正在柜上，忙问曰：“客人，敢是购取书籍乎？”朝宗摇首曰：“非也，特来借问一信。”益所曰：“未知所问是谁？”朝宗曰：“陈定生、吴次尾二位先生可曾来此？”益所曰：“现在小店中，待我请彼向外。”转身自入，俄而定生、次尾出，与朝宗、昆生相见后，彼此一揖，各叙寒暄。定生问曰：“侯社兄，今从何处而来？”朝宗曰：“弟从敝乡来此。”次尾亦问曰：“进京几日矣？”朝宗曰：“昨日才到。弟因烽烟满目，州郡骚然，南北从军，往来奔走，朝秦暮楚，三载依人，迄今重访秦淮，续游桃渡，试看江乡风景，不似旧日温柔，殊可叹也。”既而问曰：“二兄又在此同操选政乎？”定生、次尾同答曰：“见笑之至，我等选楼下榻，知己论文，敢夸三代精英，愿救六朝衰弊。正文体以正人心，尽入东林之选；附清流以附驥尾，始传复社之名，侯社兄亦以斯言为然否？”朝宗颌首者再，忽闻益所唤曰：

“请三位相公入内用茶。”定生、次尾遂邀朝宗、昆生入，方欣握手言欢，今夕拟联床共话，詎料对头忽至，当时叹狭路相逢——彼何人？斯即曩为复社所辱之阮大铖也。

大铖以光禄起用，新升兵部侍郎，特赐蟒玉，钦命防江。是日正到三山街拜客，长班持帖先行，随后扇盖高擎，仪从颇盛，大铖蟒袍玉带，稳坐高轩，骄态毕呈，缓缓而至。长班方向金都越其杰家投帖，大铖停轿于此，吩咐左右曰：“汝等不必虎威，一任百姓观瞻可也。我阮老爷今日蟒玉、大轿拜客，何等荣耀，非比东林群小，目下奉旨搜拿，不得不销声匿迹也。”言时，掀须大笑，得意之际，偶一回顾，适见书铺之前，廊柱之上，高贴封面，上有“复社”字样，即唤长班揭取视之，乃是“复社文开”、“陈定生吴次尾新选”等字，不觉大怒曰：“复社系东林后起，与周鏞、雷縡祚同党，朝廷正当缉访，还敢留彼选书？如此书客，可称胆大已极，目无法纪矣！”语毕，大铖出轿入书铺中，命长班立传坊官至，坊官趋前跪禀曰：“大老爷传唤卑职，有何示下？”大铖曰：“此间书肆违犯法律，通同复社渠魁，我今奉命搜捕逆党，汝须蔓引株求，无得疏忽，致干未便。”坊官应命而入，即将蔡益所带至大铖前，益所跪禀曰：“小人蔡益所，并未犯法。”大铖厉声曰：“汝刻‘复社文开’，犯法已是不小。”益所辨曰：“此是乡会房墨，每年科场必选一部，实系旧例，何云犯法？”大铖大喝曰：“目前访捕逆党，功令森严，汝乃容留彼等选书，犹敢强辨，速速从实供来。”益所曰：“此事与小人无干，实由彼等自来，今尚在内选书。”大铖曰：“既然在内，汝须用心看守，毋使漏网一人。”益所诺诺而退，大铖唤坊官近前私语曰：“访拿逆党，乃是镇抚司专责，速递报单，命校尉至此捕人。”始得重兴大狱，使杨左之覆辙，复见于今日矣。

坊官应是而去，大铖正欲上轿，而定生、次尾、朝宗等早悉其情，急步向外，攀住肩舆，同声高喊曰：“我等身犯何罪，命人看守？惶恐一位老先生，竟不畏天地鬼神乎？”大铖微笑曰：“学生并未开罪诸君，何故动此公愤？先请教诸兄尊姓台号。”次尾等一一答之，大铖微怒曰：“不意即是汝等三位，今日见我，可认得我威仪赫赫、气概昂昂否？”语至此，略一停顿，始向次尾曰：“丁祭之期，独谓阮光禄难司筮豆，汝乃何所见而云然耶？”继向定生日：“借戏之时，我以《燕子笺》相酬，汝何故使我当场出丑耶？”末向朝宗曰：“我为汝代凑妆奁，翻被汝裙钗乱丢，羞乎不羞？”朝宗曰：“原来汝是阮胡子，今日特为报仇来乎？”定生、次尾附和曰：“彼为报仇来亦佳，何不揪彼至朝门外，宣讲其平日之丑行，彼将奈何何哉？”大铖佯笑曰：“不用忙急，领汝宣讲何妨，汝且看来者何人？”

朝宗等方回首而视，大铖已匆匆乘轿行。时有校尉四人，势甚汹汹，纷然而至，查问谁是蔡益所，益所应之，校尉即命其引领捕人。益所佯作不知，问曰：“不知所捕者谁乎？”校尉曰：“奉命捕捉陈、吴、侯三秀才。”朝宗曰：“不须捕捉，我等都在此间。”校尉见其承认，便将铁练套三人之颈，曳之而去。益所慌急万分，忙唤昆生出外，告之曰：“祸事祸事！陈、吴、侯三位相公一齐捉将官里去矣。”昆生曰：“此乃昏君乱相，公报私仇。可怜小小复社，祸继东林；赫赫马、阮，势同崔、魏，殊可忧也。我等急速随去，窃听真实消息，方可设法相救。”益所曰：“诺”。

第三十章 归山

前章出蓝田叔，述及朝宗题画事，继出蔡益所，言及朝宗被逮事。益所之后，张瑶星出焉，于以知上卷《闲话》一篇，实书中承上起下之笔法也。之三人者，均与朝宗有干系，即用此以作关键，故书中分列三章，如鼎足然，首尾衔接，一气呵成，钩绾无痕，丝毫不乱。田叔之《桃源图》盖为瑶星而作，朝宗题之以诗，则瑶星知有朝宗矣。益所虽系书客，似与瑶星无关，然亦相识于旅邸，此次朝宗等被逮，出其店中，益所终难幸免，但刑事审讯，乃属锦衣专责，瑶星现居斯职，适相会合，使朝宗不致当堂受苦，益所以得偕隐深山，是岂偶然也哉？

瑶星名薇，原官北京锦衣卫仪正，当其避乱南来时，丹心耿耿，感格彼苍，悉载前书，毋待再述。及抵金陵，正值弘光正位，念其世勋，仍补旧缺。目睹权奸当道，朝局日非，怒焉忧之，乃于都城之南新筑屋宇三椽，取名曰“松风阁”，因托田叔画《桃源图》一幅，张挂于屏间，自以为世外桃源也。近日本欲投闲归老，只因办理逆案中，有礼部主事周鏞、按察副使雷縡祚二人，马、阮挟仇，必欲置之死地，瑶星深知其冤，心甚惻然，但无法可以相救，因此中夜踌躇，去志未决耳。是日独坐书室中，窃叹新朝初建，党祸繁兴，正士寒心，廷臣侧目，此贤者鸣高肥遁之时，而我犹为彼操刀使割乎？所幸草阁新成，桃津可问，我将欲白云啸傲，聊寄浮生，偏因此黑狱沉冤，空劳幻梦，一片热忱，未敢灰冷，殊令人辗转思维，不忍决然舍去也。言念及此，见一家僮自外入，上前禀曰：“禀老爷：今有镇抚司冯可宗捕得逆党三名，请老爷升厅发放。”瑶星闻有公事至，即更冠带而出，升厅坐公案中，校尉左右侍立，罗列刑具于案下，使人见之不寒而栗。

时有解役投递文书，押进朝宗、定生、次尾三人，身带锁练，跪于案前。瑶星阅毕来文，问曰：“据坊官报单，云汝等结社朋谋，欲代周鏊、雷縠祚行贿赂运动，因而该司捕解，速速从实招供，免受刑责。”定生、次尾呼冤曰：“我等系复社青衿，评选文稿，无罪而杀，实与坑儒无异矣。”朝宗亦曰：“某因访友而来，并未朝夕相共，无端殃及池鱼，还祈详察。”瑶星曰：“据尔所供，一无实迹，岂本衙门有意诬良为盗乎？”言时手拍惊堂，唤左右预备刑具，命其逐一拱招。定生向前跪白曰：“老大人不必动怒，犯生陈贞慧，直隶宜兴人，不合在蔡益所书坊选书，并无别情。”继及次尾，次尾曰：“犯生吴应箕，直隶贵池人，不合与陈贞慧同事，并无别情。”瑶星回顾解役曰：“既在蔡益所书坊结社朋谋，行贿赂运动，彼必知情，何得任其法外逍遥？速提蔡益所质审，不得有误。”即投朱签与之，解役应声而去。朝宗乃上前跪诉曰：“犯生侯方域，河南归德府人，游学在京，与陈贞慧、吴应箕文字旧交，适来拜访。致被误拘，并无别情。”瑶星闻言，想起前日蓝田叔所画《桃源图》有归德侯方域题句，转问曰：“汝果是侯方域否？”朝宗曰：“正是犯生。”瑶星拱手曰：“失敬失敬，前日所题《桃源图》大有见解，多多领教矣。此事与汝无干，请过一边，少候片刻。”朝宗亟称谢之，斯时解役持签覆命，禀曰：“禀老爷：蔡益所店门关闭，逃走无踪矣。”瑶星自语曰：“朋谋行贿赂，全无证据，如何审拟？”正寻思间，一役持书上呈，瑶星见是内阁王觉斯、大宗伯钱牧斋公书，开封阅之，不觉点首者再，连称有理，始知陈、吴二犯即是复社领袖，一位是定生兄，艺苑称豪，一位是吴次老，骚坛独占，虽在纍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想我职司锦衣，权操生杀，岂肯祸兴党锢，冤及清流乎！思已，乃向定生、次尾拱手曰：“不知是陈、吴二兄，致多开罪矣。请问王觉斯、钱牧斋二位老先生二兄一向交好否？”定生、次尾回答曰：“往日并不相与。”瑶星曰：“既不相与，为何发书，盛言二兄文名，嘱我开释？”定生、次尾皆曰：“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。”瑶星曰：“是极是极，我虽武职，颇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亦岂肯杀人媚人乎？既是冤屈，请过一边，候我批回该司，即行释放可也。”谕毕，方欲动笔加批，一役又持朝报送呈，且禀曰：“禀老爷：今日科钞有紧要旨意，请老爷过目。”瑶星搁笔停批，注目观报，见朝报上有云：

内阁大学士马一本，为速诛叛党，以靖邪谋事：犯官周鏊、雷縠祚，著监候处决。又兵部侍郎阮一本，为扑灭社党、廓清皇图事：照得东林老奸，如蝗蔽日，复社小丑，似螭出田。蝗为现在之灾。捕之欲尽，螭为将来之患，灭之勿迟。臣编有《蝗螭录》，可按籍而收也等语，奉旨这东林社党；著严行捕获，审拟具奏，该衙门知道。

瑶星观毕大惊曰：“不料马阮二人，又有此次举动，而今以后，正人君子靡

有子遗矣。我正思减轻约法，彼竟然重铸刑书，殆欲将清流投诸浊流耶？抑党碑复刻元祐耶？法网烦密，威令森严，眼见复社、东林尽遭囹圄之禁，试彼残酷之刑，可胜慨哉！”瑶星惊叹者久之，乃谓朝宗等三人曰：“我本怜尔无辜，亟思开释，忽然奉此严旨，非惟周、雷二公已定死案，且恐东林、复社无一人可以幸免矣。”朝宗等跪求超豁，瑶星曰：“我纵释放诸兄，然被别人捕获，更无生理，姑且静以待之。”于是援笔批之云：“据送三犯，朋谋纳贿，具无实迹，俟提到蔡益所之日，审明拟罪可也。”批毕，复向朝宗等慰之曰：“镇抚司冯可宗，虽系功名之徒，然其天良未丧，我当写书于彼，免将此事苛求也。”乃当堂写书一封，其书曰：

老夫待罪锦衣，多历年所，门户党援，何代无之。总之君子小人，互为盛衰，事久则变，势极必反。我辈职司风纪，不可随时偏倚，代人操刀，天道好还，公论不泯，慎勿自贻后悔也。

书中无恳托语，切中时弊，要言不烦实足使人猛省。瑶星写书后，起身拱立曰：“诸兄暂屈狱中，自有昭雪之日。”回顾差役押朝宗等三人下，退堂入内，喟然自叹曰：“想我张薇本是先帝旧臣，国破家亡，已绝功名之路。今乃恋此禄位，助纣为虐，岂不为世人所窃笑？古云：‘知几不俟终日，’看此光景，尚容踌躇再计乎？”斯时去志已决，遂唤家僮带马，托言养病，竟往松风阁而去。

瑶星款段出都门，趁此春晴晚照，满路上花飞絮舞，争逐马蹄，相送先生归去。又遥见城南山色，苍翠如屏，顿使软红尘里客梦全消矣。既至松风阁前，不觉自喜曰：“此是我世外桃源也。”下马登楼，看此间白石清泉，游人罕至，松风阵阵，声似波涛，命园丁开放门窗，扫除栏槛后，始则倚窗近瞩，见松阴低户，拂拂凉风，沁人心骨，宜安吟榻于其间。继而凭栏远眺，又见春水满池，盈盈一碧，照人须眉，宜支茶灶于此处，位置得宜，方不愧雅人深致耳。终乃自顾其身，不禁哑然失笑曰：“我因来时匆促，竟未卸除冠带袍靴，如此服色，岂是桃源中人乎？”即唤家僮取出箬笠、芒鞋、萝绦、鹤氅，一一更换毕，方拟略享清闲之福，得息案牍之劳，初不料稟事者又在门外矣。盖校尉奉命，已将蔡益所捕获，得悉本官在此养病，故特押解而来，相烦家僮传稟缴签。家僮乃上楼稟曰：“衙门校尉带同蔡益所特来覆命销差。”瑶星闻稟，殊出意外，深为骇然，暗想蔡益所一经捕获，倘或当堂质审，则三人难以开交矣。筹思半晌，顿生一策，命唤校尉在楼下伺候，听我谕下。家僮传校尉进，瑶星面谕曰：“此系机密重案，切勿丝毫泄漏。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，待我回衙细细审问。”校尉唯唯称是，即系益所于树上，然后转身欲行，瑶星止之，复曰：“此间园中窄狭，将我骑来之官马，牵回喂养，并有我之冠带袍靴，汝亦顺便带去。我因欲多住

几日，不许擅来烦渎。”校尉乃应声而退，瑶星忽顿足曰：“可恨可恨！衙役走入花丛，犯人锁在松树，还可称得桃源仙境乎。”

言已下楼，行至益所之前，益所跪诉曰：“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。”瑶星正色曰：“虽系旧交，然汝容留复社，犯罪非轻。”益所叩头应是，瑶星即用言吓之曰：“汝店中所存书籍，大半出于复社之手，都是汝之赃证，凿凿可据，尚能抵赖乎？”益所又叩头哀告曰：“总求老爷笔下超生。”瑶星给之曰：“汝肯弃此家财，方能保全性命，不然，我亦难以救汝。”益所急应曰：“犯人得苟全性命，情愿离家。”瑶星喜曰：“若是则有救矣。”乃唤家僮去其锁练，复曰：“汝既情愿离家，何不随我住山？”益所曰：“老爷若肯携带，小人无不乐从。”瑶星以手遥指曰：“汝不见东北一带，云白山青，尽是绝妙之胜境乎？”言至此，回首嘱家僮曰：“汝须小心看门，我与蔡益所去去即回也。”益所乃相随而行，瑶星又遥指曰：“今夜汝我二人定宿在苍苍翠翠之中矣。”益所不解所谓，迟疑曰：“老爷欲去看山，须命人早备公馆，否则山寺荒凉，如何住宿？”瑶星微笑曰：“汝焉得知，我今舍此破纱帽，变作穷道人，何处岩穴不能容身？”益所闻言，颇有犹豫莫决状，瑶星促之使行，入山而去。从此白云深处，啸傲烟霞，不与世事相接矣，何乐如之？

第三十一章 草檄

自朝宗被逮后，苏昆生探悉真情，知侯公子身困囹圄，冤作罪魁，深恨马、阮有天无日，欲将正人君子深文罗织，为一网打尽之计，故以乾恩荫嗣厂公呼之。今因都城之中，惨雾阴霾，鬼魅用事，绝无解救之星；且念朝宗与己同乡同客，实是可怜，所以跋涉程途，远来湖广，求教于宁南左侯。不意住居旅邸，一连三日，欲入无门，心殊焦急，偶在店前闲立，见左兵往江上大操，行经是处，鸡犬无声，军容肃静，忽然有触于怀：我不若俟其回营，设一谋面之法，有何不可？乃唤店主而问曰：“元帅左爷须待何时回营乎？”店主曰：“尚早尚早，三十万人马，每日操到上灯时候，况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、抚按黄老爷同在教场饮酒，焉得早回？”昆生曰：“既如此，汝取一壶酒来，我且自甚斗自饮以候之。”店主取酒至，谓之曰：“候之何为？还请饮酒之后，早早安歇，免得生事。”昆生曰：“我并不向外偷窥，汝放心闭门可也。”店主点首而去，昆生翘首望天，自语曰：“汝看一轮明月早出东山，正当春江花月夜，只是兴会不佳耳。然有酒盈樽，何不试唱琵琶一曲，聊解闷怀乎？遂取鼓板出，且敲且唱曰：

（念奴娇序）长空万里，见婵娟可爱，全无一点纤凝。十二阑干光满处，凉浸珠箔银屏。偏称身在瑶台，笑斟玉斝，人生几见此佳景？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唱至此，举杯而饮，又自语曰：“如此妙曲，除去阮圆海，再无人赏鉴矣。然宁可埋之浮尘，不可投诸匪类。继思时已不早，定将回营，我且唱曲诱之；彼若闻声，不问则已，倘来问我，实是大好机会也。”乃敲鼓板续唱曰：

（前腔）孤影，南枝乍冷，见乌鹊缥缈，惊飞栖止不定。

正唱间，店主入内抱怨曰：“客人快请安歇，倘入元帅之耳，连累小店，非同儿戏！”昆生置若罔闻，仍唱曰：

万叠苍山，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？

店主情急，手采其衣，昆生佯作欲睡状，已而答曰：“不妨不妨，我是元帅乡亲，倘彼知我在此，必然请我进府矣。”店主知不能强，遂亦转身而去，昆生接唱曰：

追省，丹桂谁攀？姮娥独住。故人千里漫同情，惟愿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唱时，耳闻店门以外马蹄杂沓之声，想是军队回营矣：我且再唱一曲，重敲鼓板而唱曰：

（前腔）光莹，我欲玉箫吹断，骖鸾归去，不知何处冷瑶京？

一曲未终，又闻喝道之声，自远而近，将及门首！乃高声大唱曰：

环珮湿，似月下归来飞琼。

唱声达户外，十分清澈，泛泛可听。其时左良玉与袁继咸、黄澍等乘马而过，继咸闻声诧异问曰：“将军贵镇，亦有教歌舞者乎？”良玉曰：“军令森严，民间谁敢为此？”黄澍亦曰：“此非有人唱曲耶？”良玉驻马听之，昆生更高唱曰：

那更，香雾云鬟，清辉玉臂，广寒仙子也堪并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良玉听毕，大怒曰：“当今戒严之时，不遵军法，半夜唱曲，速即锁来见我。”左右应命打门而进，立拿昆生出，跪倒于马前。良玉问曰：“唱曲者即是汝乎？”昆生曰：“然。”良玉正色曰：“军令严肃，汝敢如此，实是大胆！”昆生绝无惊恐之状，答曰：“无可奈何，冒死唱曲，只求老爷宽恕。继咸曰：“听彼之言，如同醉语。”黄澍曰：“但其所唱之曲，堪称绝调。”良玉曰此人形迹可疑，必须带回帅府，详加审讯。我听其无故悲歌，此中必有原因也。于是良玉等带同昆生回归府第，相邀袁、黄下榻衙署，共议军情。袁黄允之，入内叙坐后，继咸曰：“适间唱曲之人，理宜早为发放。”良玉点首，即命左右带唱曲者进。昆生跪伏

于地，良玉问曰：“汝将犯法情由，从实诉来，无得支吾。”昆生从容答曰：“小人自南京到此，特地来投元帅，实因无门可入，故意犯法求见元帅之面，非有别情。”良玉怒叱曰：“该死奴才，胆敢花言巧语，唐突本帅乎！”黄澍从旁劝曰：“不必动怒，彼云要见元帅，未识有何缘故？”昆生即禀曰：“迩来京中作事昏暗如雾，搜捕党人，报复私怨，日有所闻。今将侯公子陷诸黑狱，不见青天，还望旧交不忘旧恩，替新朝削除新忿也。”良玉曰：“侯公子是我世交，既来求救，必有手书，取来我看。”昆生叩头曰：“前日阮大铖亲领校尉，立时捕送监狱，如何写得及书？”继咸曰：“凭汝口说，焉能取信。”良玉沉思有顷，始曰：“不妨，我幕中有侯公子旧人，请彼一认，即知真伪矣。”回首唤左右请柳相公，俄而敬亭应召出，口中喃喃自语曰：“肉朋酒友，问我老柳，待我细细认之。”既至近前，乃从烛光中注目详认，不觉失惊曰：“此是我盟弟苏昆生也！言时，彼此凄然泪下。良玉曰：“汝果认得否？”敬亭禀曰：“彼是河南苏昆生，天下第一唱曲名手，谁不认得。”良玉喜曰：“竟不知唱曲之人，乃有如此义士，实是可敬。”亟以双手扶之起，命之坐。昆生作揖就坐，敬亭先问曰：“汝且言侯公子因何下狱？”昆生叹曰：“因公子是东林旧党，复社新群，曾攻魏、崔之奸，分立门户之见，故小阮报此前仇，老马供其驱策，一时三山街上缙骑飞来，狼似鹰鹫，擒如燕雀，竟将公子捕逮入狱，音信不通。我寻思无计，不得已冒死求救，幸将军不加诛戮，又得遇见柳兄，惟求兄代恳元帅，早发救书，始不枉我辛苦远来也。”敬亭未及答言，良玉愤恨曰：“袁、黄二位盟弟，汝看朝事如此，能不令人恨死！”继咸曰：“不特此也，闻得旧妃童氏，跋涉寻来，马阮从中阻梗，不令收认，别藏私人，预备采选，欲图椒房之亲，岂不可杀！”黄澍亦曰：“此外又有一事：崇祯太子七载储君，讲官大臣确有证据。今欲付之幽囚，人人共愤，咸思寸磔马阮，以谢先帝。”良玉闻之大怒曰：“我辈戮力疆场，专为报效朝廷耳。今乃信任奸党，残害正人，日日卖官鬻爵，天天演舞教歌，一代中兴之君，偏行此亡国之政，虽有史阁部一人颇有忠心，然彼马阮暗中掣肘免不得依样葫芦，只剩我孤身支手，焉能恢复中原乎？”既而跌足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夫复何言！我不得不作要君之臣矣。”乃作一揖向继咸曰：“相烦临侯代我修起参本。”继咸曰：“请问如何写法？”良玉曰：“汝但痛数马阮之罪可也。”继咸唯唯承教，敬亭忙送纸笔于案头，继咸略加思索，振笔直书，其中大意，惟言朝廷之上，宠用奸臣，捐弃旧妃，幽囚太子，公报私仇，巧翻逆案，混淆法律，诬害忠良。教歌舞以征佳丽，鬻官爵以纳苞苴，此皆马阮之罪状，尽列于参本中。

继咸写毕，良玉复作揖向黄澍曰：“参本之外，更须一道檄文，非借重仲霖起稿不可。”黄澍问曰：“其意可与参本同否？”良玉曰：“此可不必，但言我将

发兵进讨，使彼等死无噍类。敬亭在旁鼓掌曰：“极该极该！”良玉微哂曰：“汝前日劝我不可前进，今日为何又来赞成，岂非自相矛盾乎？”敬亭曰：“如今是弘光皇帝矣，所谓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”良玉称善曰：“斯言甚是。我左良玉乃先帝老将，先帝现有太子，是我小主，彼时马阮擅立弘光，我实未曾奉诏，更觉名正言顺矣。”敬亭复送纸笔于黄澍前，黄澍草檄立就，檄言廓清君侧，大壮兵威，爰举义旗，同伸挞伐。会看飞渡金陵，直朝帝阙，进谒孝寝，诛戮逆臣，实指顾问事耳。檄文脱稿后，良玉即请众人列名，继咸曰：“如此大事，应请新巡抚何腾蛟求其列名为是。”良玉曰：“腾蛟为人固执，不必相闻，谅亦无妨。”袁黄列名毕，良玉曰：“今夜誊写完备，明早飞递投送，我随后便可发兵矣。”继咸曰：“犹恐递铺误事。”良玉曰：“何也？”继咸曰：“京中匿名文书纷纷雨集，马阮早已预防，令人各处搜寻，如有所得，一齐付之丙丁，自己并不过目。”良玉曰：“然则遣人送往何如？”黄澍摇手曰：“此又不可。闻得马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，筑起板矶，久有防备我兵之意。檄文一到，未必干休，岂不将差去之人，断送性命乎？”良玉踌躇曰：“若是则奈何？”敬亭请曰：“还是老朽冒险一行。”袁黄同声惊叹曰：“不意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，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。”敬亭慨然曰：“一条老命，能值几何？只愿办得元帅大事，虽死何憾！”良玉大喜曰：“有如此忠义之人，我左昆山理当下拜。”即唤左右取酒，跪进一杯，敬亭亦跪而饮之，众人皆拜，敬亭一一奉答，泪因之潸然下。盖此去金陵，不啻击筑悲歌，风寒易水，何日归来，前途莫问，能不令人黯然销魂哉？敬亭谓昆生曰：“借重贤弟暂陪元帅，我即束装东去矣。”昆生曰：“但愿救取公子，早日出狱，当再与老哥相见也。”敬亭乃向众人作别而行。

第三十二章 拜坛

呜呼！今何日乎？非三月十九日乎？去年三月十九日，非即崇祯皇帝缢死之日乎？是日也，为世上最惨痛之纪念日，虽在数百年后，永不忘此一日，而况当日者专司庙陵祭享之老赞礼乎？老赞礼住居神乐观旁，一腔眼泪满腹牢骚，唱作随心之令，权为取譬之辞，以家比国，意在言中。窃叹河北新房，早倾一半，而承继之儿郎，犹复贪图嬉戏，不报冤仇，不挣家业，宜其奴仆欺主，盗窃钱财矣。一家如是，一国亦何独不是？故老赞礼借此以寄慨耳。且见今岁乙酉，改历建号之年，家家庆贺，几忘去年甲申事，因唤其家属而问之曰：“今日是三月十几日，汝等其知之否？”家属以三月十九日对，老赞礼惊曰：三月十九

日乃崇祯皇帝忌辰，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，我当执事者，奈何忘之，宜速往坛前伺候去也。”言已遂行。审若是，则老赞礼其真忘之耶？抑恐他人忘之，而有意自言其忘耶？书中虽未表明，然自我断之，老赞礼亦有感而发也。是时已至坛前，见百官尚未莅止，即将香花烛酒，陈设案上以俟之。未几，马士英与杨文骢素服至，面上无戚容，推其用意，方以为江山虽旧，图画犹新，值此暮春天气烟景宜人，遍野桑麻，正堪娱目尚何哭旧主升遐乎？只算告一游春短假也。惟史可法至时，则悲形于色，正拟哭奠江边挥不尽滔滔血泪，回忆去年今日，我欲问梦梦之天遭何花甲乎？噫！同是祭奠，而忠奸设心之不同如是。今在坛前相见后，士英曰：“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，礼当设坛祭拜。”龙友应之曰：“然。”史公问曰：“文武百官到齐否？”老赞礼答曰：“俱已齐集。”士英即传言行礼，于是各执事官捧帛捧爵，立于左右。赞礼鸣赞，众官排班就位，始行迎神礼，继行奠帛礼，赞礼乃跪读祝文曰：

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，皇从弟嗣皇帝由崧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曰：仰惟文德克承，武功载纘，御极十有七年，皇纲不振，大宇中倾，皇帝殉社稷，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难。弟愚不才，忝颜偷生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正位南都，为宗庙神人主，恻一人之升遐，惩百僚之怠傲，努力庙谟，惴惴尤惧，枕戈饮血，誓复中原。今值宾天忌辰，敬设坛壝，遣官代祭，鉴兹追慕之诚，歆此苹蘩之献，尚飨。

祝文读毕，众官举哀，复行初献、亚献、终献礼，然后彻饌送神，各诣瘞位，焚化祝帛，礼遂告成。史公独大哭不止曰：“嗟乎！万里风沙，招魂何处？千秋圣驾，枯守煤山，只留得江南一半。遥望天涯，孤臣哭拜，竟若村翁，岁时伏腊，岂不悲哉！”老赞礼亦纵声大恸，较之众官益切，虽令铁石人闻之，亦为之伤心泪下。哭方毕，阮大铖匆忙至，大声呼号先帝曰：“今日是汝周年忌辰，可知我旧臣阮大铖哭临于此乎？”既而拭眼问曰：“可曾祭过否？”士英曰：“刻已祭过矣。”大铖趋至坛前，哭拜于地曰：“先帝先帝，汝国破身亡，实为东林小人所累，都已投往北朝矣，仅存我等一二忠臣，今日还来哭汝，汝何为至死不悟乎？”言罢复哭，士英手曳其衣，从旁劝止之。大铖拭眼与众相见，史公恶之，连称“可笑”而去。士英亦与众官并马进城，只算得舞雩归咏春风香，更何问江北之戎马纷纭乎？

须臾已至鸡鹅巷，士英曰：“此间离小寓不远，请过荒园，同看牡丹何如？”龙友托言拜客而别，众官亦散，惟大铖追随于后，同在园前下马，先后步入园亭。见花开如锦，仿佛洛阳三月，大铖赞不绝口。士英即命家人安排酒席，赏鉴名花，家人应命设席，二人乃更衣就坐，共饮杯巡，士英忽大笑曰：“今日已

结崇祯旧局，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。”大铖曰：“连日在江上，不知朝中有新政否？”士英曰：“今有假太子王之明，正在此商议发放，元老有何高见？”大铖曰：“此事明白晓畅，处之甚易。”士英请详其说，大铖曰：“老师相之得以权倾中外者，实以‘拥戴’二字而已。”士英连连称是，大铖又曰：“既因‘拥戴’二字，则此时太子到此，若果认以为真，将我等迎来之主放在何处乎？”士英点首曰：“是极是极，即命严行监禁，免得摇惑人心。此外还有旧配童氏，哭诉朝门，要求迎为正后，又将何以处之？”大铖决然曰：“此更不能承认，自古君主都爱娇娃，我宜采选来家，然后进宫作伐，方博得椒房之宠耳。”士英曰：“然，我今采选已定，断不许童氏进宫也。但东林、复社诸人，虽经捕获到京，如何审问？”大铖曰：“彼与我冤家对头，岂可容情？谚云：‘斩草不除根，逢春必发芽’。一经被捕，必须尽杀而后快，始免将来之大患。”士英大笑曰：“有理有理，足征老成见到之言，深合鄙意，当为之飞一大白。”

正值欢笑畅饮之际，有一班役持本而入，脚步匆忙，上前禀曰：“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，封投通政司，此是内阁揭帖，送呈钧览。”士英接本观之，冲冲大怒曰：“利害利害！此是奏参我等之疏稿，疏中数出我七大罪，请圣上立赐处分，果然银毒也。”怒未已，又有一役持文旧进禀曰：“另有公文一道，遣人赍至，亦请察夺。”士英取读一过，大惊曰：“又是一道讨我之檄文，文中辱骂难堪，且欲发兵到此，取我首级，如之奈何？”大铖闻言，如雷轰顶，惊惶失措，满身乱战，期期而答曰：“可怕可怕！我亦一筹莫展矣。”士英曰：“虽然可怕，我等岂有伸长颈项，待彼来割取之理？快请思一良策。”大铖搔首沉思者久之，乃曰：“别无良策，惟有调取黄刘三镇，速往中途堵截之。”士英曰：“倘若北兵渡河，谁去迎敌？”大铖遂附耳低声曰：“北兵一到，迎敌何为乎？”士英曰：“不去迎敌，更有何法？”大铖微笑，手伸二指答曰：“只有两法。”士英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大铖先作俯身抠衣状，又作叩头跪地状，口中惟言二字：“跪——降——。”士英曰：“此言亦是，大丈夫烈烈轰轰，宁可叩北兵之马，不可试南贼之刀。我意已决，立即颁发兵符，调取三镇可也。”继忽停顿，心有所思，踌躇曰：“调之无名，恐三镇未必愿往，又将若何？”大铖曰：“不妨，只言左氏东来，欲立潞王监国，三镇自然惶急矣。”士英称善曰：“事非小可，必得元老亲自过江，劝黄刘同舟共济，锁断长江门户，方保得性命身家；不然百万精兵，从空而下，一时进攻城关，谁能御之？”

大铖亦以为然，未敢耽延，即起身向士英告别，士英又附耳私语曰：“内阁高弘图、姜日广左袒逆党，俱已罢职，惟周鏊、雷縡祚留在监中，恐为内应，我

欲早日处决，汝以为何如？”大铖赞成其言，慌忙竟出。班役见而禀曰：“传檄之人，当场捕住，现在此听候发落。”大铖曰：“无须发落，即送刑部请旨处决可耳。”嘱毕，上马欲行，忽而寻思自语曰：“且忽孟浪，我看黄刘三镇。亦非左兵敌手，万一将来人处斩，过用决裂手段，恐日后难于挽回矣。”言念及此，急唤班役谓之曰：“汝速到镇抚司，拜上冯老爷，将此传檄之人用心监候，俟后再行处置。”班役应声去，大铖乃匆匆策马而行。

第三十三章 会狱

自侯生入狱后，书中未即提及，谅阅者多热心人，必欲深悉其近日之状况矣。盖朝宗在狱，瞬经半月，尚幸质证无人，暂羁候审，未受枷锁银铛之苦，且与旧友陈定生、吴次尾辈聚于一处，聊床共话，颇不寂寞。然冤沉黑狱，身倚颓垣，堪嗟末后春风，乍来幽院，忽睹当前明月，低度危墙，能不为之伤心惨目耶？时方深夜，朝宗愁怀莫释，睡魔不来，仰见蟾辉清朗，槐影迷离，独在空庭中间步。碧宇澄澄，铁窗惨惨，哭声一片。夜静三更，谁怜狱底之人，枉遭白眼，似遇墙阴之鬼，化作青磷。悄立多时，忽然毛发直竖，令人生畏，急将定生、次尾唤醒。定生次尾揉眼而出，问曰：“此时月高斗转，夜已深矣，如何独行空院，踏遍满地露痕，尚不早早安歇耶？”朝宗曰：“我想同处牢狱之中，三春莺花，半点不见，只有明月一轮，还来相照。我若舍之而睡，岂不可惜？”定生连声称是，遂一同步月而行，耳闻刑具冤苦之声，何等凄惨，而三人徘徊月下，身轻宛若飞仙，我辈儒生即以棘闼锁院比之，亦无不可。

正玩月闲谈间，初不意有人在此窃听耳。窃听者谁？即投递宁南檄文之柳敬亭也。敬亭被捕入狱，夜间倍觉其苦，忽因腹中作痛，蹲地出恭，故听得有人谈话，声似侯生，急忙起而视之，果是朝宗，乃唤曰：“汝是侯相公乎？”朝宗闻唤，不觉一惊，趋前细认，始知是柳敬亭。定生、次尾亦至，同问曰：“柳敬亭为何亦到此中来耶？”敬亭认得是陈吴二君，举手而言曰：“阿弥陀佛，可算是佛殿奇逢也。”朝宗曰：“果然难得，我等不妨坐地叙谈。”于是四人团聚而坐，颇觉有兴，盖今夜得逢故旧，不奇相遇于他乡，而奇相遇于牢狱，覩面倾谈，浑忘纍绁笑，看明月团圞，几视作武陵桃洞，同为避乱之秦之矣。朝宗问敬亭曰：“不知汝所犯何罪，枷锁连身，如此苦楚？”敬亭曰：“老朽并未犯罪，实因相公被逮入狱，苏昆生一时情急，不辞千里，远至楚南，恳求解救。左师闻言大怒，连夜修本参奏马阮，又发檄文一道，随后即发兵进讨，马阮畏惧，自

然将相公释放矣。但当时传檄无人，我故自告奋勇，情愿探汤蹈火，助将军除暴解冤，今虽枷锁浑身，我心亦无所怨。”朝宗钦敬曰：“竟不知敬亭受苦，由我累及，且昆生远往求救，更是难得，可感可感，我将何以报之！”定生曰：“语虽如是，第恐左兵一来，我辈翻不能苟全性命。”次尾点首曰：“宁南不学无术，正不知如何收救耳。”

言已，彼此相视而叹，猛见灯光射入，有一狱官手中执牌，率领校尉四人举灯提绳而来。既至近前，狱官即声言刑部要人，明早处决，速绑逆党周鏊、雷縠祚二名。校尉领命，执灯照朝宗等四人之面，狱官知其非是，喝令躲避，向前竟行。定生听未真切，因悄问次尾曰：“所绑者究是谁乎？”次尾曰：“闻说是周鏊、雷縠祚。”朝宗已惊骇欲死，敬亭曰：“我等且在此少候，一观其究竟。”语未毕，即见狱官执牌在前，后有二人赤身披发，背绑两手，四校尉拥之而去。定生曰：“果然是周仲驭、雷介公二位。”次尾曰：“此乃我等之榜样也。”朝宗长叹曰：“东林之事，从此全翻矣，正人君子，枉遭屠戮，可怜片纸飞来，三更传去，能不令人胆颤心惊乎！嗟乎！地黑天昏，如此收场，其能免乎！”四人皆悲叹不置，朝宗忽问敬亭曰：“我且问汝：汝在外有何新闻否？”敬亭曰：“来时甚是仓猝，未曾探听，但见校尉纷纷捕人耳。”定生、次尾急问曰：“被捕者又是何人？”敬亭曰：“据人传述，欲严缉巡按黄澍、督抚袁继咸、大锦衣张薇，此外尚有几位公子秀才，我竟想不起矣。”朝宗曰：“汝试想之。”敬亭沉思半晌，方答曰：“人数甚多，仅记得几位相熟者，有冒襄、方以智、刘城、沈寿民、沈士柱、杨迁枢。”定生诧曰：“竟有如斯之多！”次尾强笑曰：“据我看来，此间狱中，将来可成一大文会矣。”朝宗亦笑曰：“若是则趣甚，此后囹圄之中，变作瀛洲翰苑，倘画一幅文会图，悬诸壁间，真不啻一群谪仙至此避绝尘嚣也。届时同赏春月，共感秋风，非千古之韵事乎？”

敬亭闻之亦笑，既而问三人宿在何号，朝宗曰：“都在‘荒’字号中。”定生亦问敬亭羁于何处，敬亭曰：“即在此处后面‘藏’字号内。”次尾曰：“前后相近，早晚可以叙谈矣。”朝宗曰：“我等尚是软监，敬老竟似重囚，恐未必能来去自由也。”敬亭犹作谑词曰：“阿弥陀佛，免上桤床，已算侥幸矣。”言时，因有刑具在手，作势谓三人曰：“汝看我拱手则礼数周全，曲肱则枕头稳便，所愁者，今夜酣眠缺少一长爪麻姑为我背上搔痒耳。”

第三十四章 截矶

明季之末，余书中有两义士焉：一曰柳敬亭，一曰苏昆生，虽求之于士大夫之间，尚属不可多得，而况一为说书、一为唱曲者乎？故吴梅村先生曾作《楚两生行》以美之，岂过誉哉。今敬亭既陷于狱，昆生相随左帅，举兵东下，约定巡抚黄澍、巡抚何腾蛟同日起马。是日船泊九江，又知会督抚袁继咸齐集湖口，共商入京之计。忽闻探卒报到，得悉马阮见檄文后，即调黄得功，在坂矶拦截去路，势甚雄壮。左帅命其子梦庚前往迎敌，准备当日间必有一场鏖战也。

黄得功字虎山，官封靖南侯，镇守庐和，堪称一时之名将。每欲与弘光帝收复中原，但恨二刘无肘臂之功，一左为腹心之患，满腔义愤，一片忠忱，所惜者不学无术耳。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大铖兵牌，调彼驻扎坂矶，堵截左兵，即唤家将田雄，速传大小三军，同听号令。军卒排立，应声如雷，得功谕之曰：“刻闻左寇兵临，甘为要君渠首，不服王章，楼船已入浦口，控扼上游，其锋甚锐。我等须谨慎防守，阻截下流，免被彼长驱大进也。”谕毕，率师至坂矶之上，严阵以待。须臾左部兵至，旌旗如雪，衣甲如银，扬声呐喊，战舰纵横飞驶而来。将及坂矶，得功指挥众军，乱箭截射，纷若飞蝗，急如骤雨。左兵受伤颇多。慌忙败退。其时良玉正坐大号艨艟，顺流而下，不禁望浩浩江流，喟然兴叹曰：“我今削除奸佞，整理朝纲，纵使万年遗臭，而自问一点忠心，既得救储君在狱之苦，亦可对先帝在天之灵矣。继思其子梦庚，性情躁急，方欲借此题目，攻夺城池，我虽严责再三，又恐为乱兵引诱，误我大事，且待度过坂矶，再以正言劝之。思未已，突闻警报，知黄得功截杀坂矶，前部先锋俱已败退，不胜惊骇，暗想黄得功是一条忠义好汉，如何受马阮调遣，仅知拥戴新主，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，岂不可恨。回首唤从人曰：“汝速看巡按黄老爷、巡抚何老爷舟泊何所？请来计议。”从人应命而去。

少顷黄澍上船相见，良玉曰：“仲霖果然到此，巡抚何公如何不见？”黄澍曰：“何公已中途折回矣。”良玉问曰：“回去不知何意？”黄澍曰：“彼与马士英有同乡之谊。”良玉曰：“既有此情，任其自去可也。但今黄得功截住坂矶，三军不能前进，如之奈何？”黄澍蹙额曰：“斯诚可虑，且待袁公到船，再作计较。正言论间，忽报袁公至，良玉传语快请，继咸上船，即曰：“适从武昌回署，整顿兵马，愿从鞭弭。”黄澍曰：“目下竟不能前进矣。”继咸曰：“何也？”良玉曰：

“黄得功领兵截杀，先锋俱已败回。”继咸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欲罢不能，为今之计，宜速即遣人游说，若徒以兵戎相见，无益也。”良玉踌躇曰：“敬亭已去，奈无人可遣何？黄、袁默然。适昆生侍立于侧，上前请曰：“晚生与彼颇有一面，情愿效力。”黄澍赞叹曰：“昆生义气，不亚敬亭，今日正可借重。”良玉尚难信托，因问曰：“汝往游说，将用何言？”昆生答曰：“我但言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大凡英雄举动，必须瞻前顾后，曾受先朝勋爵，当思故主深恩，今乃欺其子，害其妃，得新忘旧，同室操戈，其亦可以休矣。”黄澍点首称善，良玉曰：“更须将我心事，一一剖讲明白，使其得悉奸臣当杀，太子当救，完此两件大事，则于朝廷一坐不惊，于百姓秋毫无犯，为何不知大义，妄行截杀乎？”黄澍亦曰：“彼黄得功一介武夫，尚知报效，我等焉有犯上作乱之理，请彼细思为要。”

昆生诺诺应是，方欲起身作别而往，猛见报卒慌急上船，报曰：“报元帅：九江城内一片火起，袁老爷本标人马自破城池矣。”继咸大惊曰：“如何我本标人马，自破城池？殊为不解。”良玉勃然怒曰：“岂有此理！不用猜疑，定是我儿左梦庚干此不端，陷我为反叛之臣。而今已矣，我尚有何面目。再向江东乎？”言已，手掣佩剑，将欲自刎，幸被黄澍抱住。良玉气愤填胸，紧握继咸之手，注目而视曰：“临候临候，我负汝矣！”语至此，呕吐鲜血，倒于椅上。昆生急唤元帅苏醒，久之不应，黄澍曰：“想是中恶，速取辰砂灌之。”昆生见牙关紧闭，灌之不进，早已气绝而死，乃与众人大哭。可怜将星陡落，中道遽亡，渺渺英魂，竟随先帝于地下，呜呼伤哉！

继咸谓黄澍曰：“元帅已死，本镇人马霎时溃散。左梦庚据住九江，使我进退无门，倘若黄兵追来。如何逃避？”黄澍曰：“我等本系被逮之官，今又失陷城池，被捕入京，有谁解救，不如回返武昌，与巡抚何腾蛟别作良图。”继咸遂同黄澍过船而去，只剩昆生一人，看守元帅尸骸，悲苦万分。即取香烛设于案上，哭拜曰：“元帅如此英雄，而今气死，众人散去，撇下空船，可叹我江上招魂，无从买得一杯酒祭奠元帅英灵也。我且独守于此，待其子奔丧回船，收殓事竣，我方辞之而去，不然，我爱侯公子，我负左元帅矣。”由是观之，昆生之笃义而守，与敬亭之仗义而行，易地则皆然。

第三十五章 誓师

闲尝读近代史，有能于国家颠覆之际至死不变，效死不去，欲以一木支大厦，只手挽狂澜者，余于宋末得一人焉，曰文天祥，又于明末得一人焉，曰史

可法。史公开府扬州，素抱经略中原之志，两年来吹角列营，每日里催征调马，军书旁午，将令难申，独守广陵，一筹莫展。可恨黄、刘三镇，不奉阁部指挥，咸听马、阮调遣，移镇上江，堵截左兵，黄河一带，置之不顾，三军拔队，千里空营，史公心甚忧之。果然接得塘报，本月二十一日，北兵乘虚而入，已抵淮境，自顾本标军卒，不足三千，焉能拒敌数万之众。既难进战，又难退守，则淮阳一失，京师势必不保，岂不将明代锦绣江山一旦送去耶。

当斯时也，即使诸葛复生，亦将无以为计，况史公之将略远不及诸葛乎。然成败利钝，非所逆料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史公一片孤忠，实与诸葛相伯仲，庸何多让哉。噫！南风不竞，北虏称强，自念区区本部，究不知兵气若何，倘能众志成城，或可背城借一，则鲁阳之戈，不妨自我而挥也。故今晚私步城头，察看情形，命家丁提灯随往。既上城垣，凄然了望，习习悲风，音传击柝，蒙蒙残月，影动危旌。时值更深，人方睡醒，有声自营帐中来，遂悄立于女墙畔，侧耳听之，果有军士作怨言曰：“北兵已到淮安，竟无一人顾问，独使我等几名残兵死守扬州，如何保得，元帅真太无分晓矣！”史公闻言，点首自语曰：“汝等焉知，万里长城全仗此扬州父子兵乎？”又听得军士发恨声曰：“元帅既不爱惜我等，不如趁早投降北朝，各图欢乐，何必在此束手待毙。”史公大惊，又自语曰：“彼等竟思投降，如之奈何？若将‘降’字横在胸中，则扬州难以保守矣。”复闻军士作怒声曰：“我等降与不降，姑且不论，何不自己变动，趁此抢杀一次，早早脱身而去。不然守到何时，方能终局耶。”史公闻至此，暗暗嗟叹曰：“竟不料情形如此，令人热心冰冷，夫复何言，且有不可终日之势。我当急速回去，连夜点兵，不及俟诸明日矣。”遂与家丁下城而返，立命掌号升炮，作传操状。

其时众军闻声惊起，相聚而言曰：“今乃四月二十四日，并非下操之期，如何半夜三更，梅花岭突然放炮？我等速往观之。”言已，纷纷疾走。中军已持令箭至，高声呼曰：“元帅有令：大小三军速赴梅花岭，听候点卯。”众军齐应，同至坛前，排立两行。史公乃戎装扎束，登坛而坐，即传中军近前，中军参见毕，史公谕之曰：“近日北信紧急，淮城失守，扬州乃江北要地，倘有疏虞，京师难保。迅传五营四哨，点齐人马，各照泛地，昼夜严防。敢有倡言惑众者，军法从事。”中军遵令向外，即以此言传谕三军。三军不应，史公曰：“如何寂然无声？汝可再传军令，命彼等高声答应。”中军如言，三军仍不应。史公吩咐击鼓传令，鼓声虽动，而三军又不应。史公曰：“分明都有离畔之心矣。”始则顿足长叹，继乃放声大恸，且哭且言曰：“嗟乎！皇天列圣，呼吁无灵，胜余一人勉支残局，奈人心已土崩瓦解？何嗟乎！史可法，汝真苦命也！既少良朋协力，又无兄弟同心，仅仗汝等三千子弟，岂知今日者各想逃生，谁肯舍死，如越人视

秦人之肥瘠，漠不关情，甘让大好江山当作请人筵席，不亦悲夫！”既而椎胸自恨曰：“史可法，史可法！平生枉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空谈忠孝，时至今日，计穷力尽，我不能不为祖宗哭，更为百姓哭也。

言时大哭不止，中军从旁劝曰：“元帅保重，军国大事，徒哭无益也。”乃以双手扶之，见史公泪点淋漓，战袍湿透，并闻一阵血腥，直透脑际，急唤左右掌灯照之，惊曰“浑身血点，何从而来耶？”史公拭目注视曰：“此从眼中流出，想是我一腔热血，化作两行热泪耳。”中军乃唤大小三军上前观看，果是血泪，感动人心，众将一齐跪地，中有一将曰：“尝言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，我等不为朝廷出力，禽兽不若矣。”又一将曰：“我等贪生怕死，竟使元帅如此难为，皇天不佑。”一将更奋然曰：“百岁无常，谁能免死，今日愿舍一命，为元帅守此扬州城。”中军亦连连称妙曰：“谁敢再有二心，我即解送辕门，听元帅千刀万剐。”

史公转悲为喜，掀髯大笑曰：“果然如此，本帅理当拜谢。”众人慌忙扶住，连称不敢。史公曰：“众位请起，听我号令。”众方应声起立，史公谕之曰：“汝等三千人马，一千迎敌，一千内守，一千外巡。”众皆曰：“诺”。史公又曰：“上阵不利，守城；守城不利，巷战；巷战不利，短接；短接不利，自尽。”众亦一一称是。史公曰：“汝等须知降将无伸膝之日，逃兵无回颈之时，从此不良之念再莫横胸，无耻之言再休挂口，方是我史阁部结识之好汉也。”众又哄然应是，史公点首曰：“既然应允，无烦本帅多嘱，请列位欢呼三声，各回泛地可也。”众遂呐喊三声而退，史公鼓掌大笑者三。然而译书至此，吾不禁搁笔三叹，为之凄然泪下矣。

第三十六章 逃难

淡月高悬，愁云低罩，鱼更三跃，蜡泪双垂。半壁将倾，六飞远遁，斯正弘光帝骑马出宫时也。盖帝因左兵东犯，目为腹心之患，移镇堵截；不防河北人马乘虚渡淮，围住扬州，史可法连夜告急，大有朝不保暮之势，人心惶惑，大局岌岌，都中文武，均无守志。欲召马士英、阮大铖计议国事，而若辈闻风退避，踪迹难求。自知中兴宝位，不能安坐，乃与内监、宫女等深夜出宫，假发兵符，偷开城阙，方以为离此南京，即有藏身之所，故趁天街寂静，夜色朦胧，犹挈妃嫔以相从，空效太王之好色，可笑亦可悲已！及至天将黎明，士英进朝，始知帝主潜逃。又恐仇人残害，急即微服而行，欲离龙虎之都，早出鸡鹅之巷。

自顾一队妖娆，十车细软，必须随身紧带，加意堤防，惟恐狭路相逢，致被仇家却夺耳。

士英乘马在前，夫役推车于后，正行间，突有乱民数人，手持木棒，拦截去路，厉声大喝曰：“汝是奸臣马士英，窃柄弄权，民穷财尽，今日犹思携带子女玉帛，逃往何处去耶？速速与我留下者！”言时，竟以木棒相饬，权作当头之喝，将士英摔倒于地，剥去其衣，劫夺妇女财帛而行。士英受伤后，横卧街心，不能即起。适值阮大铖策马而来，自念防江虽是美差，然恋之不舍，一旦北师南下，有谁代我餐刀耶？故将兵符抛入江中，以逃走为上策，特不知贵阳相公是走是降耳。且行且思，不意马足一绊，忙即勒缰下视，见是士英，惊问曰：“汝是贵阳老师相，为何卧倒在地？”士英呻吟曰：“我不能行矣，家眷行囊，俱被乱民劫去，还将我打倒在地。”大铖闻言，顿触己怀，乃曰：“晚生家眷行囊，尽在后面，若被抢夺，势必受千人笑骂矣，我当往迎之。”

语未竟，忽见一众乱民持棒而过，或拥妇女，或取行囊，纷纷然相谓曰：“此是阮大铖之家私，何不大众分肥乎？”大铖犹自仗官势，喝曰：“奴才如此大胆，竟敢夺我阮老爷之家私，当得何罪？”乱民等哗然曰：“汝即是阮大铖乎？来得正巧。”亦以一棒奉敬。大铖受击倒地，复剥其衣，并言饶彼狗命，且往鸡鹅巷裤子裆，将其房屋放火焚之，呼啸而去。士英呼痛曰：“腰已击损，不能起身，奈何？”大铖曰：“晚生手臂捶伤，亦只得在此奉陪。可叹我等十分狼狈，同病相怜，区区鸡肋，焉能挨得村拳乎。”二人方当悲欢之际，杨文驄亦行经其间，带挈从人，肩挑行李，正欲走马赴任去也。盖龙友新升苏淞巡抚，择定今日五月初十起行，将家藏书画古玩暂寄媚香楼，托蓝田叔随后携往，减从轻装，自觉爽快。行未多时，从人忽禀曰：“请老爷趲行一步。”龙友曰：“何也？”从人曰：“街上纷纷传说，北信紧急，皇帝、宰相都于今夜出走矣。”龙友曰：“既有此事，速速出城！”乃举鞭策马而驰，不意马忽惊跃，却步不前，忙唤左右趋视，疑是尸骸二具，横卧于地，陡闻呼救声，龙友知其未死，命左右看是何人。从人细认之，急禀曰：“好似马、阮二位老爷。”龙友不信，上前俯视，果是马、阮，大为惊讶，慌即丢鞭下马，问曰：“二位因何弄到如此田地？”士英曰：“被乱民劫夺一空，仅留性命。”大铖亦曰：“我来救取，不料亦遭此难。”龙友曰：“护送之家丁都在何处？”士英叹曰：“想已乘机拐骗，四散奔逃矣。龙友唤左右扶起二人，取衣衣之，乃曰：“幸有闲马一匹，二位请速出城，勿再逗遛。”从人即扶马、阮上马，搂腰叠骑而行。”

龙友亦乘马随之于后，从人曰：“老爷切勿与彼同行，深恐遇见仇人，累及我等。”龙友曰：“然汝看一群乱民，自远而来，我等宜早避之。方思隐匿于路

旁，而二妇人已至近前，披发奔走，情殊可怜。见是龙友，忙曰：“汝是杨老爷，为何在此？龙友定睛认之，乃曰：“原来是寇白门、郑妥娘，汝姊妹二人如何得出宫门耶？”白门曰：“正在歌台舞殿，忽然酒罢灯昏，内监宫妃，纷纷乱走，我等不出，更待何时。”龙友问曰：“李香君为何不见？”妥娘答曰：“我三人一同出外，奈彼脚小伶仃，难以行动，因唤一乘小轿，抬彼先走矣。”龙友复问曰：“朝廷果然出去否？”白门曰：“我等不甚深悉，沈公宪、张燕筑随后即来，问彼方知真信。”言尚未已，遥见沈公宪身被锦衣，怀抱鼓板，张燕筑手提纱帽，并握须髯，飞奔而来，形殊仓卒。龙友唤止之，问曰：“汝等何故如此慌张？”公宪曰：“杨老爷，殆犹未知耶？北兵杀过江来，皇帝已从夜间偷走矣。”龙友曰：“汝等今往何处？”燕筑曰：“各人回家探望，准备逃生。”妥娘笑曰：“惟有我等不怕，回到院中，准备接客。”龙友曰：“此时尚思接客，可称奇谈。”妥娘曰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大凡兵马营中，赚钱最易，笙歌队里，卖笑何妨，谁不爱隋宫衰柳、吴苑残花乎。”语毕，即与公宪等三人俱去。龙友叹曰：“彼等亲见圣上出宫，光景已是不妥，我不如速往媚香楼，收拾行李，趁早还乡去也。”

主见已定，返辔奔驰，目睹逃亡人众，奔走街衢，料想君宰失迷，此时恐难出江关耳。转瞬已至李家院门，下马急叩，蓝瑛闻剥啄声甚厉，启户视之，疾询曰：“杨老爷何故去而复返？”龙友曰：“北信紧急，君臣逃散，尚能作苏淞巡抚乎？我故整理琴袱被更换布袜青鞋，欲唤一叶扁舟，载归乡里也。田叔点首曰：“此事我亦知之，适香君回家时，已将详细告我矣。”乃回首唤香君出，香君珊珊而至，即与龙友万福。龙友曰：“多日不见，今朝匆匆一叙，又将远别。”香君问曰：“杨老爷欲向何处去乎？”龙友曰：“我竟回敝乡贵阳去耳。”香君泣曰：“侯郎狱中未出，老爷又欲还乡，依一弱女子，孑然孤立，更有谁来照顾耶！”龙友喟然曰：“如此大乱情形，万分急迫，父子尚难相顾，焉能携带他人。”语虽如是，而心中颇觉为难，初不意苏昆生之突如其来也。昆生自湖广回京，适值城中大乱，旌旗满目，改变乾坤，所以性急匆忙，特至院中探听朝宗信息，可巧龙友在院，又喜香君出宫，相见之下，遽问龙友曰：“侯相公因何不见？”龙友曰：“侯兄未曾出狱，焉得至此。”香君曰：“师父今从何处来乎？”昆生曰：“我因相救侯郎，远赴武昌不料宁南暴卒，当即连夜回京，忽闻乱信，急忙寻至狱门，早已封锁俱开，众囚四散，网开三面，未见侯郎，岂真将秀才害耶？”香君哭曰：“师父速替侬寻侯郎来。”龙友曰：“汝看烽火迷天，烟尘遍地，抛妻弃子，一时恐难以团圆也。今为汝幸者，有汝师父作伴，我即欲出京就道矣。”又回顾田叔曰：“蓝田老收拾行李，盍与我一路同行乎？”田叔曰：“小弟家在杭州，安能陪汝远去。龙友曰：“既如此，当换上行衣，即此告别。”乃起身率从人去。

香君忍不住珠泪盈盈，哭曰：“杨老爷竟自去矣，只有师父知依心事。前日累汝千山万水，寻到侯郎，不想奴家进宫，侯郎入狱，两不见面。今日奴家离宫，侯郎出狱，又不见面，还求师父可怜，领依向各处寻访。” 昆生曰：“侯郎不至院中，必然出城去矣，何从寻访？” 香君曰：“依今定欲寻郎，任彼在天之涯，在地之角，亦情愿踏破铁鞋，遍历三千世界也。” 田叔曰：“西北一带，俱是兵马，料彼不能渡江。如欲寻访，谅在东南山路。” 香君曰：“就去何妨，纵入深山荒野，而仙境或似天台，重缔三生石上之缘，亦未可知。” 昆生曰：“汝既一心欲寻侯郎，我亦有避乱之意，一准引汝前往，惜我路径不熟，奈何？” 田叔指示曰：“城东栖霞山中，人迹罕到，大锦衣张瑶星先生，弃职修仙，我正欲拜访为师，何不作伴同行。倘或天缘巧合，得以相会于其间，亦属意中事，未识汝等以为然否？” 昆生连声称妙曰：“各人即收拾行囊，一同出城可也。” 香君亦甚愿意，遂与昆生、田叔等，舍此风月名场，跳出烟花旧寨；所不能消释者，惟此一点情根耳。虽金莲窄窄，行走颇艰，然欲觅桃洞仙源，急离秣陵险地，亦几忘路之远近矣。

第三十七章 劫宝

自宁南举兵东下后，黄得功奉命征调，堵截坂矶，虽宁南中道身亡，其子左梦庚犹率领旧据住九江，得功故驻扎芜湖，防其北犯，未能遽奏凯还。即凤淮刘泽清、刘良佐二镇，亦离江北而至上江，备御左兵，以致凤淮一带，千里营空，北兵遂长驱直入，连夜渡淮，围困扬州，南都震恐，警信频传，其失计为何如乎。得功闻探卒禀报，心乃大惊，急唤田雄曰：“汝是我心腹之将，速领人马，往保南京。” 既而叹曰：“我今推究其祸，实由阮司马夜发兵符、调镇移防耳。岂知拆东补西，顾此失彼，前抛河洛，后弃淮扬，任彼铁骑飞来，嗟我金陵气黯，纵提一旅之师，焉能救燎原之火耶！”

是时田雄尚未起行，而弘光帝已蒙尘至矣。盖帝逃出南京，昼夜奔走，宫监嫔妃，渐渐失散，仅有太监韩赞周相随在后。行吟江畔，乞食村间，且在此炎天赤日之中，策瘦马以独行，正不知何处是纳凉之所，殊可伤也。昨日往见魏国公徐弘基，被其驱逐出府，今日方至芜湖，遥睹前面军营，知是得功驻扎之处，指望其容留收养，得以寄人篱下，斯愿足矣。

帝乃至得功辕门首下马，唤赞周上前传言，赞周领命，高呼门上有人否，有军卒自内出，动问曰：“汝从何处来乎？” 赞周以南京对，且曳其衣，依声相告

曰：“万岁爷驾到，传汝将军速出迎接。”军卒不信，叱曰：“万岁爷焉得到此？汝休来将我恐吓。”帝从旁谓之曰：“汝去唤黄得功向外，即知真伪。彼会在江浦迎銮护驾，认识寡人之面目也。”军卒见其人物不同，又听其口气甚大，乃转身进内传禀。得功闻言，狐疑不决，慌即出外细认。将及辕门，帝早见之，先言曰：“黄将军一向无恙耶？”得功辨别非谬，急忙跪呼万岁，请帝入帐朝见。赞周乃扶帝升帐而坐，得功随入，朝拜曰：“臣拜吾主，重仰天颜，未识圣驾私巡所为何事？萧条鞍马，状似蒙尘，殆今神龙失水，致教飘荡风云乎？此皆臣等之罪，咎在将相之深负国恩也。”帝叹曰：“事到今日，后悔无及，但望汝保护朕躬耳。”得功拍地哭奏曰：“皇上深居宫中，臣方能效命阃外，今乃下殿而走，大权尽失，致使臣进不能战，退不能守。呜呼！十分事业，已去九分，奈何，奈何？”帝曰：“不须慌急，寡人但求苟全性命，至于皇帝一席，我亦甘心退让矣。得功惊叹曰：“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圣上乌得弃之。”帝曰：“弃与不弃，全在将军一人。”得功曰：“微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其地均非所知。”帝泣曰：“将军果是一位忠臣也！”得功跪奏曰：“圣上鞍马瘁顿，早往后帐安歇，所有军国大事，明日再行请旨定夺。”帝点首应之，赞周方扶之入。

惟斯时之得功，焦思万状，喃喃自叹曰：“嗟乎！明朝三百年国运，争此一时；十五省皇图，归此片土如斯天大干系，欲令我一人担承，又焉能之。”既而传谕大小三军曰：“今夜马休解辔，人休解甲，摇铃击梆，分外小心，毋得疏忽。”众皆应命。得功又唤田雄曰：“我与汝是宿卫之官，即在行宫门外，同卧支更，以免意外之虞。”于是得功提心吊胆，手握双鞭，头枕田雄之股而卧。帐外则摇铃击梆，报数更筹，巡逻不绝，可谓严密周至矣。田雄忽向得功悄语曰：“元帅，我看皇帝之相，不似享福之器；况北兵过江，人皆投顺，元帅亦须见机而作为是。”得功曰：“恶是何言欤？古云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，为人臣子，岂可怀揣二心？”正言论间，忽闻外面传鼓声，惊曰：“晚上因何传鼓？慌忙起坐，见一军卒入内报曰：‘报元帅：有一队人马，从东北方面来，云是二镇刘老爷，今欲会见元帅，商议军情。’得功不以为忧，方以为三镇会齐，保驾乃可无虞矣。立即出外观之，果见刘良佐与刘泽清率领军队并马而至。将及营门，即高呼黄大哥在否，得功私心窃喜，急应曰：‘愚兄在此，恭候多时。’二刘下马，良佐先开言曰：‘哥哥获得宝贝，竟瞒蔽我等兄弟二人乎？’得功不解，问曰：‘是何宝贝？’泽清曰：‘宝贝即是弘光。’得功摇手曰：‘切莫高声，圣上已安歇矣。’良佐悄问曰：‘今夜尚不献宝，更待何时？’得功曰：‘不知所献何宝？’泽清实言曰：‘将弘光送与北朝，我等皆爵封王位，岂不是献宝乎？’得功怒喝曰：‘汝等二人，敢来作此勾当，我黄闯子焉能容得！’即举双鞭击之。二刘各掣佩剑招架，

得功大骂曰：“反贼反贼，汝今望风降敌，卖主求荣，状烦波斯，思居奇货，争功邀赏，倒戈劫君，真乃丧心病，反面无情之贼党也。”良佐曰：“且慢破口，自己兄弟，争闹何为？”得功怒叱曰：“万恶狗才，君父尚且不识，谁与汝认兄弟耶？”言已又同二刘动手。不意田雄在得功后，暗骂笨牛，恨其尚不见机，弯弓拈箭，竟向得功腿上射之。得功应弦而倒，二刘鼓掌大笑。田雄返身入后帐，迅将弘光背出，帝唤韩赞周相随，赞周不应，帝恨曰：“奴才竟舍我而去乎？”掌击田雄之面，且问曰：“汝背我向何处去耶？”田雄曰：“背汝到北京去。”帝心慌急，狠咬田雄之肩，田雄忍痛，既至外方，掷帝于地，向二刘拱手曰：“皇帝一枚奉送。”二刘亦拱手答曰：“领谢领谢。”各曳帝之衣袖而行。

得功虽受伤在地，急即抱住帝腿，唤曰：“田雄田雄，快来夺驾！”盖未知田雄变心也。田雄作势使之放手，二刘竟曳帝去。得功欲起不得，问谁人射我一箭，田雄曰：“是我等放箭射贼，误伤元帅。”得功曰：“真是瞎眼狗才，我且问汝：汝何故将圣驾背出？”田雄曰：“我想护驾逃走，不料被彼夺去。”得功曰：“既如此，汝与我速速追回。”田雄笑曰：“不劳元帅钧谕，我是一名长解，行将收拾包囊，护送进京矣。语毕，手提包囊，飞奔而去。得功大怒曰：“此等伤天害理之反贼，恨我不及杀汝矣，呜呼！天乎，焉知明代江山断送于我黄得功之手乎？我虽平生骁勇，力敌万夫，然阻不住黄袍北上，定被江东父老所笑，不如一死报国，以明此心之无他也。”乃拔剑自刎而死。

第三十八章 沈江

时维五月，见夫龙舟竞渡，聚赛于江头者，非吊屈原之忠魂乎？不意千载而后，适值乙酉五月，史可法亦随屈原而去，吾将以吊屈原者并吊史公矣。史公自誓师后，仅率三千子弟，死守扬州，无如力尽粮绝，外援不至，是夜被北兵攻破北城。史公本拟自尽，忽念及明朝三百年社稷，全仗一己支持，岂可效无益之死，而舍孤立之君乎？因此缒下南城，直奔仪真，幸遇报船，渡过江来，虽离南京不远，而两腿酸疼，不能走动。为难之际，得一白骡，遂折柳枝作鞭，跨骡而行，独自一人，走此空江野路，孤怀抑郁，满目凄凉。遥望白下城关，云中宫殿，恨不能一蹴而几，再图后举也。

方当加鞭疾驰间，不期迎面来一老者，肩背包囊，匆匆而至，不及趋避，猛然一撞，老者倾跌于地，急呼曰：“险甚险甚！我几乎滚入江去。骡上老将爷，奈何视而不见耶？”史公慌忙下骡，手扶老者起，招赔曰：“得罪得罪，我且问

汝：汝从何处来乎？”老者曰：“我从南京来。”史公急问曰：“南京光景如何？”老者曰：“汝尚未知耶？皇帝已于前数日潜逃，目下北兵过江，满城大乱，城门久不开放矣。”史公大惊曰：“若是则去亦无益。呜呼！皇天后土，二祖列宗，奈何半壁江山，尚不能保住耶？”言时，放声大哭。老者听其哭声甚哀，仿佛是史阁部，乃问曰：“汝敢是史老爷乎？”史公点首称是，并问老者如何认识，老者答曰：“小人是太常寺老赞礼，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老爷，老爷可记得否？”史公曰：“果然果然，记得是日恸哭先帝，即是老兄。”老赞礼曰：“不敢，请问老爷为何如此狼狈？”史公愀然曰：“今夜扬州失陷，方从城上缒下，因而至此。”老赞礼曰：“兹将焉往？”史公曰：“本欲往南京保荐，别作后图，不料圣上先已出走，我将安往耶？”语至此，顿足大恸，复曰：“圣上弃我而去，我殆如断篷之船耶？抑如无家之犬耶？嗟乎！呼天不应，唤地无灵，欲归无路，欲进难前。睹此滚滚波涛，是我葬身之地，岂不胜于一抔黄土耶？”既而自顾其身，又曰：“我史可法亡国罪臣，焉容得冠裳而去耶。”言已，摘帽脱靴，宽袍解带。老赞礼见其有寻死之状，急曰：“老爷还请三思，不可短见。”史公叹曰：“汝看茫茫世界，我史可法虽有英雄之志，然时至今日，目睹江山换主，我尚留恋何为哉？”遂耸身跃入江中而逝。老赞礼听其言语，未及防备，今见史公投身江流，不觉呆望良久，方抱靴帽袍服，哭唤史公曰：“老爷真是尽节忠臣也！若不过小人，谁知汝投江而死耶？”

正当大哭之际，前有柳敬亭与侯朝宗，后有陈定生与吴次尾携手而来。朝宗回首唤曰：“定兄、次兄，天色将晚，速即紧行一步。”陈、吴应之，敬亭曰：“我等出狱，不觉数日，东藏西匿，终无栖身之地。今已至龙潭江岸，理宜彼此商酌，分路逃生为是。定生曰：“然。”突见老赞礼望江大哭，忙问曰：“老兄何故在此悲恸？”老赞礼见有人动问，乃止泪而答曰：“我是行路之人，适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，不由人不伤心痛哭耳。”朝宗尚未深信，因曰：“史阁部焉得至此？”老赞礼曰：“今夜扬州城陷，逃到此间，闻得皇帝出走，彼即连连顿足，跳入江去矣。”朝宗曰：“安有此事？”老赞礼以手指示曰：“汝若不信，请看脱下之衣服靴帽，便知非谬。”敬亭趋前翻视，见有浑身朱印，忙唤朝宗观之，乃“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”印文，朝宗惊哭曰：“果然是史老先生也！”定生曰：“我等当对衣冠哭拜一番。”于是老赞礼将衣冠向上安设，众皆叩拜而哭曰：“公今跳出重围，行经江畔，孤城已失，故国难忘。谁知千里长江，早归别姓，空剩一腔热血，尽付东流。呜呼痛哉！”朝宗更手拍衣冠，大哭不止。敬亭曰：“阁部尽节，已成一代忠臣，相公不必过哀，我等当分手矣。”朝宗遥指曰：“汝看一望烟尘，我将安归乎？”定生曰：“我二人远道前来，原为

送兄过江耳。今既不能北上，何不随我南行？”朝宗曰：“如今纷纷乱世，焉能终始相依，不若各人自便之为佳也。”次尾曰：“究不知兄意若何？”朝宗曰：“我与敬亭商议，欲寻一深山古寺，暂避几日，再图归计。”老赞礼从旁搀言曰：“老汉正思往栖霞山去，是处地方幽僻，尽可避兵，何不一同前往？”朝宗深以为然，定生、次尾皆曰：“侯兄既有栖身之所，我等即此告别。”遂各挥泪而行。

朝宗送二人去，乃问老赞礼曰：“汝往栖霞山中有何公干？”老赞礼曰：“实告相公：我是太常寺中老赞礼，为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，一众文武百官尽属虚应故事，我故一时气愤，遍约村中父老，捐施钱粮，准于七月十五日欲替崇祯皇帝建一水陆道场。不料南京大乱，好事难行，因携带钱粮，径往栖霞山上，虔请高僧，了此心愿。”敬亭连称好事，朝宗惟乞求携带。老赞礼尚欲收拾衣服靴帽，敬亭问曰：“汝将各物送往何处去耶？”老赞礼曰：“我想扬州梅花岭是其点兵之所，一俟大兵退后，我去招魂埋葬，始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也。”朝宗赞叹曰：“如此义举，更令人钦佩之至。”老赞礼乃与朝宗、敬亭同行，时已暮色苍然，月生江上矣。

第三十九章 栖真

秣陵之东，有栖霞山焉。白云叠叠，翠嶂重重，竹径烟迷，松涛风送，洵是仙踪相会之处，人迹罕到之区也。今李香君得至此间，实由蓝田叔之引领、苏昆生之护送耳。既入山中，欲寻住宿之所，见有一庵，题名“葆真”，叩门而入，巧遇卞玉京为此庵之主，遂与昆生止宿于此，惟香君情根未死，幽恨难消，不见侯郎，于心滋戚，因谓昆生曰：“郎今未遇，妾无所归，还求师父用心寻觅。”昆生曰：“此事暂且从缓，汝不见烟尘遍地，却向何处寻觅耶？且待庵主向外，议一常住之法，再作区处。”言谈未已，玉京自内出，盖其来此已五月余，实因昏主搜捕歌妓，逼断尘心，乃易道姑装，隐迹于此山中。笑看闲云，身同野鹤，十载繁华似梦，半生花月成空。今留香君栖宿，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？几令人回首当年，又种桃花于洞口也。

是时玉京向外，与香君、昆生相见后，即曰：“草庵淡薄，屈尊二位，殊为抱歉。”香君曰：“多承收留，感激非浅。”昆生乃实陈己意曰：“我正有一言奉告：江北兵荒马乱，急切不敢前行，况老朽仅知吹歌，山中又无用处，连日揽扰，甚觉不安。”玉京曰：“何出此言？且俟旧侣重来，蓬山路达，定许前缘不断，巫峡情浓矣。二位如不嫌寂寞，又何妨下榻其间乎？”昆生曰：“虽然，我

有一活计在此。”言时，更换鞋笠，取出斧担绳索等物，复曰：“趁此天晴，我欲往岭头涧底，捡取松柴，以供早晚炊饭之用，岂不胜于坐吃山空耶？”玉京阻之，昆生曰：“彼此度日，安可偷闲？”遂挑担出庵而去。玉京将门闭掩，香君曰：“依在此闲坐无聊，愿作缝纫之事，以消长夏。”玉京曰：“正有一事借重，下月中元节，村中男女许到白云庵，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幡，敢求妙手，代彼造成，可算是十分功德也。”香君点首曰：“如此好事，情愿助力。”玉京见其应允，即取幡料出，陈于案上。香君一片虔诚，薰香洗手，方执幡以缝之，且自叹曰：“想依前身孽重纤纤十指，仅知箫孔箏弦，几曾作女红针线耶？”玉京曰：“香姐心灵手巧，一捻针线，便是不同。”香君曰：“依实不谙针线，全凭虔心一点而已。今者手捧仙幡，自甘忏悔，纵使指头肿裂，依将绣出鸳鸯别翻新样也。”绣幡之时，而剥啄之声起于户外。此间系清静地，来者果为谁耶？乃即香君日夜思念之侯郎，与老赞礼、柳敬亭同至于此也。

侯郎既至，则转瞬可见香君矣，而孰知不然。老赞礼引领入栖霞山，谓朝宗曰：“汝等须寻一道院，作为安歇之所。”朝宗举首望之，见夫白石为墙，碧萝牵户，此中定是仙家，盍呼道童而问之，乃烦老赞礼上前叩门。玉京闻声而起，隔扉问其来由，老赞礼答曰：“我等从南京来，欲借贵庵暂安行李。”玉京曰：“此处是女道住持，从不留客。汝看石垣四耸，画掩重门，为女冠修真之地，毋来相混。”敬亭曰：“我等非比游方僧道，暂住何妨？”玉京拒绝曰：“庵中严持戒律，谨守清规，与处女闺阁无异，岂容俗客喧扰耶？”香君亦从旁和之曰：“此言有理，今非比身在青楼之日矣。”玉京曰：“然此是我修行本等，不用徇采，且往香厨用斋去也。”老赞礼尚欲叩门，朝宗止之曰：“彼既谨守清规，我等何必苦苦纠缠。”老赞礼曰：“前面庵观尚多，待我再去访问。”三人于是行行复行行，见一人道家装束，芒鞋竹杖，手提药监，踉蹌而来，盖是人方从深山古洞采药归也。老赞礼心窃喜之，趋前拱手曰：“老仙长，我等因上山做好事，欲借道院暂安行李，敢求方便一二。”道人不答，注目于老赞礼之后，详加审认，不觉脱口而出曰：“此位相公，好似河南侯公子？”敬亭急应曰：“不是侯公子是谁？”道人闻其言，又细认而言曰：“老兄可是柳敬亭乎？”敬亭曰：“然。”朝宗亦留意认之，失惊曰：“汝是丁继老，今何以出家乎？”继之曰：“侯相公有所不知，我自知年已迟暮，性又疏懒，因此羞入旧宫，辞家远出，愿诵《黄庭》一卷也。”敬亭曰：“请问住持何山？”继之曰：“离此不远，有座采真观，即是修炼之所。不嫌荒僻，就请暂住何如？”朝宗欣然从之，老赞礼曰：“二位得遇故人，已有栖身之地，我欲往白云庵商量醮事去矣。”

朝宗谢其携带，老赞礼乃作别去，继之始携朝宗、敬亭而行。跨过白泉，又

登紫阁，雪洞风来，云堂两落。朝宗忽惊曰：“面前一道溪水，陷断南山，如何过去？”继之曰：“不妨岸有一渔船，我等且坐船闲话，等候渔翁至此，央彼撑去，不及半里，即是采真观矣。”三人既上渔船，敬亭曰：“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，专以捕鱼为业，本是弄船惯家，待我撑去可乎？”朝宗连声称妙，敬亭乃持篙撑之。朝宗谓继之曰：“自从梳拢香君，借重光陪，不觉一别已是三载。”继之曰：“然且问香君入宫之后，可有消息也未？”朝宗摇首，取扇指示曰：“并无消息，惟此桃花扇，尚是我二人订盟之物，至今时刻在手。回忆青楼旧梦，竟成地老天荒，此恨此情，迄无穷尽。蓬山路隔，鸾凤分飞，可怜美满良缘，变作花残月缺，能不悲哉！”敬亭曰：“前日皇帝私走，嫔妃逃散，料想香君已出宫门；且待南京平定，再去寻访，或有相逢之日也。”朝宗叹曰：“遭此兵劫，四散流离，恐今生未必相逢矣。”言之凄然泪下。继之指谓敬亭曰：“门前一带竹篱，便是采真观，请即拢船可也。”敬亭将船挽住，一同上岸，继之呼道僮取行李进，相让而入。

第四十章 入道

去年七月十五日，张瑶星自北京来，途遇田叔益所，闲话于旅店中，哭拜先帝，精诚感格，在夜深风雨之时，恍惚间见先帝、先后乘舆而过，当日发一愿心，欲于来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建水陆道场。乃弹指光阴，瞬经一载，南都不守，时局已更，瑶星早于三月间挂冠归山，住居白云庵中。书客蔡益所，当时随之出家，载来五车经史。山人蓝田叔，近日来此修道，遍画四壁蓬瀛，故此荒山之山，既可读书，又可卧游，何乐如之？虽世态纷纭，容颜已老，而处此玉壶琼岛，终古无愁矣，惟生平所耿耿于心者，先帝之深恩未报耳。

今当乙酉中元节，瑶星欲了愿心，广延道众，大建经坛，与先帝修齐追荐。适值南京老赞礼至，约会村中父老，来此搭醮。乃唤弟子蔡益所、蓝田叔出，面谕曰：“尔等率领道众，按照黄箓科仪，早设坛场，待我沐浴更衣，虔心拜请也。”于是益所、田叔铺设三坛，供养香花，安排茶果，立幡挂榜，位置整齐。事毕，田叔谓益所曰：“汝看山下父老，捧酒顶香，纷纷来也。”其时老赞礼率领村中男女，或顶檀降，或携村醪，或挑纸锭，或执绣幡。望帝座以非遥，问皇孙之谁是，有不掩泪追思，伤心凭吊者乎？老赞礼等既至山上，入庵相见，同声言曰：“众位道长，我等社友俱已齐集，即请法师巡坛。”益所、田叔乃向内请曰：“铺设已毕，请法师更衣，巡坛行洒扫之仪。一时鼓作三通，另有道士四名，各

奏仙乐。益所等身换法衣，手捧香炉，恭候法师向外。须臾，瑶星缓步而出，戴金冠，披法衣，擎净盂，执松枝，巡坛洒扫。露滴清凉，尘消热恼，高瞻玉座，响动云璈。瑶星周巡三转而退，益所等又向内请曰：“洒扫已毕，请法师更衣，拜坛行朝请之礼。”乃设牌位于三：坛正坛设故明思崇烈皇帝之位，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，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。陈设后，细乐复作，瑶星九梁朝冠，鹤补朝服，金带朝靴，手执牙笏，步至坛前，跪而祝曰：

伏以星斗增辉，快睹蓬莱之现；风雷布令，遥瞻阊阖之开。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，及甲申殉难文臣：东阁大学士范景文、户部尚书倪元璐、刑部侍郎孟兆祥、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、左都御史李邦华、右副都御史施帮耀、大理寺卿凌义渠、太常寺少卿吴麟征、太仆寺丞申佳胤、詹事府庶子周凤翔、谕德马世奇、中允刘理顺、翰林院检讨江伟、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、巡视京营御史王章、河南道御史陈良谟、提学御史陈纯德、兵部郎中成德、吏部员外郎许直、兵部主事金铉；武臣新乐侯刘文炳、襄城伯李国祯、驸马都尉巩永固、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。伏愿彩仗随车，素旗拥驾，君臣穆穆，指青鸟以来临；文武皇皇，乘白云而至止。共听灵籁，同饮仙浆。

朝请既罢，细乐又奏，将酒三献，向上四拜，老赞礼与村民等随之而拜。瑶星祷告曰：“叩请列皇，下降碧霄，解脱煤山古树，来享椒酒松香。莫恨一群流寇，谁保千古皇基。伏望精灵永留山庙，使臣民没世不忘也。”祷毕而退，益所、田叔在左右位前献酒叩拜，老赞礼与村民等又随之而拜。益所、田叔祷告曰：“我等一片虔诚，谨祝甲申殉节文武群僚：或绝粒刎颈，幽恨难消；或坠井投绳，忠心不屈……还祈此日君臣同深醉饱，尚其飨之。”拜罢起身，奠酒焚帛，送神归天。众亦焚烧纸锭，奠酒举哀。老赞礼直至今日，方得痛哭尽情。村民等俱曰：“我等愿心已了，可以用齐去矣。”众人暂时散去，益所、田叔复向内请曰：“朝请已毕，请法师更衣登坛，做施食功德。”乃设焰口，结高坛，细乐继作，瑶星头戴华阳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拂子，徐行至坛前，拜起登坛，益所、田叔侍立于旁。瑶星拍案而诵曰：

窃维浩浩沙场，举目见空中之楼阁，茫茫苦海，回头登岸上之瀛州。念尔无数国殇，有名敌忾，或战畿辅，或占中州，或战湖南，或战陕右，死于水，死于火，死于刃，死于镞，死于跌扑踏践，死于防疫饥寒……咸望滚榛莽之髑髅，飞风烟之磷火，远投法座，遥赴宝山，吸一滴之甘泉；津含万劫，吞盈掬之玉粒，腹果千春。

诵时，撒米浇浆，焚化纸钱，虽曰幽明路隔，而战死沙场，难归故土者，一

切饿魄馋魂，莫不来享甘露味矣。益所、田叔同声曰：“施食已毕，请法师普放神光，洞照三界，将君臣位业指示群迷。瑶星曰：”甲申殉难君臣。久已超升天界矣。“益所、田叔并问曰：“还有今年北去君臣，未知如何结果？恳求指示。”瑶星回顾左右曰：“汝等两廊道众，齐心肃立，待我焚香默坐，闭目静观。”众皆无语，瑶星合睛良久，俨如入定，少时始醒，乃谓众人曰：“北去弘光皇帝，及刘良佐、刘泽清、田雄等，阳数未终，皆无显验。”益所田叔趋前禀曰：“还有史阁部、左宁南黄靖南三位死难之臣，未知如何报应？”瑶星点首，又闭目凝神者久之，既而开目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我方梦见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道邻先生，白云奉上帝之命，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；宁南侯左昆山，靖南侯黄虎山。封为飞天、游天二使者，一同走马赴任。幢幡对对，旗帜纷纷，细乐鼓吹，在前引道，甚是荣耀。足见皇天报应，不昧功劳也。”

益所、田叔各宣天尊之号，拱手曰：“果然善有善报，天理昭彰。”既而禀曰：“还有奸臣马士英、阮大铖，未知如何报应？”瑶星复闭目有顷，始启视而言曰：“苦哉苦哉！适见马士英散发披衣，被雷神击死在台州山中；阮大铖尚有冠带在身，正走至仙霞岭上，亦被山神夜叉推跌而死。二人都皮开脑裂，十分苦恼。足见孽镜明明，当头忽照；恢恢天网，插翅难逃也。”益所、田叔又诵天尊之号，拱手曰：“果然恶有恶报，天理昭彰。”续禀曰：“两廊道众，恐未听得明白，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周。”是时老赞礼与众村民等。执香伫立，恭听法音。瑶星乃举拂朗示曰：“众愚民听者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盖善恶到头有报，只争来早来迟耳。”

老赞礼等叩头退去，适卞玉京引领李香君至。玉京与女道等在周皇后坛前悬挂宝幡后，方来讲堂中参见法师，随后丁继之亦偕侯朝宗到此。坛前稽首毕，朝宗持扇立于一旁，初未知香君之即在其侧也。但闻瑶星在坛上拍案警众曰：“汝等两廊善众，须将尘心抛尽，始求得向上机缘；若带一点俗情，免不得轮回千遍。”朝宗听讲之际，偶一回顾，见是香君，殊出意料之外，急即上前，手曳其衣。香君猛然惊视，乃日夜回肠之心上人！悲喜交集，低声曰：“汝是侯郎，想煞依也！回忆当日者一旦分离，两相睽隔，音书难寄，梦寐徒劳；方疑恨海茫茫，空填精卫，诩意情天耿耿，阙补娲皇乎？”朝宗以手指扇曰：“汝看鲜血满扇，开放红桃，不几如登坛说法，乱坠天花耶！我将何以报汝？”

言时，二人把玩是扇。继之手曳朝宗，玉京手曳香君，并谓之曰：“法师在坛，且慢诉情。”二人置之不理，瑶星拍案怒叱曰：“何物儿女，敢来此处调情！”疾忙下坛，手裂其扇，掷之于地，乃曰：“此间清静道场，焉容得狡童游女，戏谑混杂！”余怒未已。益所细认之，惊讶曰：“此是河南侯朝宗，法师何竟忘之

耶？”瑶星曰：“此女子又是何人？”田叔曰：“弟子认得，此乃旧院李香君，本是侯兄聘妾。”瑶星曰：“一向都在何处来乎？”继之答曰：“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。”玉京亦答曰：“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。”丁、卞代答后，朝宗方向前作揖，以“张瑶星先生”称之，并谢前日超豁之恩。瑶星曰：“汝是侯世兄，且喜今已出狱矣。然我为汝出家，汝亦知之否？”朝宗摇首曰：“我实未知。”益所曰：“贫道蔡益所，亦是为汝出家。其中委曲，待我等从容相告。”田叔曰：“贫道是蓝田叔，特领香君来此寻汝，不想果然遇见。”朝宗闻三人言，始番均由一己而起，不胜感激曰：“丁、卞二师收留之德，蔡、蓝二师接引之情，我与香君世世图报不尽。”香君曰：“还有苏昆生，今亦随依至此。”朝宗曰：“柳敬亭亦陪我前来。”香君曰：“柳、苏二位，不避患难，终始相依，更为可感。”朝宗点首曰：“待我夫妻还乡，一一酬报。”瑶星正色曰：“汝等絮絮叨叨，是何言也？当此地覆天翻，还恋情根欲种，岂不可笑！”朝宗急辨曰：“此言谬矣！从来男女室家，人之大伦；离合悲欢，情有所钟。先生如何干涉？”瑶星怒曰：“咄咄！一对痴虫，汝看国在何处，家在何处，君在何处，父在何处？偏是区区花月情根，割彼不断乎？可叹汝仅知儿女之娇，不顾沧桑之变，艳语淫词，犹说前程锦片，牵衣握手，竟敢上告苍穹。焉知姻缘簿早已勾销，鸳鸯梦还宜猛醒。好花已谢，宝镜难圆，汝尚满面含羞，当场出丑，诟不被旁人窃笑耶？我劝汝及早回头，速投坦平大路，勿再误入歧途也。”朝宗警然而悟，乃长揖曰：“闻此发聋振聩之言，使我冷汗淋漓，如梦初醒。”瑶星曰：“汝可明白否？”朝宗曰：“弟子明白矣。”瑶星曰：“既然明白，汝即拜丁继之为师。”朝宗应命而拜，香君进言曰：“弟子亦明白矣。”瑶星曰：“既然汝亦明白，即拜卞玉京为师。”香君遵命拜讫，瑶星回顾丁、卞，命与彼等更换道装。二人易服后，丁、卞请瑶星升座，行弟子引见法师礼。从此芟去情苗，何惜金枝玉叶；割除爱念，且听凤子龙孙。星移物换，似泛水沅境过情迁，如敲石火只胜浮生一半，得受师教于今时，纵观世界大千，愿证仙班于异日。

朝宗香君参拜于座前，俯首听训。瑶星指示曰：“男有男境，上应离方，快向南山之南，修真学道去者。”朝宗唯唯，继之引之而去。瑶星又曰：“女有女界，下合坎道，快向北山之北，修真学道去者。香君唯唯，玉京引之而去。瑶星乃身下法座，大笑三声曰：“汝看彼二人判袂分襟，并不将临去秋波回头一转，毅然竟行，实由我铲断情根，撕碎此桃花扇。则桃花扇之艳迹亡，桃花扇之哀情灭。非惟当日一对痴虫，再不许柔丝自缚，且使天下后世只闻桃花扇之名，亦不复为桃花扇所迷。谓为我之功，谁曰不宜。”

续四十章 余韵

自乙酉以迄于今，屈指已三载矣。苏昆生与香君在山住宿，从未归家，往来牛首、楼霞，采樵度日。柳敬亭与彼同志，自送朝宗修道后，即在此买一小舟，捕鱼为业。一渔一樵，时相邂逅，或歌或唱，尽可逍遥。是日昆生柴担早歇，专候敬亭到此，促膝闲话，而敬亭已从龙潭江畔，罢钓归来矣。值此秋雨新晴，波光似练，正欲寻昆生饮酒谈心，一路荡桨而来。遥见昆生歇担盹睡，想是醉卧糟邱耳，乃上岸唤之醒。昆生惊视之，忙曰：“大哥果然来矣。”敬亭曰：“贤弟殆已偏杯耶？”昆生摇首曰：“柴未卖去，安得有酒。”敬亭曰：“愚兄亦未卖鱼，彼此囊空，如之奈何？”昆生寻思半晌，乃拍手曰：“有一代酒之法在此：汝输水，我输柴，二人煮茗清谈，有何不可。”

正问答间，老赞礼携弦提壶而至，见是柳、苏二人，趋前唤之。敬亭、昆生拱手同问曰：“老相公焉得到此？”老赞礼曰：“老夫住在燕子矶边，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，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。我同山中众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，路过此间。”昆生复问曰：“携此弦子酒壶何用？”老赞礼曰：“见笑见笑，老夫编成几句神弦歌，名曰《问苍天》，今日弹唱乐神，社散之时，分得一瓶福酒，适与二位相遇，即在此同饮三杯如何？”敬亭曰：“安敢取扰。”老赞礼笑曰：“此之谓有福同享。”三人乃席地坐饮，昆生曰：“可能将神弦歌使我等细细领略乎？”老赞礼颌首曰：“极可使得，老夫心事正欲向二位请教也。”乃弹弦而唱曰：

（问苍天）新历数，顺治朝，五年戊子；九月秋，十七日，嘉会良时。击神鼓，扬灵旗，乡邻赛社；老逸民，剃白发，也到业祠。椒作栋，桂为楣，唐修晋建；碧和金，丹间粉，画壁精奇。貌赫赫，气扬扬福德名位，山之珍，海之宝，总掌无遗。超祖祢，迈君师，千人上寿；焚郁兰，奠清醑，夺户争墀。草笠底，有一人，掀须长叹；贫者贫，富者富，造命奚为？我与尔，较生辰，同月同日；囊无钱，灶断火，不啻乞儿。六十岁，花甲周，桑榆暮矣；乱离人，太平犬，未有亨期。称玉笋，坐琼筵，尔餐我看；谁为灵，谁为蠢，贵贱失宜。臣稽首，叫九阍，开聋启瞶；宣命司，检禄籍，何故差池。金阙远，紫宸高，苍天梦梦；迎神来，送神去，与马风驰。歌舞罢，鸡豚收，须臾社散；倚柘槐，对斜日，独自凝思。浊享富，清享名，或分两例；内才多，外财少，应不同规。热似火，福德君，庸人父母；冷如冰，文昌帝，秀士宗师。神有短，圣有亏，谁能足愿；地难填，天难补，

造化如斯。释尽了，胸中愁，欣欣微笑；江自流，云自卷，我又何疑。

其歌作巫人腔，柳、苏拍手以和之。老赞礼唱毕，连称献丑，昆生赞曰：“妙绝，妙绝！较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，庸何多让。”敬亭曰：“失敬，失敬！老相公殆是财神转世耶？”老赞礼曰：“请干此酒。”昆生取而饮之，咂舌曰：“如此寡酒，实是难吃。”敬亭曰：“愚兄却备有下酒之物。昆生问是何物，敬亭曰：“汝试猜之。”昆生曰：“汝所有者，不过鱼鳖虾蟹而已。”敬亭摇头曰：“否，否。”昆生曰：“未识有何异味？”敬亭以手指口曰：“是我口中之舌。”老赞礼先问曰：“汝舌如何下酒让客？”敬亭笑曰：“汝亦知古人以《汉书》下酒乎？此舌能说《汉书》岂非下酒之物？昆生曰：“我与老歌斟酒，老哥即将《汉书》说来。”老赞礼连声称妙曰：“第恐菜多酒少耳。”敬亭曰：“既然《汉书》太长，我有新编一首弹词，名曰《秣陵秋》，以此下酒何如？”老赞礼曰：“其即南京近事否？”敬亭曰：“然。”昆生笑曰：“此是我等耳闻目睹之事，汝若少有谬误，须当受罚。”敬亭曰：“一定无误，汝试听之。”乃手弹弦子，作盲女弹词调唱曰：

（秣陵秋）陈隋烟月恨茫茫，并带胭脂土带香；骀荡柳绵沾客鬓，叮咛莺舌恼人肠。中兴朝市繁华续，遗孽儿孙气焰张；只劝楼台追后主，不愁弓矢下残唐。蛾眉越女才承选，燕子吴歊早擅场；力士签名搜笛步，龟年协律奉椒房。西昆词赋新温李，乌巷冠裳旧谢王；院院宫妆金翠镜，朝朝楚梦雨云床。五侯阊外空狼燧，二水洲边自雀舫；指马谁攻秦相诈，入林都畏阮生狂。春灯已错从头认，社党重钩无缝藏；借手杀仇长乐老，胁肩媚贵半闲堂。龙钟阁部啼梅岭，跋扈将军噪武昌；九曲河流晴唤渡，千寻江岸夜移防。琼花劫到雕栏损，玉树歌终画殿凉；沧海迷家龙寂寞，风流失伴凤徬徨。青衣衔璧何年返，碧血溅沙此地亡；南内汤地仍蔓草，东陵辇路又斜阳。全开锁钥淮扬泗，难整乾坤左史黄。建帝飘零烈帝惨，英宗困顿武宗荒；那知还有福王一，临去秋波泪数行。

弹词唱毕，昆生曰：“妙甚，妙甚！果然原原本本，一无谬误。”老赞礼亦击节称美曰：“虽是几句弹词，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。”昆生曰：“老哥学问大进，应敬一杯。”敬亭笑曰：“奈何使我饮寡酒乎？”昆生曰：“愚弟亦备有下酒物在此。”敬亭曰：“汝所有者，定是山肴野蔌无疑。”昆生曰：“非也，非也。”乃昨从南京卖柴带回来者。”敬亭曰：“何不取来共享？”昆生以手指口曰：“亦即我口中之舌也。”老赞礼曰：“如何又是此舌？”昆生曰：“实告二位：我三年未到南京，昨日忽然有兴，进城卖柴，路过孝陵，见此宝城享殿已成刍牧之场。”敬亭急问曰：“未知皇城如何？”昆生曰：“若说皇城，则墙倾宫倒，满地蒿莱矣。”老赞礼不觉下泪曰：“不料光景至此。”昆生复曰：“我又一迳走到秦淮，悄立多

时，竟不见往来人影。”敬亭曰：“长桥旧院，是我等熟游之地，汝亦往观否？”昆生曰：“焉有不去之理，长桥已无片板，旧院仅存瓦砾。”敬亭捶胸长叹曰：“恸死我也！”昆生曰：“其时疾忙回首，一路伤心，编成一套北曲，名为《哀江南》，待我唱来。因拍板作弋阳腔，唱曰：“俺樵夫呵！”

（哀江南）（北新水令）山松野草带花挑，猛抬头秣陵重到。残军留废垒，瘦马卧空壕，村郭萧条，城对著夕阳道。

（驻马听）野火频烧，护墓长楸多半焦；山羊群跑，守陵阿监几时逃。鸱鸢粪满堂抛，枯枝败叶当阶罩，谁祭扫，牧儿打碎龙牌帽。

（沈醉东风）横白玉八根柱倒，堕红泥半堵墙高。碎琉璃瓦片多，烂翡翠窗棂少，舞丹墀燕雀常朝，直入宫门一路蒿，住几个乞儿饿殍。

（折桂令）问秦淮旧日窗寮，破纸迎风，坏槛当潮，目断魂消。当年粉黛，何处笙箫。罢灯船端阳不闹，收酒旗重九无聊。白鸟飘飘，绿水滔滔，嫩黄花有些蝶飞，新红叶无个人瞧。

（沽美酒）你记得。跨青溪半里桥，旧红板没一条。秋水长天人过少，冷清清的落照，剩一树柳弯腰。

（太平令）行到那旧院门，何用轻敲。也不怕小犬牢牢。无非是枯井颓巢，不过些砖苔砌草。手种的花条柳梢，尽意儿采樵，这黑灰是谁家厨灶？

（篱亭宴带歇拍煞）俺曾见。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谢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。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风流觉，将五十年兴亡看饱。那乌衣巷不姓王，莫愁湖鬼夜哭，凤凰台栖枭鸟。残山梦最真，旧境丢难掉，不信这与图换稿，诌一套哀江南，放悲声唱到老。

是曲已终，老赞礼掩泣曰：“佳则绝佳，害我出多少眼泪耳。”敬亭曰：“此酒亦不忍入唇，不如对坐清谈为是。”

其时来一红帽皂隶，皂隶乃贱役，何必详其姓氏，而此则与众不同，盖以贵介而充贱役者也，书中故特详之。是人即魏国公嫡亲长子徐青君，生来富贵，享尽繁华；不料国破家亡，剩此孤身，无以糊口，只得在上元县中充当皂隶，勉强度日。今奉县官签票，访拿出林隐逸，故往乡间奔走耳。行经江岸之上，见有三老者席地闲坐，疑其非常人，因借乞火为由，访问隐逸之士，以便回覆上命也。乃即趋步上前，向老赞礼等乞借一火。敬亭让之坐，老赞礼曰：“看汝身上装束，似一位公差大哥。”青君曰：“然。”昆生问曰：“汝欲取火吃烟乎？小弟带有高烟，聊以奉敬。”乃敲火吸烟与之。青君徐徐而吸，连赞高烟大妙，身忽晕醉倒地。昆生欲扶之起，青君摇手曰：“汝休扶我，让我暂歇片时，自可无

害。”敬亭见其闭目而卧，置之不顾，因向老赞礼问曰：“记得三年之前，老相公捧取史阁部衣冠，欲葬在梅花岭下，后来究属如何？”老赞礼曰：“后来我约同一班忠义之士，齐集梅花岭，招魂埋葬，可算是千秋盛事，惟当日未立碑碣耳。”昆生称善曰：“果然好事。但黄将军刎颈报主，抛尸路旁，竟至无人埋葬，真乃可惜！”老赞礼曰：“此事亦由我老汉为首，会同村中父老，检骨殓殓，建筑坟莹。非惟得免暴露，抑且甚为体面也。”敬亭曰：“汝此二功德，实是不小。”昆生曰：“二位不知，彼时左宁南气死于战船中，亲朋尽散，非我老苏，仓猝间谁来殓殓乎？”老赞礼曰：“难得，难得，我闻其子左梦庚袭爵后，昨已扶柩回去矣。”敬亭以袖掩泪曰：“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，我曾托蓝田叔画一影像，又求钱牧斋题赞诗句，逢时遇节，展开祭拜，稍尽我一点报答之心。”

三人谈论未已，尽被青君所闻，疑是山村隐逸，即起身问曰：“三位是山林隐逸否？”三人皆起立拱手曰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为何问及山村隐逸？”青君曰：“三位尚不知耶？现今礼部上本，搜寻山林隐逸，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，布政司行文，已经月馀，并不见一人报名。府县惶急，命我等各处访拿，三位一定无疑，速速随我覆命去。”老赞礼急辨曰：“老哥误矣，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，岂肯出山。老夫本是假斯文，区区一老赞礼，如何去得。”敬亭、昆生亦并言曰：“我二人是说书唱曲中朋友，而今改作渔翁樵子，更是不堪矣。”青君曰：“汝等须知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之后杰，早从三年前出山矣。如今所访拿者，正是汝辈耳。老赞礼拂然曰：“从来征求隐逸，乃国家之盛典。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，焉有访拿之理。定是汝一班衙役，奉行不善。”青君曰：“不干我事，有本县签票在此。”遂取出与三人观，并欲下手捕之。昆生曰：“不信果有其事。”敬亭曰：“如此则我等宜速行。”老赞礼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三人分路而走。青君追之无及，喃喃自语曰：“彼等一见我抽出绿头签，取开红圈票，竟唬得逃走无踪矣。”

此际忽闻吟诗之声，远远自风中来。其在山之巔耶？水之涯耶？此中殆有隐君子焉。青君信步往访之，而余音袅袅，不绝于耳……

渔樵同话旧繁华，短梦寥寥记不差；

曾恨红笺衔燕子，偏怜素扇染桃花。

笙歌西第留何客？烟雨南朝换几家？

传得伤心临去语，年年寒食哭天涯。

真不啻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矣。

剧作者小传

孔尚任字聘之，又字季重，号东塘，岸堂、云亭山人。生于 1648 年，卒于 1718 年。山东曲阜人，系孔子六十四世孙。曾任国子监博士、户部员外郎等职。《桃花扇》是他经过数十年努力，三易其稿，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 年）完成。除《桃花扇》之外，戏曲作品尚有和顾彩合写的《小忽雷》。另有诗文集《湖海诗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长留集》等。近人辑为《孔尚任诗文集》。

戏剧原文

试一出 先声

康熙甲子八月

【蝶恋花】〔副末毡巾、道袍、白须上〕古董先生谁似我？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剩魄残魂无伴伙，时人指笑何须躲。旧恨填胸一笔抹，遇酒逢歌，随处留皆可。子孝臣忠万事妥，休思更吃人参果。

日丽唐虞世，花开甲子年；山中无寇盗，地上总神仙。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，爵位不尊，姓名可隐。最喜无祸无灾，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，又到上元甲子。尧舜临轩，禹皋在位；处处四民安乐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今乃康熙二十三年，见了祥瑞一十二种。〔内问介〕请问那几种祥瑞？〔屈指介〕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景星明，庆云现，甘露降，膏雨零，凤凰集，麒麟游，萸萸发，芝草生，海无波，黄河清。件件俱全，岂不可贺！老夫欣逢盛世，到处遨游。昨在太平园中，看一本新出传奇，名为《桃花扇》，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。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。老夫不但耳闻，皆曾眼见。更可喜把老夫衰态，也拉上了排场，做了一个副末脚色；惹的俺哭一回，笑一回，怒一回，骂一回。那满座宾客，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！〔内〕请问这本好戏，是何人著作？〔答〕列位不知，从来填词名家，不著姓氏。但看他有褒有贬，作春秋必赖祖传；可咏可歌，正雅颂岂无庭训！〔内〕这等说来，一定是云亭山人了。〔答〕你道是那个来？〔内〕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本传奇。你老既系旧人，又且听过新曲，何不把传奇始末，预先铺叙一番，大家洗耳？〔答〕有张道士的“满庭芳”词，歌来请教罢：

【满庭芳】公子侯生，秣陵侨寓，恰偕南国佳人；谗言暗害，鸾凤一宵分。又值天翻地覆，据江淮藩镇纷纭。立昏主，征歌选舞，党祸起奸臣。良缘难再

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。却赖苏翁柳老，解救殷勤。半夜君逃相走，望烟波谁吊忠魂？桃花扇、斋坛揉碎，我与指迷津。

〔内〕妙，妙，只是曲调铿锵，一时不能领会，还求总括数句。〔答〕待我说来：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，巧柳苏往来牵密线；
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，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道犹未了，那公子早已登场，列位请看。

第一出 听稗

崇祯癸未二月

【恋芳春】〔生儒扮上〕孙楚楼边，莫愁湖上，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，酒卖斜阳，勾引游人醉赏，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，那些莺颠燕狂，关甚兴亡！

〔鹧鸪天〕院静厨寒睡起迟，秣陵人老看花时；城连晓雨枯陵树，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，写新词，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，燕子今年宿傍谁？小生姓侯，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中州归德人也。夷门谱牒，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，家父司徒，久树东林之帜；选诗云间，征文白下，新登复社之坛。早岁清词，吐出班香宋艳；中年浩气，流成苏海韩潮。人邻耀华之宫，偏宜赋酒；家近洛阳之县，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，南闱下第，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，家信难通，不觉又是仲春时候。你看碧草粘天，谁是还乡之伴；黄尘匝地，独为避乱之人。〔叹介〕莫愁，莫愁！教俺怎生不愁也！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，寓在蔡益所书坊，时常往来，颇不寂寞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，同看梅花，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，花里行厨携着玉缸；笛声吹乱客中肠，莫过乌衣巷，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

〔下〕〔末、小生儒扮上〕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，鼙鼓旌旗何处忙？怕随梅柳渡春江。〔末〕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〔小生〕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〔末问介〕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？〔小生〕昨见邸抄，流寇连败官兵，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，还军襄阳。中原无人，大事已不可问，我辈且看春光。〔合〕无主春飘荡，风雨梨花催晓妆。

〔生上相见介〕请了，两位社兄，果然早到。〔小生〕岂敢爽约！〔末〕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，沽酒相待。〔副净扮家僮忙上〕节寒嫌酒冷，花好引人多。稟相公，来迟了，请回罢！〔末〕怎么来迟了？〔副净〕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，一座大大道院，早已占满了。〔生〕既是这等，且到秦淮水榭，一访佳丽，倒也有趣！〔小生〕依我说，不必远去，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，说书最妙，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。闻他在此作寓，何不同往一听，

消遣春愁？〔末〕这也好！〔生怒介〕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，这样人说书，不听也罢！〔小生〕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余生，不肯退藏；还在这里蓄养声伎，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，公讨其罪。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，不待曲终，拂衣散尽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，岂不可敬！〔生惊介〕阿呀！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，该去物色的！〔同行介〕

【前腔】仙院参差弄笙簧，人住深深丹洞旁，闲将双眼阅沧桑。〔副净〕此间是了，待我叫门。〔叫介〕柳麻子在家么？〔末喝介〕哇！他是江湖名士，称他柳相公才是。〔副净又叫介〕柳相公开门。〔丑小帽、海青、白髯，扮柳敬亭上〕门掩青苔长，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〔见介〕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，老汉失迎了！〔问生介〕此位何人？〔末〕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，当今名士，久慕清谈，特来领教。〔丑〕不敢不敢！请坐献茶。〔坐介〕〔丑〕相公都是读书君子，什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，不曾看熟，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〔指介〕你看：

【前腔】废苑枯松靠着颓墙，春雨如丝宫草香，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，沾泪说书儿女肠。

〔生〕不必过谦，就求赐教。〔丑〕既蒙光降，老汉也不敢推辞；只怕演义盲词，难入尊耳。无奈何，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一章罢！〔生〕这也奇了，《论语》如何说的？〔丑笑介〕相公说得，老汉就说得不得？今日偏要假斯文，说他一回。〔上坐敲鼓板说书介〕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；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〔拍醒木说介〕敢告列位，今日所说不是别的，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，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，人心僭窃，我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，愧悔交集，一个个东奔西走，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，顷刻冰冷。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？神妙呀不神妙？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〔鼓词一〕自古圣人手段能，他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，使了个些小方法，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，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！

〔拍醒木说介〕那太师名摯，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，听俺道来！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〔鼓词二〕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摯，他说：“咳，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，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，合伙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，景公擦泪侧着耳听；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繇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！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〔鼓词三〕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：“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；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

我也投那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”三饭说：“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”四饭说：“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鼗的名武，入于汉；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！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〔鼓词四〕这击磬播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，几个渔翁。”

〔拍醒木说介〕这四个人，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。听他说些甚的？〔敲鼓板唱介〕

〔鼓词五〕他说：“十丈珊瑚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，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凤箫象管龙吟细，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。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，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。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，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俺旧弟兄。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；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，俺那老师父只管蒙眛着两眼定六经。”

〔说完起介〕献丑，献丑！〔末〕妙极，妙极！如今应制讲义，那能如此痛快，真绝技也！〔小生〕敬亭才出阮家，不肯别投主人，故此现身说法。〔生〕俺看敬亭人品高绝，胸襟洒脱，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解三醒】〔生、末、小生〕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，清白人会算糊涂帐。〔同笑介〕这笑骂风流跌宕，一声拍板温而厉，三下渔阳慨以慷！〔丑〕重来访，但是桃花误处，问俺渔郎。

〔生问介〕昨日同出阮衙，是那几位朋友？〔丑〕都已散去，只有善馔的苏昆生，还寓比邻。〔生〕也要奉访，尚望同来赐教。〔丑〕自然奉拜的。

〔丑〕歌声歇处已斜阳，〔末〕剩有残花隔院香；

〔小生〕无数楼台无数草，〔生〕清谈霸业两茫茫。

第二出 传歌

癸未二月

【秋夜月】〔小旦倩妆扮鸨妓李贞丽上〕深画眉，不把红楼闭；长板桥头垂杨细，丝丝牵惹游人骑。将箏弦紧系，把笙囊巧制。

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；一带妆楼临水盖，家家分影照婵娟。妾身姓李，表

字贞丽，烟花妙部，风月名班；生长旧院之中，迎送长桥之上，铅华未谢，丰韵犹存。养成一个假女，温柔纤小，才陪玳瑁之筵，宛转娇羞，未入芙蓉之帐。这里有位罢职县令，叫做杨龙友，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，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，常到院中夸俺孩儿，要替他招客梳拢。今日春光明媚，敢待好来也。〔叫介〕丫鬟，卷帘扫地，伺候客来。〔内应介〕晓得！〔末扮杨文骢上〕三山景色供图画，六代风流入品题。下官杨文骢，表字龙友，乙榜县令，罢职闲居。这秦淮名妓李贞丽，是俺旧好，趁此春光，访他闲话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〔入介〕贞娘那里？〔见介〕好呀！你看梅钱已落，柳线才黄，软软浓浓，一院春色，叫俺如何消遣也。〔小旦〕正是。请到小楼焚香煮茗，赏鉴诗篇罢。〔末〕极妙了。〔登楼介〕帘纹笼架鸟，花影护盆鱼。〔看介〕这是令爱妆楼，他往那里去了？〔小旦〕晓妆未竟，尚在卧房。〔末〕请他出来。〔小旦唤介〕孩儿出来，杨老爷在此。〔末看四壁上诗篇介〕都是些名公题赠，却也难得。〔背手吟哦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艳妆上〕香梦回，才褪红鸳被。重点檀唇胭脂腻，匆匆挽个抛家髻。这春愁怎替，那新词且记。

〔见介〕老爷万福！〔末〕几日不见，益发标致了。这些诗篇赞的不差。〔又看惊介〕呀呀！张天如、夏彝仲这班大名公，都有题赠，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。〔小旦送笔砚介〕〔末把笔久吟介〕做他不过，索性藏拙，聊写墨兰数笔，点缀素壁罢。〔小旦〕更妙。〔末看壁介〕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。呀！就写兰于石旁，借他的衬贴也好。〔画介〕

【梧桐树】绫纹素壁辉，写出骚人致。嫩叶香苞，雨困烟痕醉。一拳宣石墨花碎，几点苍苔乱染砌。〔远看介〕也还将就得去；怎比元人潇洒墨兰意，名姬恰好湘兰佩。

〔小旦〕真真名笔，替俺妆楼生色多矣。〔末〕见笑。〔向旦介〕请教尊号，就此落款。〔旦〕年幼无号。〔小旦〕就求老爷赏他二字罢。〔末思介〕左传云：“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”，就叫他香君何如。〔小旦〕甚妙！香君过来谢了。〔旦拜介〕多谢老爷。〔末笑介〕连楼名都有了。〔落款介〕崇祯癸未仲春，偶写墨兰于媚香楼，博香君一笑。贵筑杨文骢。〔小旦〕画画俱佳，可称双绝。多谢了！〔俱坐下〕〔末〕我看香君国色第一，只不知技艺若何？〔小旦〕一向娇养惯了，不曾学习。前日才请一位清客，传他词曲。〔末〕是那个？〔小旦〕就叫什么苏昆生。〔末〕苏昆生，本姓周，是河南人，寄居无锡。一向相熟的，果然是个名手。〔问介〕传的那套词曲？〔小旦〕就是玉茗堂四梦。〔末〕学会多少了？〔小旦〕才将《牡丹亭》学了半本。〔唤介〕孩儿，杨老爷不是外人，取出曲本快快温习。待你师父对过，好上新腔。〔旦皱眉介〕有客在坐，只是学歌怎的。〔小旦〕好傻话，我们门户人家，舞袖歌裙，吃饭庄屯。你不肯学歌，闲着做甚。〔旦看曲本介〕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生来粉黛围，跳入莺花队，一串歌喉，是俺金钱地。莫将红豆轻抛弃，学就晓风残月坠；缓拍红牙，夺了宜春翠，门前系住王孙辔。

〔净扁巾、褶子，扮苏昆生上〕闲来翠馆调鹦鹉，懒去朱门看牡丹。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，自出阮衙，便投妓院，做这美人的教习，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。〔竟入见介〕杨老爷在此，久违了。〔末〕昆老恭喜，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。〔小旦〕苏师父来了，孩儿见礼。

〔旦拜介〕〔净〕免劳罢。〔问介〕昨日学的曲子，可曾记熟了？〔旦〕记熟了。〔净〕趁着杨老爷在坐，随我对来，好求指示。〔末〕正要领教。〔净、旦对坐唱介〕

【皂罗袍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〔净〕错了错了，美字一板，奈字一板，不可连下去。另来另来！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；雨丝风片，〔净〕又不是了，丝字是务头，要在嗓子内唱。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，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〔净〕妙妙！是的狠了，往下来。

【好姐姐】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荼蘼外烟丝醉软。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。〔净〕这句略生些，再来一遍。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得先。闲凝盼，生生燕语明如剪，啁啁莺声溜的圆。

〔净〕好好！又完一折了。〔末对小旦介〕可喜令爱聪明的紧，不愁不是一个名妓哩。〔向净介〕昨日会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，客囊颇富，又有才名，正在这里物色名姝。昆老知道么？〔净〕他是敝乡世家，果然大才。〔末〕这段姻缘，不可错过的。

【琐窗寒】破瓜碧玉佳期，唱娇歌，细马骑。缠头掷锦，携手倾杯；催妆艳句，迎婚油壁。配他公子千金体，年年不放阮郎归，买宅桃叶春水。

〔小旦〕这样公子肯来梳拢，好的紧了。只求杨老爷极力帮衬，成此好事。〔末〕自然在心的。

【尾声】〔小旦〕掌中女好珠难比，学得新莺恰恰啼，春锁重门人未知。

如此春光，不可虚度，我们楼下小酌罢。〔末〕有趣。〔同行介〕

〔末〕苏小帘前花满畦，〔小旦〕莺酣燕懒隔春堤；

〔旦〕红绡裹下樱桃颗，〔净〕好待潘车过巷西。

第三出 哄丁

癸未三月

〔副净、丑扮二坛户上〕〔副净〕俎豆传家铺排户，〔丑〕祖父。〔副净〕各坛祭器有号簿，〔丑〕查数。〔副净〕朔望开门点蜡炬，〔丑〕扫路。〔副净〕跪迎祭酒早进署，〔丑〕休误。怎么只说这样没体面的话。〔副净〕你会说，让你说来。〔丑〕四季关粮进户部，〔副净〕夸富。〔丑〕红墙绿瓦阖家住，〔副净〕娶妇。〔丑〕干柴只靠一把锯，〔副净〕偷树。〔丑〕一年到头不吃素，〔副净〕腌胙。〔丑〕啐！你接得不好，到底露出脚色来。〔同笑介〕咱们南京国子监铺排户，苦熬六个月，今日又是仲春丁期。太常寺早已送到祭品，待俺摆设起来。〔排桌介〕〔副净〕栗、枣、芡、菱、榛。〔丑〕牛、羊、猪、兔、鹿。〔副净〕鱼、芹、菁、笋、

韭。〔丑〕盐、酒、香、帛、烛。〔副净〕一件也不少，仔细看着，不要叫赞礼们偷吃，寻我们的晦气呀。〔副末扮老赞礼暗上〕啐！你坛户不偷就够了，倒赖我们。〔副净拱介〕得罪得罪！我说的是那没体面的相公们，老先生是正人君子，岂有偷嘴之理。〔副末〕闲话少说，天已发亮，是时候了，各处快点香烛。〔丑〕是。〔同混下〕

【粉蝶儿】〔外冠带执笏，扮祭酒上〕松柏笼烟，两阶蜡红初剪。排笙歌，堂上宫悬。捧爵帛，供牲醴，香芹早荐。〔末冠带执笏，扮司业上〕列班联，敬陪南雍释奠。

〔外〕下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也。〔末〕下官司业是也。今值文庙丁期，礼当释奠。〔分立介〕

【四园春】〔小生衣巾，扮吴应箕上〕楹鼓逢逢将曙天，诸生接武杏坛前。〔杂扮监生四人上〕济济礼乐绕三千，万仞门墙瞻圣贤。〔副净满髯冠带，扮阮大铖上〕净洗含羞面，混入几筵边。

〔小生〕小生吴应箕，约同杨维斗、刘伯宗、沈昆铜、沈眉生众社兄，同来与祭。〔杂四人〕次尾社兄到的久了，大家依次排起班来。〔副净掩面介〕下官阮大铖，闲住南京，来观盛典。〔立前列介〕〔副末上，唱礼介〕排班，班齐。鞠躬，俯伏、兴，伏俯、兴，俯伏、兴，伏俯、兴。〔众依礼各四拜介〕

【泣颜回】〔合〕百尺翠云巅，仰见宸题金匾，素王端拱，颜曾四座冠冕。迎神乐奏，拜彤墀齐把袍笏展。读诗书不愧胶庠，畏先圣洋洋灵显。

〔拜完立介〕〔唱礼介〕焚帛，礼毕。〔众相见揖介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、末〕北面并臣肩，共事春丁荣典；趋跄环佩，鹓班鹭序旋转。〔小生等〕司筮执豆，鲁诸生尽是瑚璉选。〔副净〕喜留都、散职逍遥，叹投闲、名流谪贬。

〔外、末下〕〔副净拱介〕〔小生惊看，问介〕你是阮胡子，如何也来与祭；唐突先师，玷辱斯文。〔喝介〕快快出去！〔副净气介〕我乃堂堂进士，表表名家，有何罪过，不容与祭。〔小生〕你的罪过，朝野俱知，蒙面丧心，还敢入庙。难道前日防乱揭帖，不曾说着你病根么！〔副净〕我正为暴白心迹，故来与祭。〔小生〕你的心迹，待我替你说来：

【千秋岁】魏家干，又是客家干，一处处儿字难免。同气崔田，同气崔田，热兄弟粪争尝，痛同吮。东林里丢飞箭，西厂里牵长线，怎掩旁人眼。〔合〕笑冰山消化，铁柱翻掀。

〔副净〕诸兄不谅苦衷，横加辱骂，那知俺阮圆海原是赵忠毅先生的门人。魏党暴横之时，我丁艰未起，何曾伤害一人，这些话都从何处说起。

【前腔】飞霜冤，不比黑盆冤，一件件风影敷衍。初识忠贤，初识忠贤，救周魏，把好身名，甘心贬。前辈康对山，为救李空同，曾入刘瑾之门。我前日屈节，也只为着东林诸君子，怎么倒责起我来。春灯谜谁不见，十错认无人辩，个个将咱谴。

〔指介〕恨轻薄新进，也放屁狂言！

〔小生〕好骂好骂！〔众〕你这等人，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，真是反了。〔副末亦喊介〕反了反了！让我老赞礼，打这个奸党。〔打介〕〔小生〕掌他的嘴，捋他的毛。〔众乱采须，指骂介〕

【越恁好】阉儿瑯子，阉儿瑯子，那许你拜文宣。辱人贱行，玷庠序，愧班联。急将吾党鸣鼓传，攻之必远；屏荒服不与同州县，投豺虎只当闲猪犬。

〔副净〕好打好打！〔指副末介〕连你这老赞礼，都打起我来了。〔副末〕我这老赞礼，才打你个知和而和的。

〔副净看须介〕把胡须都采落了，如何见人，可恼之极。〔急跑介〕

【红绣鞋】难当鸡肋拳搥，拳搥。无端臂折腰颞，腰颞。忙躲去，莫流连。〔下〕〔小生〕〔众〕分邪正，辨奸贤，党人逆案铁同坚。

【尾声】当年势焰掀天转，今日奔逃亦可怜。儒冠打扁，归家应自焚笔砚。

〔小生〕今日此举，替东林雪愤，为南监生光，好不爽快。以后大家努力，莫容此辈再出头来。〔众〕是是！

〔众〕堂堂义举圣门前，〔小生〕黑白须争一着先，

〔众〕只恐输赢无定局，〔小生〕治由人事乱由天。

第四出 侦戏

癸未三月

【双劝酒】〔副净扮阮大铖忧容上〕前局尽翻，旧人皆散，飘零鬓斑，牢骚歌懒。又遭时流欺谰，怎能得高卧加餐。

下官阮大铖，别号圆海。词章才子，科第名家；正做着光禄吟诗，恰合着步兵爱酒。黄金肝胆，指顾中原；白雪声名，驱驰上国。可恨身家念重，势利情多；偶投客、魏之门，便入儿孙之列。那时权飞烈焰，用着他当道豺狼；今日势败寒灰，剩了俺枯林鸱鸟。人人唾骂，处处击攻。细想起来，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之人，什么忠佞贤奸，不能辨别？彼时既无失心之疯，又非汗邪之病，怎的主意一错，竟做了一个魏党？〔跌足介〕才题旧事，愧悔交加。罢了罢了！幸这京城宽广，容的杂人，新在这裤子裆里买了一所大宅，巧盖园亭，精教歌舞，但有当事朝绅，肯来纳交的，不惜物力，加倍趋迎。倘遇正人君子，怜而收之，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。〔悄语介〕若是天道好还，死灰有复燃之日。我阮胡子呵！也顾不得名节，索性要倒行逆施了。这都不在话下。昨日文庙丁祭，受了复社少年一场痛辱，虽是他们孟浪，也是我自己多事。但不知有何法儿，可以结识这般轻薄。〔搔首寻思介〕

【步步娇】小子翩翩皆狂简，结党欺名宦，风波动几番。捋落吟须，捶折书腕。无计雪深怨，叫俺闭户空羞赧。

〔丑扮家人持帖上〕地僻疏冠盖，门深隔燕莺。禀老爷，有帖借戏。〔副净看帖介〕通家教弟陈贞慧拜。〔惊介〕呵呀！这是宜兴陈定生，声名赫赫，是个了不得的公子，他怎肯向我借戏？〔问介〕那来人如何说来？〔丑〕来说，还有两位公子，叫什么方密之、冒辟疆，都在鸡鸣埭上吃酒，要看老爷新编的《燕子笺》，特来相借。〔副净吩咐介〕速速上楼，发出那一副上好行头；吩咐班里人梳头洗脸，随箱快走。你也拿帖跟去，俱要仔细着。〔丑应下〕〔杂抬箱，众戏子绕场下〕〔副净唤丑介〕转来。〔悄语介〕你到他席上，听他看戏之时，议论什么，速来报我。〔丑〕是。〔下〕〔副净笑介〕哈哈！竟不知他们目中还有下官，有趣有趣！且坐书斋，静听回话。〔虚下〕〔末巾服扮杨文骢上〕周郎扇底听新曲，米老船中访故人。下官杨文骢，与圆海笔砚至交，彼之曲词，我之书画，两家绝技，一代传人。今日无事，来听他燕子新词，不免竟入。〔进介〕这是石巢园，你看山石花木，位置不俗，一定是华亭张南垣的手笔了。〔指介〕

【风入松】花林疏落石斑斓，收入倪黄画眼。〔仰看，读介〕“咏怀堂，孟津王铎书”。〔赞介〕写的有力量。〔下看介〕一片红氍铺地，此乃顾曲之所。草堂图里乌巾岸，好指点银筝红板。〔指介〕那边是百花深处了，为甚的萧条闭关，敢是新词改，旧稿删。

〔立听介〕隐隐有吟哦之声，圆老在内读书。〔呼介〕圆兄，略歇一歇，性命要紧呀！〔副净出见，大笑介〕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龙友。请坐，请坐！〔坐介〕〔末〕如此春光，为何闭户。〔副净〕只因传奇四种，目下发刻；恐有错字，在此对阅。〔末〕正是，闻得《燕子笺》已授梨园，特来领略。〔副净〕恰好今日全班不在。〔末〕那里去了？〔副净〕有几位公子借去游山。〔末〕且把钞本赐教，权当《汉书》下酒罢。〔副净唤介〕叫家僮安排酒酌，我要和杨老爷在此小饮。〔内〕晓得。〔杂上排酒果介〕〔末、副净同饮，看书介〕

【前腔】〔末〕新词细写乌丝阑，都是金淘沙拣。簪花美女心情慢，又逗出烟慵云懒。看到此处，令人一往情深。这燕子衔春未残，怕的杨花白，人鬓斑。

〔副净〕芜词俚曲，见笑大方。〔让介〕请干一杯。〔同饮介〕〔丑急上〕传将随口话，报与有心人。禀老爷，小人到鸡鸣埭上，看着酒斟十巡，戏演三折，忙来回话。〔副净〕那公子们怎么样来？〔丑〕那公子们看老爷新戏，大加称赞。

【急三枪】点头听，击节赏，停杯看。〔副净喜介〕妙妙！他竟知道赏鉴哩。〔问介〕可曾说些什么？〔丑〕他说真才子，笔不凡。〔副净惊介〕阿呀呀！这样倾倒，却也难得。〔问介〕再说什么来？〔丑〕论文采，天仙吏，谪人间。好教执牛耳，主骚坛。

〔副净佯恐介〕太过誉了，叫我难当，越往后看，还不知怎么样哩。〔吩咐介〕再去打听，速来回话。〔丑急下〕〔副净大笑介〕不料这班公子，倒是知己。〔让介〕请干一杯。

【风入松】俺呵！南朝看足古江山，翻阅风流旧案，花楼雨榭灯窗晚，呕吐了心血无限。每日价琴对墙弹，知音赏，这一番。

〔末〕请问借戏的是那班公子？〔副净〕宜兴陈定生、桐城方密之、如皋冒辟疆，都是了不得学问，他竟服了小弟。〔末〕他们是不轻许可人的，这本《燕子笺》词曲原好，有什么说处。〔丑急上〕去如走兔，来似飞鸟。禀老爷，小的又到鸡鸣埭，看着戏演半本，酒席将完，忙来回话。〔副净〕那公子又讲些什么？〔丑〕他说老爷呵！

【急三枪】是南国秀，东林彦，玉堂班。〔副净佯惊介〕句句是赞俺，益发惶恐。〔问介〕还说些什么？〔丑〕他说为何投崔、魏，自摧残。〔副净皱眉，拍案恼介〕只有这点点不才，如今也不必说了。〔问介〕还讲些什么？〔丑〕话多着哩，小人也不敢说了。〔副净〕但说无妨。〔丑〕他说老爷呼亲父，称干子，忝羞颜，也不过仗人势，狗一般。

〔副净怒介〕阿呀呀！了不得，竟骂起来了。气死我也！

【风入松】平章风月有何关，助你看花对盏，新声一部空劳赞。不把俺心情剖辩，偏加些恶谗毒讪，这欺侮受应难。

〔末〕请问这是为何骂起。〔副净〕连小弟也不解，前日好好拜庙，受了五个秀才一顿狠打。今日好好借戏，又受这三个公子一顿狠骂。此后若不设个法子，如何出门。〔愁介〕〔末〕长兄不必吃恼，小弟倒有个法儿，未知肯依否？〔副净喜介〕这等绝妙了，怎肯不依。〔末〕兄可知道，吴次尾是秀才领袖，陈定生是公子班头，两将罢兵，千军解甲矣。〔副净拍案介〕是呀！〔问介〕但不知谁可解劝？〔末〕别个没用，只有河南侯朝宗，与两君文酒至交，言无不听。昨闻侯生闲居无聊，欲寻一秦淮佳丽。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，名唤香君，色艺皆精，料中其意。长兄肯为出梳拢之资，结其欢心，然后托他两处分解，包管一举双擒。〔副净拍手，笑介〕妙妙！好个计策。〔想介〕这侯朝宗原是敝年侄，应该料理的。〔问介〕但不知应用若干。〔末〕妆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也就丰盛了。〔副净〕这不难，就送三百金到尊府，凭君区处便了。〔末〕那消许多。

〔末〕白门弱柳许谁攀，〔副净〕文酒笙歌俱等闲。

〔末〕惟有美人称妙计，〔副净〕凭君买黛画春山。

第五出 访翠

癸未三月

【缢山月】〔生丽服上〕金粉末消亡，闻得六朝香，满天涯烟草断人肠。怕催花信紧，风风雨雨，误了春光。

小生侯方域，书剑飘零，归家无日。对三月艳阳之节，住六朝佳丽之场，虽是客况不堪，却也春情难按。昨日会着杨龙友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平康第一。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，也来劝俺梳拢；争奈萧索奚囊，难成好事。今日清明佳节，独坐无聊，不免借步踏青，竟到

旧院一访，有何不可。〔行介〕

【锦缠道】望平康，凤城东、千门绿杨。一路紫丝缰，引游郎，谁家乳燕双双。〔丑扮柳敬亭上〕黄莺惊晓梦，白发动春愁。〔唤介〕侯相公何处闲游？〔生回头见介〕原来是敬亭，来的好也；俺去城东踏青，正苦无伴哩。〔丑〕老汉无事，便好奉陪。〔同行介〕〔丑指介〕那是秦淮水榭。〔生〕隔春波，碧烟染窗；倚晴天，红杏窥墙。〔丑指介〕这是长桥，我们慢慢的走。〔生〕一带板桥长，闲指点茶寮酒舫。〔丑〕不觉来到旧院了。〔生〕听声声卖花忙，穿过了条条深巷。〔丑指介〕这一条巷里，都是有名姊妹家。〔生〕果然不同，你看黑漆双门之上，插一枝带露柳娇黄。

〔丑指介〕这个高门儿，便是李贞丽家。〔生〕我问你，李香君住在那个门里？〔丑〕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。〔生〕妙妙！俺正要访他，恰好到此。〔丑〕待我敲门。〔敲介〕〔内问介〕那个？〔丑〕常来走动的老柳，陪着贵客来拜。〔内〕贞娘、香姐，都不在家。〔丑〕那里去了？〔内〕在卞姨娘家做盒子会哩。〔丑〕正是，我竟忘了，今日是盛会。〔生〕为何今日做会？〔丑拍腿介〕老腿走乏了，且在这石磴上略歇一歇，从容告你。〔同坐介〕〔丑〕相公不知，这院中名妓，结为手帕姊妹，就象香火兄弟一般，每遇时节，便做盛会。

【朱奴剔银灯】结罗帕，烟花雁行；逢令节，齐门新妆。〔生〕是了，今日清明佳节，故此皆去赴会，但不知怎么叫做盒子会。〔丑〕赴会之日，各携一副盒儿，都是鲜物异品，有海错、江瑶、玉液浆。〔生〕会期做些什么？〔丑〕大家比较技艺，拨琴阮，笙箫嘹亮。〔生〕这样有趣，也许子弟入会么？〔丑摇手介〕不许不许！最怕的是子弟混闹，深深锁住楼门，只许楼下赏鉴。〔生〕赏鉴中意的如何会面？〔丑〕若中了意，便把物事抛上楼头，他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。相当，竟飞来捧觞，密约在芙蓉锦帐。

〔生〕既然如此，小生也好走走了。〔丑〕走走何妨。〔生〕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厢？〔丑〕住在暖翠楼，离此不远，即便同行。〔行介〕〔生〕扫墓家家柳。〔丑〕吹箫处处箫。〔生〕莺花三里巷。〔丑〕烟水两条桥。〔指介〕此间便是，相公请进。〔同入介〕〔末扮杨文驄、净扮苏昆生迎上〕〔末〕闲陪簇簇莺花队，〔净〕同望迢迢粉黛围。〔见介〕〔末〕侯世兄怎肯到此，难得难得！〔生〕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，不想这里遇着。〔净〕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。〔丑〕请坐。〔俱坐〕〔生望介〕好个暖翠楼！

【雁过声】端详，窗明院敞，早来到温柔睡乡。〔问介〕李香君为何不见？〔末〕现在楼头。〔净指介〕你看，楼头奏技了。〔内吹笙、笛介〕〔生听介〕鸾笙凤管云中响，〔内弹琵琶、箏介〕〔生听介〕弦悠扬，〔内打云锣介〕〔生听介〕玉玎珰，一声声乱我柔肠。〔内吹箫介〕〔生听介〕翱翔双凤凰。〔大叫介〕这几声箫，吹的我消魂，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。〔取扇坠抛上楼介〕海南异品风飘荡，要打着美人心上痒！

〔内将白汗巾包樱桃抛下介〕〔丑〕有趣有趣！掷下果子来了。〔净解汗巾，倾樱桃盘内介〕好奇怪，如今竟有樱桃了。〔生〕不知是那个掷来的，若是香君，岂不可喜。〔末取汗巾看介〕看这一条冰绡汗巾，有九分是他了。〔小旦扮李贞丽捧茶壶，领香君捧花瓶上〕〔小旦〕香草偏随蝴蝶扇，美人又下凤凰台。〔净惊指介〕都看天人下界了。〔丑合掌介〕阿弥陀

佛。〔众起介〕〔末拉生介〕世兄认认，这是贞丽，这是香君。〔生见小旦介〕小生河南侯朝宗，一向渴慕，今才遂愿。〔见旦介〕果然妙龄绝色，龙老赏鉴，真是法眼。〔坐介〕〔小旦〕虎邱新茶，泡来奉敬。〔斟茶〕〔众饮介〕〔旦〕绿杨红杏，点缀新节。〔众赞介〕有趣有趣！煮茗看花，可称雅集矣。〔末〕如此雅集，不可无酒。〔小旦〕酒已备下，玉京主会，不得下楼奉陪，贱妾代东罢。〔唤介〕保儿烫酒来！〔杂提酒上〕〔小旦〕何不行个令儿，大家欢饮？〔丑〕敬候主人发挥。〔小旦〕怎敢僭越。〔净〕这是院中旧例。〔小旦取骰盆介〕得罪了。〔唤介〕香君把盏，待我掷色奉敬。〔众〕遵令。〔小旦宣令介〕酒要依次流饮，每一杯干，各献所长，便是酒底。么为樱桃，二为茶，三为柳，四为杏花，五为香扇坠，六为冰绡汗巾。〔唤介〕香君敬侯相公酒。〔旦斟，生饮介〕〔小旦掷色介〕是香扇坠。〔让介〕侯相公速干此杯，请说酒底。〔生告干介〕小生做首诗罢。〔吟介〕南国佳人佩，休教袖里藏；随郎团扇影，摇动一身香。〔末〕好诗！好诗！〔丑〕好个香扇坠，只怕摇摆坏了。〔小旦〕该奉杨老爷酒了。〔旦斟，末饮介〕〔小旦掷介〕是冰绡汗巾。〔末〕我也做诗了。〔小旦〕不许雷同。〔末〕也罢，下官做个破承题罢。〔念介〕睹拭汗之物，而春色撩人矣。夫汗之沾巾，必由于春之生面也。伊何人之面，而以冰绡拭之；红素相著之际，不亦深可爱也耶？〔生〕绝妙佳章。〔丑〕这样好文彩，还该中两榜才是。〔旦斟，丑酒介〕柳师父请酒。〔小旦掷色介〕是茶。〔丑饮酒介〕我道恁薄。〔小旦笑介〕非也，你的酒底是茶。〔丑〕待我说个张三郎吃茶罢。〔小旦〕说书太长，说个笑话更好。〔丑〕就说笑话。〔说介〕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，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，山谷送了一斤阳羨茶。三人松下品茶，佛印说：“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，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何如；今日何不斗一斗，分个谁大谁小。”东坡说：“如何斗来？”佛印说：“你问一机锋，叫黄秀才答。他若答不来，吃你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；胡子打了秀才了。你若答不来，也吃黄秀才一棒，我便记一笔；秀才打了胡子了。末后总算，打一下吃一碗。”东坡说：“就依你说。”东坡先问：“没鼻针如何穿线？”山谷答：“把针尖磨去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好。”山谷问：“没把葫芦怎生拿？”东坡答：“抛在水中。”佛印说：“答的也不错。”东坡又问：“虱在裤中，有见未见？”山谷未及答，东坡持棒就打。山谷正拿壶子斟茶，失手落地，打个粉碎。东坡大叫道：“和尚记着，胡子打了秀才了。”佛印笑道：“你听哧哧一声，胡子没打着秀才，秀才倒打了壶子了。”〔众笑介〕〔丑〕众位休笑，秀才利害多着哩。〔弹壶介〕这样硬壶子都打坏，何况软壶子。〔生〕敬老妙人，随口诙谐，都是机锋。〔小旦〕香君，敬你师父。〔旦斟，净饮介〕〔小旦掷介〕是杏花。〔净唱介〕“晚妆楼上杏花残，犹自怯衣单。”〔旦向小旦介〕孩儿敬妈妈酒了。〔小旦饮干，掷介〕是樱桃。〔净〕让我代唱罢。〔唱介〕“樱桃红绽，玉粳白露，半晌恰方言。”〔丑〕昆生该罚了，唱的唇上樱桃，不是盘中樱桃。〔净〕领罚。〔自斟，饮介〕〔小旦〕香君该自斟自饮了。〔生〕待小生奉敬。〔生斟，旦饮介〕〔小旦掷介〕不消猜，是柳了，香君唱来。〔旦羞介〕〔小旦〕孩儿腼腆，请个代笔相公罢。〔掷介〕三点，是柳师父。〔净〕好好！今日是他当值之日。〔丑〕我老汉姓柳，飘零半世，最怕的是“柳”字。今日清明佳节，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。〔众大笑介〕〔净〕算了你的笑话罢。〔生〕酒已有了，大家别过。〔丑〕才子佳人，难得聚会。〔拉生、旦介〕你们一对儿，吃个交心酒何如。〔旦羞，遮袖下〕〔净〕香君面嫩，当面不好讲得；前

日所订梳拢之事，相公意下允否？〔生笑介〕秀才中状元，有什么不肯处。〔小旦〕既蒙不弃，择定吉期，贱妾就要奉攀了。〔末〕这三月十五日，花月良辰，便好成亲。〔生〕只是一件，客囊羞涩，恐难备礼。〔末〕这不须愁，妆奁酒席，待小弟备来。〔生〕怎好相累。〔末〕当得效力。〔生〕多谢了。

【小桃红】误走到巫峰上，添了些行云想，匆匆忘却仙模样。春宵花月休成谎，良缘到手难推让，准备着身赴高唐。

〔作辞介〕〔小旦〕也不再留了。择定十五日，请下清客，邀下姊妹，奏乐迎亲罢。〔小旦下〕〔丑向净介〕阿呀！忘了，忘了，咱两个不得奉陪了。〔末〕为何？〔净〕黄将军船泊水西门，也是十五日祭旗，约下我们吃酒的。〔生〕这等怎处？〔末〕还有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，都是大清客，借重他们陪陪罢。

〔净〕暖翠楼前粉黛香，〔末〕六朝风致说平康；

〔丑〕踏青归去春犹浅，〔生〕明日重来花满床。

第六出 眠香

癸未三月

【临江仙】〔小旦艳妆上〕短短春衫双卷袖，调筝花里迷楼。今朝全把绣帘钩，不教金线柳，遮断木兰舟。

妾身李贞丽，只因孩儿香君，年及破瓜，梳拢无人，日夜放心不下。幸亏杨龙友，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，就是前日饮酒的侯朝宗，家道才名，皆称第一。今乃上头吉日，大排筵席，广列笙歌，清客俱到，姊妹全来，好不费事。〔唤介〕保儿那里？〔杂扮保儿扇扇慢上〕席前搀趣话，花里听情声。妈妈唤保儿那处送衾枕么？〔小旦怒介〕啐！今日香姐上头，贵人将到，你还做梦哩。快快卷帘扫地，安排桌椅。〔杂〕是了。〔小旦指点排席介〕

【一枝花】〔末新服上〕园桃红似绣，艳覆文君酒；屏开金孔雀，围春昼。涂了金瓯，点着喷香兽。这当垆红袖，谁最温柔，拉与相如消受。

下官杨文骢，受圆海嘱托，来送梳拢之物。〔唤介〕贞娘那里？〔小旦见介〕多谢作伐，喜筵俱已齐备。〔问介〕怎么官人还不见到？〔末〕想必就来。〔笑介〕下官备有箱笼数件，为香君助妆，教人搬来。〔杂抬箱笼、首饰、衣物上〕〔末吩咐介〕抬入洞房，铺陈齐整着！〔杂应下〕〔小旦喜谢介〕如何这般破费，多谢老爷！〔末袖出银介〕还有备席银三十两，交与厨房；一应酒肴，俱要丰盛。〔小旦〕益发当不起了。〔唤介〕香君快来！〔旦盛妆上〕〔小旦〕杨老爷赏了许多东西，上前拜谢。〔旦拜谢介〕〔末〕些须薄意，何敢当谢，请回，请回。〔旦即入介〕〔杂急上报介〕新官人到门了。〔生盛服，从人上〕虽非科第天边客，也是嫦娥月里人。〔末、小旦迎见介〕〔末〕恭喜世兄，得了平康佳丽；小弟无以为敬，草办妆奁，粗

陈筵席，聊助一宵之乐。〔生揖介〕过承周旋，何以克当。〔小旦〕请坐，献茶。〔俱坐〕〔杂捧茶上，饮介〕〔末〕一应喜筵，安排齐备了么？〔小旦〕托赖老爷，件件完全。〔末向生拱介〕今日吉席，小弟不敢搀越，竟此告别，明日早来道喜罢。〔生〕同坐何妨。〔末〕不便，不便。〔别下〕〔杂〕请新官人更衣。〔生更衣介〕〔小旦〕妾身不得奉陪，替官人打扮新妇，撺掇喜酒罢。〔别下〕〔副净、外、净扮三清客上〕一生花月张三影，五字宫商李二红。〔副净〕在下丁继之。〔外〕在下沈公宪。〔净〕在下张燕筑。〔副净〕今日吃侯公子喜酒，只得早到。〔净〕不知请那几位贤歌来陪俺哩。〔外〕说是旧院几个老在行。〔净〕这等都是我梳梳的了。〔副净〕你有多大家私，梳梳许多。〔净〕各人有帮手，你看今日侯公子，何曾费了分文。〔外〕不要多话，侯公子堂上更衣，大家前去作揖。〔众与生揖介〕〔众〕恭喜，恭喜！〔生〕今日借光。〔小旦、老旦、丑扮三妓女上〕情如芳草连天醉，身似杨花尽日忙。〔见介〕〔净〕唤的那一部歌妓，都报名来。〔丑〕你是教坊司么，叫俺报名。〔生笑介〕正要请教大号。〔老旦〕贱妾卞玉京。〔生〕果然玉京仙子。〔小旦〕贱妾寇白门。〔生〕果然白门柳色。〔丑〕奴家郑妥娘。〔生沈吟介〕果然妥当不过。〔净〕不妥，不妥！〔外〕怎么不妥？〔净〕好偷汉子。〔丑〕呸！我不偷汉，你如何吃得恁胖。〔众诨笑介〕〔老旦〕官人在此，快请香君出来罢。〔小旦、丑扶香君上〕〔外〕我们做乐迎接。〔副净、净、外吹打十番介〕〔生、旦见介〕〔丑〕俺院中规矩，不兴拜堂，就吃喜酒罢。〔生、旦上坐〕〔副净、外、净坐左边介〕〔小旦、老旦、丑坐右边介〕〔杂执壶上〕〔左边奉酒，右边吹弹介〕

【梁州序】〔生〕齐梁词赋，陈隋花柳，日日芳情迤逗。青衫偎倚，今番小杜扬州。寻思描黛，指点吹箫，从此春入手。秀才渴病急须救，偏是斜阳迟下楼，刚饮得一杯酒。

〔右边奉酒，左边吹弹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楼台花颤，帘栊风抖，倚着雄姿英秀。春情无限，金钗肯与梳头。闲花添艳，野草生香，消得夫人做。今宵灯影纱红透，见惯司空也应羞，破题儿真难就。

〔副净〕你看红日衔山，乌鸦选树，快送新人回房罢。〔外〕且不要忙，侯官人当今才子，梳梳了绝代佳人，合欢有酒，岂可定情无诗乎？〔净〕说的有理，待我磨墨拂笺，伺候挥毫。〔生〕不消诗笺，小生带有宫扇一柄，就题赠香君，永为订盟之物罢。〔丑〕妙，妙！我来捧砚。〔小旦〕看你这嘴脸，只好脱靴罢了。〔老旦〕这个砚儿，倒该借重香君。〔众〕是呀！〔旦捧砚，生书扇介〕〔众念介〕夹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〔众〕好诗，好诗！香君收了。〔旦收扇袖中介〕〔丑〕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，怎的便是辛夷树？〔净〕辛夷树者，枯木逢春也。〔丑〕如今枯木逢春，也曾鲜花着雨来。〔杂持诗笺上〕杨老爷送诗来了。〔生接读介〕生小倾城是李香，怀中婀娜袖中藏；缘何十二巫峰女，梦里偏来见楚王。〔生笑介〕此老多情，送来一首催妆诗，妙绝，妙绝！〔净〕“怀中婀娜袖中藏”，说的香君一搦身材，竟是个香扇坠儿。〔丑〕他那香扇坠，能值几文，怎比得我这块琥珀猫儿坠。〔众笑介〕〔副净〕大家吹弹起来，劝新人多饮几杯。〔丑〕正是带些酒兴，好入洞房。〔左右吹弹，生、旦交让酒介〕

【节节高】〔生、旦〕金樽佐酒筹，劝不休，沈沈玉倒黄昏后。私携手，眉黛愁，香肌瘦。春宵一刻天长久，人前怎解芙蓉扣。盼到灯昏玳筵收，宫壶滴尽莲花漏。

〔副净〕你听谯楼二鼓，天气太晚，撤了席罢。〔净〕这样好席，不曾吃净就撤去了，岂不可惜。〔丑〕我没吃够哩，众位略等一會兒。〔老旦〕休得胡缠，大家奏乐，送新人入房罢。〔众起吹打十番，送生、旦介〕

【前腔】〔合〕笙箫下画楼，度清讴，迷离灯火如春昼。天台岫，逢阮刘，真佳偶。重重锦帐香熏透，旁人妒得眉头皱。酒态扶人太风流，贪花福分生来有。

〔杂执灯，生、旦携手下〕〔净〕我们都配成对儿，也去睡罢。〔丑〕老张休得妄想，我老妥是要现钱的。〔净数与十文钱，拉介〕〔丑接钱再数，换低钱，诨下〕

【尾声】〔合〕秦淮烟月无新旧，脂香粉腻满东流，夜夜春情散不收。

〔副净〕江南花发水悠悠，〔小旦〕人到秦淮解尽愁，
〔外〕不管烽烟家万里，〔老旦〕五更怀里啜歌喉。

第七出 却奁

癸未三月

〔杂扮保儿掇马桶上〕龟尿龟尿，撒出小龟；鳖血鳖血，变成小鳖。龟尿鳖血，看不分别；鳖血龟尿，说不清白。

看不分别，混了亲爹；说不清白，混了亲伯。〔笑介〕胡闹，胡闹！昨日香姐上头，乱了半夜；今日早起，又要刷马桶，倒溺壶，忙个不了。那些孤老、表子，还不知搂到几时哩。〔刷马桶介〕

【夜行船】〔末〕人宿平康深柳巷，惊好梦门外花郎。绣户未开，帘钩才响，春阻十层纱帐。

下官杨文驄，早来与侯兄道喜。你看院门深闭，侍婢无声，想是高眠未起。〔唤介〕保儿，你到新人窗外，说我早来道喜。〔杂〕昨夜睡迟了，今日未必起来哩。老爷请回，明日再来罢。〔末笑介〕胡说！快快去问。〔小旦内问介〕保儿！来的是那一个？〔杂〕是杨老爷道喜来了。〔小旦忙上〕倚枕春宵短，敲门好事多。〔见介〕多谢老爷，成了孩儿一世姻缘。〔末〕好说。〔问介〕新人起来不曾？〔小旦〕昨晚睡迟，都还未起哩。〔让坐介〕老爷请坐，待我去催他。〔末〕不必，不必。〔小旦下〕

【步步娇】〔末〕儿女浓情如花酿，美满无他想，黑甜共一乡。可也亏了俺帮衬，珠翠辉煌，罗绮飘荡，件件助新妆，悬出风流榜。

〔小旦上〕好笑，好笑！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，并照菱花，梳洗才完，穿戴未毕。请老爷同到洞房，唤他出来，好饮扶头卯酒。〔末〕惊却好梦，得罪不浅。〔同下〕〔生、旦艳妆上〕

【沈醉东风】〔生、旦〕这云情接着雨况，刚搔了心窝奇痒，谁搅起睡鸳鸯。被翻红浪，喜匆匆满怀欢畅。枕上余香，帕上余香，消魂滋味，才从梦里尝。

〔末、小旦上〕〔末〕果然起来了，恭喜，恭喜！〔一揖，坐介〕〔末〕昨晚催妆拙句，可还说的入情么。〔生揖介〕多谢！〔笑介〕妙是妙极了，只有一件。〔末〕那一件？〔生〕香君虽小，还该藏之金屋。〔看袖介〕小生衫袖，如何着得下？〔俱笑介〕〔末〕夜来定情，必有佳作。〔生〕草草塞责，不敢请教。〔末〕诗在那里？〔旦〕诗在扇头。〔旦向袖中取出扇介〕〔末接看介〕是一柄白纱宫扇。〔嗅介〕香的有趣。〔吟诗介〕妙，妙！只有香君不愧此诗。〔付旦介〕还收好了。〔旦收扇介〕

【园林好】〔末〕正芬芳桃香李香，都题在宫纱扇上；怕遇着狂风吹荡，须紧紧袖中藏，须紧紧袖中藏。

〔末看旦介〕你看香君上头之后，更觉艳丽了。〔向生介〕世兄有福，消此尤物。〔生〕香君天姿国色，今日插了几朵珠翠，穿了一套绮罗，十分花貌，又添二分，果然可爱。〔小旦〕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。

【江儿水】送到缠头锦，百宝箱，珠围翠绕流苏帐，银烛笼纱通宵亮，金杯劝酒合席唱。今日又早早来看，恰似亲生自养，陪了妆奁，又早敲门来望。

〔旦〕俺看杨老爷，虽是马督抚至亲，却也拮据作客，为何轻掷金钱，来填烟花之窟？在奴家受之有愧，在老爷施之无名；今日问个明白，以便图报。〔生〕香君问得有理，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，昨日承情太厚，也觉不安。〔末〕既蒙问及，小弟只得实告了。这些妆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皆出怀宁之手。〔生〕那个怀宁？〔末〕曾做过光禄的阮圆海。〔生〕是那皖人阮大铖么？〔末〕正是。〔生〕他为何这样周旋？〔末〕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。

【五供养】〔末〕羡你风流雅望，东洛才名，西汉文章。逢迎随处有，争看坐车郎。秦淮妙处，暂寻个佳人相傍，也要些鸳鸯被、芙蓉妆；你道是谁的，是那南邻大阮，嫁衣全忙。

〔生〕阮圆老原是敝年伯，小弟鄙其为人，绝之已久。他今日无故用情，令人不解。〔末〕圆老有一段苦衷，欲见白于足下。〔生〕请教。〔末〕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，原是吾辈。后来结交魏党，只为救护东林，不料魏党一败，东林反与之水火。近日复社诸生，倡论攻击，大肆毁辱，岂非操同室之戈乎？圆老故交虽多，因其形迹可疑，亦无人代为分辩。每日向天大哭，说道：“同类相残，伤心惨目，非河南侯君，不能救我。”所以今日谆谆纳交。〔生〕原来如此，俺看圆海情辞迫切，亦觉可怜。就便真是魏党，悔过来归，亦不可绝之太甚，况罪有可原乎。定生、次尾，皆我至交，明日相见，即为分解。〔末〕果然如此，吾党之幸也。〔旦怒介〕官人是何说话，阮大铖趋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；妇人女子，无不唾骂。他人攻之，官人救之，官人自处于何等也？

【川拨棹】不思想，把话儿轻易讲。要与他消释灾殃，要与他消释灾殃，也提防旁人短长。官人之意，不过因他助俺妆奁，便要徇私废公；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，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。〔拔簪脱衣介〕脱裙衫，穷不妨；布荆人，名自香。

〔末〕阿呀！香君气性，忒也刚烈。〔小旦〕把好好东西，都丢一地，可惜，可惜！〔拾介〕〔生〕好，好，好！这等见识，我倒不如，真乃侯生畏友也。〔向末介〕老兄休怪，弟非不领教，但恐为女子所笑耳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平康巷，他能将名节讲；偏是咱学校朝堂，偏是咱学校朝堂，混贤奸不问青黄。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，也只为这点义气；我若依附奸邪，那时群起来攻，自救不暇，焉能救人乎。节和名，非泛常；重和轻，须审详。

〔末〕圆老一段好意，也还不可激烈。〔生〕我虽至愚，亦不肯从井救人。〔末〕既然如此，小弟告辞了。〔生〕这些箱笼，原是阮家之物，香君不用，留之无益，还求取去罢。〔末〕正是“多情反被无情恼，乘兴而来兴尽还。”〔下〕〔旦恼介〕〔生看旦介〕俺看香君天姿国色，摘了几朵珠翠，脱去一套绮罗，十分容貌，又添十分，更觉可爱。〔小旦〕虽如此说，舍了许多东西，到底可惜。

【尾声】金珠到手轻轻放，惯成了娇痴模样，辜负俺辛勤做老娘。

〔生〕些须东西，何足挂念，小生照样赔来。〔小旦〕这等才好。

〔小旦〕花钱粉钞费商量，〔旦〕裙布钗荆也不妨，

〔生〕只有湘君能解佩，〔旦〕风标不学世时妆。

第八出 闹榭

癸未五月

【金鸡叫】〔末、小生扮陈贞慧、吴应箕上〕〔末〕贡院秦淮近，赛青衿，剩金零粉。〔小生〕节闹端阳只一瞬，满眼繁华，王谢少人问。

〔末唤小生介〕次尾兄，我和你旅邸抑郁，特到秦淮赏节，怎的不见同社一人？〔小生〕想都在灯船之上。〔指介〕这是丁继之水榭，正好登眺。〔场上搭河房一座，悬灯垂帘〕〔同登介〕〔末唤介〕丁继老在家么？〔杂扮小僮上〕榴花红似火，艾叶碧如烟。〔见介〕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，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。家中备下酒席，但有客来，随便留坐的。〔末〕这样有趣，〔小生〕可称主人好事矣。〔末〕我们在此雅集，恐有俗子阑入，不免设法拒绝他。〔唤介〕童子取个灯笼来。〔杂应下〕〔取灯笼上〕〔末写介〕“复社会文，闲人免进。”〔杂挂灯笼介〕〔小生〕若同社朋友到此，便该请他入会了。〔末〕正是。〔杂指介〕你听鼓吹之声，灯船早已来了。〔末、小生凭栏望介〕〔生、旦雅妆同丑扮柳敬亭、净扮苏昆生，吹弹鼓板坐船上〕。

【八声甘州】〔末〕丝竹隐隐，载将来一队乌帽红裙。天然风韵，映着柳陌斜曛。名姝也须名士衬，画舫偏宜画阁邻。〔小生〕消魂，趁晚凉仙侣同群。

〔末指介〕那灯船上，好似侯朝宗。〔小生〕侯朝宗是我们同社，该请入会的。〔末指介〕那个女客便是李香君，也好请他么？〔小生〕李香君不受阮胡子收娶，竟是复社的朋友，请来何妨。〔末〕这等说来，〔指介〕那两个吹歌的柳敬亭、苏昆生，不肯做阮胡子门客，都是复社朋友了。请上楼来，更是有趣。〔小生〕待我唤他。〔唤介〕侯社兄，侯社兄！〔生望见介〕那水榭之上，高声唤我的，是陈定生、吴次尾。〔拱介〕请了。〔末招手介〕这是丁继之水榭，备有酒席，侯兄同香君、敬亭、昆生都上楼来，大家赏节罢。〔生〕最妙了。〔向丑、净、旦介〕我们同上楼去。〔吹弹上介〕

【排歌】〔生、旦〕龙舟并，画桨分，葵花蒲叶泛金樽。朱楼密，紫障匀，吹箫打鼓入层云。

〔见介〕〔末〕四位到来，果然成了个“复社文会”了。〔生〕如何是“复社文会”？〔小生指灯介〕请看。〔生看灯笼介〕不知今日会文，小弟来的恰好。〔丑〕“闲人免进”，我们未免唐突了。〔小生〕你们不肯做阮家门客的，那个不是复社朋友？〔生〕难道香君也是复社朋友么？〔小生〕香君却娶一事，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。〔末〕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。〔旦笑介〕岂敢。〔末唤介〕童子把酒来斟，我们赏节。〔末、小生、生坐一边，丑、净、旦坐一边。饮酒介〕

【八声甘州】〔末、小生〕相亲，风流俊品，满座上都是语笑春温。〔丑、净〕梁愁隋恨，凭他燕恼莺嗔。〔生、旦〕榴花照楼如火喷，暑汗难沾白玉人。〔杂报介〕灯船来了，灯船来了。〔指介〕你看人山人海，围着一条烛龙，快快看来！〔众起凭栏看介〕〔扮出灯船，悬五色角灯，大鼓大吹绕场数回下〕〔丑〕你看这般富丽，都是公侯勋卫之家。〔又扮灯船悬五色纱灯，打粗十番，绕场数回下〕〔净〕这是些富商大贾，衙门书办，却也闹热。〔又扮灯船悬五色纸灯，打细十番，绕场数回下〕〔末〕你看船上吃酒的，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们。〔小生〕我辈的施为，到底有些“郊寒岛瘦”。〔众笑介〕〔合〕纷纭，望金波天汉迷津。

〔生〕夜阑更深，灯船过尽了，我们做篇诗赋，也不负会文之约。〔末〕是，是，但不知做什么题目？〔小生〕做一篇哀湘赋，倒有意思的。〔生〕依小弟愚见，不如即景联句，更觉畅怀。〔末〕妙，妙！〔问介〕我三人谁起谁结？〔生〕自然让定生兄起结了。〔丑问介〕三位相公联句消夜，我们三个陪着打盹么？〔末〕也有个借重之处。〔净〕有何使唤？〔末〕俺们每成四韵，饮酒一杯，你们便吹弹一回。〔生〕有趣，有趣！真是文酒笙歌之会。〔末拱介〕小弟竟僭了。〔吟介〕赏节秦淮榭，论心剧孟家。〔小生〕黄开金裹叶，红绽火烧花。〔生〕蒲剑何须试，葵心未肯差。〔末〕辟兵逢彩缕，却鬼得丹砂。〔末、小生、生饮酒，丑击云锣，净弹月琴，旦吹箫一回介〕〔小生〕蜃市楼缥缈，虹桥洞曲斜。〔生〕灯疑羲氏驭，舟是蒙龙拿。〔末〕星宿才离海，玻璃更炼娲。〔小生〕光流银汉水，影动赤城霞。〔照前介〕〔生〕玉树难谐拍，渔阳不辨挝。〔末〕龟年喧笛管，中散闹箏琶。〔小生〕系缆千条锦，连窗万眼纱。

〔生〕楸枰停斗子，瓷注屡呼茶。〔照前介〕〔末〕焰比焚椒列，声同对垒哗。〔小生〕电雷争此夜，珠翠剩谁家。〔生〕萤照无人苑，乌啼有树衙。〔末〕凭栏人散后，作赋吊长沙。〔照前介〕〔众起介〕〔末〕有趣，有趣！竟联成一十六韵，明日可以发刻了。〔小生〕我们倡和得许多感慨，他们吹弹出无限凄凉，楼下船中，料无解人也。〔净向丑介〕闲话且休讲，自古道良宵苦短，胜事难逢。我两个一边唱曲，陈、吴二位相公一边劝酒，让他名士、美人，另做一个风流佳会何如。〔丑〕使得，这是我们帮闲本等也。〔末〕我与次兄原有主道，正该少申敬意。〔小生〕就请依次坐来。〔生、旦正坐，末、小生坐左，丑、净坐右介〕〔生向旦介〕承众位雅意，让我两个并坐牙床，又吃一回合盃双杯，倒也有趣。〔旦微笑介〕〔末、小生劝酒，净、丑唱介〕

【排歌】歌才发，灯未昏，佳人重抖玉精神。诗题壁，酒沾唇，才郎偏会语温存。

〔杂报介〕灯船又来了。〔末〕夜已三更，怎的还有灯船？〔俱起凭栏看介〕〔副净扮阮大铖，坐灯船。杂扮优人，细吹细唱缓缓上〕〔净〕这船上象些老白相，大家洗耳，细细领略。〔副净立船头自语介〕我阮大铖买舟载歌，原要早出游赏；只恐遇着轻薄厮闹，故此半夜才来，好恼人也！〔指介〕那丁家河房，尚有灯火。〔唤介〕小厮，看有何人在上？〔杂上岸看，回报介〕灯笼上写着“复社会文，闲人免进”。〔副净惊介〕了不得，了不得！〔摇袖介〕快歇笙歌，快灭灯火。〔灭灯、止吹，悄悄撑船下〕〔末〕好好一只灯船，为何歇了笙歌，灭了灯火，悄然而去？〔小生〕这也奇怪，快着人看来。〔丑〕不必去看，我老眼虽昏，早已看真了。那个胡子，便是阮圆海。〔净〕我道吹歌那样不同。〔末怒介〕好大胆老奴才，这贡院之前，也许他来游耍么！〔小生〕待我走去，采掉他胡子。〔欲下介〕〔生拦介〕罢，罢！他既回避，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。〔末〕侯兄，不知我不已甚，他便已甚了。〔丑〕船已去远，丢开手罢。〔小生〕便益了这胡子，〔旦〕夜色已深，大家散罢。〔丑〕香姐想妈妈了，我们送他回去。〔末、小生〕我二人不回寓，就下榻此间了。〔生〕两兄既不回寓，我们过船的，就此作别罢。请了。〔末、小生〕请了。〔先下〕〔生、旦、丑、净下船，杂摇船行介〕

【余文】下楼台，游人尽；小舟留得一家春，只怕花底难敲深夜门。

〔生〕月落烟浓路不真，〔旦〕小楼红处是东邻；

〔丑〕秦淮一里盈盈水，〔净〕夜半春帆送美人。

第九出 抚兵

癸未七月

【点绛唇】〔副净、末扮二将官，杂扮四小卒上〕旗卷军牙，射潮弩发鲸鲵怕。操弓试马，鼓角斜阳下。

俺们镇守武昌兵马大元帅宁南侯麾下将士是也。今日点卯日期，元帅升帐，只得在此伺候。〔吹打开门介〕

【粉蝶儿】〔小生戎装，扮左良玉上〕七尺昂藏，虎头燕颌如画，莽男儿走遍天涯。活骑人，飞食肉，风云叱咤。报国恩，一腔热血挥洒。

建牙吹角不闻喧，三十登坛众所尊；家散万金酬士死，身留一剑答君恩。咱家左良玉，表字昆山，家住辽阳，世为都司，只因得罪罢职，补粮昌平。幸遇军门侯恂，拔于走卒，命为战将，不到一年，又拜总兵之官。北讨南征，功加侯伯；强兵劲马，列镇荆襄。〔作势介〕看俺左良玉，自幼习学武艺，能挽五石之弓，善为左右之射；那李自成、张献忠几个毛贼，何难剿灭。只可恨督师无人，机宜错过，熊文灿、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，丁启睿、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。只有俺恩帅侯公，智勇兼全，尽能经理中原；不意奸人忌功，才用即休，叫俺一腔热血，报主无期，好不恨也！〔顿足介〕罢，罢，罢！这湖南、湖北，也还可战可守，且观成败，再定行藏。〔坐介〕〔内作众兵喊叫，小生惊问介〕辕门之外，何人喧哗？〔副净、末禀介〕禀上元帅，辕门肃静，谁敢喧哗。〔小生怒介〕现在喧哗，怎报没有！〔副净、末〕那是饥兵讨饷，并非喧哗。〔小生〕哇！前自湖南借粮三十船，不到一月，难道支完了。〔副净、末〕禀元帅，本镇人马已足三十万了，些须粮草，那够支销。〔小生拍案介〕呵呀！这等却也难处哩。〔立起，唱介〕

【北石榴花】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，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；有何人勤王报主，肯把义旗拿。那督师无老将，选士皆娇娃；却教俺自撑达，却教俺自撑达。正腾腾杀气，这军粮又早缺乏。一阵阵拍手喧哗，一阵阵拍手喧哗，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，好一似薨薨白昼闹蜂衙。

〔坐介〕〔内又喊介〕〔小生〕你听外边将士，益发鼓噪，好象要反的光景，左右听俺吩咐。〔立起，唱介〕

【上小楼】您不要错怨咱家，您不要错怨咱家。谁不是天朝犬马，他三百年养士不差，三百年养士不差。都要把良心拍打，为什么击鼓敲门闹转加，敢则要劫库抢官衙。俺这里望眼巴巴，俺这里望眼巴巴，候江州军粮飞下。

〔坐介〕〔抽令箭掷地介〕〔副净、末拾箭，向内吩咐介〕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目下军饷缺乏，乃人马归附之多，非粮草屯积之少。朝廷深恩，不可不报；将军严令，不可不遵。

况江西助饷，指日到辕，各宜静听，勿得喧哗。〔副净、末回话介〕奉元帅军令，俱已晓谕三军了。〔内又喊叫介〕〔小生〕怎么鼓噪之声，渐入辕门，你再去吩咐。〔立起，唱介〕

【黄龙犯】您且忍枵腹这一宵，盼江西那几艘。俺待要飞檄金陵，俺待要飞檄金陵，告兵曹转达车驾，许咱们迁镇移家，许咱们迁镇移家。就粮东去，安营歇马，驾楼船到燕子矶边耍。

〔副净、末持令箭向内吩咐介〕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：粮船一到，即便支发。仍恐转运维艰，枵腹难待；不日撤兵汉口，就食南京；永无缺乏之虞，同享饱腾之乐。各宜静听，勿再喧哗！〔内欢呼介〕好，好，好！大家收拾行装，豫备东去呀。〔副净、末回生介〕禀上元帅，三军闻令，俱各欢呼散去了。〔小生〕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择期移镇，暂慰军心。〔想介〕且住，未奉明旨，辄自前行，虽圣恩宽大，未必加诛；只恐形迹之间，难免天下之议。事非小可，再作商量。

【尾声】慰三军没别法，许就粮喧声才罢，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。

〔下〕〔内作吹打掩门，四卒下〕〔副净向末〕老哥，咱弟兄们商量，天下强兵勇将，让俺武昌。明日顺流东下，料知没人抵当。大家拥着元帅爷，一直抢了南京，就扯起黄旗，往北京进取，有何不可。〔末摇手介〕我们左爷爷忠义之人，这样风话，且不要题。依着我说，还是移家就粮，且吃饱饭为妙。〔副净〕你还不知，一移南京，人心惊慌，就不取北京，这个恶名也免不得了。

〔末〕纷纷将土愿移家，〔副净〕细柳营中起暮笳，

〔末〕千古英雄须打算，〔副净〕楼船东下一生差。

第十出 修札

癸未八月

〔丑扮柳敬亭上〕老子江湖漫自夸，收今贩古是生涯。年来怕作朱门客，闲坐街坊吃冷茶。〔笑介〕在下柳敬亭，自幼无籍，流落江湖，虽则为谈词之辈，却不是饮食之人。〔拱介〕列位看我象个甚的，好象一位阎罗王，拿着这本大帐簿，点了没数的鬼魂名姓；又象一尊弥勒佛，腆着这副大肚皮，装了无限的世态炎凉。鼓板轻敲，便有风雷雨露；舌唇才动，也成月旦春秋。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，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；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，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；此乃补救之微权，亦是褒讥之妙用。〔笑介〕俺柳麻子信口胡谈，却也燥脾。昨日河南侯公子，送到茶资，约定今日午后来听平话，且把鼓板取出，打个招客的利市。〔取出鼓板敲唱介〕无事消闲扯淡，就中滋味酸甜；古来十万八千年，一霎飞鸿去远。几阵狂风暴雨，各家虎帐龙船，争名夺利片时喧，让他陈抟睡扁。〔生上〕芳草烟中寻粉黛，斜阳影里说英雄。今日来听老柳平话，里面鼓板铿锵，早已有人领教。〔相见大笑介〕看官俱

未到，独自在此，说与谁听。〔丑〕这说书是老汉的本业，譬如相公闲坐书斋，弹琴吟诗，都要人听么？〔生笑介〕讲的有理。〔丑〕请问今日要听那一朝故事？〔生〕不拘何朝，你只拣着热闹爽快的说一回罢。〔丑〕相公不知，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，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；倒不如把些剩水残山，孤臣孽子，讲他几句，大家滴些眼泪罢。〔生叹介〕咳！不料敬老你也看到这个田地，真可虑也！〔末扮杨文骢急上〕休教铁锁沈江底，怕有降旗出石头。下官杨文骢，有紧急大事，要寻侯兄计议；一路问来，知在此处，不免竟入。〔见介〕〔生〕来的正好，大家听敬老平话。〔末急介〕目下何等时候，还听平话。〔生〕龙老为何这样惊慌。〔末〕兄还不知么，左良玉领兵东下，要抢南京，且有窥伺北京之意。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，故此托弟前来，恳求妙计。〔生〕小弟有何计策。〔末〕久闻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之恩帅，若肯发一手谕，必能退却。不知足下主意若何？〔生〕这样好事，怎肯不做；但家父罢政林居，纵肯发书，未必有济。且往返三千里，何以解目前之危？〔末〕吾兄素称豪侠，当此国家大事，岂忍坐视。何不代写一书，且救目前；另日禀明尊翁，料不见责也。〔生〕应急权变，倒也可行；待我回寓起稿，大家商量。〔末〕事不宜迟，即刻发书，还恐无及，那里等的商量。〔生〕既是如此，就此修书便了。〔写书介〕

【一封书】老夫愚不揣，劝将军自忖裁，旌旗且慢来，兵出无名道路猜。高帝留都陵树在，谁敢轻将马足躐；乏粮柴，善安排，一片忠心穷莫改。

〔写完，末看介〕妙妙！写的激切婉转，有情有理，叫他不好不依，又不敢不依，足见世兄经济。〔生〕虽如此说，还该送与熊大司马，细加改正，方为万妥。〔末〕不必烦扰，待小弟说与他便了。〔愁介〕只是一件，书虽有了，须差一个当家人早寄为妙。〔生〕小弟轻装薄游，只带两个童子，那能下的书来。〔末〕这样密书，岂是生人可以去得。〔生〕这却没法了。〔丑〕不必着忙，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。〔末〕敬老肯去，妙的狠了；只是一路盘诘，也不是当耍的。〔丑〕不瞒老爷说，我柳麻子本姓曹，虽则身長九尺，却不肯食粟而已。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，左冲右挡的膂力，都还有些儿。〔生〕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，山人游客，一概不容擅入。你这般老态，如何去的？〔丑〕相公又来激俺了，这是俺说书的熟套子。我老汉要去就行，不去就止，那在乎一激之力。〔起问介〕

【北斗鹤鹑】你那里笔下诤文，我这里胸中画策。舌战群雄，让俺不才；柳毅传书，何妨下海。丢却俺的痴騃，用着俺的诙谐，悄去明来，万人喝采。

〔末〕果然好个本领，只是书中意思，还要你明白解说，才能有济。

【紫花儿序】〔丑〕书中意不须细解，何用明白，费俺唇腮。一双空手，也去当差，也会捱乖。凭着俺舌尖儿把他的人马骂开，仍倒回八百里外。〔生〕你怎的骂他？〔丑〕则问他防贼自作贼，该也不该。

〔生〕好，好，好！比俺的书字还说得明白。〔末〕你快进去收拾行李，俺替你送盘缠来，今夜务必出城才好。〔丑〕晓得，晓得！〔拱手介〕不得奉陪了。〔竟下〕〔末〕竟不知柳敬亭是个有用之才。〔生〕我常夸他是我辈中人，说书乃其余技耳。

【尾声】一封书信权宜代，仗柳生舌尖口快，阻回那莽元帅万马晨霜，保住

这好江城三山暮霭。

〔末〕一纸贤于汗马才，〔生〕荆州无复战船开；

〔末〕从来名士夸江左，〔生〕挥麈今登拜将台。

第十一出 投辕

癸未九月

〔净、副净扮二卒上〕〔净〕杀贼拾贼囊，救民占民房，当官领官仓，一兵吃三粮。〔副净〕如今不是这样唱了。〔净〕你唱来！〔副净〕贼凶少弃囊，民逃剩空房，官穷不开仓，千兵无一粮。〔净〕这等说，我们这穷兵当真要饿死了。〔副净〕也差不多哩。〔净〕前日鼓噪之时，元帅着忙，许俺们就粮南京，这几日不见动静，想又变卦了。〔副净〕他变了卦，俺们依旧鼓噪，有何难哉。〔净〕闲话少说，且到辕门点卯，再作商量。正是“不怕饿杀，谁肯犯法”。〔俱下〕

【北新水令】〔丑扮柳敬亭，背包裹上〕走出了空林落叶响萧萧，一丛丛芦花红蓼。倒戴着接鬲帽，横跨着湛卢刀，白髯儿飘飘，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。

俺柳敬亭冲风冒雨，沿江行来，并不见乱兵抢粮，想是讹传了。且喜已到武昌城外，不免在这草地下打开包裹，换了靴帽，好去投书。〔坐地换靴帽介〕

【南步步娇】〔副净、净上〕晓雨城边饥乌叫，来往荒烟道，军营半里遥。〔指介〕风卷旌旗，鼓角缥缈，前面是辕门了，大家趱行几步。饿腹好难熬，还点三八卯。

〔丑起拱介〕两位将爷，借问一声，那是将军辕门？〔净向副净私语介〕这个老儿是江北语音，不是逃兵，就是流贼。〔副净〕何不收拾起来，诈他几文，且买饭吃。〔净〕妙！〔副净问介〕你寻将军衙门么？〔丑〕正是。〔净〕待我送你去。〔丢绳套住丑介〕〔丑〕呵呀！怎么拿起我来了？〔副净〕俺们是武昌营专管巡逻的弓兵，不拿你，拿谁呀。〔丑推二净倒地，指笑介〕两个没眼色的花子，怪不得饿的东倒西歪的。〔净〕你怎晓得我们捱饿。〔丑〕不为你们捱饿，我为何到此？〔副净〕这等说来，你敢是解粮来的么？〔丑〕不是解粮的，是做甚的。〔净〕啐！我们瞎眼了，快搬行李，送老哥辕门去。〔副净、净同丑行介〕

【北折桂令】〔丑〕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，鹦鹉洲阔，黄鹤楼高。鸡犬寂寥，人烟惨淡，市井萧条。都只把豺狼喂饱，好江城画破图抛。满耳呼号，鼙鼓声雄，铁马嘶骄。

〔副净指介〕这是帅府辕门了。〔唤介〕老哥在此等候，待我传鼓。〔击鼓介〕〔末扮中军官上〕封拜惟知元帅大，征诛不让帝王尊。〔问介〕门外击鼓，有何军情，速速报来。〔净〕适在汛地捉了一个面生可疑之人，口称解粮到此，未知真假，拿赴辕门，听候发落。〔末问

〔丑介〕你称解粮到此，有何公文？〔丑〕没有公文，止有书函。〔末〕这就可疑了。

【南江儿水】你的北来意费推敲，一封书信无名号，荒唐言语多虚冒，凭空何处军粮到。无端左支右调，看他神情，大抵非逃即盗。

〔丑〕此话差矣，若是逃、盗，为何自寻辕门。〔末〕说的也是。既有书函，待我替你传进。〔丑〕这是一封密书，要当面交与元帅的。〔末〕这话益发可疑了。你且外边伺候，待我禀过元帅，传你进见。〔净、副净、丑俱下〕〔内吹打开门，杂扮军卒六人各执械对立介〕〔小生扮左良玉戎服上〕荆襄雄镇大江滨，四海安危七尺身。日日军储劳计画，那能谈笑净烟尘。〔升坐，吩咐介〕昨因饥兵鼓噪，本帅诈他就粮南京；后来细想：兵去就粮，何如粮来就兵。闻得九江助饷，不日就到，今日暂免点卯，各回汛地，静候关粮。〔末〕得令。〔虚下，即上〕奉元帅军令，挂牌免卯，三军各回汛地了。〔小生〕有甚军情，早早报来。〔末〕别无军情，只有差役一名，口称解粮到此，要见元帅。〔小生喜介〕果然粮船到了，可喜，可喜！〔问介〕所费文书，系何衙门？〔末〕并无文书，止有私书，要当堂投递。〔小生〕这话就奇了，或是流贼细作，亦未可定。〔吩咐介〕左右军牢，小心防备，着他膝行而进。〔众〕是！〔末唤丑进介〕〔左右交执器械，丑钻入见介〕〔揖介〕元帅在上，晚生拜揖了。〔小生〕哇！你是何等样人，敢到此处放肆。〔丑〕晚生一介平民，怎敢放肆。

【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】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，那晓得王侯大宾客小。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，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。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，这威风何须要。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，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。〔拱介〕求饶，军中礼原不晓。〔笑介〕气也么消，有书函将军仔细瞧。

〔小生问介〕有谁的书函？〔丑〕归德侯老先生寄来奉候的。〔小生〕侯司徒是俺的恩帅，你如何认得？〔丑〕晚生现在侯府。〔小生拱介〕这等失敬了。〔问介〕书在那里？〔丑送上书介〕〔小生〕吩咐掩门。〔内吹打掩门，众下〕〔小生〕尊客请坐。〔丑傍坐介〕〔小生看书介〕

【南侥侥令】看他谆谆情意好，不啻教儿曹。这书中文理，一时也看不透彻，无非劝俺镇守边方，不可移兵内地。〔叹介〕恩帅，恩帅！那知俺左良玉，一片忠心天可告，怎肯背深恩，辱荐保。

〔问丑介〕足下尊姓大号？〔丑〕不敢，晚生姓柳，草号敬亭。〔杂捧茶上〕〔小生〕敬亭请茶。〔丑接茶介〕〔小生〕你可知这座武昌城，自经张献忠一番焚掠，十室九空。俺虽镇守在此，缺草乏粮，日日鼓噪，连俺也做不得主了。〔丑气介〕元帅说那里话，自古道“兵随将转”，再没个将逐兵移的。

【北收江南】你坐在细柳营，手握着虎龙韬，管千军山可动，令不摇。饥兵鼓噪犯天朝，将军无计，从他去自逍遥。这恶名怎逃，这恶名怎逃。说不起三军权柄帅难操。

〔摔茶钟于地下介〕〔小生怒介〕呵呀！这等无礼，竟把茶杯掷地。〔丑笑介〕晚生怎敢无礼，一时说的高兴，顺手摔去了。〔小生〕顺手摔去，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。〔丑〕心若

做得主呵，也不叫手下乱动了。〔小生笑介〕敬亭讲的有理。只因兵丁饿的急了，许他就粮内里。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。〔丑〕晚生远来，也饿急了，元帅竟不问一声儿。〔小生〕我倒忘了，叫左右快摆饭来。〔丑摩腹介〕好饿，好饿！〔小生催介〕可恶奴才，还不快摆！〔丑起介〕等不得了，竟往内里吃去罢。〔向内行介〕〔小生怒介〕如何进我内里？〔丑回顾介〕饿的急了。〔小生〕饿的急了，就许你进内里么？〔丑笑介〕饿的急了，也不许进内里，元帅竟也晓得哩。〔小生大笑介〕句句讥诮俺的错处，好个舌辩之士。俺这帐下倒少不得你这个人哩。

【南园林好】俺虽是江湖泛交，认得出滑稽曼老；这胸次包罗不少，能直谏，会旁嘲。

〔丑〕那里，那里！只不过游戏江湖，图铺啜耳。〔小生问介〕俺看敬亭，既与缙绅往来，必有绝技，正要请教。〔丑〕晚生自幼失学，有何技艺。偶读几句野史，信口演说，曾蒙吴桥范大司马、桐城何老相国，谬加赏赞，因而得交缙绅，实堪惭愧。

【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】俺读些稗官词，寄牢骚，稗官词，寄牢骚，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。小鼓儿颤杖轻敲，寸板儿软手频摇；一字字臣忠子孝，一声声龙吟虎啸；快舌尖钢刀出鞘，响喉咙轰雷烈炮。呀！似这般冷嘲、热挑，用不着笔抄，墨描。劝英豪，一盘错帐速勾了。

〔小生〕说的爽快，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，就留下榻衙斋，早晚领教罢。

【清江引】从此谈今论古日倾倒，风雨开怀抱。你那苏张舌辩高，我的巧射惊羿羿，只愁那匝地烟尘何日扫。

〔丑〕闲话多时，到底不知元帅向内移兵，有何主见？〔小生〕耿耿臣心，惟天可表，不须口劝，何用书责。

〔小生〕臣心如水照清霄，〔丑〕咫尺天颜路不遥，

〔小生〕要与西南撑半壁，〔丑〕不须东看海门潮。

第十二出 辞院

癸未十月

【西地锦】〔末扮杨文骢冠带上〕锦绣东南列郡，英雄割据纷纷；而今还起周郎恨，江水向东奔。

下官杨文骢，昨奉熊司马之命，托侯兄发书宁南，阻其北上，已遣柳敬亭连夜寄去。还怕投书未稳，一面奏闻朝廷，加他官爵，荫他子侄；又一面知会各处督抚，及在城大小文武，齐集清议堂，公同计议，助他粮饷，这也是不得已调停之法。下官与阮圆海虽罢闲流寓，都

有传单，只得早到。〔副净扮阮大铖冠带上〕黑白看成棋里事，须眉扮作戏中人。〔见介〕龙友请了，今日会议军情，既传我们到此，也不可默默无言。〔末〕事体重大，我们废员闲宦，立不得主意，身到就是了。〔副净〕说那里话。

【啄木儿】朝廷事，须认真，太祖神京今未稳，莫漫愁铁锁船开，只怕有萧墙人引。角声鼓音城楼震，帆扬帆飞江风顺，明取金陵，有人私启门。

〔末〕这话未确，且莫轻言。〔副净〕小弟实有所闻，岂可不说。〔丑扮长班上〕处处军情紧，朝朝会议多。禀老爷，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，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俱到了。〔末、副净出候介〕〔外白须扮史可法，净秃须扮马士英，各冠带上〕〔外〕天下军储一线漕，无能空佩吕虔刀。〔净〕长陵抔土关龙脉，愁绝烽烟搔二毛。〔末、副净见各揖介〕〔外问介〕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？〔丑禀介〕今日有旨，往江上点兵去了。〔净〕这等又会议不成，如何是好？

【前腔】〔外〕黄尘起，王气昏，羽扇难挥建业军；幕府山蜡檄星驰，五马渡楼船飞滚。江东应须夷吾镇，清谈怎消南朝恨，少不得努力同捐衰病身。

〔末〕老先生不必深忧，左良玉系侯司徒旧卒，昨已发书劝止，料无不从者。〔外〕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，实皆年兄之功也。〔副净〕这倒不知；只闻左兵之来，实有暗里勾之者。〔外〕是那个？〔副净〕就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。〔外〕他也是敝世兄，在复社中铮铮有声，岂肯为此？〔副净〕老公祖不知，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私书往来；若不早除此人，将来必为内应。〔净〕说的有理，何惜一人，致陷满城之命乎？〔外〕这也是莫须有之事，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，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。〔别介〕请了，正是“邪人无正论，公议总私情”。〔下〕〔副净指恨介〕〔向净介〕怎么史道邻就拂衣而去，小弟之言凿凿有据；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私书的。〔末〕这太屈他了，敬亭之去，小弟所使，写书之时，小弟在傍；倒亏他写的恳切，怎反疑起他来？〔副净〕龙友不知，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，人那里晓得？〔净点头介〕是呀，这样人该杀的，小弟回去，即着人访拿。〔向末介〕老妹丈，就此同行罢。〔末〕请舅翁先行一步，小弟随后就来。〔副净向净介〕小弟与令妹丈不啻同胞，常道及老公祖垂念，难得今日会着。小弟有许多心事，要为竟夕之谈。不知可否？〔净〕久荷高雅，正要请教。〔同下〕〔末〕这是那里说起！侯兄之素行虽未深知，只论写书一事呵，

【三段子】这冤怎伸，硬叠成曾参杀人；这恨怎吞，强书为陈恒弑君。不免报他一信，叫他趁早躲避。〔行介〕眠香占花风流阵，今宵正倚熏笼困，那知打散鸳鸯金弹狠。

来此是李家别院，不免叫门。〔敲门介〕〔内吹唱介〕〔净扮苏昆生上〕是那个？〔末〕快快开门！〔净开门见介〕原来是杨老爷，天色已晚，还来闲游。〔末认介〕你是苏昆老。〔问介〕侯兄在那里？〔净〕今日香君学完一套新曲，都在楼上听他演腔。〔末〕快请下楼！〔净入唤介〕〔小旦、生、旦出介〕〔生〕浓情人带酒，寒夜帐笼花。杨兄高兴，也来消夜。〔末〕兄还不知，有天大祸事来寻你了。〔生〕有何祸事，如此相吓？〔末〕今日清议堂议事，阮圆海对着大众，说你与宁南有旧，常通私书，将为内应。那些当事诸公，俱有拿你之意。

〔生惊介〕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，为何下这毒手。〔末〕想因却奁一事，太激烈了，故此老羞变怒耳。〔小旦〕事不宜迟，趁早高飞远遁，不要连累别人。〔生〕说的有理。〔愁介〕只是燕尔新婚，如何舍得。〔旦正色介〕官人素以豪杰自命，为何学儿女子态。〔生〕是，是，但不知那里去好？

【滴溜子】双亲在，双亲在，信音未准；烽烟起，烽烟起，梓桑半损。欲归，归途难问。天涯到处迷，将身怎隐。歧路穷途，天暗地昏。

〔末〕不必着慌，小弟倒有个算计。〔生〕请教！〔末〕会议之时，漕抚史可法、凤抚马舍舅俱在坐。舍舅语言甚不相为，全亏史公一力分豁，且说与尊府原有世谊的。〔生想介〕是，是，史道邻是家父门生。〔末〕这等何不随他到淮，再候家信。〔生〕妙，妙！多谢指引了。〔旦〕待奴家收拾行装。〔旦束装介〕

【前腔】欢娱事，欢娱事，两心自忖；生离苦，生离苦，且将恨忍，结成眉峰一寸。香沾翠被池，重重束紧。药裹巾箱，都带泪痕。

〔丑上，挑行李介〕〔生别旦介〕暂此分别，后会不远。〔旦弹泪介〕满地烟尘，重来亦未可必也。

【哭相思】离合悲欢分一瞬，后会期无凭准。〔小旦〕怕有巡兵踪迹，快行一步罢。〔生〕吹散俺西风太紧，停一刻无人肯。

〔生〕但不知史漕抚寓在那厢。〔净〕闻他来京公干，常寓市隐园，待我送官人去。〔生〕这等多谢。〔生、净、丑急下〕〔小旦〕这桩祸事，都从杨老爷起的，也还求杨老爷归结。明日果来拿人，作何计较？〔末〕贞娘放心，侯郎既去，都与你无干了。

〔末〕人生聚散事难论，〔旦〕酒尽歌终被尚温；
〔小旦〕独照花枝眠不稳，〔末〕来朝风雨掩重门。

第十三出 哭主

甲申三月

〔副净扮旗牌官上〕汉阳烟树隔江滨，影里青山画里人，可惜城西佳绝处，朝朝遮断马头尘。在下宁南帅府一个旗牌官的便是，俺元帅收复武昌，功封侯爵。昨日又奉新恩，加了太傅之衔；小爷左梦庚，亦挂总兵之印，特差巡按御史黄澍老爷到府宣旨。今日九江督抚袁继咸老爷，又解粮三十船，亲来给发。元帅大喜，命俺设宴黄鹤楼，请两位老爷饮酒看江。〔望介〕遥见晴川树底，芳草洲边，万姓欢歌，三军嬉笑，好一段太平景象也。远远喝道之声，元帅将到，不免设起席来。〔台上挂黄鹤楼匾〕〔副净设席安座介〕〔杂扮军校旗仗鼓吹引导〕〔小生扮左良玉戎装上〕

【声声慢】逐人春色，入眼睛光，连江芳草青青。百尺楼高，吹笛落梅风景。

领着花间小乘，载行厨，带缓衣轻；便笑咱将军好武，也爱儒生。

咱家左良玉，今日设宴黄鹤楼，请袁、黄两公饮酒看江，只得早候。〔吩咐介〕大小军卒楼下伺候。〔众应下〕〔作登楼介〕三春云物归胸次，万里风烟到眼中。〔望介〕你看浩浩洞庭，苍苍云梦，控西南之险，当江汉之冲；俺左良玉镇此名邦，好不壮哉！〔坐呼介〕旗牌官何在？〔副净跪介〕有。〔小生〕酒席齐备不曾？〔副净〕齐备多时了。〔小生〕怎么两位老爷还不见到？〔副净〕连请数次，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，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，大约傍晚才来。〔小生〕在此久候，岂不困倦。叫左右速接柳相公上楼，闲谈拨闷。〔杂跪禀介〕柳相公现在楼下。〔小生〕快请。〔杂请介〕〔丑扮柳敬亭上〕气吞云梦泽，声撼岳阳楼。〔见介〕〔小生〕敬亭为何早来了。〔丑〕晚生知道元帅闷坐，特来奉陪的。〔小生〕这也奇了，你如何晓得。〔丑〕常言“秀才会课，点灯告坐”。天生文官，再不能爽快的。〔小生笑介〕说的有理。〔指介〕你看天才午转，几时等到点灯也。〔丑〕若不嫌聒噪呵，把昨晚说的“秦叔宝见姑娘”，再接上一回罢。〔小生〕极妙了。〔问介〕带有鼓板么？〔丑〕自古“官不离印，货不离身”，老汉管着做甚的。〔取出鼓板介〕〔小生〕叫左右泡开芥片，安下胡床。咱要纱帽隐囊，清谈消遣哩。〔杂设床、泡茶，小生更衣坐，杂捶背搔痒介〕〔丑旁坐敲鼓板说书介〕大江滚滚浪东流，淘尽兴亡古渡头；屈指英雄无半个，从来遗恨是荆州。按下新诗，还提旧话。且说人生最难得的是乱离之后，骨肉重逢。总是地北天南，时移物换，经几番凶荒战斗，怎免得梗泛萍漂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，枷锁连身，正在候审；遇着嫡亲姑娘，卷帘下阶，抱头大哭。当时换了新衣，设席款待，一个候死的囚徒，登时上了青天。这叫做“运去黄金减价，时来顽铁生光”。〔拍醒木介〕〔小生掩泪介〕咱家也都经过了。〔丑〕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，满心欢喜，特地要夸其本领，即日放炮传操。下了教场，雄兵十万，雁翅排开。罗公独坐当中，一呼百诺，掌着生杀之权。秦叔宝站在旁边，点头赞叹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道：大丈夫定当如此！〔拍醒木介〕〔小生作骄傲，笑介〕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。〔丑〕那罗公眼看叔宝，高声问道：“秦琼，看你身材高大，可曾学些武艺么？”叔宝慌忙跪下，应答如流：“小人会使双铜。”罗公即命家人，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铜，抬将下来。那两条银铜，共重六十八斤，比叔宝所用铁铜，轻了一半。叔宝是用过重铜的人，接在手中，如同无物。跳下阶来，使尽身法，左轮右舞，恰似玉蟒缠身，银龙护体。玉蟒缠身，万道毫光台下落；银龙护体，一轮月影面前悬。罗公在中军帐里，大声喝采道：“好呀！”那十万雄兵，一齐答应。〔作喊介〕如同山崩雷响，十里皆闻。〔拍醒木介〕〔小生照镜镊鬓介〕俺左良玉立功边塞，万夫不当，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。如今白发渐生，杀贼未尽，好不恨也。〔副净上〕禀元帅爷，两位老爷俱到楼了。〔丑暗下〕〔小生换冠带、杂撤床排席介〕〔外扮袁继威，未扮黄澍，冠带喝道上〕〔外〕长湖落日气苍茫，黄鹤楼高望故乡。〔末〕吹笛仙人称地主，临风把酒喜洋洋。〔小生迎揖介〕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，曷胜光荣；聊设杯酒，同看春江。〔外、末〕久钦威望，喜近节麾，高楼盛设，大快生平。〔安席坐，斟酒欲饮介〕〔净扮塘报人急上〕忙将覆地翻天事，报与勤王救主人。禀元帅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〔众惊起介〕有什么紧急军情，这等喊叫？〔净急白介〕禀元帅爷：大伙流贼北犯，层层围住神京；三天不见救援兵，暗把城门开禁。放火焚烧宫阙，持刀杀害生灵。〔拍地介〕可怜圣主好崇祯，

〔哭说介〕缢死煤山树顶。〔众惊问介〕有这等事，是那一日来？〔净喘介〕就是这、这、这三月十九日。〔众望北叩头，大哭介〕〔小生起，搓手跳哭介〕我的圣上呀！我的崇祯主子呀！我的大行皇帝呀！孤臣左良玉，远在边方，不能一旅勤王，罪该万死了。

【胜如花】高皇帝在九京，不管亡家破鼎，那知他圣子神孙，反不如飘蓬断梗。十七年忧国如病，呼不应天灵祖灵，调不来亲兵救兵；白练无情，送君王一命。伤心煞煤山私幸，独殉了社稷苍生，独殉了社稷苍生！

〔众又大哭介〕〔外摇手喊介〕且莫举哀，还有大事相商。〔小生〕有何大事？〔外〕既失北京，江山无主，将军若不早建义旗，顷刻乱生，如何安抚。〔末〕正是。〔指介〕这江汉荆襄，亦是西南半壁，万一失守，恢复无及矣。〔小生〕小弟滥握兵权，实难辞责，也须两公努力，共保边疆。〔外、末〕敢不从事。〔小生〕既然如此，大家换了白衣，对着大行皇帝在天之灵，恸哭拜盟一番。〔唤介〕左右可曾备下縗衣么？〔副净〕一时不能备及，暂借附近民家素衣三领，白布三条。〔小生〕也罢，且穿戴起来。〔吩咐介〕大小三军，亦各随拜。〔小生、外、末穿衣裹布介〕〔领众齐拜，举哀介〕我那先帝呀，

【前腔】〔合〕宫车出，庙社倾，破碎中原费整。养文臣帷幄无谋，豢武夫疆场不猛；到今日山残水剩，对大江月明浪明，满楼头呼声哭声。〔又哭介〕这恨怎平，有皇天作证：从今后戮力奔命，报国仇早复神京，报国仇早复神京。

〔小生〕我等拜盟之后，义同兄弟；临侯督师，仲霖监军，我左昆山操兵练马，死守边方。倘有太子诸王，中兴定鼎，那时勤王北上，恢复中原，也不负今日一番义举。〔外、末〕领教了。〔副净禀介〕禀元帅，满城喧哗，似有变动之意，快请下楼，安抚民心。〔俱下楼介〕〔小生〕二位要向那里去？〔外〕小弟还回九江。〔末〕小弟要到襄阳。〔小生〕这等且各分手，请了。〔别介〕〔小生呼介〕转来，若有国家要事，还望到此公议。〔外、末〕但寄片纸，无不奔赴。请了。〔外、末下〕〔小生〕呵呀呀！不料今日天翻地覆，吓死俺也！

飞花送酒不曾擎， 片语传来满座惊，
黄鹤楼中人哭罢， 江昏月暗夜三更。

第十四出 阻奸

甲申四月

【绕地游】〔生上〕飘飏家舍，怎把平安写，哭苍天满喉新血。国仇未雪，乡心难说，把闲情丢开后些。

小生侯方域，自去冬仓皇避祸，夜投史公，随到淮安漕署，不觉半载。昨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，史公即补其缺，小生又随渡江。亏他重俺才学，待同骨肉。正思移家金陵，不料南北隔绝。目今议立纷纷，尚无定局，好生愁闷。且候史公回衙，一问消息。〔暂下〕

【三台令】〔外扮史可法忧容，丑扮长班随上〕山河今日崩竭，白面谈兵掉舌；弈局事堪嗟，望长安谁家传舍。

下官史可法，表字道邻，本贯河南，寄籍燕京。自崇祯辛未，叨中进士，便值中原多故，内为曹郎，外作监司，扬历十年，不曾一日安枕。今由淮安漕抚升补南京兵部尚书。那知到任一月，遭此大变；万死无裨，一筹莫展。幸亏长江天险，护此留都。但一月无君，人心惶惶，每日议立议迎，全无成说。今早操兵江上，探得北信，不免请出侯兄，大家快谈。〔丑〕侯爷，有请。〔生上见介〕请问老先生，北信若何？〔外〕今日得一喜信，说北京虽失，圣上无恙，早已航海而南；太子亦间道东奔，未知果否？〔生〕果然如此，苍生之福也。〔小生扮差役上〕朝廷无诏旨，将相有传闻。〔到门介〕门上有人么？〔丑问介〕那里来的？〔小生〕是凤抚衙门来的，有马老爷候札，即讨回书。〔丑〕待我传上去。〔入见介〕禀老爷，凤抚马老爷差人投书。〔外拆看，皱眉介〕这个马瑶草，又讲什么迎立之事了。

【高阳台】清议堂中，三番公会，攒眉仰屋蹴靴；相对长吁，低头不语如呆。堪嗟！军国大事非轻举，俺纵有庙谟难说。这来书谋迎议立，邀功情切。

〔向生介〕看他书中意思，属意福王。又说圣上确确缢死煤山，太子奔逃无踪。若果如此，俺纵不依，他也竟自举行了。况且昭穆伦次，立福王亦无大差。罢，罢，罢！答他回书，明日会稿，一同列名便了。〔生〕老先生所言差矣。福王分藩散乡，晚生知之最详，断断立不得。〔外〕如何立不得？〔生〕他有三大罪，人人俱知。〔外〕那三大罪？〔生〕待晚生数来：

【前腔】福邸藩王，神宗骄子，母妃郑氏淫邪。当日谋害太子，欲行自立，若无调护良臣，几将神器夺窃。〔外〕此一罪却也不小。〔问介〕还有那一罪？〔生〕骄奢，盈装满载分封去，把内府金钱偷竭。昨日寇逼河南，章不舍一文助饷；以致国破身亡，满宫财宝，徒饱贼囊。〔外〕这也算的一大罪。〔问介〕那第三大罪呢？〔生〕这一大罪，就是现今世子德昌王，父死贼手，暴尸未葬，竟忍心远避。还乘离乱之时，纳民妻女。这君德全亏尽丧，怎图皇业。

〔外〕说的一些不差，果然是三大罪。〔生〕不特此也，还有五不可立。〔外〕怎么又有五不可立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第一件，车驾存亡，传闻不一，天无二日同协。第二件，圣上果殉社稷，尚有太子监国，为何明弃储君，翻寻枝叶旁牒。第三件，这中兴之主，原不必拘定伦次的。分别，中兴定霸如光武，要访取出群英杰。第四件，怕强藩乘机保立。第五件，又恐小人呵，将拥戴功挟。

〔外〕是，是，世兄高见，虑的深远。前日见副使雷缙祚、礼部周鏊，都有此论，但不及这番透彻耳。就烦世兄把这三大罪、五不可立之论，写书回他便了。〔生〕遵命。〔点烛写书介〕〔副净扮阮大铖，杂扮家童提灯上〕须将奇货归吾手，莫把新功让别人。下官阮大铖，潜往江浦，寻着福王，连夜回来，与马士英倡议迎立。只怕兵部史可法临时掣肘。今日修书相商，还恐不妥，故此昏夜叩门，与他细讲。〔见小生介〕你早来下书，如何还不回去。〔小生〕等候回书，不见发出。〔喜介〕阮老爷来的正好，替小人催一催。〔杂〕门上大叔那里？

〔丑〕是那个？〔副净见，作足恭介〕烦位下通报一声，说裤子裆里阮，求见老爷。〔丑诨介〕裤子裆里软，这可未必。常言“十个胡子九个骚”，待我摸一摸，果然软不软。〔副净〕休得取笑，快些方便罢。〔丑〕天色已晚，老爷安歇了，怎敢乱传。〔副净〕有要话商议，定求一见的。〔丑〕待我传上去。〔进禀介〕禀老爷，有裤子裆里阮，到门求见。〔外〕是那个姓阮的？〔生〕在裤子裆里住，自然是阮胡子了。〔外〕如此昏夜，他来何干？〔生〕不消说，又是讲迎立之事了。〔外〕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的便是他。这人原是魏党，真正小人，不必理他，叫长班回他罢了。〔丑出，怒介〕我说夜晚了，不便相会，果然惹个没趣。请回罢！〔副净拍丑肩介〕位下是极在行的，怎不晓得。夜晚来会，才说的是极有趣的话哩；那青天白日，都是些扫帐儿。〔丑〕你老说的有理，事成之后，随封都要双分的。〔副净〕不消说，还要加厚些。〔丑〕既是这等，待我再传。〔进禀介〕禀老爷，姓阮的定求一见，要说极有趣的话。〔外〕哇，放屁！国破家亡之时，还有什么趣话说！快快赶出，闭上宅门。〔丑〕凤抚回书尚未打发哩。〔生〕书已写就，求老先生过目。〔外读介〕

【前腔】二祖列宗，经营垂创，吾皇辛苦力竭。一旦倾移，谁能重续灭绝。详列：福藩罪案三桩大，五不可、势局当歇。再灵求贤宗雅望，去留先决。

〔外〕写的明白，料他也不敢妄动了。〔吩咐介〕就交与凤抚家人，早闭宅门，不许再来罗唆。〔起介〕正是江上孤臣生白发，〔生〕灯前旅客罢冰弦。〔外、生下〕〔丑出呼介〕马老爷差人呢？〔小生〕有。〔丑〕领了回书，快快出去，我要闭门哩。〔小生接书介〕还有阮老爷要见，怎么就闭门？〔副净向丑介〕正是，我方才央过求见老爷的，难道忘了。〔丑佯问介〕你是谁呀？〔副净〕我便是裤子裆里阮哪。〔丑〕啐！半夜三更，只管软里硬里，奈何的人不得睡。〔推介〕好好的去罢。〔竟闭门入介〕〔小生〕得了回书，我先去了。〔下〕〔副净恼介〕好可恶也，竟自闭门不纳了。〔呆介〕罢了！俺老阮十年之前，这样气儿也不知受过多少，且自耐他。〔搓手介〕只是当前机会，不可错过。这史可法现拿着本兵之印，如此执拗起来，目下迎立之事，便行不去了，这怎么处？〔想介〕呸！我到呆气了，如今皇帝玉玺且无下落，你那一颗部印有何用处。〔指介〕老史，老史，一盘好肉包掇上门来，你不会吃，反去让了别人，日后不要见怪。正是：

穷途才解阮生嗟， 无主江山信手拿，
奇货居来随处赠， 不知福分在谁家。

第十五出 迎驾

甲申四月

【番下算】〔净扮马士英冠带上〕一旦神京失守，看中原逐鹿交走。捷足争先，拜相与封侯，凭着这拥立功大权归手。

下官马士英，别字瑶草，贵州贵阳卫人也，起家万历己未进士，现任凤阳督抚。幸遇国家多故，正我辈得意之秋。前日发书约会史可法，同迎福王。他回书中有“三大罪、五不可立”之言。阮大铖走去面商，他又闭门不纳。看来是不肯行的了。但他现握着兵权，一倡此论，那九卿班里，如高弘图、姜曰广、吕大器、张国维等，谁敢竟行。这迎立之事，便有几分不妥了。没奈何，又托阮大铖约会四镇武臣，及勋戚内侍，未知如何，好生焦躁。〔副净扮阮大铖急上〕胸有已成之竹，山无难劈之柴。此是马公书房，不免竟入。〔净见问介〕圆老回来了，大事如何？〔副净〕四镇武臣见了书函，欣然许诺，约定四月念八，全备仪仗，齐赴江浦矣。〔净〕妙，妙！那高黄二刘，如何说来？〔坐介〕

【催拍】〔副净〕他说受君恩爵封列侯，镇江淮千里借筹；神京未收，神京未收，似我辈滥功糜饷，建牙堪羞。江浦迎銮，愿领貔貅，扶新主持节复仇。临大事，敢夷犹。

〔净〕此外还有何人肯去？〔副净〕还有魏国公徐鸿基，司礼监韩赞周，吏科给事李沾，监察御史朱国昌。〔净〕勋、卫、科、道，都有个把，也就好了。他们都怎么说来？

【前腔】〔副净〕他说马中丞当先出头，众公卿谁肯逗留。职名早投，职名早投，大家去上书陈表，拥入皇州。新主中兴，拜舞龙楼，将今日劳苦功酬，迁旧秩，壮新猷。

〔净〕果然如此，妙的狠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是一个外吏，那几个武臣勋卫，也算不得部院卿僚，目下写表如何列名？〔副净〕这有什么考证，取本缙绅便览来，从头抄写便了。〔净〕虽如此说，万一驾到，没有百官迎接，我们三五个官，如何引进朝去？〔副净〕我看满朝诸公，那个是有定见的。乘舆一到，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。〔净〕是，是！表已写就，只空衔名，取本缙绅来，快快开列。〔外扮书办取缙绅上〕西河沿洪家高头便览在此。〔下〕〔副净〕待我抄起来。〔偏头远视介〕表上字体，俱要细楷的，目昏难写，这怎么处？〔想介〕有了。〔腰内取出眼镜戴，抄介〕“吏部尚书臣高弘图”。〔作手颤介〕这手又颤起来了，目下等着起身。一时写不出，急杀人也。〔净〕还叫书办写去罢。〔副净〕这姓名里面都有去取，他如何写得。〔净〕你指示明白，自然不错了。〔叫介〕书办快来。〔外上〕〔副净照缙绅指点向外介〕〔外下〕〔净〕自古道：“中原逐鹿，捷足先得”，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。快整衣冠，收拾箱包，今日务要出城。〔丑扮长班收拾介〕〔副净问介〕请问老公祖，小弟怎生打扮？〔净〕迎驾大典，比不得寻常私谒，俱要冠带才是。〔副净〕小弟原是废员，如何冠带？〔净〕正是。〔想介〕没奈何，你且权充个贡表官罢，只是屈尊些儿。〔副净〕说那里话，大丈夫要立功业，何所不可，到这时候还讲刚方么。〔净笑介〕妙，妙，才是个软圆老。〔副净换差吏服色介〕

【前腔】拚余生寒灰已休，喜今朝涸海更流；金鳌上钩，金鳌上钩，好似太公一钓，享国千秋。牛马风尘，暂屈何忧，刀笔吏丞相根由；人笑骂，我不羞。

〔外上〕表已列名，老爷过目。〔副净看介〕果然一些不差，就包裹好了，装入箱中。〔外包裹装箱内介〕〔副净〕下官只得背起来了。〔外、丑与副净绑箱背上介〕〔净看，笑介〕

圆老这件功劳却也不小哩。〔副净正色介〕不要取笑，日后画在凌烟阁上，倒有些神气的。〔丑牵马介〕天色将晚，请老爷上马。〔净吩咐介〕这迎驾大事，带不的多人，只你两个跟去罢。〔副净〕便益你们，后日都要议叙的。〔俱上马，急走绕场介〕

【前腔】〔合〕趁斜阳南山雨收，控青骢烟驿水邮，金鞭急抽，金鞭急抽，早见浦江云气，楚尾吴头。应运英雄，虎赴龙投，恨不的双翅飕飕，银烛下，拜冕旒。

〔净〕叫左右早去寻下店房。〔副净〕阿呀！我们做的何事，今日还想安歇，快跑快跑！〔加鞭跑介〕

〔净〕江云山气晚悠悠，〔副净〕马走平川似水流，
〔净〕莫学防风随后到，〔副净〕涂山明日会诸侯。

第十六出 设朝

甲申五月

【念奴娇】〔小生扮弘光衮冕，小旦、老旦扮二监引上〕高皇旧宇，看宫门殿阁，重重初敞。满目飞腾新紫气，倚着钟山千丈。祖德重光，民心合仰，迎俺青天上。云消帘卷，东南烟景雄壮。

一朵黄云捧御床，醒来魂梦自彷徨；中兴不用亲征战，才洗尘颜着袞裳。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孙，福邸亲王之子，自幼封为德昌郡王。去年贼陷河南，父王殉国，寡人逃避江浦，九死余生；不料北京失守，先帝升遐，南京臣民推俺为监国之主。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，早谒孝陵回宫，暂御偏殿，看百官有何章奏。〔外扮史可法，净扮马士英，末扮黄得功，丑扮刘泽清，文武袍笏上〕再见冠裳盛，重瞻殿阁高；金瓯仍未缺，玉烛又新调。我等文武百官，昨日迎銮江浦，今早陪位孝陵；虽投职名，未称朝贺，礼当恭上表文，请登大宝。〔众前跪上表介〕南京吏部尚书臣高弘图等，恭请陛下早正大位，改元听政，以慰臣民之望。恭惟陛下呵，

【本序】潜龙福邸，望扬扬，貌似神宗，嫡派天潢。久著仁贤声誉重，中外推戴陶唐。瞻仰，牒出金枝，系莲花萼，宜承大统诸宗长。臣伏愿登庸御宇，早继高皇。

〔四拜介〕〔小生〕寡人外藩衰宗，才德凉薄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来守高帝之宫。君父含冤，大仇未报，有何面颜，忝然正位。今暂以藩王监国，仍称崇祯十七年，一切政务，照常办理。诸卿勿得諄请，以重寡人之罪。

【前腔】休强，中原板荡，叹王孙乞食江头，栖止榛莽。回首尘沙何处去，

洛下名园花放。盼望，兵燹难消，松楸多恙，鼎湖弓剑无人葬；吾怎忍垂旒正冕，受贺当阳。

〔众跪呼介〕万岁，万万岁！真仁君圣主之言，臣等敢不遵旨。但大仇不当迟报，中原不可久失，将相不宜缓设，谨具题本，伏候裁决。〔上本介〕

【前腔】开朗，中兴气象，见罽毼瑞霭祥云，王业重创。不共天仇，从此后尝胆眠薪休忘。参想，收复中原，调燮黄阁，急须封拜卜忠亮；还缺少百官庶士，乞选才良。

〔小生〕览卿题本，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，俱见忠悃。至于设立将相，寡人已有成议，众卿听着：

【前腔】职掌，先设将相，论麒麟画阁功劳，迎立为上。捧表江头，星夜去拥着乘舆仪仗。寻访，加体黄袍，高呼拜舞，百忙难把玺符让。今日里论功叙赏，文武谁当。

众卿且退，午门候旨。〔小生、内官随下〕〔外、净、末、丑退班立介〕〔外〕若论迎立之功，今日大拜，自然让马老先生了。〔净〕下官风尘外吏，焉能越次而升。若论国家用武之际，史老先生现居本兵，理当大拜。〔向末、丑介〕四镇实有护驾之劳，加封公侯，只在目下。〔末、丑〕皆赖恩帅提拔。〔老旦扮内监捧旨上〕圣旨下：凤阳督抚马士英，倡议迎立，功居第一，即升补内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入阁办事。吏部尚书高弘图、礼部尚书姜曰广、兵部尚书史可法，亦皆升补大学士，各兼本衔。高弘图、姜曰广入阁办事，史可法着督师江北。其余部院大小官员，现任者，各加三级；缺员者，将迎驾人员，论功选补。又四镇武臣，靖南伯黄得功，兴平伯高杰，东平伯刘泽清，广昌伯刘良佐，俱进封侯爵，各归汛地。谢恩！〔众谢恩介〕万岁，万万岁！〔起介〕〔外向末、丑介〕老夫职居本兵，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，圣上命俺督师江北，正好戮力报效。今与列侯约定，于五月初十日，齐集扬州，共商复仇之事。各须努力，勿得迟延。〔末、丑〕是。〔外〕老夫走马到任去也。正是：重兴东汉逢明主，收复中原任老臣。〔别众下〕〔末、丑欲下介〕〔净唤介〕将军转来。〔拉手话介〕圣上录咱迎立之功，拜相封侯。我等皆系勋旧大臣，比不得别个。此后内外消息，须要两相照应，千秋富贵，可以常保矣。〔末、丑〕蒙恩携带，得有今日，敢不遵谕。〔末、丑急下〕〔净笑介〕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，好快活也。〔副净扮阮大铖探头瞧介〕〔净欲下介〕且住，立国之初，诸事未定，不要叫高、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。且慢回家，竟自入阁办事便了。〔欲入介〕〔副净悄上作揖介〕恭喜老公祖，果然大拜了。〔净惊问介〕你从哪里来？〔副净〕晚生在朝房藏着，打听新闻来。〔净〕此系禁地，今日立法之始，你青衣小帽，在此不便，请出去罢。〔副净〕晚生有要紧话说。〔附耳介〕老师相叙迎立之功，获此大位；晚生赍表前往，亦有微劳，如何不见提起？〔净〕方才宣旨，各部院缺员，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。〔副净喜介〕好，好！还求老师相荐拔。〔净〕你的事何待谆嘱。〔欲入介〕〔副净〕事不宜迟，晚生权当班役，跟进内阁，看看机会何如。〔净〕学生初入内阁，未谙机务；你来帮一帮，也不妨事，只要小心着。〔副净〕晓得。〔替净拿笏板随行介〕

【赛观音】〔净〕旧黄扉，新丞相，喜一旦趾高气扬，廿四考中书模样。〔副净〕莫忘辛勤老陪堂。

〔净〕殿阁东偏晓雾黄，〔副净〕新参知政气昂昂，

〔净〕过江同是从龙彦，〔副净〕也步金阶抱笏囊。

第十七出 拒媒

甲申五月

【燕归梁】〔末扮杨文骢冠带上〕南朝领略风流尽，新立个妙龄君；清江隔断浊烟尘，兰署里买香熏。

下官杨文骢，因叙迎驾之功，补了礼部主事。盟兄阮大铖，仍以光禄起用。又有同乡越其杰、田仰等，亦皆补官，同日命下，可称一时之盛。目下漕抚缺人，该推升田仰。适才送到聘金三百，托俺寻一美妓，要带往任所。我想青楼色艺之精，无过香君，不免替他去问。〔唤介〕长班走来。〔杂扮长班上〕胸中一部缙绅，脚下千条胡同。〔见介〕老爷有何使唤？〔末〕你快请清客丁继之，女客卞玉京，到我书房说话。〔杂〕禀老爷，小人是长班，只认的各位官府，那里串客、表子，没处寻觅。〔末〕听我吩咐：

【渔灯儿】闹端阳，正纷纭，水阁含春。便有那乌衣子弟伴红裙，难道是织女牵牛天汉津。〔杂〕就在那秦淮河房么，小人晓得了。〔末指介〕你望着枣花帘影杏纱纹，那壁厢款问殷勤。

〔副净扮丁继之，外扮沈公宪，净扮张燕筑上〕院里常留老白相，朝中新聘大陪堂。〔副净〕来此是杨老爷私宅，待我叫门。〔叫介〕位下那里？〔杂出见介〕众位何来？〔副净〕老汉是丁继之，同这沈、张两散友，求见杨老爷；烦位下通报一声。〔杂喜介〕正要去请，来的凑巧，待我通报。〔欲入介〕〔老旦扮卞玉京，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上〕紫燕来何早，黄莺到已迟。〔小旦叫介〕三位略等一等，同进去罢。〔副净〕原来是你姊妹们。〔净〕你们来此何干？〔丑〕大家是一样病根，你们怕做师父，我们怕做徒弟的。〔俱入介〕〔末喜介〕如何来的恰好。〔众〕无事不敢轻造，今日特来恳恩，尚容拜见。〔俱叩介〕〔末拉起介〕请坐，有何见教？〔副净问介〕新补光禄阮老爷是杨老爷至交么？〔末〕正是。〔副净〕闻得新主登极，阮老爷献了四种传奇，圣心大悦，把《燕子笺》钞发总纲，要选我们入内教演，有这话么？〔末〕果然有此盛举。〔净〕不瞒老爷说，我们两片唇，养着八张嘴。这一入内庭，岂不“灭门绝户了一家儿”？〔丑〕我们也是八张嘴，靠着两片皮哩。〔末笑介〕不必着忙，当差承应，自有一班教坊男女；你们都算名士数里的，谁好拿你。〔众〕只求老爷护庇则个。〔末〕明日开列姓名，送与阮圆海，叫他一概免拿便了。〔众〕多谢老爷。

【前腔】看一片秣陵春，烟水消魂，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。若把俺尽数选入

呵，从此后江潮暮雨掩柴门，再休想白舫青帘载酒樽。老爷果肯见怜，这功德不小，保秦淮水软山温。

〔末〕下官也有一事借重。〔副净〕老爷有何见教？〔末〕舍亲田仰，不日就升漕抚，适才送到聘金三百，托俺寻一小宠。〔丑〕让我去罢。〔净〕你去不得，你去了，这院中便散了板儿了。〔丑〕怎的便散了板儿？〔净〕没人和我打钉了。〔丑〕啐！〔副净〕老爷意中可有一个儿么？〔末〕人是有一个在这里，只要你去作伐。〔老旦〕是那个？〔末〕便是李家的香君。〔副净摇头介〕这使不得。〔末〕如何使不得？〔副净〕他是侯公子梳拢过的。

【锦渔灯】现有个秦楼上吹箫旧人，何处去觅封侯柳老三春。留着他燕子楼中昼闭门，怎教学改嫁的卓文君。

〔末〕侯公子一时高兴，如今避祸远去，那里还想着香君哩。但去无妨。〔老旦〕香君自侯郎去后，立志守节，不肯下楼，岂有嫁人之理，去也无益。

【锦上花】似一只雁失群，单宿水，独叫云，每夜里月明楼上度黄昏。洗粉黛，抛扇裙，罢笛管，歇喉唇，竟是长斋绣佛女尼身，怕落了风尘。

〔末〕虽如此说，但有强如侯郎的，他自然肯嫁。〔副净〕香君之母，原是老爷厚人，倒是老爷面讲更好。〔末〕你是知道的，侯郎梳拢香君，原是小官作伐。今日觐面，如何讲说，还烦二位走走，自有重谢。〔净、外〕这等我们也去走走。〔小旦、丑〕呸！皮肉行里经纪，只许你们做么，俺也同去。〔末〕不必争闹，待他二位说不来时，你们再去。〔众〕是，是！辞过老爷罢。〔末〕也不远送了。狎客满堂消我闷，嫁衣终日为人忙。〔下〕〔副净、老旦〕杨老爷免了咱们差事，莫大的恩典哩。〔外、净〕正是。〔副净〕你四位先回，俺要到香君那边，替杨老爷说事去了。〔丑〕赚了钱不可偏背，大家八刀才好。〔众诨下〕〔副净、老旦同行介〕〔副净〕记得侯公子梳拢香君，也是我们帮衬来。

【锦中拍】想当初华筵盛陈，配才子佳人，排列着花林粉阵，逐趁着箏声笛韵。如今又去帮衬别家；好不赧颜，似邮亭马廐，迎官送宾。〔老旦〕我们不去何如。〔副净〕俺若不去呵，又怕他新铮铮春官匣印，硬选入秋官院门。〔老旦〕这等如之奈何？〔副净〕俺自有个两全之法，到那边款语商量，柔情索问，做一个闲蜂蝶花里混。

〔老旦〕妙，妙！〔副净〕来此已是，不免竟进。〔唤介〕贞娘出来。〔旦上〕空楼寂寂含愁坐，长日恹恹带病眠。〔问介〕楼下那个？〔老旦〕丁相公来了。〔旦望介〕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，请上楼来。〔副净、老旦见介〕令堂怎的不见？〔旦〕往盒子会里去了。〔让介〕请坐，献茶。〔同坐介〕〔老旦〕香君闲坐楼窗，和那个顽耍！〔旦〕姨娘不知：

【锦后拍】俺独自守空楼，望残春，白头吟罢泪沾巾。〔老旦〕何不招一新婿？〔旦〕奴家已嫁侯郎，岂肯改志。〔副净〕我们晓你苦心。今日礼部杨老爷说，有一位大老田仰，肯输三百金，娶你作妾，托俺来问一声。〔旦〕这题目错认，这题目错认，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，抵过他万两雪花银。〔老旦〕这事凭你裁酌，你既不肯，另问别家。〔旦〕卖笑晒，有勾栏艳品。奴是薄福人，不愿入朱门。

〔老旦〕既如此说，回他便了。〔副净〕令堂回家，不要见钱眼开。〔旦〕妈妈疼奴，亦

不肯相强的。〔副净〕如此甚好，可敬，可敬！〔起介〕别过了。〔外、净、小旦、丑急上〕两处红丝千里系，一条黑路六人忙。〔净〕快去，快去！他二人说成，便偏背我们了。〔丑〕我就不依他，饶他吃到口里，还倒出脏来。〔进介〕〔净〕香君恭喜了。〔旦〕喜从何来？〔小旦〕双双媒人来你家，还不喜哩。〔旦〕敢也说田仰的事么？〔净〕便是。〔旦〕方才奴已拒绝了。〔外〕杨老爷的好意，如何拒得。

【北骂玉郎带上小楼】他为你生小绿珠花月身，寻一个金谷绮罗里石季伦。〔旦〕奴家不图富贵，这话休和我讲。〔副净、老旦〕我二人在此劝了半日，他决不肯嫁人的。〔小旦〕他不嫁人，明日拿去学戏，要见个男子的面，也不能够哩。歌残舞罢锁长门，卧甃氍毹夜夜伤神。〔旦〕奴便终身守寡，有何难哉，只不嫁人。〔丑〕难道三百两花银，买不去你这黄毛丫头么？〔旦〕你要银子，你便嫁他，不要管人家闲事。〔丑怒介〕好丫头，抢白起姨娘来了，我就死在你家。〔撒泼介〕小私窠贱根，小私窠贱根，掉巧舌讪谤尊亲。〔净发威介〕好大胆奴才！杨老爷新做了礼部，连你们官儿都管的着，明日拿去拶掉你指头。管烟花要津，管烟花要津；触恼他风狂雨迅，准备着桃伤柳损。〔旦〕尽你吓唬，奴的主意已定了。〔老旦〕看他小小年纪，倒有志气。〔副净〕吓他不动，走罢，走罢。〔丑〕我这里撒泼，没个人来拉拉，气死我也。他不嫁人，我扭也扭他下楼。硬推来门外双轮，硬推来门外双轮；兜折宝钏，扯断湘裙。〔副净〕自古有钱难买不卖货，撒了赖当不的，大家散罢。〔外、小旦〕我两个原要不来，吃亏老燕、老妥强拉到此，惹了这场没趣。走，走，走！快出门，掩羞面，气忍声吞。〔净、丑〕我们也走罢，干发虚，没钞分，遗臊撒粪。

〔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俱诨下〕〔副净、老旦〕香君放心，我们回绝杨老爷，再不来缠你便了。〔旦拜介〕这等多射二位。〔作别介〕

〔副净〕蜂媒蝶使闹纷纷，〔旦〕阑入红窗搅梦魂，

〔老旦〕一点芳心采不去，〔旦〕朝朝楼上望夫君。

第十八出 争位

甲申五月

〔生上〕无定输赢似弈棋，书空殷浩欲何为？长江不限天南北，击楫中流看誓师。小生侯方域，前日替史公修书，一时激烈，有“三大罪、五不可立”之议。不料福王今已登极，马士英竟入阁办事，把那些迎驾之臣，皆录功补用。史公虽亦入阁，又令督师江北，这分明有外之之意了。史公却全不介意，反以操兵剿贼为喜，如此，忠肝义胆，人所难能也。现在开府扬州，命俺参其军事；约定今日齐集四镇，共商防河之计，不免上前一问。〔作至书房介〕管家那里？〔小生扮书童上〕侯爷来了，待我通报。〔小生请外介〕

【北点绛唇】〔外上〕持节江皋，龙骧虎啸，忧国事，不顾残躯，双鬓苍白了。

〔见生介〕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，共商大事；不日整师誓旅，雪君父之仇了。〔生〕如此甚妙。只有一件，高杰镇守扬、通，兵骄将傲，那黄、刘三镇，每发不平之恨。今日相见，大费调停，万一兄弟不和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。〔外〕所说极是。今日相见，俺自有一番劝慰之言。〔小生报介〕辕门传鼓，说四镇到齐，伺候参谒。〔生下〕〔外升帐吹打开门，杂排左右仪卫介〕〔副净扮高杰，末扮黄得功，丑扮刘泽清，净扮刘良佐，俱介胄上〕只恨燕京无乐毅，谁知江左有夷吾。〔入见，禀介〕四镇小将，叩谒阁部大元帅。〔拜介〕〔外拱手立介〕列侯请起。〔副净等俱排立介〕听候元帅将令。〔外〕本帅以阁部督师，君命隆重，大小将士俱在指挥之下。〔众〕是。〔外〕四镇乃堂堂列侯，不比寻常武弁。〔举手介〕屈尊侍坐，共议军情。〔众〕岂敢。〔外〕本帅命坐，便如军令一般，不可推辞。〔众〕是。〔揖介〕告坐了。〔副净首坐，末、丑、净依次坐介〕〔末怒视副净介〕

【混江龙】〔外〕淮南险要，江河保障势滔滔，一带奇云结阵，满目细柳垂条。铁马嘶风先突塞，犀军放弩早惊潮。说什么徐、常、沐、邓，比得上绛、灌、萧、曹。同心共把乾坤造，看古来功臣阁丹青图画，似今日列侯会剑佩弓刀。

〔末怒介〕元帅在上，小将本不该争论。〔指介〕这高杰乃投诚草寇，有何战功，今日公然坐俺三镇之上。〔副净〕我投诚最早，年齿又尊，岂肯居尔等之下。〔丑〕此处是你汛地，我们都是客兵，连一个宾主之礼不晓得，还要统兵。〔净〕他在扬州享受繁华，尊大惯了；今日也该让咱们来享享。〔副净〕你们敢来，我就奉让。〔末〕那个是不敢来的。〔起介〕两位刘兄同我出来，即刻见个强弱。〔怒下〕〔外向副净介〕他讲的有理，你还该谦逊才是。〔副净〕小将宁死不在他们之下。〔外〕你这就大错了。

【油葫芦】四镇堂堂气象豪，倚仗着恢复北朝。看您挨肩雁序，恰似好同胞，为甚的争坐位失了同心好，斗齿牙变了协恭貌。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，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。没见阵上逞威风，早已窝里相争闹，笑中兴封了一伙〔指介〕小儿曹。

不料四镇英雄，可笑如此；老夫一天高兴，却早灰冷一半也。没奈何，且出张告示，晓谕三镇，叫他各回汛地，听候调遣。〔向副净介〕你既驻扎本境，就在本帅标下做个先锋，各有执掌，他们也不敢来争闹了。〔副净〕多谢元帅。〔外〕待老夫写起告示来。〔写介〕〔内呐喊介〕〔副净不辞，出介〕〔末、丑、净持刀上〕高杰快快出来！〔副净出见介〕你青天白日，持刀呐喊，竟是反了。〔末〕我们为甚么反，只要杀你这个无礼贼子。〔副净〕你们敢在帅府门前如此放肆，难道不是无礼贼子么？〔末、丑、净赶杀副净介〕〔副净入辕门叫介〕阁部大老爷救命呀，黄、刘三贼杀入帅府来了。〔末、丑、净门外喊骂介〕〔外惊立介〕

【天下乐】俺只道塞马南来把战挑，杀声渐高，却是咱兵自麀。这时候协力同仇还愁少，怎当的闯墙鼓噪，起了个离间根苗。这才是将难调，北贼易讨。

〔吩咐介〕快请侯相公出来。〔杂向内介〕侯爷有请。〔生急上〕晚生已听的明白了。〔外〕借重高才，传俺帅令，安抚乱军。〔生〕如何安抚？〔外〕老夫有告示一纸，快去晓谕他们便了。〔生〕遵命。〔接告示出见介〕列侯请了！小弟乃本府参谋，奉阁部大元帅之命，

晓谕三镇知悉：恭逢新主中兴，闯贼未讨，正我辈枕戈待旦、立功报效之时；不宜怀挟小忿，致乱大谋。俟收复中原，太平赐宴，论功叙坐，自有朝仪。目下军容匆遽，凡事权宜，皆当相谅，无失旧好。兴平侯高，原镇扬、通，今即留在本帅标下，委作先锋。靖南侯黄，仍回庐、和。东平侯刘，仍回淮、徐。广昌侯刘，仍回凤、泗。静听调遣，勿得抗违。军法懍然，本帅不能容情也。特谕。〔末〕我们只要杀无礼贼子，怎敢犯元帅军法。〔生〕目今辕门截杀，这就是军法难容的了。〔丑〕既是这等，不要惊着元帅，大家且散。〔净〕明日杀到高杰家里去罢。正是“国仇犹可恕，私恨最难消”。〔下〕〔生入见介〕三镇闻令，暂且散去，明日还要厮杀哩。〔外〕这却怎处？〔指副净介〕

【后庭花】高将军，你横将仇衅招，为甚的不谦恭，妄自骄；坐了个首席乡三老，惹动他诸侯五路刀。凭仪秦一番舌战巧，也不过息兵半晌饶。费调停，干焦躁；难消释，空懊恼。这情形何待瞧，那事业全去了。

〔副净〕元帅不必着急，明日和他见个输赢，把三镇人马并俺一处，随着元帅恢复中原，却亦不难也。〔外〕你说的是那里话。现今流寇北来，将渡黄河，总兵许定国不能阻当，连夜告急；正要与四镇商议，发兵防河。今日一动争端，债俺大事，岂不可忧！〔副净〕他三镇也不为别的，只因扬州繁华，要来夺取，俺怎肯让他。〔外〕这话益发可笑了。

【煞尾】领着一枝兵，和他三家傲，似垒卵泰山压倒。你占住繁华廿四桥，竹西明月夜吹箫；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，不教你蕃厘观独夸琼花少。谁不羡扬州鹤背飘，妒杀你腰缠十万好，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。

罢，罢，罢！老夫已拚一死，更无他法；侯兄长才，只索凭你筹画了。〔生〕且看局势，再做商量。〔外、生下〕〔吹打掩门，杂俱下〕〔副净吊场介〕俺高杰也是一条好汉，难道坐以待毙不成。明早黄金坝上，点齐人马，排下阵势，等他来时，迎敌便了。正是：

龙争虎斗逞雄豪， 杯酒筵边动剑刀，
刘项何须成败论， 将军头断不降曹。

第十九出 和战

甲申五月

〔末、净、丑扮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戎装，杂扮军校执旗帜器械呐喊上〕〔末〕兄弟们俱要小心著，闻得高杰点齐人马，在黄金坝上伺候迎敌。我们分作三队，依次而进。〔净〕我带的人马原少，让我挑战，两兄迎敌便了。〔末〕我的田雄不曾来，我作第二队，总叫河洲哥哥压哨罢。〔丑〕就是如此，大家杀向前去。〔摇旗呐喊急下〕〔副净扮高杰戎装，军校执械随上〕大小三军排开阵势，伺候迎敌。〔杂扮探卒上〕报，报，报！三家贼兵摇旗呐喊，将次到营了。〔净持大刀上〕老高快快出马，今日和你争个谁大谁小。〔副净持枪骂上〕你花马刘，是咱家小兄弟，那个怕你！〔内击鼓，净、副净厮杀介〕〔副净叫介〕三军齐上，

活捉了这个刘贼。〔杂上乱战介〕〔净败下〕〔末持双鞭上〕我黄闾子的本领你是晓得的，快快磕头，饶你一死。〔副净〕我高老爷不稀罕你这活头，要取你那颗死头的。〔内击鼓，末、副净厮杀介〕〔副净叫介〕三军再来。〔杂上乱战介〕〔末急介〕从来将对将，兵对兵，如何这样混战。到底是个无礼贼子，今日且输与你。〔败下〕〔丑持双刀领众喊上介〕高杰，你不要逞强，我刘河洲也带著些人马哩，咱就混战一场，有何不可。〔副净〕我翻天鹞子不怕人的，凭你竖战也可，横战也可。杀，杀，杀！〔两队领众混战介〕〔生持令箭立高台，小兵持锣敲介〕〔众止杀，仰看介〕〔生摇令箭介〕阁部大元帅有令：四镇作反，皆督师之过。请先到帅府，杀了元帅，次到南京，抢了宫阙；不必在此混战，骚扰平民。〔丑〕我们并不曾作反，只因高杰无礼，混乱坐次，我们争个明白，日后好参谒元帅。〔副净〕我高杰乃本标先锋，怎敢作反；他们领兵来杀，只得迎敌。〔生〕不奉军令，妄行厮杀，都是反贼。明日奏闻朝廷，你们自去分辩罢。〔丑〕朝廷是我们迎立的，元帅是朝廷差来的，我们违了军令，便是叛了朝廷，如何使得。情愿束身待罪，只求元帅饶恕。〔生〕高将军，你如何说？〔副净〕我高杰是元帅犬马，犯了军法，只听元帅处分。〔生〕既如此说，速传黄、刘二镇，同赴辕门，央求元帅。〔丑〕二镇败走，各回汛地去了。〔生〕你淮、扬两镇，唇齿之邦，又无宿嫌，为何听人指使。快快前去，候元帅发落。〔众兵下〕〔生下台〕〔丑、副净同行，到介〕〔生〕已到辕门了，两位将军在外等候，待俺传进去。〔稍迟即出介〕元帅有令：四镇擅相争夺，皆当军法从事；但高将军不知礼体，挑嫌起衅，罪有所归，著与三镇服礼。俟解和之日，再行处分。

【香柳娘】劝将军自思，劝将军自思，祸来难救，负荆早向辕门叩。〔副净恼介〕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，元帅不加护庇，倒叫与三镇服礼，可不羞死人也。罢，罢，罢！看来元帅也不能用俺了，不免领兵渡江，另做事业去。这屈辱怎当，这屈辱怎当，渡过大江头，事业从新做。〔唤介〕三军快来，随俺前去。〔众兵上，呐喊摇旗随下〕〔丑望介〕呀，呀，呀！高杰竟要过江了，想江南有他的党羽，不日要领来与俺厮闹；俺也早去约会黄、刘二镇，多带人马，到此迎敌。笑力穷远走，笑力穷远走，长江洗羞，防他重来作寇。

〔丑下〕〔生呆介〕不料局势如此，叫俺怎生收救。

【前腔】恨山河半倾，恨山河半倾，怎能重构；人心瓦解忘恩旧。〔南望介〕那高杰竟是反了。看扬扬渡江，看扬扬渡江，旗帜乱中流，直入南徐口。〔北望介〕那刘泽清也急忙北去，要约会三镇人马，同来迎敌。这烟尘遍有，这烟尘遍有，好叫俺元帅搔头，参谋搓手。

〔行介〕且去回复了阁部，再作计较。正是：

堂堂开府辖通侯，江北淮南数上游，
只恐楼船与铁马，一时都美好扬州。

第二十出 移防

甲申六月

【锦上花】〔副净扮高杰领众执械上〕策马欲何之？策马欲何之？江锁坚城，弩射雄师。且收兵，且收兵，占住这扬州市。

俺高杰领兵渡江，要抢苏、杭，不料巡抚郑瑄，操舟架炮，堵住江口，没奈何又回扬州；但不知黄、刘三镇，此时何往。〔杂扮报卒上〕报上将军，黄、刘三镇会齐人马，南来迎敌，前哨已到高邮了。〔副净〕阿呀！不好了！南下不得，北上又不能，好叫俺进退两难。〔想介〕罢，罢！还到史阁部辕门，央他的老体面，替俺解救罢。〔行介〕

【前腔】速去乞恩慈，速去乞恩慈，空忝羞颜，答对何辞。这才是，这才是，自作孽，天教死。

〔内喊介〕〔副净领众走下〕

【捣练子】〔外扮史可法从人上〕局已变，势难支，踌躇中夜少眠时。〔生上〕自叹经纶空满纸。

〔外向生介〕世兄，你看高杰不辞而去，三镇又不遵军法；俺本标人马，为数无几，怎能守得住江北。眼看大事已去，奈何，奈何！〔生〕闻得巡抚郑瑄，堵住江口，高杰不能南下，又回扬州来了。〔外〕那三镇如何？〔生〕三镇知他退回，会齐人马，又来迎敌，前哨已到高邮了。〔外愁介〕目前局势更难处矣。

【玉抱肚】三百年事，是何人掀翻到此；只手儿怎擎青天，却莱兵总仗虚词。〔合〕烟尘满眼野横尸，只倚扬州兵一枝。

〔丑扮中军官传鼓介〕〔杂问介〕门外击鼓，有何军情？〔丑〕将军高杰，领兵到辕，求见元帅。〔外〕他果然来了。传他进来，看他有何话说。〔外升帐，开门，左右排列介〕〔副净急跑上介〕小将高杰，擅离汛地，罪该万死。求元帅开恩饶恕！〔外〕你原是一介乱民，朝廷许你投诚，加封侯爵，不曾薄待了你。为何一言不合，竟自反去；及至渡江不得，又投辕门。忽而作反，忽而投诚，把个作反投诚，当做儿戏，岂不可恨！本该军法从事，姑念你悔罪之速，暂且饶恕。〔副净叩头起介〕〔外问介〕你还有何说？〔副净又跪介〕前日擅离汛地，只为不肯服礼。今三镇知俺回来，又要交战，小将虽强，独力怎支，还望元帅解救。〔向生央介〕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。〔生〕你不肯服礼，叫元帅如何处断？〔外〕正是，事到今日，本帅也不能偏护了。

【前腔】争论坐次，动干戈不知进止。他三家鼎足称雄，你孤军危命如丝。〔合前〕〔副净〕元帅不肯解救，小将宁可碎首辕门，断不拜他下风。〔生〕你那黄金坝上威风那里去了？〔副净〕那时他没带人马，俺用全军混战，因而取胜。今日三家卷土齐来，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。〔生〕小生倒有个妙计，只怕你不肯依从。〔副净〕除了服礼，都依都

依。〔生〕目今流贼南下，将渡黄河，许定国不能阻当，连夜告急。元帅正要发兵防河，你何不奉命前往，坐镇开、洛；既解目前之围，又立将来之功。他三镇知你远去，也不能兴无名之师了。将军以为何如？〔副净低头思介〕待我商量。〔内呐喊介〕〔外〕城外杀声震天，是何处兵马？〔丑报介〕黄、刘三镇，领兵到城，要与高将军厮杀哩。〔副净惧介〕这怎么处，只得听元帅调遣了。〔外〕既然肯去，速传军令，晓谕三镇。〔拔令箭丢地介〕〔丑拾令箭跪介〕〔外〕高杰无礼，本当军法从事，但时值用人之际，又念迎驾之功，暂且饶恕，罚往开、洛防河，将功赎罪，今日已离扬州。三镇各释小嫌，共图大事，速速回汛，听候调遣。〔丑〕得令。〔下〕〔外指高杰介〕高将军，高将军，只怕你的性子，到处不能相安哩。

【前腔】黄河难恃，劝将军谋终虑始。那许定国也不是个安静的。须提防酒前茶后，软刀枪怎斗雄雌。〔合前〕

〔向生介〕防河一事，乃国家要着，我看高将军勇多谋少，倘有疏虞，罪坐老夫。仔细想来，河南原是贵乡，吾兄日图归计，路阻难行，何不随营前往；既遂还乡之愿，又好监军防河，且为桑梓造福，岂非一举而三得乎。〔生〕多谢美意，就此辞过元帅，收拾行装，即刻起程便了。〔副净〕一同告辞罢。〔拜别介〕〔外向生介〕参谋此去，便如老夫亲身防河一般；只恐势局叵测，须要十分小心，老夫专听好音也。正是人事无常争胜负，天心有定管兴亡。〔下〕〔吹打掩门〕〔生、副净出介〕〔副净〕侯先生，你听杀声未息，只怕他们前面截杀。〔生〕无妨也，他们知你移防，怒气已消，自然散去的。况且三镇之兵，俱走东路，我们点齐人马，直出北门，从天长、六合，竟奔河南，有何阻当。〔众兵旗仗伺候介〕〔副净〕就此起程。〔行介〕

【朝元令】〔生〕乡园系思，久断平安字；乌栖一枝，郁郁难居此。结伴还乡，白云如驶，遂了三年归志。〔副净〕统着全师，烟城柳驿行参差；莫逞旧雄姿，函关偷度时。〔合〕扬州倒指，看不见平山萧寺，平山萧寺。

〔副净〕落日林梢照大旗，〔生〕从军北去慰乡思，

〔副净〕黄河曲里防秋将，〔生〕好似英雄末路时。

闰二十出 闲话

甲申七月

〔内鸣金擂鼓呐喊介〕〔外扮老官人，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〕戎马消何日，乾坤剩此身；白头江上客，红泪自沾巾。〔立住大哭介〕〔小生扮山人背行李上〕日淡村烟起，江寒雨气来。〔丑扮贾客背行李上〕年年经过路，离乱使人猜。〔小生见丑介〕请了，我们都是上南京的，天色将晚，快些趲行。〔丑〕正是兵荒马乱，江路难行，大家作伴才好。〔指外介〕那个老者为何立住了脚，只顾啼哭？〔小生问外介〕老兄想是走错了路，失迷什么亲人了。〔外摇手介〕不是，不是。俺是从北京下来的，行到河南，遇着高杰兵马，受了无限惊恐。刚得逃生，

渡过江来，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，不觉伤心恸哭几声。〔掩泪介〕〔小生〕原来如此，可怜，可叹！〔丑〕既是北京下来的，俺正要问问近日的消息，何不同宿村店，大家谈谈。〔外〕甚妙，我老腿无力，也要早歇哩。〔小生指介〕这座村店稍有墙壁，就此同宿了罢。〔让介〕请进。〔同入介〕〔外仰看介〕好一架豆棚。〔小生〕大家放下行李，便坐这豆棚之下，促膝闲话也好。〔同放行李，坐介〕〔副净扮店主人上〕村店新泥壁，田家老瓦盆。〔问介〕众位客官，还用晚饭么？〔众〕不消了。〔小生〕烦你买壶酒来，削瓜剥豆，我与二位解解困乏罢。〔外向小生介〕怎好取扰？〔丑向外介〕四海兄弟，却也无妨；待用完此酒，咱两个再回敬他。〔副净取酒、菜上〕〔三人对饮介〕〔外向介〕方才都是路遇，不曾请教尊姓大号，要到南京有何贵干？〔小生〕在下姓蓝名瑛，字田叔，是西湖画士，特到南京访友的。〔丑〕在下是蔡益所，世代南京书客，才从江浦索债回来的。〔问外介〕老兄是从北京下来的了；敢问高姓大名，有甚急事，这等狼狈？〔外〕不瞒二位说，下官姓张名薇，原是锦衣卫堂官。〔丑惊介〕原来是位老爷，失敬了。〔小生问介〕为何南来？〔外〕三月十九日，流贼攻破北京，崇祯先帝缢死煤山，周皇后也殉难自尽。下官走下城头，领了些本管校尉，寻着尸骸，抬到东华门外，买棺收殓，独自一个戴孝守灵。〔小生〕那旧日的文武百官，那里去了？〔外〕何曾看见一人。那时闯贼搜查朝官，逼索兵饷，将我监禁夹打。我把家财尽数与他，才放我守灵戴孝。别个官儿走的走，藏的藏，或被杀，或下狱，或一身殉难，或阖门死节。〔小生〕有这样忠臣，可敬，可敬。〔外〕还有进朝称贺，做闯贼伪官的哩。〔丑〕有这样狗彘，该杀，该杀。〔外掩泪介〕可怜皇帝、皇后两位梓宫，丢在路旁，竟没人做采。〔小生、丑俱掩泪介〕〔外〕直到四月初三日，礼部奉了伪旨，将梓宫抬送皇陵。我执幡送殡，走到昌平州；亏了一个赵吏目，纠合义民，捐钱三百串，掘开田皇妃旧坟，安葬当中。下官就看守陵旁，早晚上香。谁想五月初旬，大兵进关，杀退流贼，安了百姓，替明朝报了大仇；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，发买工料，从新修造享殿碑亭，门墙桥道，与十二陵一般规模。真是亘古希有的事。下官也没等工完，亲手题了神牌，写了墓碑，连夜走来，报与南京臣民知道，所以这般狼狈。〔小生〕难得，难得！若非老先生在京，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。〔丑问介〕但不知太子二王，今在何处？〔外〕定、永两王，并无消息；闻太子渡海南来，恐亦为乱兵所害矣。〔掩泪介〕〔小生问介〕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，责备亡国将相，不去奔丧哭主，又不请兵报仇。史公答了回书，特着左懋第披麻扶杖，前去哭灵，老先生可晓得么？〔外〕下官半路相遇，还执手恸哭了一场的。〔内作大风雷声介〕〔副净掌灯急上〕大雨来了，快些进房罢。〔众起，以袖遮头入房介〕好雨，好雨。〔外〕天色已晚，下官该行香了。〔丑问介〕替那个行香？〔外〕大行皇帝未滿周年，下官现穿孝服，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。〔取包裹出香炉、香盒，设几上介〕〔洗手介〕〔望北两拜介〕〔跪上香介〕大行皇帝呀，大行皇帝呀！今日七月十五，孤臣张薇，叩头上香了。〔内作大风雷不止介〕〔外伏地放声大哭介〕〔小生呼丑介〕过来，过来，我两个草莽之臣，也该随拜举哀的。〔小生、丑同跪，陪哭介〕〔哭毕，俱叩头起，又两拜介〕〔小生〕老先生远路疲倦，早早安歇了罢。〔外〕正是，各人自便了。〔各解行李卧倒介〕〔小生〕窗外风雨益发不住，明早如何登程？〔外〕老天的阴晴，人也料他不定。〔丑问介〕请问老爷，方才说的那些殉节文武，都有姓名么？〔外〕问

他怎的？〔丑〕我小铺中要编成唱本，传示四方，叫万人景仰他哩。〔外〕好，好！下官写有手折，明日取出奉送罢。〔丑〕多谢！〔小生〕那些投顺闯贼，不忠不义的姓名，也该流传，叫人唾骂。〔外〕都有抄本，一总奉上。〔丑〕更妙。〔俱作睡熟介〕〔内作众鬼号呼介〕〔外惊听介〕奇怪，奇怪！窗外风雨声中，又有哀苦号呼之声，是何物类？〔杂扮阵亡厉鬼，跳叫上〕〔外隔窗看介〕怕人，怕人！都是些没头折足阵亡厉鬼，为何到此？〔众鬼下〕〔外睡倒介〕〔内作细乐警蹕声介〕〔外惊听介〕窗外又有人马鼓乐声，待我开门看来。〔起看介〕〔杂扮文武冠带骑马，幡幢细乐引导，扮帝后乘舆上〕〔外惊出跪迎介〕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孤臣张薇恭迎圣驾。〔众下〕〔外起呼介〕皇帝，皇后，何处巡游，我孤臣张薇不能随驾了。〔又拜哭介〕〔小生、丑醒问介〕天已发亮，老爷怎的又哭起来，想是该上早香了。〔外掩泪介〕奇事，奇事！方才睡去，听得许多号呼之声，隔窗张看，都是些阵亡厉鬼。〔小生〕是了，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，想是赴孟兰会的。〔外〕这也没相干，还有奇事哩。〔丑〕还有什么奇事？〔外〕后来又听的人马鼓吹之声，我便开门出看，明明见崇祯先帝同着周皇后乘舆东行，引导的文武官员，都是殉难忠臣；前面奏着细乐，排着仪仗，象个要升天的光景。我伏俯路旁，送驾过去，不觉失声大哭起来。〔小生〕有这等异事。先皇帝、先皇后自然是超升天界的，也还是张老爷一片至诚，故此特特显圣。〔外〕下官今日发一愿心，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，在南京胜境，募建水陆道场，修斋追荐，并脱度一切冤魂，二位也肯随喜么？〔丑〕老爷果能做此好事，俺们情愿搭醮。〔外〕好人，好人。到南京时，或买书，或求画，不时要相会的。〔丑〕正是。〔小生〕大家收拾行李作别罢。〔各背行李下〕

雨洗鸡笼翠， 江行趁晓凉，
乌啼荒冢树， 槐落废宫墙；
帝子魂何弱， 将军气不扬，
中原垂老别， 恸哭过沙场。

加二十一出 孤吟

康熙甲子八月

【天下乐】〔副末毡巾道袍，扮老赞礼上〕雨洗秋街不动尘，青山红树满城新；谁家剩有闲金粉，撒与歌楼照镜人？

老客无家恋，名园杯自劝，朝朝贺太平，看演《桃花扇》。〔内问〕老相公又往太平园，看演《桃花扇》么？〔答〕正是。〔内问〕昨日看完上本，演的何如？〔答〕演的快意，演的伤心，无端笑哈哈，不觉泪纷纷。司马迁作史笔，东方朔上场人。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，人情遮盖两三分。〔行唱介〕

【甘州歌】流光箭紧，正柳林蝉噪，荷沼香喷。轻衫凉笠，行到水边人困；

西窗乍惊连夜雨，北里重消一枕魂。梧桐院，砧杵村，青苔虫语不堪闻。闲携杖，漫出门，宫槐满路叶纷纷。

【前腔】鸡皮瘦损，看饱经霜雪，丝鬓如银。伤秋扶病，偏带旅愁客闷；欢场那知还剩我，老境翻嫌多此身。儿孙累，名利奔，一般流水付行云。诸侯怒，丞相嗔，无边衰草对斜曛。

【前腔】〔换头〕望春不见春，想汉宫图画，风飘灰烬。棋枰客散，黑白胜负难分；南朝古寺王谢坟，江上残山花柳阵。人不见，烟已昏，击筑弹铗与谁论。黄尘变，红日滚，一篇诗话易沈沦。

【前腔】〔换头〕难寻吴宫旧舞茵，问开元遗事，白头人尽。云亭词客，阁笔几度酸辛；声传皓齿曲未终，泪滴红盘蜡已寸。袍笏样，墨粉痕，一番妆点一番新。文章假，功业诤，逢场只合酒沾唇。

【余文】老不差，偏风韵，偷将拄杖拨红裙。那管他扇底桃花解笑人。

当年真是戏， 今日戏如真；

两度旁观者， 天留冷眼人。

那马士英又早登场，列位请看。〔拱下〕

第二十一出 媚座

甲申十月

【菊花新】〔净冠带扮马士英，外扮长班从人喝道上〕调和鼎鼐费心机，别户分门恩济威；钻火燃寒灰，这豎理阴阳非细。

下官马士英，官居首辅，权握中枢。天子无为，从他闭目拱手；相公养体，尽咱吐气扬眉。那朱紫半朝，只不过呼朋引党；这经纶满腹，也无非报怨施恩。人都说养马成群，滚尘不定；他怎知立君由我，杀人何妨。〔笑介〕这几日太平无事，又且早放红梅，设席万玉园中，会些亲戚故旧，但看他趋奉之多，越显俺尊荣之至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此时。〔叫介〕长班，今日下的是那几位请帖？〔外〕都是老爷同乡。有兵部主事杨文骢，佾都御史越其杰，新推漕抚田仰，光禄寺卿阮大铖，这几位老爷。〔净疑介〕那阮大铖不是同乡呀。〔外〕他常对人说是老爷至亲。〔净笑介〕相与不同，也算的个至亲了。〔吩咐介〕今日不是外客，就在这梅花书屋设席罢。〔外〕是！〔净〕天已过午，快去请客。〔外〕不用去请，俱在门房候着哩。只传他一声，便齐齐进来了。〔传介〕老爷有请！〔末、副净忙上〕阍人片语千钧重，府重门万里深。〔进见足恭介〕〔净〕我道是谁。〔向末介〕杨妹丈是咱内亲，为何也不竟进？〔末〕如今亲不敌贵了。〔净〕说那里话。〔向副净介〕圆老一向来熟了的，为

何也等人传？〔副净〕府体尊严，岂敢冒昧。〔净〕这就见外了。〔让净告坐，打恭介〕

【好事近】〔净〕吾辈得施为，正好谈心花底；兰友瓜戚，门外不须倒屣。休疑，总是一班桃李，相逢处把臂倾杯，何必拘冠裳套礼。俺肯堂堂相府，宾从疏稀。

〔茶到让净先取，打恭介〕〔净〕今日天气微寒，正宜小饮。〔副净、末打恭介〕正是。〔净〕才下朝来，日已过午；昼短夜长，差了三个时辰了。〔副净、末打恭介〕是是！皆老师相调羹之功也。〔吃茶完，让净先放茶杯，打恭介〕〔净问外介〕怎么越、田二位还不见到？〔外〕越老爷痔漏发了，早有辞帖；田老爷明日起身，打发家眷上船，夜间才来辞行。〔净〕罢了，吩咐排席。〔吹打，排三席，安座介〕〔副净、末谦恭告坐介〕〔入座饮介〕

【泣颜回】〔净〕朝罢袖香微，换了轻裘朱履；阳春十月，梅花早破红蕊。南朝雅客，半闲堂且说风流嘴；拚长宵读画评诗，叹吾党知心有几。

〔副净问介〕相府连日宴客，都是那几位年翁？〔净〕总是吾党，但不如两公风雅耳。〔末问介〕是谁？〔净唤介〕长班拿客单来看。〔外〕客单在此。〔副净接看介〕张孙振、袁宏勋、黄鼎、张捷、杨维垣。〔末〕果然都是大有经济的。〔净〕个个是学生提拔，如今皆成大僚了。〔副净打恭介〕晚生等已废之员，还蒙起用；老师相为国吐握，真不啻周公矣。〔净〕岂敢。〔拱介〕二位不比他人，明日嘱托吏部，还要破格超升。〔末打恭介〕〔副净跪介〕多谢提拔。〔净拉起介〕

【前腔】〔副净、末〕提携，铙羽忽高飞，剑出丰城狱底。随朝待漏，犹如狗续貂尾。华筵一饮，出公门，满面春风起；这恩荣锡袞封圭，不比那登龙御李。

〔起介〕〔净〕撤了大度，安排小酌，我们促膝谈心。〔设一席，更衣围坐介〕〔净〕也不再把盏了。〔副净、末〕岂敢重劳。〔杂扮二价献赏封介〕〔净摇手介〕不必不必！花间雅集，又无梨园，怎么行这官席之礼。〔副净〕舍下小班，日日得闲，为何不唤来承应。〔净〕圆老见惯的，另请别客，借来领教罢。

【太平令】妙部新奇，见惯司空自品题。〔副净〕是是！名园山水清音美，又何用丝竹随。

〔末笑介〕从来名花倾国，缺一不可。今日红梅之下，梨园可省，倒少不了一声“晓风残月”哩。

【前腔】半放红梅，只少韦娘一曲催。〔净大笑介〕妹丈多情，竟要做个苏州刺史了。苏州刺史魂消矣，想一个丽人陪。

〔净〕这也容易。〔吩咐介〕叫长班传几名歌妓，快来伺候。〔外〕禀老爷，要旧院的，要珠市的？〔净向末介〕请教杨姑老爷。〔末〕小弟物色已多，总无佳者；只有旧院李香君，新学《牡丹亭》，倒还唱得出。〔净吩咐介〕长班快去唤来！〔外应下〕〔副净问末介〕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，要娶做妾的，想是他了？〔末〕正是。〔净问末介〕为何不娶去？〔末〕可笑这个呆丫头，要与侯朝宗守节，断断不从。俺往说数次，竟不下楼，令我扫兴而回。〔净怒介〕有这样大胆奴才。

【风入松】不知开府爪牙威，杀人如同虱虻。笑他命薄烟花鬼，好一似蛾扑灯蕊。〔副净〕这都是侯朝宗教坏的，前番辱的晚生也不浅。〔净大怒介〕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一位新任漕抚，拿银三百，买不去一个妓女。岂有此理！难道是珍珠一斛，偏不能换蛾眉。

〔副净〕田漕台是老师相的乡亲，被他羞辱，所关不小。〔净〕正是，等他来时，自有办法。〔外上〕禀老爷，小人走到旧院，寻着香君，他推托有病，不肯下楼。〔净寻思介〕也罢！叫长班家人，拿着衣服财礼，竟去娶他。

【前腔】不须月老几番催，一霎红丝联喜，花花彩轿门前挤，不少欠分毫茶礼。莫管他鸭子肯不肯，竟将香君拉上轿子，今夜还送到田漕抚船上。惊的他迷离似痴，只当烟波上遇湘妃。

〔外等急应下〕〔副净喜介〕妙妙！这才燥脾。〔末〕天色太晚，我们告辞罢。〔净〕正好快谈，为何就去？〔副净〕动劳久陪，晚生不安。〔俱起打恭介〕〔净〕还该远送一步。〔副净、末〕不敢。〔连打三恭〕〔净先入内介〕〔副净〕难得令舅老师相在乡亲面上，动此义举；龙老也该去帮一帮。〔末〕如何去帮？〔副净〕旧院是你熟游之处，竟去拉下楼来，打发起身便了。〔末〕也不可太难为他。〔副净怒介〕这还便益了他。想起前番，就处死这奴才，难泄我恨。

【尾声】当年旧恨重提起，便折花损柳心无悔。那侯朝宗空梳拢了一番。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？

〔副净〕封侯夫婿几时归，〔末〕独守妆楼掩翠帏，

〔副净〕不解巫山风力猛，〔末〕三更即换雨云衣。

第二十二出 守楼

甲申十月

〔外、小生拿内阁灯笼、衣、银跟轿上〕天上从无差月老，人间竟有错花星。〔外〕我们奉老爷之命，硬娶香君，只得快走。〔小生〕旧院李家母子两个，知他谁是香君。〔末急上呼介〕转来同我去罢。〔外见介〕杨姑老爷肯去，定娶不错了。〔同行介〕月照青溪水，霜沾长板桥。来此已是，快快叫门。〔叫门介〕〔杂扮保儿上〕才关后户，又开前筵；迎官接客，卑职驿丞。〔问介〕那个叫门？〔外〕快开门来。〔杂开门惊介〕呵呀！灯笼火把，轿马人夫，杨老爷来夸官了。〔末〕哇！快唤贞娘出来。〔杂大叫介〕妈妈出来，杨老爷到门了。〔小旦急上问介〕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？〔末〕适在马舅爷相府，特来报喜。〔小旦〕有什么喜？〔末〕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。〔指介〕

【渔家傲】你看这彩轿青衣门外催，你看这三百花银，一套绣衣。〔小旦惊介〕是那家来娶，怎不早说？〔末〕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，是中堂阁内。〔小旦〕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？〔末〕非也。漕抚田公，同乡至戚，赠个佳人捧玉杯。

〔小旦〕田家有事，久已回断，如何又来歪缠？〔小生拿银交介〕你就是香君么，请受财礼。〔小旦〕待我进去商量。〔外〕相府要人，还等你商量；快快收了银子，出来上轿罢。〔末〕他怎敢不去，你们在外伺候，待我拿银进去，催他梳洗。〔末接银，杂接衣，同小旦作进介〕〔小生、外〕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。〔俱暂下〕〔小旦、末、杂作上楼介〕〔末唤介〕香君睡下不曾？〔旦上〕有甚紧事，一片吵闹。〔小旦〕你还不知么？〔旦见末介〕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。〔小旦〕还说什么歌不歌哩。

【剔银灯】忙忙的来交聘礼，凶凶的强夺歌妓；对着面一时难回避，执着名别人谁替。〔旦惊介〕唬杀奴也！又是那个天杀的？〔小旦〕还是田仰，又借着相府的势力，硬来娶你。堪悲，青楼薄命，一霎时杨花乱吹。

〔小旦向末介〕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，为何下这毒手？〔末〕不干我事，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，动了大怒，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。下官怕你受气，特为护你而来。〔小旦〕这等多谢了，还求老爷始终救解。〔末〕依我说三百财礼，也不算吃亏；香君嫁个漕抚，也不算失所；你有多大本事，能敌他两家势力？〔小旦思介〕杨老爷说的有理，看这局面，拗不去了。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！〔旦怒介〕妈妈说那里话来！当日杨老爷作媒，妈妈主婚，把奴嫁与侯郎，满堂宾客，谁没看见。现收着定盟之物。〔急向内取出扇介〕这首定情诗，杨老爷都看过，难道忘了不成？

【摊破锦地花】案齐眉，他是我终身倚，盟誓怎移。宫纱扇现有诗题，万种恩情，一夜夫妻。〔末〕那侯郎避祸逃走，不知去向；设若三年不归，你也只顾等他么？〔旦〕便等他三年；便等他十年；便等他一百年；只不嫁田仰。〔末〕呵呀！好性气，又象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。〔旦〕可又来，阮、田同是魏党，阮家妆奁尚且不受，倒去跟着田仰么？〔内喊介〕夜已深了，快些上轿，还要赶到船上去哩。〔小旦劝介〕傻丫头！嫁到田府，少不了你的吃穿哩。〔旦〕呸！我立志守节，岂在温饱。忍寒饥，决不下这翠楼梯。

〔小旦〕事到今日，也顾不得他了。〔叫介〕杨老爷放下财礼，大家帮他梳头穿衣。〔小旦替梳头，末替穿衣介〕〔旦持扇前后乱打介〕〔末〕好利害，一柄诗扇，倒象一把防身的利剑。〔小旦〕草草妆完，抱他下楼罢。〔末抱介〕〔旦哭介〕奴家就死不下此楼。〔倒地撞头晕卧介〕〔小旦惊介〕呵呀！我儿苏醒，竟把花容，碰了个稀烂。〔末指扇介〕你看血喷满地，连这诗扇都溅坏了。〔拾扇付杂介〕〔小旦唤介〕保儿，扶起香君，县到卧房安歇罢。〔杂扶旦下〕〔内喊介〕夜已三更了，诓去银子，不打发上轿；我们要上楼拿人哩。〔末向楼下介〕管家略等一等；他母子难舍，其实可怜的。〔小旦急介〕孩儿碰坏，外边声声要人，这怎么处？〔末〕那宰相势力，你是知道的，这番羞了他去，你母子不要性命了。〔小旦怕介〕求杨老爷救俺则个。〔末〕没奈何，且寻个权宜之法罢！〔小旦〕有何权宜之法？〔末〕娼家从良，

原是好事，况且嫁与田府，不少吃穿，香君既没造化，你倒替他享受去罢。〔小旦急介〕这断不能。一时一霎，叫我如何舍得。〔末怒介〕明日早来拿人，看你舍得舍不得。〔小旦呆介〕也罢！叫香君守着楼，我去走一遭儿。〔想介〕不好，不好，只怕有人认得。〔末〕我说你是香君，谁能辨别。〔小旦〕既是这等，少不得又妆新人了。〔忙打扮完介〕〔向内叫介〕香君我儿，好好将息，我替你去了。〔又嘱介〕三百两银子，替我收好，不要花费了。〔末扶小旦下楼介〕

【麻婆子】〔小旦〕下楼下楼三更夜，红灯满路辉；出户出户寒风起，看花未必归。〔小生、外打灯抬轿上〕好，好，新人出来了，快请上轿。〔小旦别末介〕别过杨老爷罢。〔末〕前途保重，后会有期。〔小旦〕老爷今晚且宿院中，照管孩儿。〔末〕自然。〔小旦上轿介〕萧郎从此路人窥，侯门再出岂容易。〔行介〕舍了笙歌队，今夜伴阿谁。

〔俱下〕〔末笑介〕贞丽从良，香君守节，雪了阮兄之恨，全了马舅之威！将李代桃，一举四得，倒也是个妙计。〔叹介〕只是母子分别，未免伤心。

匆匆夜去替蛾眉，一曲歌同易水悲；
燕子楼中人卧病，灯昏被冷有谁知。

第二十三出 寄扇

甲申十一月

【醉桃源】〔旦包帕病容上〕寒风料峭透冰绡，香炉懒去烧。血痕一缕在眉梢，胭脂红让娇。孤影怯，弱魂飘，春丝命一条。满楼霜月夜迢迢，天明恨不消。

〔坐介〕奴家香君，一时无奈，用了苦肉之计，得遂全身之节。只是孤身只影，卧病空楼，冷帐寒衾，无人作伴，好生凄凉。

【北新水令】冻云残雪阻长桥，闭红楼冶游人少。栏杆低雁字，帘幕挂冰条；炭冷香消，人瘦晚风峭。

奴家虽在青楼，那些花月欢场，从今罢却了。

【驻马听】绣户萧萧，鹦鹉呼茶声自巧；香闺悄悄，雪狸偎枕睡偏牢。榴裙裂破舞风腰，鸾靴剪碎凌波勒；愁多病转饶，这妆楼再不许风情闹。

想起侯郎匆匆避祸，不知流落何所；怎知奴家独住空楼，替他守节也。〔起唱介〕

【沉醉东风】记得一霎时娇歌兴扫，半夜里浓雨情抛；从桃叶渡头寻，向燕子矶边找，乱云山风高雁杳。那知道梅开有信，人去越遥；凭栏凝眺，把盈盈秋水，酸风冻了。

可恨恶仆盈门，硬来娶俺；俺怎肯负了侯郎。

【雁儿落】欺负俺贱烟花薄命飘飄，倚着那丞相府忒骄傲。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，免不得揉碎如花貌。

最可怜妈妈替奴当灾，飘然竟去。〔指介〕你看床榻依然，归来何日。

【得胜令】恰便似桃片逐雪涛，柳絮儿随风飘；袖掩春风面，黄昏出汉朝。萧条，满被尘无人扫；寂寥，花开了独自瞧。

说到这里，不觉一阵酸心。〔掩泪坐介〕

【乔牌儿】这肝肠似搅，泪点儿滴多少。也没个姊妹闲相邀，听那挂帘栊的钩自敲。

独坐无聊，不免取出侯郎诗扇，展看一回。〔取扇介〕哎呀！都被血点儿污坏了，这怎么处。

【甜水令】你看疏疏密密，浓浓淡淡，鲜血乱蘸。不是杜鹃抛；是脸上桃花做红雨儿飞落，一点点溅上冰绡。

侯郎侯郎！这都是为你来。

【折桂令】叫奴家揉开云髻，折损宫腰；睡昏昏似妃葬坡平，血淋淋似妾堕楼高。怕旁人呼号，舍着俺软丢答的魂灵没人招。银镜里朱霞残照，鸳枕上红泪春潮。恨在心苗，愁在眉梢，洗了胭脂，浣了鲛绡。

一时困倦起来，且在妆台盹睡片时。〔压扇睡介〕〔末扮杨文驄便服上〕认得红楼水面斜，一行衰柳带残鸦。〔净扮苏昆生上〕银筝象板佳人院，风雪今同处士家。〔末回头见介〕呀！苏昆老也来了。〔净〕贞丽从良，香君独住，放心不下，故此常来走走。〔末〕下官自那日打发贞丽起身，守了香君一夜，这几日衙门有事，不能脱身；方才城东拜客，便道一瞧。〔入介〕〔净〕香君不肯下楼，我们上去一谈罢。〔末〕甚好。〔登楼介〕〔末指介〕你看香君抑郁病损，困睡妆台，且不必唤他。〔净看介〕这柄扇儿展在面前，怎么有许多红点儿？〔末〕此乃侯兄定情之物，一向珍藏不肯示人，想因面血溅污，晾在此间。〔抽扇看介〕几点血痕，红艳非常，不免添些枝叶，替他点缀起来。〔想介〕没有绿色怎好？〔净〕待我采摘盆草，扭取鲜汁，权当颜色罢。〔末〕妙极！〔净取草汁上〕〔末画介〕叶分芳草绿，花借美人红。〔画完介〕〔净看喜介〕妙妙！竟是几笔折枝桃花。〔末大笑指介〕真乃桃花扇也。〔旦惊醒见介〕杨老爷、苏师父都来了，奴家得罪。〔让坐介〕〔末〕几日不曾来看，额角伤痕渐已平复了。〔笑介〕下官有画扇一柄，奉赠妆台。〔付旦扇介〕〔旦接看介〕这是奴的旧扇，血迹腌臢，看他怎的。〔入袖介〕〔净〕扇头妙染，怎不赏鉴。〔旦〕几时画的？〔末〕得罪得罪！方才点坏了。〔旦看扇叹介〕咳！桃花薄命，扇底飘零。多谢杨老爷替奴写照了。

【锦上花】一朵朵伤情，春风懒笑；一片片消魂，流水愁漂。摘的下娇色，天然蘸好；便妙手徐熙，怎能画到。樱唇上调朱，莲腮上临稿，写意儿几笔红桃。补衬些翠枝青叶，分外天天，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。

〔末〕你有这柄桃花扇，少不得个顾曲周郎；难道青春守寡，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。〔旦〕说那里话，那关盼盼也是烟花，何尝不在燕子楼中，关门到老。〔净〕明日侯郎重到，

你也不下楼么？〔旦〕那时锦片前程，尽俺受用，何处不许游耍，岂但下楼。〔末〕香君这段苦节，今世少有。〔向净介〕昆老看师弟之情，寻着侯郎，将他送去，也省俺一番悬挂。〔净〕是是！一向留心访问，知他随任史公，住淮半载。自淮来京，自京到扬，今又同着高兵防河去了。晚生不日还乡，顺便找寻。〔向旦介〕须得香君一书才好。〔旦向末介〕奴家言出无文，求杨老爷代写罢。〔末〕你的心事，叫俺如何写得出。〔旦寻思介〕罢罢！奴的千愁万苦，俱在扇头，就把这扇儿寄去罢。〔净喜介〕这封家书，倒也新样。〔旦〕待奴封他起来。〔封扇介〕

【碧玉箫】挥洒银毫，旧句他知道；点染红么，新画你收着。便面小，血心肠一万条；手帕儿包，头绳儿绕，抵过锦字书多少。

〔净接扇介〕待我收好了，替你寄去。〔旦〕师父几时起身？〔净〕不日束装了。〔旦〕只望早行一步。〔净〕晓得。〔末〕我们下楼罢。〔向旦介〕香君保重。你这段苦节，说与侯郎，自然来娶你的。〔净〕我也不再来别了。正是：新书远寄桃花扇。〔末〕旧院常关燕子楼。〔下〕〔旦掩泪介〕妈妈不归，师父又去，妆楼独闭，益发凄凉了。

【鸳鸯煞】莺喉歇了南北套，冰弦住了陈隋调；唇底罢吹箫，笛儿丢，笙儿坏，板儿掠。只愿扇儿寄去的速，师父束装得早；三月三刘郎到了，携手儿下妆楼，桃花粥吃个饱。

书到梁园雪未消， 青溪一道阻春潮，
桃根桃叶无人问， 丁字帘前是断桥。

第二十四出 骂筵

乙酉正月

【缕缕金】〔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〕风流代，又遭逢，六朝金粉样，我偏通。管领烟花，衔名供奉。簇新新帽乌衬袍红，皂皮靴绿缝，皂皮靴绿缝。

〔笑介〕我阮大铖，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挈，又取在内庭供奉；今日到任回来，好不荣耀。且喜今上性喜文墨，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，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。区区不才，同在文学侍从之班；天颜日近，知无不言。前日进了四种传奇，圣心大悦，立刻传旨，命礼部采选宫人，要将《燕子笺》被之声歌，为中兴一代之乐。我想这本传奇，精深奥妙，倘被俗手教坏，岂不损我文名。因而乘机启奏：“生口不如熟口，清客强似教书。”圣上从谏如流，就命广搜旧院，大罗秦淮，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余人，交与礼部拣选。前日验他色艺，都只平常；还有几个有名的，都是杨龙友旧交，求情免选，下官只得勾去。昨见贵阳相公说道：“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，难道不选好的，倒选坏的不成。”只得又去传他，尚未到来。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，下官约同龙友，移樽赏心亭；邀俺贵阳师相，饮酒看雪。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

女，带到席前验看。正是：花柳笙歌隋事业，谈谐裙屐晋风流。〔下〕

【黄莺儿】〔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上〕家住蕊珠宫，恨无端业海风，把人轻向烟花送。喉尖唱肿，裙腰舞松，一生魂在巫山洞。俺卞玉京，今日为何这般打扮，只因朝廷搜拿歌妓，逼俺断了尘心。昨夜别过姊妹，换上道妆，飘然出院，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。望城东云山满眼，仙界路无穷。

〔飘飘下〕〔副净、外、净扮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三清客上〕

【皂罗袍】〔副净〕正把秦淮箫弄，看名花好月，乱上帘栊。凤纸签名唤乐工，南朝天子春心动。我丁继之年过六旬，歌板久抛；前日托过杨老爷，免我前往，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。〔外净〕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，不知又传，有何话说。〔副净拱介〕两位老弟，大家商量，我们一班清客，感动皇爷，召去教歌，也不是容易的。〔外净〕正是。〔副净〕二位青年上进，该去走走，我老汉多病年衰，也不望什么际遇了。今日我要躲过，求二位遮盖一二。〔外〕这有何妨，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〔净〕是是！难道你犯了王法，定要拿去审问不成。〔副净〕既然如此，我老汉就回去了。〔回行介〕急忙回首，青青远峰；逍遥寻路，森森乱松。〔顿足介〕若不离了尘埃，怎能免得牵绊。〔袖出道巾，黄绦换介〕〔转头呼介〕二位看俺打扮罢，道人醒了扬州梦。

〔摇摆下〕〔外〕咦！他竟出家去了，好狠心也。〔净〕我们且坐廊下晒暖，待他姊妹到来，同去礼部过堂。〔坐地介〕〔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，杂扮差役跟上〕〔小旦〕桃片随风不结子。〔丑〕柳绵浮水又成萍。〔望介〕你看老沈老张不约俺一声儿，先到廊下向暖，我们走去，打他个耳刮子。〔相见，诨介〕〔外问杂介〕又传我们到那里去？〔杂〕传你们到礼部过堂，送入内庭教戏。〔外〕前日免过俺们了。〔杂〕内阁大老爷不依，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。〔净〕是那几个？〔杂〕待我瞧瞧票子。〔取票看介〕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。〔问介〕那姓丁的如何不见？〔外〕他出家去了。〔杂〕既出了家，没处寻他，待我回官罢！〔向净、外介〕你们到了的，竟往礼部过堂去。〔净〕等他姊妹们到齐着。〔杂〕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，吩咐带着女客，席上验看哩。〔外、净〕既是这等，我们先去了。正是：传歌留乐府，抚笛傍宫墙。〔下〕〔杂看票问小旦介〕你是寇白门么？〔小旦〕是。〔杂问丑介〕你是卞玉京么？〔丑〕不是，我是老妥。〔杂〕是郑妥娘了。〔问介〕那卞玉京呢？〔丑〕他出家去了。〔杂〕咦！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。〔问介〕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，想是李贞丽了？〔小旦〕不是，李贞丽从良去了！〔杂〕我方才拉他下楼，他说是李贞丽，怎的又不是？〔丑〕想是他女儿顶名替来的。〔杂〕母子总是一般，只少不了数儿就好了。〔望介〕他早赶上来也。

【忒忒令】〔旦〕下红楼残腊雪浓，过紫陌早春泥冻；不惯行走，脚儿十分痛。传凤诏，选蛾眉，把丝鞭，骑骄马；催花使乱拥。

奴家香君，被捉下楼，叫去学歌，是俺烟花本等，只有这点志气，就死不磨。〔杂喊介〕快些走动！〔旦到介〕〔小旦〕你也下楼了，屈尊，屈尊。〔丑〕我们造化，就得服侍皇帝了。〔旦〕情愿奉让罢。〔同行介〕〔杂〕前面是赏心亭了，内阁马老爷，光禄阮老爷，兵

部杨老爷，少刻即到。你们各人整理伺候。〔杂同小旦、丑下〕〔旦私语介〕难得他们凑来一处，正好吐俺胸中之气。

【前腔】赵文华陪着严嵩，抹粉脸席前趋奉；丑腔恶态，演出真鸣凤。俺做个女祢衡，挝渔阳，声声骂；看他懂不懂。

〔净扮马士英，副净扮阮大铖，末扮杨文骢，外、小生扮从人喝道上〕〔旦避下〕〔副净〕琼瑶楼阁朱微抹。〔末〕金碧峰峦粉细勾。〔净〕好一派雪景也。〔副净〕这座赏心亭，原是看雪之所。〔净〕怎么原是看雪之所？〔副净〕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，赐与丁谓。说道：“卿到金陵，可选一绝景处张之。”因建此亭。〔净看壁介〕这壁上单条，想是周昉雪图了。〔末〕非也。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。〔净〕妙妙！你看雪压锺山，正对图画，赏心胜地，无过此亭矣。〔末吩咐介〕就把炉、檯、游具，摆设起来。〔外、小生设席坐介〕〔副净向净介〕荒亭草具，恃爱高攀，着实得罪了。〔净〕说那里话。可笑一班小人，奉承权贵，费千金盛设，十分丑态，一无所取，徒传笑柄。〔副净〕晚生今日扫雪烹茶，清谈攀教，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，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。〔净〕呵呀！那戏场粉笔，最是利害，一抹上脸，再洗不掉；虽有孝子慈孙，都不肯认做祖父的。〔末〕虽然利害，却也公道，原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，非为我辈而设。〔净〕据学生看来，都吃了奉承的亏。〔末〕为何？〔净〕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，何尝不是一个文人，现今《鸣凤记》里抹了花脸，着实丑看。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。〔副净打恭介〕是是！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，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。〔末〕请酒！〔同举杯介〕〔副净向外介〕选的妓女，可曾叫做了么？〔外禀介〕叫到了。〔杂领众妓叩头介〕〔净细看介〕〔吩咐介〕今日雅集，用不着他们，叫他礼部过堂去罢。〔副净〕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。〔净〕留下那个年小的罢。〔众下〕〔净问介〕他唤什么名字？〔杂禀介〕李贞丽。〔净笑介〕丽而未必贞也。〔笑向副净介〕我们扮过陶学士了，再扮一折党太尉何如？〔副净〕妙妙！〔唤介〕贞丽过来斟酒唱曲。〔旦摇头介〕〔净〕为何摇头？〔旦〕不会。〔净〕呵呀！样样不会，怎称名妓。〔旦〕原非名妓。〔掩泪介〕〔净〕你有甚心事，容你说来。

【江儿水】〔旦〕妾的心中事，乱似蓬，几番要向君王控。拆散夫妻惊魂迸，割开母子鲜血涌，比那流贼还猛。做哑装聋，骂着不知惶恐。

〔净〕原来有这些心事。〔副净〕这个女子却也苦了。〔末〕今日老爷们在此行乐，不必只是诉冤了。〔旦〕杨老爷知道的，奴家冤苦，也值当不的一诉。

【五供养】堂堂列公，半边南朝，望你峥嵘。出身希贵宠，创业选声容，后庭花又添几种。把俺胡撮弄，对寒风雪海冰山，苦陪觞咏。

〔净怒介〕哇！这妮子胡言乱道，该打嘴了。〔副净〕闻得李贞丽，原是张天如、夏彝仲辈品题之妓，自然是放肆的。该打该打！〔末〕看他年纪甚小，未必是那个李贞丽。〔旦恨介〕便是他待怎的！

【玉交枝】东林伯仲，俺青楼皆知敬重。干儿义子从新用，绝不了魏家种。〔副净〕好大胆，骂的是那个，快快采去丢在雪中。〔外采旦推倒介〕〔旦〕冰肌雪肠原自同，铁心石腹何愁冻。〔副净〕这奴才，当着内阁大老爷，这般放肆，叫我们都开罪了。

可恨可恨！〔下席踢旦介〕〔末起拉介〕〔净〕罢罢！这样奴才，何难处死，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。〔末〕是是！丞相之尊，娼女之贱，天地悬绝，何足介意。〔副净〕也罢！启过老师相，送入内庭，拣着极苦的角色，叫他去当。〔净〕这也该的。〔末〕着人拉去罢！〔杂拉旦介〕〔旦〕奴家已拚一死。吐不尽鹃血满胸，吐不尽鹃血满胸。

〔拉旦下〕〔净〕好好一个雅集，被这奴才搅乱坏了。可笑，可笑！〔副净、末连三揖介〕得罪，得罪！望乞海涵，另日竭诚罢。〔净〕兴尽宜回春雪棹。〔副净〕客羞应斩美人头。〔净、副净从人喝道下〕〔末吊场介〕可笑香君才下楼来，偏撞两个冤对，这场是非免不了的；若无下官遮盖，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。罢罢！选入内庭，倒也省了几日悬挂；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，如何是好？〔想介〕有了，画友蓝瑛托俺寻寓，就接他暂住楼上；待香君出来，再作商量。

赏心亭上雪初融， 煮鹤烧琴宴巨公，
恼杀秦淮歌舞伴， 不同西子入吴宫。

第二十五出 选优

乙酉正月

〔场上正中悬一匾，书“熏风殿”，两旁悬联，书“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”。款书“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”〕〔外扮沈公宪，净扮张燕筑，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同上〕〔外〕天子多情爱沈郎。〔净〕当年也是画眉张。〔小旦〕可怜一树白门柳。〔丑〕让我风流郑妥娘。〔外〕我们被选入宫，伺候两日，怎么还不见动静。〔净仰看介〕此处是熏风殿，乃奏乐之所；闻得圣驾将到，选定脚色，就叫串戏哩。〔外〕如何名熏风殿？〔净〕你不晓得，琴曲里有一句：“南风之熏兮”，取这个意思。〔丑〕呸！你们男风兴头，要我们女客何用。〔小旦〕我们女客得了宠眷，做个大嫔妃，还强如他男风哩。〔丑〕正是，他男风得了宠眷，到底是个小兄弟。〔净〕好徒弟，骂及师父来了。〔外〕咱们掌了班时，不要饶他。〔净〕谁肯饶他。明日教动戏，叫老妥试试我的鼓槌子罢。〔丑嗤笑，指介〕你老张的鼓槌子，我曾试过，没相干的。〔众笑介〕〔副净冠带扮阮大铖上〕

【绕地游】汉宫如画，春晓珠帘挂，待粉蝶黄莺打。歌舞西施，文章司马，厮混了红袖乌纱。

〔见介〕你们俱已在此，怎的不见李贞丽？〔小旦〕他从雪中一跌，至今忍痛，还卧在廊下哩。〔副净〕圣驾将到，选定脚色，就要串戏；怎么由得他的性儿。〔众〕是，是，俺们拉他过来。〔同下〕〔副净自语介〕李贞丽这个奴才，如此可恶，今日净、丑脚色，一定借重他了。〔杂扮二内监执龙扇前引，小生扮弘光帝，又扮二监提壶捧盒，随上〕〔小生〕满城烟树间梁陈，高下楼台望不真；原是洛阳花里客，偏来管领秣陵春。〔坐介〕寡人登极御宇，将

近一年，幸亏四镇阻当，流贼不能南下；虽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，昨已捕拿下狱。目今外侮不来，内患不生，正在采选淑女，册立正宫，这也都算小事；只是朕独享帝王之尊，无有声色之奉，端居高拱，好不闷也。〔副净跪介〕光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。〔小生〕平身。〔副净起介〕

【掉角儿】〔小生〕看阳春残雪早花，蹙愁眉慵游倦耍。〔副净〕圣上安享太平，正宜及时行乐；慵游倦耍，却是为何？〔小生〕朕有一桩心事，料你也应晓得。〔副净〕想怕流贼南犯？〔小生〕非也。阻隔着黄河雪浪，那怕他天汉浮槎。〔副净〕想愁兵弱粮少？〔小生〕也不是。俺有那镇淮阴诸猛将，转江陵大粮艘，有甚争差。〔副净〕既不为内外兵马，想是正宫未立，配德无人？〔小生〕也不为此。那礼部钱谦益，采选淑女，不日册立。有三妃九嫔，教国宜家。〔副净〕又不为此，臣晓得了。〔私奏介〕想因叛臣周饯、雷縠祚，倡造邪谋，欲迎立潞王耳。〔小生〕益发说错了。那奸人倡言惑众，久已搜拿。

〔副净低头沉吟介〕却是为何？〔小生〕卿供奉内庭，乃朕心腹之臣，怎不晓得朕的心事。〔副净跪介〕圣虑高深，臣衷愚昧，其实不能窥测。伏望明白宣示，以便分忧。〔小生〕朕谕你知道罢，朕贵为天子，何求不遂。只因你所献《燕子笺》，乃中兴一代之乐，点缀太平，第一要事；今日正月初九，脚色尚未选定，万一误了灯节，岂不可恼。〔指介〕你看阁学王铎书的对联道：“万事无如杯在手，百年几见月当头”。一年能有几个元宵，故此日夜踌躇，饮膳俱减耳。〔副净〕原来为此，巴里之曲，有厘圣怀，皆微臣之罪也。〔叩头介〕臣敢不鞠躬尽瘁，以报主知。〔起唱介〕

【前腔】忝卿僚填词辨拗，备供奉诙谐风雅。恨不能腮描粉墨，也情愿怀抱琵琶。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顾，舞裀边受寸赏，御酒龙茶，三生侥幸，万世荣华。这便是为臣经济，报主功阙。

〔前问介〕但不知内庭女乐，少何脚色？〔小生〕别样脚色，都还将就得过，只有生、旦、小丑不惬朕意。〔副净〕这也容易，礼部送到清客、歌妓，现在外厢，听候拣选。〔小生〕传他进来。〔副净〕领旨。〔急入领外、净、旦、小旦、丑上〕〔俱跪介〕〔小生问外、净介〕你二人是串戏清客么？〔外、净〕不敢，小民串戏为生。〔小生〕既会串戏，新出传奇也曾串过么？〔外、净〕新出的《牡丹亭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西楼记》，都曾串过。〔小生〕既会《燕子笺》，就做了内庭教习罢。〔外、净叩头介〕〔小生问介〕那三个歌妓，也会《燕子笺》么？〔小旦、丑〕也曾学过。〔小生喜介〕益发妙了。〔问旦介〕这个年小的，怎不答应？〔旦〕没学。〔副净跪介〕臣启圣上，那两个学过的，例应派做生、旦。这一个没学的，例应派做丑脚。〔小生〕既有定例，依卿所奏。〔小旦、丑、旦叩头介〕〔小生〕俱着起来，伺候串戏。〔俱起介〕〔丑背喜介〕还是我老妥做了天下第一个正旦。〔小生向副净介〕卿把《燕子笺》摘出一曲，叫他串来，当面指点。〔外、净、小旦、丑随意演《燕子笺》一曲，副净作态指点介〕〔小生喜介〕有趣，有趣！都是熟口，不愁扮演了。〔唤介〕长侍斟酒，庆贺三杯。〔杂进酒，小生饮介〕〔小生起介〕我们君臣同乐，打一回十番何如？〔副净〕领旨。〔小生〕寡人善于打鼓，你们各认乐器。〔众打雨夹雪一套，完介〕〔小生大笑介〕十分忧愁消去九分了。

〔唤介〕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。〔杂进酒，小生饮介〕

【前腔】旧吴宫重开馆娃，新扬州初教瘦马。淮阳鼓昆山弦索，无锡口姑苏娇娃。一件件闹春风，吹暖响，斗晴烟，飘冷袖，宫女如麻。红楼翠殿，景美天佳。都奉俺无愁天子，语笑喧哗。

〔看旦介〕那个年小歌妓，美丽非常，派做丑脚，太屈他了。〔问介〕你这个年小歌妓，既没学《燕子笺》，可曾学些别的么？〔旦〕学过《牡丹亭》。〔小生〕这也好了，你便唱来。〔旦羞不唱介〕〔小生〕看他粉面发红，象是腼腆；赏他一柄桃花宫扇，遮掩春色。〔杂掷红扇与旦介〕〔旦持扇唱介〕

【懒画眉】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，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。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，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。咳！辜负了春三二月天。

〔小生喜介〕妙绝，妙绝！长侍斟酒，再庆三杯。〔杂进酒，小生饮介〕〔指旦介〕看此歌妓，声容俱佳，岂可长材短用；还派做正旦罢。〔指丑介〕那个黑色的，倒该做丑脚。〔副净〕领旨。〔丑撇嘴介〕我老妥又不妥了。〔小生向副净介〕你把生、丑二脚，领去入班；就叫清客二名，用心教习，你也不时指点。〔副净跪应介〕是，此乃微臣之专责，岂敢辞劳。〔急领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下〕〔小生向旦介〕你就在这熏风殿中，把《燕子笺》脚本，三日念会，好去入班。〔旦〕念会不难，只是没有脚本。〔小生唤介〕长侍，你把王铎抄的楷字脚本，赏与此旦。〔杂取脚本付旦，跪接介〕〔小生〕千年只有歌场乐，万事何须酒国愁。〔杂引下〕〔旦掩泪介〕罢了，罢了！已入深宫，那有出头之日。

【前腔】锁重门垂杨暮鸦，映疏帘苍松碧瓦。凉飕飕风吹罗袖，乱纷纷梅落宫髻。想起那拆鸳鸯，离魂惨，隔云山，相思苦，会期难拿。倩人寄扇，擦损桃花。到今日情丝割断，芳草天涯。

〔叹介〕没奈何，且去念会脚本；或者天恩见怜，放奴出宫，再会侯郎一面，亦未可知。

【尾声】从此后入骨髓愁根难拔，真个是广寒宫姮娥守寡。只这两日呵！瘦损宫腰剩一把。

曲终人散日西斜， 殿角凄凉自一家，
纵有春风无路入， 长门关住碧桃花。

第二十六出 赚将

乙酉正月

【破阵子】〔生上〕水驿山城烟霭，花村酒肆尘埋。百里白云亲舍近，不得斑衣效老莱，从军心事乖。

小生侯方域奉史公之命，监军防河。争奈主将高杰，性气乖张，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；只恐挑起争端，难于收救，不免到中军帐内，劝谏一番。〔入介〕〔副净扮高杰上〕一声叱退黄河浪，两手推开紫塞烟。〔相见坐介〕先生入帐，有何见教。〔生〕小生千里相随，只为防河大事。今到睢州呵！

【四边静】威名震，人人惊魄，家尽移宅。鸡犬不留群，军民少宁刻。营中一吓，帐中一责；敌国在萧墙，祸事恐难测。

〔副净〕那许定国拥兵十万，夸胜争强，昨日教场点卯，一个个老弱不堪。欺君糜饷，本当军法从事，责骂几声，也算从轻发放了。〔生〕元帅差矣。

【福马郎】此时山河一半改，倚着忠良帅，速奏凯。收拾人心，招纳英才，莫将衅端开。成功业，只在将和谐。

〔副净〕虽如此说，那许定国托病不来，倒请俺入城饮酒，总是十分惧怕了。俺看睢州城外，四面皆水，只有单桥小路，也是可守之邦。明日叫他让出营房，留俺歇马。他若依时便罢，若不依时，俺便夺他印牌，另委别将，却也容易。〔生摇手介〕这事万万行不得，昨日教场一骂，争端已起。自古道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，他在唇齿肘臂之间，早晚生心，如何防备。〔副净指生介〕书生之见，益发可笑。俺高杰威名盖世，便是黄、刘三镇，也拜下风；这许定国不过走狗小将，有何本领，俺倒防备起他来。〔生打恭介〕是，是，是！元帅既有高见，小生何用多言。就此辞归，竟在乡园中，打听元帅喜信罢。〔副净拱介〕但凭尊意。〔生冷笑拂袖下〕〔副净起唤介〕叫左右。〔净、丑扮二将上〕元帅呼唤，有何军令？〔副净〕你二将各领数骑，随我入城饮酒顽耍。这大营人马，不许擅动。〔净、丑〕得令。〔即下〕〔领四卒上〕〔副净〕就此前行。〔骑马绕场介〕

【划锹儿】南朝划就黄河界，东流把住白云隘；飞鸟不能来，强弓何用买。〔合〕望荒城柳栽，上危桥板坏；按辔徐行，军容潇洒。

〔暂下〕〔外扮家将捧印牌上〕杀人不用将军印，奏凯全凭娘子军。咱乃睢州许总兵的家将，俺总爷被高杰一骂，吓得水泻不止。亏了夫人侯氏，有胆有谋，昨夜画定计策；差俺捧着牌印，前来送交，就请他进城筵宴。约定饮酒中间，放炮为号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倒也是条妙计，只不知天意若何，好怕人也。〔望介〕远望高杰前来，不免在桥头跪接。〔副净等唱前合上〕〔外跪接介〕〔副净问介〕你是何处差官？〔外〕小的是总兵许定国家将，叩接元帅大老爷。〔副净〕那许总兵为何不接？〔外〕许总兵卧病难起，特差小的送到牌印，就请元帅爷进城筵宴，点查兵马。〔副净〕席设何处？〔外〕设在察院公署。〔副净〕左右收了牌印。〔净、丑收介〕〔副净笑介〕妙，妙，牌印果然送到，明日安营歇马，任俺区处了。〔吩咐外介〕你便引马前行。〔外前引，唱前合，行介〕〔外跪禀介〕已到察院，请元帅爷入席。〔副净下马入坐介〕〔吩咐介〕军卒外面伺候。〔向净、丑介〕你二将不同别个，便坐下席，陪俺欢乐。〔净、丑安放牌印，叩头介〕告坐了。〔就地列坐介〕〔外斟副净酒介〕〔末、小生扮二将斟净、丑酒介〕〔又副净、净、丑身旁各立一杂摆菜介〕〔外〕请酒。〔副净怒介〕这样薄酒，拿来灌俺。〔摔杯介〕〔外急换酒介〕〔外〕请菜。〔副净怒介〕这样冷菜，如何下箸。〔摔箸介〕〔外急换菜介〕〔副净〕今日正月初十，预赏元宵，怎的花灯优人，全不预备。〔外

跪禀介〕禀元帅爷，这睢州偏僻之所，没处买灯叫戏。且把衙门灯龙悬挂起来，军中鼓角吹打一通罢。〔挂灯吹打介〕〔副净向净、丑介〕我们多饮几杯。

【普天乐】镇河南，威风大，柳营列，星旗摆。灯筵上，灯筵上，将印兵牌。〔净、丑起奉副净酒介〕行军令，酒似官差。〔副净与净、丑猜拳介〕任哗拳叫彩，三家捣阵排。〔外、末、小生〕这八卦图中新势，只怕鬼谷难猜。

〔净、丑〕小的酒都有了，今日还要伺候元帅爷点查兵马哩。〔副净〕天色已晚，明日点查罢，大家再饮几杯。〔又斟酒饮介〕〔内放纸炮介〕〔杂急拿副净手，外拔刀欲杀，副净挣脱跳梁上介〕〔一杂急拿净手，末杀死净介〕〔一杂急拿丑手，小生杀死丑介〕〔闻炮声拿杀要一齐介〕〔外喊介〕高杰走脱了，快寻，快寻。〔杂点火把各处寻介〕〔外仰视介〕顶破椽瓦，想是爬房走了。〔杂又寻介〕〔外指介〕那楼脊兽头边，闪闪绰绰，似有人影。快快放箭！〔末、小生放箭介〕〔副净跳下介〕〔杂拿住副净手介〕〔外认介〕果然是老高哩。〔副净呵介〕好反贼，俺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，你敢害我？〔外〕俺只认的许总爷，不认的什么黄的黑的，快伸头来。〔副净跳介〕罢了，罢了！俺高杰有勇无谋，竟被许定国赚了。〔顿足介〕咳！悔不听侯生之言，致有今日。〔伸脖介〕取我头去。〔外指介〕老高果然是条好汉。〔割副净头，手提介〕〔唤介〕两个兄弟快捧牌印，大家回报总爷去。〔末、小生捧牌印介〕〔末〕且莫慌张，三将虽死，还有小卒在外哩。〔外〕久已杀得干净了。〔小生〕还有一件，城外大营，明日知道，必来报仇。快去回了总爷，求侯夫人妙计。〔外〕侯夫人妙计，早已领来了。今夜悄悄出城，带着高杰首级献与北朝，就引着北朝人马，连夜踏冰渡河，杀退高兵。算我们下江南第一功了。

宛马嘶风缓辔来， 黄河冰上北门开，
南朝正赏春灯夜， 让我当筵杀将才。

第二十七出 逢舟

乙酉二月

【水底鱼】〔净扮苏昆生背包裹骑驴急上〕戎马纷纷，烟尘一望昏；魂惊心震，长亭连远村。〔丑扮执鞭人赶呼介〕客官慢走，你看黄河堤上，逃兵乱跑，不要被他夺了驴去。〔净不听，急走介〕〔杂扮乱兵三人迎上〕弃甲掠盾，抱头如鼠奔；无暇笑哂，大家皆败军，大家皆败军。〔遇净，推下河，夺驴跑下〕〔丑赶下〕〔净立水中，头顶包裹高叫介〕救人呀，救人呀！〔外扮舟子撑船，小旦扮李贞丽贫妆上〕

【前腔】流水浑浑，风涛拍禹门；堤边浪稳，泊舟杨柳根。〔欲泊船介〕〔小旦唤介〕驾长，你看前面浅滩中，有人喊叫；我们撑过船去，救他一命，积个阴骘如何？〔外〕黄河水溜，不是当耍的。〔小旦〕人行好事，大王爷爷自然加护的。〔外〕是，是，待

我撑过去。〔撑介〕风急水紧，舍生来救人；哀声迫窘，残生一半魂，残生一半魂。

〔近净呼介〕快快上来，合该你不死，遇着好人。〔伸篙下，净攀篙上船介〕〔作颤介〕好冷，好冷！〔外取干衣与净介〕〔小旦背立介〕〔净换衣介〕多谢驾长，是俺重生父母。〔叩介〕〔外〕不干老汉事，亏了这位娘子叫我救你的。〔净作揖起，惊认介〕你是李贞娘，为何在这船里？〔小旦惊认介〕原来是苏师父。你从何处来？〔净〕一言难尽。〔小旦〕请坐了讲。〔坐介〕〔外泊船介〕且到岸上买壶酒吃去。〔下〕

【琐窗寒】〔净〕一从你嫁朱门，锁歌楼，叠舞裙；寒风冷雪，哭杀香君。〔小旦掩泪介〕香君独住，怎生过活。〔净〕他托俺前来寻访侯郎。征人战马，侯郎无信，茫茫驿路殷勤问。〔小旦问介〕因何落水？〔净〕正在堤上行走，被乱兵夺驴，把俺推下水的。蒙救出浊流，故人今夕重近。

〔小旦〕原来如此，合该师父不死，也是奴家有缘，又得一面。〔净问介〕贞娘，你既入田府，怎得到此？〔小旦〕且取火来，替你烘干衣裳，细细告你。〔小旦取火盆上介〕〔副净扮舟子撑船，生坐船急上〕才离虎豹千林雾，又逐鲸鲵万里波。〔呼介〕驾长，这是吕梁地面了，扯起篷来，早赶一程；明日要起早哩。〔副净〕相公不要性急，这样风浪，如何行的。前面是泊船之所，且靠帮住一宿罢。〔生〕凭你。〔泊船介〕〔生〕惊魂稍定，不免略打个盹儿。〔卧介〕〔净烘衣，小旦旁坐谈介〕奴家命苦，如今又不在那田家了。想起那晚。

【前腔】匆忙扮作新人，夺藏娇，金屋春；一身宠爱，尽压钗裙。〔净〕这好的狠了。〔小旦〕谁知田仰嫡妻，十分悍妒。狮威胜虎，蛇毒如刃。把奴揪出洞房，打个半死。〔净〕呀，呀！了不得，那田仰怎不解救。〔小旦〕田郎有气吞声忍，竟将奴赏与一个老兵。〔净〕既然转嫁，怎么在这船上。〔小旦〕此是漕标报船，老兵上岸下文书去了。奴自坐船头，旧人来说新恨。

〔生一边细听介〕〔听完起坐介〕隔壁船中，两个人絮絮叨叨，谈了半夜，那汉子的声音，好似苏昆生，妇人的声音，也有些相熟；待我猛叫一声，看他如何？〔叫介〕苏昆生！〔净忙应介〕那个唤我？〔生喜介〕竟是苏昆生。〔出见介〕〔净〕原来是侯相公，正要去寻，不想这里撞着。谢天谢地，遇的恰好。〔唤介〕请过船来，认认这个旧人。〔生过船介〕还有那个？〔见旦惊认介〕呀！贞娘如何到此，奇事奇事，香君在那里？〔小旦〕官人不知，自你避祸夜走，香君替你守节，不肯下楼。〔生掩泪介〕〔小旦〕后来马士英差些恶仆，拿银三百，硬娶香君，送与田仰。〔生惊介〕我的香君，怎的他适了。〔小旦〕嫁是不曾嫁；香君惧怕，碰死在地。〔生大哭介〕我的香君，怎的碰死了！〔小旦〕死是不曾死，碰的鲜血满面；那门外还声声要人，一时无奈，妾身竟替他嫁了田仰。〔生喜介〕好，好！你竟嫁与田仰了，今日坐船要往那里去？〔小旦〕就住在船上。〔生〕为何？〔旦羞介〕〔净〕他为田仰妒妇所逐，如今转嫁这船上一位将爷了。〔生微笑介〕有这些风波，可怜，可怜！〔问净介〕你怎得到此？〔净〕香君在院，日日盼你，托俺寄书来的。〔生急问介〕书在那里？

【奈子花】〔净取包介〕这封书不是笺纹，折宫纱夹在斑筠。题诗定情，催妆分韵。〔生接扇介〕这是小生赠他的诗扇，〔净指扇介〕看桃花半边红晕，情恳！千万

种语言难尽。

〔生看扇问介〕那一面是谁画的桃花？〔净〕香君碰坏花容，溅血满扇，杨龙友添上梗叶，成了几笔折枝桃花。〔生细看喜介〕果然是些血点儿，龙友点缀，却也有趣。这柄桃花扇，倒是小生之宝了。〔问介〕你为何今日带来？〔净〕在下出门之时，香君说道，千愁万苦俱在扇头，就把扇儿当封书罢！故此寄来的。〔生又看，哭介〕香君香君！叫小生怎生报你也！〔问净介〕你怎的寻着贞娘来？〔净指唱介〕

【前腔】俺呵，走长堤驴背辛勤，遇逃兵推下寒津。〔生〕呵呀！受此惊险。〔问介〕怎的不曾湿了扇儿？〔净作势介〕横流没肩，高擎书信，将兰亭保全真本。〔生拱介〕为这把桃花扇，把性命都轻了，真可感也。〔问介〕后来怎样呢？〔净〕亏了贞娘，不怕风浪，移船救我。思忖，从井救别人谁肯。

〔生〕好好！若非遇着贞娘，这黄河水溜，谁肯救人。〔小旦〕妾本无心，救他上船，才认的是苏师父。〔生〕这都是天缘凑巧处。〔净〕还不曾问侯相公，因何南来？〔生〕俺自去秋随着高杰防河，不料匹夫无谋，不受谏言；被许定国赚入睢州，饮酒中间，遣人刺死。小生不能存住，买舟黄河，顺流东下。你看大路之上，纷纷乱跑，皆是败兵，叫俺有何面目，再见史公也。〔净〕既然如此，且到南京，看看香君，再作商量。〔生〕也罢，别过贞娘，趁早开船。〔小旦〕想起在旧院之时，我们一家同住；今日船中，只少一个香君，不知今生还能相见否。

【金莲子】一家人离散了，重聚在水云。言有尽，离绪百分；掌中娇养女，何日说艰辛。

〔生〕只怕有人踪迹，昆老快快换衣，就此别过罢。〔净换衣介〕〔生、净掩泪过船介〕〔净〕归计登程犹未准。〔生〕故人见面转添愁。〔副净撑船下〕〔小旦〕妾心厌倦烟花，伴着老兵度日，却也快活。不意故人重逢，又惹一天旧恨；你听涛声震耳，今夜那能成寐也。

悠悠萍水一番亲，旧恨新愁几句论；

漫道浮生无定著，黄河亦有住家人。

第二十八出 题画

乙酉三月

〔小生扮山人蓝瑛上〕美人香冷绣床闲，一院桃开独闭关；无限浓春烟雨里，南朝留得画中山。自家武林蓝瑛，表字田叔，自幼驰声画苑。与贵筑杨龙友笔砚至交，闻他新转兵科，买舟来望，下榻这媚香楼上。此楼乃名妓香君梳妆之所，美人一去，庭院寂寥，正好点染云烟，应酬画债。不免将文房画具，整理起来。〔作洗砚、涤笔、调色、揩盏介〕没有净水怎处？〔想介〕有了，那花梢晓露，最是清洁，用他调丹濡粉，鲜秀非常。待我下楼，向后园

收取。〔手持色盏暂下〕

【破齐阵】〔生新衣上〕地北天南蓬转，巫云楚雨丝牵。巷滚杨花，墙翻燕子，认得红楼旧院。触起闲情柔如草，搅动新愁乱似烟，伤春人正眠。

小生在黄河舟中，遇着苏昆生，一路同行，心忙步急，不觉来到南京。昨晚旅店一宿，天明早起，留下昆生看守行李；俺独自来寻香君，且喜已到院门之外。

【刷子序犯】只见黄莺乱啖，人踪悄悄，芳草芊芊。粉坏楼墙，苔痕绿上花砖。应有娇羞人面，映着他桃树红妍；重来浑似阮刘仙，借东风引入洞中天。

〔作推门介〕原来双门虚掩，不免侧身潜入，看有何人在内。〔入介〕

【朱奴儿犯】呀，惊飞了满树雀喧，踏破了一墀苍藓。这泥落空堂帘半卷，受用煞双栖紫燕。闲庭院，没个人传，蹉跎儿回廊一遍，直步到小楼前。

〔上指介〕这是媚香楼了。你看寂寂寥寥，湘帘昼卷，想是香君春眠未起。俺且不要唤他，慢慢的上了妆楼，悄立帐边；等他自己醒来，转睛一看，认得出是小生，不知如何惊喜哩！〔作上楼介〕

【普天乐】手拽起翠生生罗襟软，袖拨开绿杨线。一层层栏坏梯偏，一桩桩尘封网罟。艳浓浓楼外春不浅，帐里人儿腼腆。〔看几介〕从几时收拾起银拨冰弦；摆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盏，待做个女山人画叉乞钱。

〔惊介〕怎的歌楼舞榭，改成个画院书轩，这也奇了。〔想介〕想是香君替我守节，不肯做那青楼旧态，故此留心丹青，聊以消遣春愁耳。〔指介〕这是香君卧室，待我轻轻推开。〔推介〕呀！怎么封锁严密，倒象久不开的；这又奇了，难道也没个人看守。〔作背手彷徨介〕

【雁过声】萧然，美人去远，重门锁，云山万千。知情只有闲莺燕，尽着狂，尽着颠，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。熬煎，才待转，嫩花枝靠着疏篱颤。〔下听介〕帘栊响，似有个人略喘。

〔瞧介〕待我看是谁来。〔小生持盏上楼，惊见介〕你何人，上我寓楼？〔生〕这是俺香君妆楼，你为何寓此？〔小生〕我乃画士蓝瑛。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来寓的。〔生〕原来是蓝田老，一向久仰。〔小生问介〕台兄尊号？〔生〕小生河南侯朝宗，亦是龙友旧交。〔小生惊介〕呵呀！文名震耳，才得会面。请坐请坐！〔坐介〕〔生〕我且问你，俺那香君那里去了？〔小生〕听说被选入宫了。〔生惊介〕怎……怎的被选入宫了！几时去的？〔小生〕这倒不知。〔生起，掩泪介〕

【倾杯序】寻遍，立东风渐午天，那一去人难见。〔瞧介〕看纸破窗棂，纱裂帘幔。裹残罗帕，戴过花钿，旧笙箫无一件。红鸳衾尽卷，翠菱花放扁，锁寒烟，好花枝不照丽人眠。

想起小生定情之日，桃花盛开，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；不料美人一去，零落至此。今日小生重来，又值桃花盛开，对景触情，怎能忍住一双眼泪。〔掩泪坐介〕

【玉芙蓉】春风上巳天，桃瓣轻如剪，正飞绵作雪，落红成霰。不免取开画扇，

对着桃花赏玩一番。〔取扇看介〕溅血点作桃花扇，比着枝头分外鲜。这都是为着小生来。携上妆楼展，对遗迹宛然，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。

〔小生〕请教这扇上桃花，何人所画？〔生〕就是贵东杨龙友的点染。〔小生〕为何对之挥泪？〔生〕此扇乃小生与香君订盟之物。

【山桃红】那香君呵！手捧着红丝砚，花烛下索诗篇。〔指介〕一行行写下鸳鸯券。不到一月，小生避祸远去，香君闭门守志，不肯见客，惹恼了几个权贵。放一群吠神仙朱门犬。那时硬抢香君下楼，香君着急，把花容呵，似鹃血乱洒啼红怨。这柄诗扇恰在手中，竟为溅血点坏。〔小生〕可惜可惜！〔生〕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，竟成了几笔折枝桃花。〔拍扇介〕这桃花扇在，那人阻春烟。

〔小生看介〕画的有趣，竟看不出是血迹来。〔问介〕这扇怎生又到先生手中？〔生〕香君思念小生，托他师父到处寻俺，把这桃花扇，当了一封锦字书。小生接得此扇，跋涉来访，不想香君又入宫去了。〔掩泪介〕〔末扮杨龙友冠带，从人喝道上〕台上久无秦弄玉，船中新到米襄阳。〔杂入报介〕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，门外下轿了。〔小生慌迎见介〕〔末上楼见生，揖介〕侯兄几时来的？〔生〕适才到此，尚未奉拜。〔末〕闻得一向在史公幕中，又随高兵防河。昨见塘报，高杰于正月初十日，已为许定国所杀，那时世兄在那里来？〔生〕小弟正在乡园，忽遇此变，扶着家父逃避山中，一月有余。恐为许兵踪迹，故又买舟南来。路遇苏昆生，持扇相访，只得连夜赴约。竟不知香君已去。〔问介〕请问是几时去的？〔末〕正月八日被选入宫的。〔生〕到几时才出来？〔末〕遥遥无期。〔生〕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。〔末〕此处无可留恋，倒是别寻佳丽罢。〔生〕小生怎忍负约，但得他一信，去也放心。

【尾犯序】望咫尺青天，那有个瑶池女使，偷递情笺。明放着花楼酒榭，丢做个雨井烟垣。堪怜！旧桃花刘郎又拈，料得新吴宫西施不愿。横揣俺天涯夫婿，永巷日如年。

〔末〕世兄不必愁烦，且看田叔作画罢。〔小生画介〕〔生、末坐看介〕这是一幅桃源图？〔小生〕正是。〔末问介〕替那家画的？〔小生〕大锦衣张瑶星先生，新修起松风阁，要裱做照屏的。〔生赞介〕妙妙！位置点染，别开生面，全非金陵旧派。〔小生作画完介〕见笑，见笑！就求题咏几句，为拙画生色如何？〔生〕不怕写坏，小生就献丑了。〔题介〕原来看花洞里人，重来那得便迷津；渔郎诳指空山路，留取桃源自避秦。归德侯方域题。〔末读介〕佳句。寄意深远，似有微怪小弟之意。〔生〕岂敢！〔指画介〕

【鲍老催】这流水溪堪羨，落红英千千片。抹云烟，绿树浓，青峰远。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，没个人儿将咱系恋。是一座空桃源，趁着未斜阳将棹转。

〔起介〕〔末〕世兄不要埋怨，而今马、阮当道，专以报仇雪恨为事；俺虽至亲好友，不敢谏言。恰好八日设席，唤香君供唱；那香君性气，你是知道的，手指二公一场好骂。〔生〕呵呀！这番遭他毒手了。〔末〕亏了小弟在旁，十分劝解，仅仅推入雪中，吃了一惊。幸而选入内庭，暂保性命。〔向生介〕世兄既与香君有旧，亦不可在此久留。〔生〕是，是！承教了。〔同下楼行介〕

【尾声】热心肠早把冰雪咽，活冤业现摆着麒麟楮。〔收扇介〕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。

〔竟下介〕〔末〕我们别过蓝兄，一同出去罢。〔生〕正是忘了作别。〔作别介〕请了！〔小生先闭门下〕〔生、末同行介〕

〔生〕重到红楼意惘然，〔末〕闲评诗画晚春天，

〔生〕美人公子飘零尽，〔末〕一树桃花似往年。

第二十九出 逮社

乙酉三月

【凤凰阁】〔丑扮书客蔡益所上〕堂名二酉，万卷牙签求售。何物充栋汗车牛，混了书香铜臭。贾儒商秀，怕遇着秦皇大搜。

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。天下书籍之富，无过俺金陵；这金陵书铺之多，无过俺三山街；这三山街书客之大，无过俺蔡益所。〔指介〕你看十三经、廿一史、九流三教、诸子百家、腐烂时文、新奇小说，上下充箱盈架，高低列肆连楼。不但兴南贩北，积古堆今，而且严批妙选，精刻善印。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，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；凭他进士举人，见俺作揖拱手，好不体面。〔笑介〕今乃乙酉乡试之年，大布恩纶，开科取士。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，要亟正文体，以光新治。俺小店乃坊间首领，只得聘请几家名手，另选新篇。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，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。〔贴介〕风气随名手，文章中试官。〔下〕〔生、净背行囊上〕

【水红花】〔生〕当年烟月满秦楼，梦悠悠，箫声非旧。人隔银汉几重秋，信难投，相思谁救。〔唤介〕昆老，我们千里跋涉，为赴香君之约。不料他被选入宫，音信杳然，昨晚扫兴回来；又怕有人踪迹，故此早早移寓。但不知那处僻静，可以多住几时，打听音信。等他诗题红叶，白了少年头。佳期难道此生休也罗？

〔净〕我看人情已变，朝政日非；且当道诸公，日日罗织正人，报复夙怨。不如暂避其锋，把香君消息，从容打听罢。〔生〕说的也是，但这附近州郡，别无相知；只有好友陈定生住在宜兴，吴次尾住在贵池。不免访寻故人，倒也是快事。〔行介〕

【前腔】故人多狎水边鸥，傲王侯，红尘拂袖。长安棋局不胜愁，买孤舟，南寻烟岫。〔净〕来到三山街书铺廊了，人烟稠密，趑行几步才好。〔疾走介〕妨他豺狼当道，冠带几猕猴。三山榛莽水狂流也罗。

〔生指介〕这是蔡益所书店，定生、次尾常来寓此，何不问他一信。〔住看介〕那廊柱上贴着新选封面，待我看来。〔读介〕“复社文开”。〔又看介〕这左边一行小字，是“壬午、癸

未房墨合刊”；右边是“陈定生、吴次尾两先生新选”。〔喜介〕他两人难道现寓此间不成？〔净〕待我问来。〔叫介〕掌柜的那里？〔丑上〕请了，想要买什么书籍么？〔生〕非也。要借问一信。〔丑〕问谁？〔生〕陈定生、吴次尾两位相公来了不曾？〔丑〕现在里边，待我请他出来。〔丑下〕〔末、小生同上见介〕呀！原来是侯社兄。〔见净介〕苏昆老也来了。〔各揖介〕〔末问介〕从那来的？〔生〕从敝乡来的。〔小生问介〕几时进京？〔生〕昨日才到。

【玉芙蓉】烽烟满郡州，南北从军走；叹朝秦暮楚，三载依刘。归来谁念王孙瘦，重访秦淮帘下钩。徘徊久，问桃花昔游，这江乡，今年不似旧温柔。

〔问末、小生介〕两兄在此，又操选政了？〔末、小生〕见笑。

【前腔】金陵旧选楼，联榻同良友；对丹黄笔砚，事业千秋。六朝衰弊今须救，文体重开韩柳欧。传不朽，把东林尽收，才知俺中原复社附清流。

〔内唤介〕请相公们里边用茶。〔末、小生〕来了。〔让生、净入介〕〔杂扮长班持拜帖上〕我家官府阮大铖，新升兵部侍郎；特赐蟒玉，钦命防江。今日到三山街拜客，只得先来。〔副净扮阮大铖蟒、玉，骄态，坐轿，杂持伞、扇引上〕

【朱奴儿】〔副净〕排头踏青衣前走，高轩稳扇盖交抖。看是何人坐上头，是当日胯下韩侯。〔杂禀介〕请老爷停轿，与金都越老爷投帖。〔杂投帖介〕〔副净停轿介〕吩咐左右，不必打道，尽着百姓来瞧。〔扇扇大说介〕我阮老爷今日钦赐蟒玉，大轿拜客。那班东林小人，目下奉旨搜拿，躲的影儿也没了。〔笑介〕才显出谁荣谁羞，展开俺眉头皱。

〔看书铺介〕那廊柱上帖的封面，有什么复社字样；叫长班揭来我瞧。〔杂揭封面，送副净读介〕“复社文开。陈定生吴次尾新选。”〔怒介〕噫！复社乃东林后起，与周铤、雷縠祚同党；朝廷正在拿访，还敢留他选书。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。快快住轿！〔落轿介〕〔副净下轿，坐书铺吩咐介〕速传坊官。〔杂喊介〕坊官那里？〔净扮坊官急上，跪介〕禀大老爷，传卑职有何吩咐？

【前腔】〔副净〕这书肆不将法守，通恶少复社渠首。奉命令将逆党搜，须得你蔓引株求。〔净〕不消大老爷费心，卑职是极会拿人的。〔进入拿丑上〕犯人蔡益所拿到了。〔丑跪禀介〕小人蔡益所并未犯法。〔副净〕你刻什么《复社文开》，犯法不小。〔丑〕这是乡会房墨，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。〔副净喝介〕哇！目下访拿逆党，功令森严，你容留他们选书，还敢口强，快快招来。〔丑〕不干小人事，相公们自己走来，现在里面选书哩。〔副净〕既在里面，用心看守，不许走脱一人。〔丑应下〕〔副净向净私语介〕访拿逆党，是镇抚司的专责，速递报单，叫他校尉拿人。传缙骑重兴狱囚，笑杨左今番又休。

〔净〕是。〔速下〕〔副净上轿介〕〔生、末、小生拉轿，喊介〕我们有何罪过，着人看守；你这位老先生，不畏天地鬼神了。〔副净微笑介〕学生并未得罪，为何动起公愤来。〔拱介〕请教诸兄尊姓台号？〔小生〕俺是吴次尾。〔末〕俺是陈定生。〔生〕俺是侯朝宗。〔副净微怒介〕哦！原来就是你们三位！今日都来认认下官。

【剔银灯】堂堂貌须长似帚，昂昂气胸高如斗。〔向小生介〕那丁祭之时，怎见的阮光禄难司筵和豆。〔向末介〕那借戏之时，为甚把《燕子笺》弄俺当场丑。〔向生介〕堪羞！妆奁代凑，倒惹你裙钗乱丢。

〔生〕你就是阮胡子，今日报仇来了。〔末、小生〕好，好，好！大家扯他到朝门外，讲讲他的素行去。〔副净佯笑介〕不要忙，有你讲的哩。〔指介〕你看那来的何人？〔副净坐轿下〕〔杂扮白靴四校尉上〕〔乱叫介〕那是蔡益所？〔丑〕在下便是，问俺怎的？〔杂〕俺们是驾上来的，快快领着拿人。〔丑〕要拿那个？〔杂〕拿陈、吴、侯三个秀才。〔生〕不要拿。我们都在这边哩，有话说来。〔杂〕请到衙门里说去罢！〔竟丢锁套三人下〕〔丑吊场介〕这是那里的帐。〔唤介〕苏兄快来！〔净扮苏昆生上〕怎么样的了？〔丑〕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选书的两位相公拿去罢了，连侯相公也拿去了。〔净〕有这等事！

【前腔】〔合〕凶凶的缘继在手，忙忙的捉人飞走；小复社没个东林救，新马阮接着崔田后。堪忧！昏君乱相，为别人公报私仇。

〔净〕我们跟去，打听一个真信，好设法救他。〔丑〕正是。看他安放何处，俺好早晚送饭。

〔丑〕朝市纷纷报怨仇，〔净〕乾坤付与杞人忧，

〔丑〕仓皇谁救焚书祸，〔净〕只有宁南一左侯。

第三十出 归山

乙酉三月

【粉蝶儿】〔外白髯扮张薇冠带上〕何处家山，回首上林春老，秣陵城烟雨萧条。叹中兴，新霸业，一声长啸。旧宫袍，衬着懒散衰貌。

下官张薇，表字瑶星，原任北京锦衣卫仪正之职。避乱南来，又遇新主中兴，录俺世勋，仍补旧缺。不料权奸当道，朝局日非，新于城南修起三间松风阁，不日要投闲归老。只因有逆案两人，乃礼部主事周镡，按察副使雷縡祚，马、阮挟仇，必欲置之死地。下官深知其冤，只是无法可救，中夜踌躇，故此去志未决。

【尾犯序】党祸起新朝，正士寒心，连袂高蹈。俺有何求，为他人操刀。急逃！盖了座松风草阁，等着俺白云啸傲；只因这沈冤未解梦空劳。

〔副净扮家僮上，禀介〕禀老爷，镇抚司冯可宗拿到逆党三名，候老爷升厅发放。〔杂扮校尉四人，持刑具罗列介〕〔外升厅介〕〔净扮解役投文，押生、末、小生带锁上〕〔跪介〕〔外看文问介〕据坊官报单，说尔等结社朋谋，替周镡、雷縡祚行贿打点，因而该司捕解；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拷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、小生〕难招！笔砚本吾曹，复社青衿，评选文稿。无罪而杀，是坑儒根苗。〔生〕休拷！俺来此携琴访友，并不曾流连夜晓。无端的池鱼堂燕一时烧。

〔外〕据尔所供，一无实迹，难道本衙门诬良为盗不成！〔拍惊堂介〕叫左右预备刑具，叫他逐个招来。〔末前跪介〕老大人不必动怒。犯生陈贞慧，直隶宜兴人，不合在蔡益所书坊选书，并无别情。〔小生前跪介〕犯生吴应箕，直隶贵池人，不合与陈贞慧同事，并无别情。〔外向净介〕既在蔡益所书坊，结社朋谋，行贿打点，彼必知情。为何竟不拿到？〔投签与净介〕速拿蔡益所质审。〔净应下〕〔生前跪介〕犯生侯方域，河南归德府人，游学在京，与陈贞慧、吴应箕文字旧交。才来拜望，一同拿来了。并无别情。〔外想介〕前蓝田叔所画桃源图，有归德侯方域题句。〔转问介〕你是侯方域么？〔生〕犯生便是。〔外拱介〕失敬了！前所题桃源图，大有见解，领教，领教！〔吩咐介〕这事与你无干，请一边候。〔生〕多谢超豁了。〔一边坐介〕〔净持签上〕〔禀介〕禀老爷，蔡益所店门关闭，逃走无踪了。〔外〕朋谋打点，全无证据，如何审拟。〔寻思介〕〔副净持书送上介〕王、钱二位老爷有公书。〔外看介〕原来是内阁王觉斯，大宗伯钱牧斋，两位老先生公书。待俺看来！〔开书背看，点头介〕说的有理，竟不知陈、吴二犯，就是复社领袖。

【红衲袄】一个是定生兄，艺苑豪；一个是主骚坛，吴次老。为甚的冶长无罪拘皋陶，俺怎肯祸兴党锢推又敲。大锦衣，权自操；黑狱中，白日照。莫教名士清流贾祸含冤也，把中兴文运凋。

〔转拱介〕陈、吴两兄，方才得罪了。〔问介〕王觉斯、钱牧斋二位老先生，一向交好么？〔末、小生〕并无相与。〔外〕为何发书，极道两兄文名，嘱俺开释？〔末、小生〕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。〔外〕是，是。下官虽系武职，颇读诗书，岂肯杀人媚人。〔吩咐介〕这事冤屈，请一边候；待俺批回该司，速行释放便了。〔批介〕〔末、小生一边坐介〕〔副净持朝报送上介〕禀老爷，今日科抄有要紧旨意，请老爷过目。〔外看报介〕“内阁大学士马一本，为速诛叛党，以靖邪谋事。犯官周鏊、雷縠祚，私通潞藩，叛迹显然；乞早正法，晓示臣民等语。奉旨周鏊、雷縠祚，着监候处决。又兵部侍郎阮一本，为扑灭社党，廓清皇图事。照得东林老奸，如蝗蔽日；复社小丑，似螭出田。蝗为现在之灾，捕之欲尽；螭为将来之患，灭之勿迟。臣编有‘蝗螭录’，可按籍而收也等语。奉旨这东林社党，着严行捕获，审拟具奏；该衙门知道！”〔外惊介〕不料马、阮二人，又有这番举动，从此正人君子无子遗矣。

【前腔】俺正要省约法，画狱牢；那知他铸刑书，加炮烙。莫不是清流欲向浊流抛，莫不是党碑又刻元佑号。这法网，人怎逃；这威令，谁敢拗。眼见复社东林尽入囹圄也，试新刑，搜尔曹。

〔向生等介〕下官怜尔无辜，正思开释。忽然奉此严旨，不但周、雷二公定了死案；从此东林、复社，那有漏网之人。〔生等跪求介〕尚望大人超豁。〔外〕俺若放了诸兄，倘被别人拿获，再无生理，且不要忙。〔批介〕据送三犯，朋谋打点，俱无实迹。俟拿到蔡益所之日，申明拟罪可也。〔向生等介〕那镇抚司冯可宗，虽系功名之徒，却也良心未丧，待俺写

书与他。〔写介〕老夫待罪锦衣，多历年所，门户党援，何代无之。总之君子、小人，互为盛衰，事久则变，势极必反；我辈职司风纪，不可随时偏倚，代人操刀。天道好还，公论不泯，慎勿自贻后悔也。〔拱介〕诸兄暂屈狱中，自有昭雪之日。〔净、杂押生等俱下〕〔外退堂介〕俺张薇原是先帝旧臣，国破家亡，已绝功名之念，为何今日出来助纣为虐。自古道：“知几不俟终日”。看这光景，尚容踌躇再计乎。〔唤介〕家僮快牵马来，我要到松风阁养病去了。〔副净牵马上〕坐马在此。〔外上马，副净随行介〕

【解三醒】〔外〕好趁着晴春晚照，满路上絮舞花飘。遥望见城南苍翠山色好，把红尘客梦全消。且喜已到松风阁，这是俺的世外桃源；不免下马登楼，趁早料理起来。〔下马登楼介〕清泉白石人稀到，一阵松风响似涛。〔唤介〕叫园丁撑开门窗，拂净栏杆，俺好从容眺望。〔杂扮园丁收拾介〕燕泥沾落絮，蛛网冒飞花。禀老爷，收拾干净了。〔下〕〔外窥窗介〕你看松阴低户，沁的人心骨皆凉。此处好安吟榻。〔又凭栏介〕你看春水盈池，照的人须眉皆碧。此处好支茶灶。〔忽笑介〕来的慌了，冠带袍靴全未脱却；如此打扮，岂是桃源中人。可笑，可笑！〔唤介〕家僮开了竹箱，把我买下的箬笠、芒鞋、萝绦、鹤氅，替俺换了。〔换衣带介〕堪投老，才修完三间草阁，便解宫袍。

〔净扮校尉锁丑牵上〕松间批驾帖，竹里验公文。方才拿住蔡益所，闻得张老爷来此养病，只得赶来销签。〔叫介〕门上大叔那里？〔副净出问介〕来禀何事，如此紧急？〔净〕禀老爷，拿到蔡益所了，特来销签。〔缴签介〕〔副净上楼，禀介〕衙门校尉带着蔡益所回话。〔外惊介〕拿了蔡益所，他三人如何开交。〔想介〕有了，叫校尉楼下伺候，听俺吩咐。〔副净传净跪楼下介〕〔外吩咐介〕这件机密重案，不可丝毫泄漏；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，待我回衙，细细审问。〔净〕是。〔将丑拴树介〕〔净欲下介〕〔外〕转来，园中窄狭，把这匹官马，牵回喂养；我的冠带袍靴，你也顺便带去。我还要多住几时，不许擅来啰唆。〔净应下〕〔外跌足介〕坏了，坏了！衙役走入花丛，犯人锁在松树，还成一个什么桃源哩。不如下楼去罢！〔下楼见丑介〕果是蔡益所哩。〔丑跪介〕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。〔外〕虽系旧交，你容留复社，犯罪不轻。〔丑叩头介〕是。〔外〕你店中书籍，大半出于复社之手，件件是你的赃证。〔丑叩头介〕只求老爷超生。〔外〕你肯舍了家财，才能保得性命。〔丑〕犯人情愿离家。〔外喜介〕这等有救矣。〔唤介〕家童与他开了锁头。〔副净开丑介〕〔外〕你既肯离家，何不随我住山。〔丑〕老爷若肯携带，小人就有命了。〔外指介〕你看东北一带，云白山青，都是绝妙的所在。〔唤介〕家童好生看门，我同蔡益所瞧瞧就来。〔副净应下〕〔丑随外行介〕〔外指介〕我们今夜定要宿在那苍苍翠翠之中。〔丑〕老爷要去看山，须差人早安公馆。那山寺荒凉，如何住宿？〔外〕你怎晓得，舍了那顶破纱帽，何处岩穴着不的这个穷道人。〔丑背介〕这是那里说起？〔外〕不要迟疑，一直走去便了。

【前腔】眼望着白云缥缈，顾不得石径迢迢。渐渐的松林日落空山杳，但相逢几个渔樵。翠微深处人家少，万岭千峰路一条。开怀抱，尽着俺山游寺宿，不问何朝。

境隔仙凡几树桃，才知容易谢尘嚣，

清晨检点白云署，行到深山日尚高。

第三十一出 草檄

乙酉三月

〔净扮苏昆生上〕万历年间一小童，崇祯朝代半衰翁；曾逢天启乾恩荫，又见弘光嗣厂公。我苏昆生，睁着五旬老眼，看了四代时人，故此做这几句口号。你说那两位嗣厂公，有天没日，要把正人君子，扑灭尽绝。可怜俺侯公子，做了个法头例首。我老苏与他同乡同客，只得远来湖广，求救于宁南左侯。谁想一住三日，无门可入；今日江上大操，看他兵马过处，鸡犬无声，好不肃静。等他回营，少不的寻个法儿，见他一面。〔唤介〕店家那里？〔副净扮店主上〕黄鹤楼头仙客少，白云市上酒家多。客官有何话说？〔净〕请问元帅左爷爷，待好回营么？〔副净〕早哩，早哩！三十万人马，每日操到掌灯；况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，巡按黄老爷，在教场饮酒，怎得便回。〔净〕既是这等，替我打壶酒来，慢慢的吃着等他罢。〔副净取酒上〕等他做甚。吃杯酒，早些安歇罢。〔净〕俺并不张看，你放心闭门便了。〔副净下〕〔净望介〕你看一轮明月，早出东山，正当春江花月夜；只是兴会不佳耳。〔坐斟酒饮介〕对此杯中物，勉强唱只曲儿，解闷则个。〔自敲鼓板唱介〕

【念奴娇序】长空万里，见婵娟可爱，全无一点纤凝。十二阑干光满处，凉浸珠箔银屏。偏称，身在瑶台，笑斟玉斝，人生几见此佳景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〔自斟饮介〕这样好曲子，除了阮圆海却也没人赏鉴。罢了罢了！宁可埋之浮尘，不可投诸匪类。〔又饮介〕这时候也待好回营了，待俺细细唱起来。他若听得，不问便罢，倘来问俺，倒是个机会哩。〔又敲鼓板唱介〕

【前腔】孤影，南枝乍冷，见乌鹊缥缈，惊飞栖止不定。〔副净上怨介〕客官安歇罢，万一元帅听得，连累小店，倒不是耍的。〔净唱介〕万叠苍山，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。〔副净拉净睡介〕〔净〕不妨事的。俺是元帅乡亲，巴不得叫他知道，才好请俺进府哩。〔副净〕既是这等，凭你，凭你！〔下〕〔净又唱介〕追省，丹桂谁攀，姮娥独住，故人千里漫同情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〔杂扮小卒数人，背弓、矢、盔、甲走过介〕〔净听介〕外边马蹄乱响，想是回营了，不免再唱一曲。〔又敲鼓板唱介〕

【前腔】光莹，我欲吹断玉箫，骅骝归去，不知何处冷瑶京。〔杂扮小军四人旗帜前导介〕〔净听介〕喝道之声，渐渐近来，索性大唱一唱。环佩湿，似月下归来飞琼。〔小生扮左良玉，外扮袁继咸，末扮黄澍冠带骑马上〕朝中新政教歌舞，江上残军试鼓鼙。〔外听介〕噢！将军，贵镇也教起歌舞来了。〔小生〕军令严肃，民间谁敢。〔末指介〕果

然有人唱曲。〔小生立听介〕〔净大唱介〕那更，香雾云鬟，清辉玉臂，广寒仙子也堪并。惟愿取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。

〔小生怒介〕目下戒严之时，不遵军法，半夜唱曲。快快锁拿！〔杂打下门，拿出净，跪马前介〕〔小生问介〕方才唱曲，就是你么？〔净〕是。〔小生〕军令严肃，你敢如此大胆。〔净〕无可奈何，冒死唱曲，只求老爷饶恕。〔外〕听他所说，象是醉话。〔末〕唱的曲子，倒是绝调。〔小生〕这人形迹可疑，带入帅府，细细审问。〔带净行介〕

【窳地锦裆】〔合〕操江夜入武昌门，鸡犬寂寥似野村。三更忽遇击筑人，无故悲歌必有因。

〔作到府介〕〔小生让外、末介〕就请下榻荒署，共议军情。〔外、末〕怎好搅扰。〔同入坐介〕〔外〕方才唱曲之人，倒要早早发放。〔小生〕正是。〔吩咐介〕带过那个唱曲的来。〔杂带净跪介〕〔小生问介〕你把犯法情由，从实说来。〔净〕小人来自南京，特投元帅；因无门可入，故意犯法，求见元帅之面的。〔小生〕哇！该死奴才，还不实说。〔末〕不必动怒。叫他说，要见元帅，有何缘故。

【锁南枝】〔净〕京中事，似雾昏，朝朝报仇搜党人。现将公子侯郎，拿向囹圄困。望旧交，怀旧恩，替新朝，削新忿。

〔小生〕那侯公子，是俺世交，既来求救，必有手书。取出我瞧。〔净叩头介〕那日阮大铖亲领校尉，立拿送狱，那里写得及书。〔外〕凭你口说，如何信得。〔小生想介〕有了，俺幕中有侯公子一个旧人，烦他一认，便知真假。〔吩咐介〕请柳相公出来。〔杂应介〕〔丑扮柳敬亭上〕肉朋酒友，问俺老柳。待俺认来。〔点烛认介〕呀！原来是苏昆生，我的盟弟。〔各掩泪介〕〔小生〕果然认的么？〔丑〕他是河南苏昆生，天下第一个唱曲的名手，谁不认的。〔小生喜介〕竟不知唱曲之人，倒是一个义士。〔拉起介〕请坐，请坐。〔净各揖坐介〕〔丑〕你且说侯公子为何下狱？

【前腔】〔净〕为他是东林党，复社群，曾将魏崔门户分。小阮思报前仇，老马没分寸。三山街，缇骑狠，骤飞来，似鹰隼。

把侯相公拿入狱内，音信不通，俺没办法，冒死求救。幸亏将军不杀，又得遇着柳兄。〔揖介〕只求长兄恳央元帅，早发救书，也不枉俺一番远来。〔小生气介〕袁、黄二位盟弟，你看朝事如此，可不恨死人也。〔外〕不特此也。闻得旧妃董氏，跋涉寻来，马、阮不令收认；另藏私人，预备采选，要图椒房之亲，岂不可杀。〔末〕还有一件，崇祯太子，七载储君，讲官大臣，确有证据，今欲付之幽囚。人人共愤，皆思寸磔马、阮，以谢先帝。〔小生大怒介〕我辈戮力疆场，只为报效朝廷；不料信用奸党，杀害正人，日日卖官鬻爵，演舞教歌，一代中兴之君，行的总是亡国之政。只有一个史阁部，颇有忠心，被马、阮内里掣肘，却也依样葫芦。剩俺单身只手，怎去恢复中原。〔跌足介〕罢，罢，罢！俺没办法，竟做要君之臣了。〔揖外介〕临侯替俺修起参本。〔外〕怎么样写？〔小生〕你只痛数马、阮之罪便了。〔外〕领教！〔丑送纸笔，外写介〕

【前腔】朝廷上，用逆臣，公然弃妃囚嗣君。报仇翻案纷纷，正士皆逃遁。

寻冶容，教艳品，卖官爵，笔难尽。

〔外写完介〕〔小生〕还要一道檄文，借重仲霖起稿罢。〔揖介〕〔末〕也是这样做么？〔小生〕你说俺要发兵进讨，叫他死无噍类。〔丑〕该，该！〔小生〕你前日劝俺不可前进，今日为何又来赞成。〔丑〕如今是弘光皇帝了，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〔小生〕是，是！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将，先帝现有太子，是俺小主。那马、阮擅立弘光之时，俺远在边方，原未奉诏的。〔末〕待俺做来。〔丑送纸笔，末写介〕

【前腔】清君侧，走檄文，雄兵义旗遮路尘。一霎飞渡金陵，直抵凤凰门。朝帝宫，谒孝寝，搜黄阁，试白刃。

〔末写完介〕〔小生〕就列起名来。〔外〕这样大事，还该请到新巡抚何腾蛟，求他列名。〔小生〕他为人固执，不必相闻，竟写上他罢了。〔外、末列名介〕〔小生〕今夜誊写停当，明早飞递投送；俺随后也就发兵了。〔外〕只怕递铺误事。〔小生〕为何？〔外〕京中匿名文书，纷纷雨集；马、阮每早令人搜寻，随得随烧，并不过目。〔小生〕如此只得差人了。〔末〕也使不得。闻得马、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，筑起坂矶，久有防备我兵之意。此檄一到，岂肯干休；那差去之人，便死多活少了。〔小生〕这等怎处？〔丑〕倒是老汉去走走罢。〔外、末惊介〕这位柳先生，竟是荆轲之流，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。〔丑〕这条老命什么希罕，只要办的元帅事来。〔小生大喜介〕有这等忠义之人，俺左昆山要下拜了。〔唤介〕左右取一杯酒来。〔杂取酒上，小生跪奉丑酒介〕请尽此杯。〔丑跪饮干介〕〔众拜丑，丑答拜介〕

【前腔】擎杯酒，拭泪痕，荆卿短歌声自吞。夜半携手叮咛，满座各消魂。何日归，无处问，夜月低，春风紧。

〔各掩泪介〕〔丑向净介〕借重贤弟，暂陪元帅；俺就束装东去了。〔净〕只愿救取公子，早早出狱，那时再与老哥相见罢。〔俱作别介〕〔丑先下〕〔小生〕义士，义士！〔外、末〕壮哉，壮哉！

渺渺烟波夜气昏， 一樽酒尽客消魂，
从来壮士无还日， 眼看长江下海门。

第三十二出 拜坛

乙酉三月

【吴小四】〔副末扮赞礼郎冠带白须上〕眼看他，命运差，河北新房一半塌。承继个儿郎贪戏耍，不报冤仇不挣家。窝里财，奴乱抓。

在下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，住在神乐观旁，专管庙陵祭享之事。那知天翻地覆，立了这位新爷，把俺南京重新兴旺起来。今岁乙酉，改历建号之年，家家庆贺。我老汉三杯入肚，只唱这个随心令儿。旁人劝我道：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”我回言道：“大风

吹倒梧桐树，也要旁人话短长。”〔唤介〕孩子们，今日是三月十几日？〔内〕三月十九日了。〔副末〕呵呀！三月十九日，乃崇祯皇帝忌辰。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，派着我当执事的，怎么就忘了，快走，快走！〔走介〕冈冈峦峦，接接连连，竹竹松松，密密丛丛。不觉已到坛前，且喜百官未到，待俺趁早铺设起来。〔作排案，供香、花、烛、酒介〕

【普天乐】〔净扮马士英，末扮杨文骢，素服从人上〕旧江山，新图画，暮春烟景人潇洒。出城市，遍野桑麻；哭什么旧主升遐，告了个游春假。〔外扮史可法素服上〕这才去野哭江边奠杯斝，挥不尽血泪盈把。年时此日，问苍天，遭的什么花甲。

〔相见各揖介〕〔净〕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，礼当设坛祭拜。〔末〕正是。〔外问介〕文武百官到齐不曾？〔副末〕俱已到齐了。〔净〕就此行礼。〔副末赞礼，杂扮执事官捧帛、爵介〕〔赞〕执事官各司其事，陪祀官就位，代献官就位。〔各官俱照班排立介〕〔赞〕瘞毛血。迎神，参神，伏俯、兴，伏俯、兴，伏俯、兴，伏俯、兴。平身。〔各行礼完，立介〕〔赞〕行奠帛礼，升坛。〔净秉笏至神位前介〕〔赞〕搢笏，献帛，奠帛。〔净跪奠帛叩介〕〔赞〕平身，出笏，诣读祝位，跪。〔净跪介〕〔赞〕读祝。〔副末跪读介〕维岁次乙酉年，三月十九日，皇从弟嗣皇帝由崧，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曰：仰惟文德克承，武功载纘，御极十有七年，皇纲不振，大宇中倾，皇帝殉社稷，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难。弟愚不才，忝颜偷生，俯顺臣民之请，正位南都，权为宗庙神人主。恻一人之升遐，惩百僚之怠傲，努力庙谟，惴惴忧惧，枕戈饮泣，誓复中原。今值宾天忌辰，敬设坛壝，遣官代祭。鉴兹追慕之诚，歆此苹蘩之献。尚飨！〔赞〕举哀。〔各官哭三声介〕〔赞〕哀止，伏俯、兴，复位。〔净转下介〕〔赞〕行初献礼，升坛。〔净至神位前介〕〔赞〕搢笏，献爵，奠爵。〔净跪奠爵，叩介〕〔赞〕平身，出笏，复位。〔赞〕〔行亚献终，献礼，同。〕〔赞〕彻饌，送神，伏俯、兴。〔四拜同〕〔各官依赞拜完，立介〕〔赞〕读祝官捧祝，进帛官捧帛，各诣瘞位。〔各官立介〕〔赞〕望瘞。〔杂焚祝帛介〕〔赞〕礼毕。〔外独大哭介〕

【朝天子】万里黄风吹漠沙，何处招魂魄。想翠华，守枯煤山几枝花，对晚鸦，江南一半残霞。是当年旧家，孤臣哭拜天涯，似村翁岁腊，似村翁岁腊。

〔副末〕老爷们哭的不恹，俺老赞礼忍不住要大哭一场了。〔大哭一场下〕〔副净扮阮大铖素服大叫上〕我的先帝呀，我的先帝呀！今日是你周年忌辰，俺旧臣阮大铖赶来哭临了。〔拭眼问介〕祭过不曾？〔净〕方才礼毕。〔副净至坛前，急四拜，哭白介〕先帝先帝！你国破身亡，总吃亏了一伙东林小人。如今都散了。剩下我们几个忠臣，今日还想着来哭你，你为何至死不悟呀！〔又哭介〕〔净拉介〕圆老，不必过哀，起来作揖罢。〔副净拭眼，各见介〕〔外背介〕可笑，可笑！〔作别介〕请了！烟尘三里路，魑魅一班人。〔下〕〔净〕我们皆是进城的，就并马同行罢。〔作更衣上马行介〕

【普天乐】〔合〕奠琼浆，哭坛下，失声相向谁真假。千官散，一路喧哗，好趁着景美天佳，闲讲些兴亡话。咏归去，恰似春风浴沂罢，何须问江北戎马。南朝旧例尽风流，只愁春色无价。

〔杂喝道介〕〔净〕已到鸡鹅巷，离小寓不远，请过荒园同看牡丹何如？〔末〕小弟还要拜客，就此作别了。〔末别下〕〔副净〕待晚生趋陪罢。〔作到，下马介〕〔净〕请进。〔副净〕晚生随行。〔净前副净后，入园介〕〔副净〕果然好花。〔净吩咐介〕速摆酒席，我们赏花。〔杂摆席介〕〔净、副净更衣坐饮介〕〔净大笑介〕今日结了崇祯旧局，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，我们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了。〔副净〕连日在江上，不知朝中有何新政。〔净〕目下假太子王之明，正在这里商量发放。圆老有何高见？〔副净〕这事明白易处。〔净〕怎么易处？〔副净〕老师相权压中外者，只因推戴二字。〔净〕是，是！〔副净〕既因推戴二字，

【朝天子】若认储君真不差，把俺迎来主，放那搭。〔净〕是，是！就着监禁起来，不要惑乱人心。〔问介〕还有旧妃童氏，哭诉朝门，要求迎为正后。这何以处之？〔副净〕这益发使不得。自古道，君王爱馆娃。系臂纱，先须采选来家，替椒房作伐。〔净〕是，是！俺已采选定了，这个童氏，自然不许进宫的。〔又问介〕那些东林复社，捕拿到京，如何审问？〔副净〕这班人天生是我们冤对，岂可容情。切莫剪草留芽，但搜来尽杀，但搜来尽杀。

〔净大笑介〕有理，有理！老成见到之言，句句合着鄙意。拿大杯来，欢饮三杯。〔杂扮长班持本急上，禀介〕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，封投通政司；这是内阁揭帖，送来过目。〔净接介〕他有什么好本！〔看本，怒介〕呀，呀！了不得，就是参咱们的疏稿。这疏内数出咱七大罪，叫圣上立赐处分，好恨人也。〔杂又持文书急上〕还有公文一道，差人赍来的。〔净接看，惊介〕又是讨俺的一道檄文，文中骂的着实不堪；还要发兵前来，取咱的首级。这却怎么？〔副净惊起，乱抖介〕怕人，怕人！别的有法，这却没法了。〔净〕难道长伸脖颈，等他来割不成？〔副净〕待俺想来。〔想介〕没有别法，除是调取黄、刘三镇，早去堵截。〔净〕倘若北兵渡河，叫谁迎敌？〔副净向净耳介〕北兵一到，还要迎敌么？〔净〕不迎敌，更有何法？〔副净〕只有两法。〔净〕请教！〔副净作捩衣介〕跑。〔又作跪地介〕降。〔净〕说的也是。大丈夫烈烈轰轰，宁可叩北兵之马，不可试南贼之刀。吾主意已决，即发兵符，调取三镇便了。〔想介〕且住，调之无名，三镇未必肯去。这却怎处？〔副净〕只说左兵东来，要立潞王监国，三镇自然着忙的。〔净〕是，是！就烦圆老亲去一遭。

【普天乐】〔合〕发兵符，乘飞马，过江速劝黄、刘驾。舟同济，舵又同拿，才保得性命身家。非是俺魂惊怕，怎当得百万精兵从空下，顷刻把城阙攻打。全凭铁锁断长江，拉开强弩招架。

〔副净〕辞过老师相，晚生即刻出城了。〔净〕且住，还有一句密话。〔附耳介〕内阁高弘图、姜白广，左袒逆党，俱已罢职了。那周镹、雷镇祚，留在监中，恐为内应，趁早取决何如？〔副净〕极该，极该。〔净拱介〕也不送了。〔竟下〕〔副净出〕〔杂禀介〕那个传檄之人，还拿在这里，听候发落。〔副净〕没有什么发落，拿送刑部请旨处决便了。〔上马欲下介〕〔寻思介〕且不要孟浪。我看黄、刘三镇，也非左兵敌手，万一斩了来人，日后难于挽回。〔唤介〕班役，你速到镇抚司，拜上冯老爷，将此传檄之人，用心监候。〔杂应下〕〔副净〕几乎误了大事。〔上马速行介〕

江南江北事如麻，半倚刘家半阮家，
三面和棋休打算，西南一子怕争差。

第三十三出 会狱

乙酉三月

【梅花引】〔生敝衣愁容上〕宫槐古树阅沧田，挂寒烟，倚颓垣。末后春风，才绿到幽院。两个知心常步影，说新恨，向谁借酒钱。

小生侯方域，被逮狱中，已经半月。只因证据无人，暂羁候审，幸亏故人联床，颇不寂寞。你看月色过墙，照的槐影迷离，不免虚庭一步。

【忒忒令】碧沉沉月明满天，凄惨惨哭声一片，墙角新鬼带血来分辩。我与他死同仇，生同冤，黑狱里，半夜作白眼。

独立多时，忽然毛发直竖，好怕人也。待俺唤醒陈、吴两兄，大家闲话。〔唤介〕定兄醒来。〔又唤介〕次兄睡熟了么？〔末、小生揉眼出介〕

【尹令】〔末〕这时月高斗转，为何独行空院，闲将露痕踏遍。〔小生〕愁怀且捐，万语千言望谁怜。

〔见介〕侯兄怎的还不安歇？〔生〕我想大家在这黑狱之中，三春莺花，半点不见；只有明月一轮，还来相照，岂可舍之而睡。〔末〕是，是，同去步月一回。〔行介〕

【品令】〔生〕冤声满狱，鐶铛夜徽缠。三人步月，身轻若飞仙。闲消白遣，莫说文章贱。从来豪杰，都向此中磨炼。似在棘围锁院，分帘校赋篇。

〔丑扮柳敬亭扭锁上〕戎马不知何处避，贤豪半向此中来。我柳敬亭，被拿入狱，破题儿第一夜，便觉难过。〔叹介〕噯！方才睡下，又要出恭；这个裙带儿没人解，好苦也。〔作蹲地听介〕那边有人说话，象是侯相公声音，待我看来。〔起看，惊介〕竟是侯相公。〔唤介〕你是侯相公么？〔生惊认介〕原来是柳敬亭。〔末、小生〕柳敬亭为何也到此中？〔丑认介〕陈相公、吴相公怎么都在里边？〔举手介〕阿弥陀佛！这也算“佛殿奇逢”了。〔生〕难得难得！大家坐地谈谈。〔同坐介〕

【豆叶黄】〔合〕便他乡遇故，不算奇缘。这墙隔着万重深山，撞见旧时亲眷。浑忘身累，笑看月圆。却也似武陵桃洞，却也似武陵桃洞；有避乱秦人，同话渔船。

〔生〕且问敬老，你犯了何罪，扭锁连身，如此苦楚。〔丑〕老汉不曾犯罪。只因相公被逮入狱，苏昆生远赴云南，恳求解救。那左帅果然大怒，连夜修本参着马、阮，又发了檄文一道，托俺传来，随后要发兵进讨。马、阮害怕，自然放出相公去的。

【玉交枝】宁南兵变，料无人能将檄传；探汤蹈火咱情愿，也只为文士遭谴。白头志高穷更坚，浑身枷锁吾何怨；助将军除暴解冤，助将军除暴解冤。

〔生〕竟不知敬亭吃亏，乃小生所累。昆生远去求救，益发难得。可感，可感！〔末〕虽如此说，只怕左兵一来，我辈倒不能苟全性命。〔小生〕正是，宁南不学无术，如何收救。〔皆长吁介〕〔净扮狱官执手牌，杂扮校尉四人点灯提绳急上〕〔净〕四壁冤魂满，三更狱吏尊。刑部要人，明早处决，快去绑来。〔杂〕该绑那个？〔净〕牌上有名。〔看介〕逆党二名，周镡、雷縯祚。〔杂执灯照生、末、小生、丑面介〕不是，不是！〔净喝介〕你们无干的，各自躲开。〔净领杂急下〕〔末悄问介〕绑那个？〔小生〕听说要绑周镡、雷縯祚。〔生〕吓死俺也。〔丑〕我们等着瞧瞧。〔净执牌前行，杂背绑二人，赤身披发，急拉下〕〔生看呆介〕〔末〕果然是周仲驭、雷介公他二位。〔小生〕这是我们的榜样了。

【江儿水】〔生〕演着明夷卦，事尽翻，正人惨害天倾陷。片纸飞来无人见，三更缚去加刑典，教俺心惊胆颤。〔合〕黑地昏天，这样收场难免。

〔生问丑介〕我且问你，外边还有什么新闻？〔丑〕我来的仓卒，不曾打听，只见校尉纷纷拿人。〔末、小生问介〕还拿那个？〔丑〕听说要拿巡按黄澍，督抚袁继咸，大锦衣张薇；还有几个公子秀才。想不起了！〔生〕你想想？〔丑想介〕人多着哩。只记得几个相熟的，有冒襄、方以智、刘城、沈寿民、沈士柱、杨廷枢。〔末〕有这许多。〔小生〕俺这里边，将来成一个大文会了。〔生〕倒也有趣。

【川拨棹】图图里，竟是瀛洲翰苑。画一幅文会图悬，画一幅文会图悬，避红尘一群谪仙。〔合〕赏春月，同听鹃，感秋风，同咏蝉。

〔丑〕三位相公，宿在那一号里？〔生〕都在“荒”字号里。〔末〕敬老羁在那里？〔丑〕就在这后面“藏”字号里。〔小生〕前后相近，倒好早晚谈谈。〔生〕我们还是软监，敬老竟似重囚了。〔丑〕阿弥陀佛！免了上桤床，就算好的狠哩。〔作势介〕

【意不尽】高拱手碍不了礼数周全，曲肱儿枕头稳便。只愁今夜里，少一个长爪麻姑搔背眠。

〔丑〕相逢真似岛中仙，〔末〕隔绝风涛路八千，
〔小生〕地僻偏宜人啸傲，〔生〕天空不碍月团圆。

第三十四出 截矶

乙酉四月

〔净扮苏昆生上〕南北割成三足鼎，江湖挑动两支兵。自家苏昆生，为救侯公子，激的左兵东来，约了巡按黄澍，巡抚何腾蛟，同日起马。今日船泊九江，早已知会督抚袁继咸，齐集湖口，共商入京之计。谁知马、阮闻信，调了黄得功在坂矶截杀。你看狼烟四起，势头

不善；少爷左梦庚前去迎敌，俺且随营打探。正是：地覆天翻日，龙争虎斗时。〔下〕〔场上设弩台、架炮，铁锁阑江〕

【三台令】〔末扮黄得功戎装双鞭，领军卒上〕北征南战无休，邻国萧墙尽仇。架炮指江州，打舢舨卷甲倒走。

咱家黄得功，表字虎山，一腔忠愤，盖世威名，要与俺弘光皇帝，收复这万里山河。可恨两刘无肘臂之功，一左为腹心之患。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老爷兵牌，调俺驻扎坂矶，堵截左寇，这也不是当耍的。〔唤介〕家将田雄何在？〔副净〕有。〔末〕速传大小三军，听俺号令。〔军卒排立呐喊介〕

【山坡羊】〔末〕硬邦邦敢要君的渠首，乱纷纷不服王的群寇；软弱弱没气色的至尊，闹喧喧争门户的同朝友。只剩咱一营江上守，正防着战马北来骤，忽报楼船入浦口。貔貅，飞旌旗控上游，戈矛，传烽烟截下流。

〔黄卒登台介〕〔杂扮左兵白旗、白衣，呐喊驾船上〕〔黄卒截射介〕〔左兵败回介〕〔黄卒赶下〕〔小生扮左良玉戎装白盔素甲坐船上〕

【前腔】替奸臣复私仇的桀纣，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；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，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。拚着俺万年名遗臭，对先帝一片心堪剖，忙把储君冤苦救。不差，做英雄到尽头；难收，烈轰轰东去舟。

俺左良玉领兵东下，只为剪除奸臣，救取太子。叵耐儿子左梦庚，借此题目，便要攻打城池，妄思进取。俺已严责再三，只怕乱兵引诱，将来做出事来；且待渡过坂矶，慢慢劝他。〔净急上〕报元帅，不好了！黄得功截杀坂矶，前部先锋俱已败回了。〔小生惊介〕有这等事。黄得功也是一条忠义好汉，怎的受马、阮指拨，只知拥戴新主，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，岂不可恨！〔唤介〕左右，快看巡按黄老爷、巡抚何老爷船泊那边，请来计议。〔杂应下〕〔末扮黄澍上〕将帅随谈麈，风云指义旗。下官黄澍方才泊船，恰好元帅来请。〔作上船介〕〔小生见介〕仲霖果然到来，巡抚何公如何不见？〔末〕行到半途，又回去了。〔小生〕为何回去？〔末〕他原是马士英同乡。〔小生〕随他罢了。这也怪他不得。〔问介〕目下黄得功截住坂矶，三军不能前进。如何是好？〔末〕这倒可虑，且待袁公到船，再作商量。〔外扮袁继咸从人上〕孽子含冤天惨淡，孤臣举义日光明。来此是左帅大船，左右通报。〔杂禀介〕督抚袁老爷到船了！〔小生〕快请！〔外上船见介〕适从武昌回署，整顿兵马，愿从鞭弭。〔末〕目下不能前进了。〔外〕为何？〔小生〕黄得功领兵截杀，先锋俱已败回。〔外〕事已至此，欲罢不能；快快遣人游说便了。〔小生〕敬亭已去，无人可遣。奈何？〔净〕晚生与他颇有一面，情愿效力。〔末〕昆生义气，不亚敬亭，今日正好借重。〔小生问介〕你如何说他？

【五更转】〔净〕俺只说鹬蚌持，渔人候，傍观将利收。英雄举动，要看前和后。故主恩深，好爵自受。欺他子，害他妃，全忘旧。杀人只落血双手，何必前来，同室争斗。

〔外〕说得有理。〔小生〕还要把俺心事，说个明白。叫他晓得奸臣当杀，太子当救，完了两桩大事，于朝廷一尘不惊，于百姓秋毫无犯。为何不知大义，妄行截杀？〔末〕正是，那

黄得功一介武夫，还知报效；俺们倒肯犯上作乱不成？叫他细想。〔净〕是，是，俺就如此说去。〔杂扮报卒急上〕报元帅，九江城内，一片火起。袁老爷本标人马，自破城池了。〔外惊介〕怎么俺的本标人马自破城池？这了不得！〔小生怒介〕岂有此理！不用猜疑，这是我儿左梦庚做出此事，陷我为反叛之臣。罢了，罢了！有何面目，再向江东。〔拔剑欲自刎介〕〔末抱住介〕〔小生握外手，注目介〕临侯，临侯，我负你了！〔作呕血倒椅上介〕〔净唤介〕元帅苏醒，元帅苏醒！〔外〕竟叫不应，这怎么处？〔末〕想是中恶，快取辰砂灌下。〔净取碗灌介〕牙关闭紧，灌不进去了。〔众哭介〕

【前腔】大将星，落如斗，旗杆摧舵楼。杀场百战精神抖，凛凛堂堂，一身甲冑。平白的牖下亡，全身首。魂归故宫煤山头，同说艰辛，君啼臣吼。

〔杂抬小生下〕〔外〕元帅已死，本镇人马霎时溃散；那左梦庚据住九江，叫俺进退无门。倘若黄兵抢来，如何逃躲？〔末〕我们原系被逮之官，今又失陷城池，拿到京中，再无解救。不如转回武昌，同着巡抚何腾蛟，另做事业去罢。〔外〕有理。〔外、末急下〕〔净呆介〕你看他们竟自散去，单剩我苏昆生一人，守着元帅尸首，好不可怜。不免点起香烛，哭奠一番。〔设案点香烛，哭拜介〕

【哭相思】气死英雄人尽走，撇下了空船柩。俺是个招魂江边友，没处买一杯酒。

且待他儿子奔丧回船，收殓停当，俺才好辞之而去，如今只得耐性儿守着。正是：
英雄不得过江州，魂恋春波起暮愁，
满眼青山无地葬，斜风细雨打船头。

第三十五出 誓师

乙酉四月

【贺圣朝】〔外扮史可法，白毡大帽，便服上〕两年吹角列营，每日调马催征。军逃客散鬓星星，恨压广陵城。

下官吏可法，日日经略中原，究竟一筹莫展。那黄、刘三镇，皆听马、阮指使，移镇上江，堵截左兵，丢下黄河一带，千里空营。忽接塘报，本月二十一日北兵已入淮境，本标食粮之人，不足三千，那能抵当得住。这淮、扬一失，眼见京师难保，岂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。可恼，可恼！俺且私步城头，察看情形，再作商量。〔丑扮家丁，提小灯随行上城介〕

【二犯江儿水】〔外〕悄上城头危径，更深夜睡醒。栖乌频叫，击柝连声，女墙边，侧耳听。〔听介〕〔内作怨介〕北兵已到淮安，没个瞎鬼儿问他一声；只舍俺这几个残兵，死守这座扬州城，如何守得住。元帅好没分晓也！〔外点头自语介〕你那里晓得，万

里倚长城，扬州父子兵。〔又听介〕〔内作恨介〕罢了，罢了！元帅不疼我们，早早投了北朝，各人快活去，为何尽着等死。〔外惊介〕呵呀！竟想投降了，这怎么处！他降字儿横胸，守字儿难成；这扬州剩了一分景。〔又听介〕〔内作怒介〕我们降不降，还是第二着，自家杀抢杀抢，跑他娘的。只顾守到几时呀！〔外〕咳！竟不料情形如此。听说猛惊，热心冰冷。疾忙归，夜点兵，不待明。

〔忙下〕〔内掌号放炮，作传操介〕〔杂扮小卒四人上〕今乃四月二十四日，不是下操的日期；为何半夜三更，梅花岭放炮？快去看来！〔急走介〕〔末扮中军，持令箭提灯上〕隔江云阵列，连夜羽书飞。〔呼介〕元帅有令：大小三军，速赴梅花岭，听候点卯。〔众排列介〕〔外戎装，旗引登坛介〕月升鹞尾城吹角，星散旄头帐点兵。中军何在？〔末跪介〕有！〔外〕目下北信紧急，淮城失守，这扬州乃江北要地，倘有疏虞，京师难保。快传五营四哨，点齐人马，各照汛地昼夜严防。敢有倡言惑众者，军法从事。〔末〕得令！〔传令向内介〕元帅有令，三军听者。各照汛地昼夜严防，敢有倡言惑众者，军法从事。〔内不应〕〔外〕怎么寂然无声？〔吩咐中军介〕再传军令，叫他高声答应。〔末又高声传介〕〔内不应〕〔外〕仍然不应，着击鼓传令。〔末击鼓又传，又不应介〕〔外〕分明都有离叛之心了。〔顿足介〕不料天意人心，到如此田地。〔哭介〕

【前腔】皇天列圣，高高呼不省。阑珊残局，剩俺支撑，奈人心俱瓦崩。俺史可法好苦命也！〔哭介〕协力少良朋，同心无弟兄。只靠你们三千子弟，谁料今日呵，都想逃生，漫不关情；这江山倒象设着筵席请。〔拍胸介〕史可法，史可法！平生枉读诗书，空谈忠孝，到今日其实没法了。〔哭介〕哭声祖宗，哭声百姓。〔大哭介〕〔末劝介〕元帅保重，军国事大，徒哭无益也。〔前扶介〕你看泪点淋漓，把战袍都湿透了。〔惊介〕咦！怎么一阵血腥，快掌灯来。〔杂点灯照介〕呵呀！浑身血点，是那里来的？〔外拭目介〕都是俺眼中流出来。哭的俺一腔血，作泪零。

〔末叫介〕大小三军，上前看来；咱们元帅哭出血泪来了。〔净、副净、丑扮众将上，看介〕果然都是血泪。〔俱跪介〕〔净〕尝言“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时”。俺们不替朝廷出力，竟是一伙禽兽了。〔副净〕俺们贪生怕死，叫元帅如此难为，那皇天也不祐的。〔丑〕百岁无常，谁能免的一死，只要死到一个是处。罢，罢，罢！今日舍着狗命，要替元帅守住这座扬州城。〔末〕好好！谁敢再有二心，俺便拿送辕门，听元帅千刀万剐。〔外大笑介〕果然如此，本帅便要拜谢了。〔拜介〕〔众扶住介〕不敢不敢！〔外〕众位请起，听俺号令。〔众起介〕〔外吩咐介〕你们三千人马，一千迎敌，一千内守，一千外巡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上阵不利，守城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守城不利，巷战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巷战不利，短接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短接不利，自尽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你们知道，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，逃兵无回颈之时。〔指介〕那不良之念，再莫横胸；无耻之言，再休挂口；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。〔众〕是！〔外〕既然应允，本帅也不消再嘱。〔指介〕大家欢呼三声，各回汛地去罢。〔众呐喊三声下〕〔外鼓掌三笑〕妙妙！守住这座扬州城，便是北门锁钥了。

不怕烟尘四面生，江头尚有亚夫营；

模糊老眼深更泪， 赚出淮南十万兵。

第三十六出 逃难

乙酉五月

【香柳娘】〔小生扮弘光帝，便服骑马。杂扮二监、二宫女挑灯引上〕听三更漏催，听三更漏催，马蹄轻快，风吹蜡泪宫门外。咱家弘光皇帝，只因左兵东犯，移镇堵截；谁知河北人马，乘虚渡淮。目下围住扬州，史可法连夜告急，人心皇皇，都无守志。那马士英、阮大铖躲的有影无踪，看来这中兴宝位也坐不稳了。千计万计，走为上计；方才骑马出宫，即发兵符一道，赚开城门，但能走出南京，便有藏身之所了。趁天街寂静，趁天街寂静，飞下凤凰台，难撇鸳鸯债。〔唤介〕嫔妃们走着，不要失散了。似明驼出塞，似明驼出塞，琵琶在怀，珍珠偷洒。

〔急下〕〔净扮马士英骑马急上〕

【前腔】报长江锁开，报长江锁开，石头将坏，高官贱卖没人买。下官马士英，五更进朝，才知圣上潜逃；俺为臣的，也只得偷溜了。快微服早度，快微服早度，走出鸡鹅街，提防仇人害。〔倒指介〕那一队娇娆，十车细软，便是俺的薄薄宦囊；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。〔唤介〕快些走动。〔老旦、小旦扮姬妾骑马，杂扮夫役推车数辆上〕来了，来了。〔净〕好，好！要随身紧带，要随身紧带，殉棺货财，贴皮恩爱。

〔绕场行介〕〔杂扮乱民数人持棒上，喝介〕你是奸臣马士英，弄的民穷财尽；今日驮着妇女，装着财帛，要往那里跑？早早留下！〔打净倒地，剥衣，抢妇女财帛下〕〔副净扮阮大铖，骑马上〕

【前腔】恋防江美差，恋防江美差，杀来谁代，兵符掷向空江濑。今日可用着俺的跑了；但不知贵阳相公，还是跑，还是降？〔作遇净绊马足介〕呵呀！你是贵阳老师相，为何卧倒在地。〔净哼介〕跑不得了，家眷行囊，俱被乱民抢去，还把学生打倒在地。〔副净〕正是。晚生的家眷行囊，都在后面，不要也被抢去。受千人笑骂，受千人笑骂，积得些金帛，娶了些娇艾。待俺回去迎来。〔杂扮乱民持棒，拥妇女抬行囊上〕这是阮大铖家的家私，方才抢来，大家分开罢！〔副净喝介〕好大胆的奴才，怎敢抢截我阮老爷的家私。〔杂〕你就是阮大铖么？来的正好。〔一棒打倒，剥衣介〕饶他狗命，且到鸡鹅街、裤子裆，烧他房子去。〔俱下〕〔净〕腰都打坏，爬不起来了。〔副净〕晚生的臂膊捶伤，也奉陪在此。〔合〕叹十分狼狈，叹十分狼狈，村拳共捱，鸡肋同坏。

〔末扮杨文驄冠带骑马，从人挑行李上〕下官杨文驄，新任苏松巡抚。今日五月初十出行吉日，束装起马，一应书画古玩，暂寄媚香楼，托了蓝田叔随后带来。俺这一肩行李，倒

也爽快。〔杂禀介〕请老爷趑行一步。〔末〕为何？〔杂〕街上纷纷传说，北信紧急，皇帝、宰相，今夜都走了。〔末〕有这等事，快快出城！〔急走介〕〔马惊不前介〕这也奇了，为何马惊不走。〔唤介〕左右看来！〔杂看介〕地下两个死人。〔副净、净呻吟介〕哎哟！哎哟！救人，救人！〔末〕还不曾死，看是何人？〔杂细认介〕好象马、阮二位老爷。〔末喝介〕胡说，那有此事！〔勒马看，惊介〕呵呀！竟是他二位。〔下马拉介〕了不得，怎么到这般田地。〔净〕被些乱民抢劫一空，仅留性命。〔副净〕我来救取，不料也遭此难。〔末〕护送的家丁都在何处？〔净〕想也乘机拐骗，四散逃走了。〔末唤介〕左右快来扶起，取出衣服，与二位老爷穿好。〔杂与副净、净穿衣介〕〔末〕幸有闲马一匹，二位叠骑，连忙出城罢。〔杂扶净、副净上马，搂腰行介〕请了，无衣共冻真师友，有马同骑好弟兄。〔下〕〔杂〕老爷不可与他同行，怕遇着仇人，累及我们。〔末〕是，是。〔望介〕你看一伙乱民，远远赶来，我们早些躲过。〔作避路旁介〕〔小旦扮寇白门，丑扮郑妥娘，披发走上〕

【前腔】正清歌满台，正清歌满台，水裙风带，三更未歇轻盈态。〔见末介〕你是杨老爷，为何在此？〔末认介〕原来是寇白门、郑妥娘。你姊妹二人怎的出来了？〔小旦〕正在歌台舞殿，忽然酒罢灯昏，内监宫妃纷纷乱跑；我们不出来还等什么哩。〔末〕为何不见李香君？〔丑〕俺三个一同出来的；他脚小走不动，雇了个轿子，抬他先走了。〔末问介〕果然朝廷出去了么？〔小旦〕沈公宪、张燕筑都在后边，他们晓得真信。〔外扮沈公宪，破衣，净扮张燕筑，科头提纱帽须髯跑上〕笑临春结绮，笑临春结绮，擒虎马嘶来，排着管弦待。〔见末介〕久违杨老爷了。〔末问介〕为何这般慌张？〔外〕老爷还不知么？北兵杀过江来，皇帝夜间偷走了。〔末〕你们要向那里去？〔净〕各人回家瞧瞧，趁早逃生。〔丑〕俺们是不怕的；回到院中，预备接客。〔末〕此等时候，还想接客。〔丑〕老爷不晓得，兵马营里，才好挣钱哩。这笙歌另卖，这笙歌另卖，隋宫柳衰，吴宫花败。

〔外、净、小旦、丑俱下〕〔末〕他们亲眼看见皇上出宫，这光景不妥了。快到媚香楼收拾行李，趁早还乡罢。〔行介〕

【前腔】看逃亡满街，看逃亡满街，失迷君宰，百忙难出江关外。〔作到介〕这是李家院门。〔下马急敲门介〕开门，开门！〔小生扮蓝瑛急上〕又是那个叫门？〔开门见介〕杨老爷为何转来？〔末〕北信紧急，君臣逃散，那苏松巡抚也做不成了。整琴书袱被，整琴书袱被，换布袜青鞋，一只扁舟载。〔小生〕原来如此。方才香君回家，也说朝廷偷走。〔唤介〕香君快来。〔旦上见介〕杨老爷万福！〔末〕多日不见，今朝匆匆一叙，就要远别了。〔旦〕要向那里去？〔末〕竟回敝乡贵阳去也。〔旦掩泪介〕侯郎狱中未出，老爷又要还乡；撇奴孤身，谁人照看。〔末〕如此大乱，父子亦不相顾的。这情形紧迫，这情形紧迫，各人自裁，谁能携带。

〔净扮苏昆生急上〕将军不惜命，皇帝已无家。我苏昆生自湖广回京，谁知遇此大乱，且到院中打听侯公子信息，再作商量。

【前腔】俺匆忙转来，俺匆忙转来，故人何在，旌旗满眼乾坤改。来此已是，不免竟入。〔见介〕好呀！杨老爷在此，香君也出来了。侯相公怎的不见？〔末〕侯兄不曾出

狱来。〔旦〕师父从何处来的？〔净〕俺为救侯郎，远赴武昌，不料宁南暴卒。俺连夜回京，忽闻乱信，急忙寻到狱门，只见封锁俱开。众囚徒四散，众囚徒四散，三面网全开，谁将秀才害。〔旦哭介〕师父快快替俺寻来。〔末指介〕望烟尘一派，望烟尘一派，抛妻弃孩，团圆难再。

〔末向旦介〕好好好！有你师父作伴，下官便要出京了。〔唤介〕蓝田老收拾行李，同俺一路去罢。〔小生〕小弟家在杭州，怎能陪你远去。〔末〕既是这等，待俺换上行衣，就此作别便了。〔换衣作别介〕万里如魂返，三年似梦游。〔作骑马，杂挑行李随下〕〔旦哭介〕杨老爷竟自去了，只有师父知俺心事。前日累你千山万水，寻到侯郎；不想奴家进宫，侯郎入狱，两不见面。今日奴家离宫，侯郎出狱，又不见面；还求师父可怜，领着奴家各处找寻则个。〔净〕侯郎不到院中，自然出城去了。那里找寻？〔旦〕定要找寻的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便天涯海崖，便天涯海崖，十洲方外，铁鞋踏破三千界。只要寻着侯郎，俺才住脚也。〔小生〕西北一带俱是兵马，料他不能渡江；若要找寻，除非东南山路。〔旦〕就去何妨。望荒山野道，望荒山野道，仙境似天台，三生旧缘在。〔净〕你既一心要寻侯郎，我老汉也要避乱，索性领你前往，只不知路向那走？〔小生指介〕那城东栖霞山中，人迹罕到；大锦衣张瑶星先生，弃职修仙，俺正要拜访为师。何不作伴同行，或者姻缘凑巧，亦未可知。〔净〕妙，妙，大家收拾包裹，一齐出城便了。〔各背包裹行介〕〔旦〕舍烟花旧寨，舍烟花旧寨，情根爱胎，何时消败。

〔净〕前面是城门了，怕有人盘诘。〔小生〕快快趁空走出去罢。〔旦〕奴家脚痛，也说不得了。

〔旦〕行路难时泪满腮，〔净〕飘蓬断梗出城来，
〔小生〕桃源洞里无征战，〔旦〕可有莲华并蒂开。

第三十七出 劫宝

乙酉五月

【西地锦】〔末扮黄得功戎装，副净扮田雄随上〕目断长江奔放，英雄万里愁长；何时欢饮中军帐，把弓矢付儿郎。

俺黄得功坂矶一战，吓的左良玉胆丧身亡。剩他儿子左梦庚，据住九江，乌合未散，俺且驻扎芜湖，防其北犯。〔杂扮报卒上〕报报报！北兵连夜渡淮，围住扬州，南京震恐，万姓奔逃了。〔末〕那凤、淮两镇，现在江北，怎不迎敌？〔杂〕闻得两位刘将军，也到上江堵截左兵，凤、淮一带，千里空营。〔末惊介〕这怎么处！〔唤介〕田雄，你是俺心腹之将；快领人马，去保南京。

【降黄龙】司马威权，夜发兵符，调镇移防。谁知他折东补西，露肘捉襟，

明弃淮扬金汤。九曲天险，只用莲舟荡漾。起烟尘，金陵气暗，怎救宫墙。

〔下〕〔小生扮弘光帝骑马，丑扮太监韩赞周随上〕

【前腔】〔小生〕堪伤，寂寞鱼龙，潸泣江头，乞食村庄。寡人逃出南京，昼夜奔走，宫监嫔妃，渐渐失散，只有太监韩赞周，跟俺前来。这炎天赤日，瘦马独行，何处纳凉。昨日寻着魏国公徐宏基，他佯为不识，逐俺出府。今日又早来到芜湖。〔指介〕那前面军营，乃黄得功驻防之所，不知他肯容留寡人否。奔忙，寄人廊庑，只望他容留收养。〔作下马介〕此是黄得功辕门。〔唤介〕韩赞周，快快传他知道。〔丑叫门介〕门上有人么？〔杂扮军卒上〕是那里来的？〔丑〕南京来的。〔拉一边悄说介〕万岁爷驾到了，传你将军速出迎接。〔杂〕啐！万岁爷怎能到的这里？不要走来吓俺罢。〔小生〕你唤出黄得功来，便知真假。江浦边，迎銮护驾，旧将中郎。

〔杂咬指介〕人物不同，口气又大，是不是，替他传一声。〔忙入传介〕〔末慌上〕那有这事，待俺认来。〔见介〕〔小生〕黄将军一向好么？〔末认，忙跪介〕万岁，万万岁！请入帐中，容臣朝见。〔丑扶小生升帐坐〕〔未拜介〕

【滚遍】戎衣拜吾皇，戎衣拜吾皇，又把天颜仰。为甚私巡，萧条鞍马蒙尘状；失水神龙，风云飘荡。这都是臣等之罪。负国恩，一班相，一班将。

〔小生〕事到今日，后悔无及，只望你保护朕躬。〔末拍地哭奏介〕皇上深居宫中，臣好戮力效命。今日下殿而走，大权已失；叫臣进不能战，退无可守，十分事业，已去九分矣。〔小生〕不必着急，寡人只要苟全性命，那皇帝一席，也不愿再做了。〔末〕呵呀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圣上如何弃的。〔小生〕弃与不弃，只在将军了。〔末〕微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〔小生掩泪介〕不料将军倒是一个忠臣。〔末跪奏介〕圣上鞍马劳顿，早到后帐安歇。军国大事，明日请旨罢。〔丑引小生入介〕〔末〕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明朝三百年国运，争此一时，十五省皇图，归此片土。这是天大的干系，叫俺如何担承！〔吩咐介〕大小三军，马休解辔，人休解甲，摇铃击梆，在意小心着。〔众应介〕〔末唤介〕田雄，我与你是宿卫之官，就在这行宫门外，同卧支更罢。〔末枕副净股，执双鞭卧介〕〔杂摇铃击梆，报更介〕〔副净悄语介〕元帅，俺看这位皇帝不象享福之器，况北兵过江，人人投顺，元帅也要看风行船才好。〔末〕说那里话，常言“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”，为人臣子，岂可怀揣二心。〔内传鼓介〕〔末惊介〕为何传鼓？〔俱起坐介〕〔杂上报介〕报元帅，有一队人马，从东北下来；说是两镇刘老爷，要会元帅商议军情。〔末起介〕好好好！三镇会齐，可以保驾无虞了，待俺看来。〔望介〕〔净扮刘良佐，丑扮刘泽清，骑马领众上〕〔叫介〕黄大哥在那里？〔末喜介〕果然是他二人。〔应介〕愚兄在此拱候多时了。〔净、丑下马介〕〔净〕哥哥得了宝贝，竟瞒着两个兄弟么。〔末〕什么宝贝？〔丑〕弘光呀。〔末摇手介〕不要高声，圣上安歇了。〔净悄问介〕今日还不献宝，等到几时哩。〔末〕什么宝？〔丑〕把弘光送与北朝，赏咱们个大大王爵，岂不是献宝么。〔末喝介〕哇！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，我黄闯子怎么容得。〔持双鞭打介〕〔净、丑招架介〕〔末喊介〕好反贼，好反贼！

【前腔】望风便生降，望风便生降，好似波斯样。职贡朝天，思将奇货擎双

掌；倒戈劫君，争功邀赏。顿丧心，全反面，真贼党。

〔净〕不要破口，好好弟兄，为何厮闹。〔末〕啐！你这狗才，连君父不识，我和你认什么弟兄。〔又战介〕〔副净在后指介〕好个笨牛，到这时候还不见机。〔拉弓搭箭介〕俺田雄替你解围罢。〔放箭射末腿，末倒地介〕〔净、丑大笑介〕〔副净入内，急背出小生介〕〔小生叫介〕韩赞周快快跟来。〔内不应介〕〔小生〕这奴才竟舍我而去。〔手打副净脸介〕你背俺到何处去？〔副净〕到北京去。〔小生狠咬副净肩介〕〔副净忍痛介〕哎呀！咬杀我也。〔丢小生于地，向净、丑拱介〕皇帝一枚奉送。〔净、丑拱介〕领谢，领谢！〔齐拉小生袖急走介〕〔末抱住小生腿叫介〕田雄，田雄！快来夺驾。〔副净佯拉，放手介〕〔净、丑竟拉小生下〕〔末作爬不起介〕怎么起不来的？〔副净〕元帅中箭了。〔末〕那个射俺的？〔副净〕是我们放箭射贼，误伤了元帅。〔末〕瞎眼的狗才。我且问你，为何背出圣驾来？〔副净〕俺要护驾逃走的，不料被他们抢去。〔末〕你与我快快赶上。〔副净笑介〕不劳元帅吩咐。俺是一名长解子，收拾包裹，自然护送到京的。〔背包裹雨伞急赶下〕〔末怒介〕呵呸！这伙没良心的反贼，俺也不及杀你了。〔哭介〕苍天，苍天！怎知明朝天下，送在俺黄得功之手。

【尾声】平生骁勇无人当，拉不住黄袍北上，笑断江东父老肠。

罢罢罢！除却一死，无可报国。〔拔剑大叫介〕大小三军，都来看断头将军呀。〔一剑刎死介〕

第三十八出 沉江

乙酉五月

【锦缠道】〔外扮史可法，毡笠急上〕〔回头望介〕望烽烟，杀气重，扬州沸喧；生灵尽席卷，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。兵和将，力竭气喘，只落了一堆尸软。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，死守扬州，那知力尽粮绝，外援不至。北兵今夜攻破北城，俺已满拚自尽。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，只靠俺一身撑持，岂可效无益之死，舍孤立之君。故此缒下南城，直奔仪真，幸遇一只报船，渡过江来。〔指介〕那城阙隐隐，便是南京了；可恨老腿酸软，不能走动，如何是好。〔惊介〕呀！何处走来这匹白骡，待俺骑上，沿江跑去便了。〔骑骡，折柳作鞭介〕跨上白骡鞞，空江野路，哭声动九原。日近长安远，加鞭，云里指宫殿。

〔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〕残年还避乱，落日更思家。〔外撞倒副末介〕〔副末〕呵哟哟！几乎滚下江去。〔看外介〕你这位老将爷好没眼色！〔外下骡扶起介〕得罪，得罪！俺且问你，从那里来的？〔副末〕南京来的。〔外〕南京光景如何？〔副末〕你还不知么，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。目下北兵过江，满城大乱，城门都关的。〔外惊介〕呵呀，这等去也无益矣！〔大哭介〕皇天后土，二祖列宗，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。〔副末惊介〕听他哭声，

倒象是史阁部。〔问介〕你是史老爷么？〔外〕下官便是。你如何认得？〔副末〕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，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。〔外认介〕是呀！那日恸哭先帝，便是老兄了。〔副末〕不敢。请问老爷，为何这般狼狈！〔外〕今夜扬州失陷，才从城头缢下来的。〔副末〕要向那里去？〔外〕原要南京保驾，不想圣上也走了。〔顿足哭介〕

【普天乐】撇下俺断篷船，丢下俺无家犬；叫天呼地千百遍，归无路，进又难前。〔登高望介〕那滚滚雪浪拍天，流不尽湘累怨。〔指介〕有了，有了！那便是俺葬身之地。胜黄土，一丈江鱼腹宽展。〔看身介〕俺史可法亡国罪臣，那容的冠裳而去。〔摘帽，脱袍、靴介〕摘脱下袍靴冠冕。〔副末〕我看老爷竟象要寻死的模样。〔拉住介〕老爷三思，不可短见呀！〔外〕你看茫茫世界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。累死英雄，到此日看江山换主，无可留恋。

〔跳入江翻滚下介〕〔副末呆望良久，抱靴、帽、袍服哭叫介〕史老爷呀，史老爷呀！好一个尽节忠臣，若不遇着小入，谁知你投江而死呀！〔大哭介〕〔丑扮柳敬亭，携生忙上〕偷生辞狱吏，避乱走天涯。〔末扮陈贞慧，小生扮吴应箕，携手忙上〕日日争门户，今年傍那家。〔生呼介〕定兄，次兄，日色将晚，快些走动。〔末、小生〕来了。〔丑〕我们出狱，不觉数日，东藏西躲，终无栖身之地。前面是龙潭江岸，大家商量，分路逃生罢！〔末〕是，是。〔见副末介〕你这位老兄，为何在此恸哭？〔副末〕俺也是走路的，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，由不得的伤心哭他几声。〔生〕史阁部怎得到此？〔副末〕今夜扬州城陷，逃到此间，闻的皇帝已走，跲了跲脚，跳下江去了。〔生〕那有此事？〔副末指介〕这不是脱下的衣服、靴、帽么！〔丑看介〕你看衣裳里面，浑身朱印。〔生〕待俺认来。〔读介〕“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”。〔生惊哭介〕果然是史老先生。〔末〕设上衣冠，大家哭拜一番。〔副末设衣冠介〕〔众拜哭介〕

【古轮台】〔合〕走江边，满腔愤恨向谁言。老泪风吹面，孤城一片，望救目穿。使尽残兵血战，跳出重围，故国苦恋，谁知歌罢剩空筵。长江一线，吴头楚尾路三千，尽归别姓。雨翻云变，寒涛东卷，万事付空烟。精魂显，大招声逐海天远。

〔生拍衣冠大哭介〕〔丑〕阁部尽节，成了一代忠臣。相公不必过哀，大家分手罢！〔生指介〕你看一望烟尘，叫小生从那里归去？〔末〕我两人绕道前来，只为送兄过江；今既不能北上，何不随俺南行。〔生〕这纷纷乱世，怎能终始相依。倒是各人自便罢！〔小生〕侯兄主意若何？〔生〕我和敬亭商议，要寻一深山古寺，暂避数日，再图归计。〔副末〕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，那边地方幽僻，尽可避兵，何不同往？〔生〕这等极妙了。〔末、小生〕侯兄既有栖身之所，我们就此作别罢！〔拜别介〕伤心当此日，会面是何年。〔末、小生掩泪下〕〔生问副末介〕你到栖霞山中，有何公干？〔副末〕不瞒相公说，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，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，那些文武百官，虚应故事；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，当时约些村中父老，捐施钱粮，趁着这七月十五日，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。不料南京大乱，好事难行，因此携着钱粮，要到栖霞山上，虔请高僧，了此心愿。〔丑〕好事，好事！〔生〕就求

携带同行便了！〔副末〕待我收拾起这衣服、靴、帽着。〔丑〕这衣服、靴、帽，你要送到何处去？〔副末〕我想扬州梅花岭，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，待大兵退后，俺去招魂埋葬，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。〔生〕如此义举，更为难得。〔副末背袍、靴等，生、丑随行介〕

【余文】山云变，江岸迁，一霎时忠魂不见，寒食何人知墓田。

〔副末〕千古南朝作话传，〔丑〕伤心血泪洒山川，

〔生〕仰天读罢招魂赋，〔副末〕扬子江头乱暝烟。

第三十九出 栖真

乙酉六月

【醉扶归】〔净扮苏昆生同旦上〕〔旦〕一丝幽恨嵌心缝，山高水远会相逢；拿住情根死不松，赚他也做游仙梦。看这万叠云白罩青松，原是俺天台洞。

〔唤介〕师父，我们幸亏蓝田叔，领到栖霞山来。无意之中，敲门寻宿，偏撞着卞玉京做了这葆真庵主，留俺暂住，这也是天缘奇遇。只是侯郎不见，妾身无归，还求师父上心寻觅。〔净〕不要性急。你看烟尘满地，何处寻觅；且待庵主出来，商量个常住之法。〔老旦扮卞玉京道妆上〕

【皂罗袍】何处瑶天笙弄，听云鹤缥缈，玉珮丁冬。花月姻缘半生空，几乎又把桃花种。〔见介〕草庵淡薄，屈尊二位了。〔旦〕多谢收留，感激不尽。〔净〕正有一言奉告，江北兵荒马乱，急切不敢前行；我老汉的吹歌，山中又无用处，连日搅扰，甚觉不安。〔老旦〕说那里话。旧人重到，蓬山路通；前缘不断，巫峡恨浓，连床且话襄王梦。

〔净〕我苏昆生有个活计在此。〔换鞋、笠，取斧、担、绳索介〕趁这天晴，俺要到岭头涧底，取些松柴，供早晚炊饭之用。不强如坐吃山空么？〔老旦〕这倒不敢动劳。〔净〕大家度日，怎好偷闲。〔挑担介〕脚下山云冷，肩头野草香。〔下〕〔老旦闭门介〕〔旦〕奴家闲坐无聊，何不寻些旧衣残裳，付俺缝补，以消长夏。〔老旦〕正有一事借重。这中元节，村中男女，许到白云庵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幡；就求妙手，替他承造，也是十分功德哩。〔旦〕这样好事，情愿助力。〔老旦取出幡料介〕〔旦〕待奴熏香洗手，虔诚缝制起来。〔作洗手缝幡介〕

【好姐姐】念奴前身业重，绑十指箠弦箫孔；慵线懒针，几曾解女红。〔老旦〕香姐心灵手巧，一捻针线，就是不同的。〔旦〕奴家那晓针线，凭着一点虔心罢了。仙幡捧，忏悔尽教指头肿，绣出鸳鸯别样工。

〔共绣介〕〔副末扮老赞礼，丑扮柳敬亭，背行李领生上〕

【皂罗袍】〔生〕避了干戈横纵，听飕飕一路，涧水松风。云锁栖霞两三峰，江深五月寒风送。〔副末〕这是栖霞山了。你们寻所道院，趁早安歇罢。〔生看介〕这是一座葆真庵，何不敲门一问。石墙萝户，忙寻炼翁，鹿柴鹤径，急呼道童，仙家那晓浮生恁。

〔副末敲门介〕〔老旦起问介〕那个敲门？〔副末〕俺是南京来的，要借贵庵暂安行李。〔老旦〕这里是女道住持，从不留客的。

【好姐姐】你看石墙四耸，昼掩了重门无缝；修真女冠，怕遭俗客哄。〔丑〕我们不比游方僧道，暂住何妨。〔老旦〕真经讽，谨把祖师清规奉，处女闺阁一样同。

〔旦〕说的有理，比不得在青楼之日了。〔老旦〕这是俺修行本等，不必睬他；且去香厨用斋罢。〔同下〕〔副末又敲门介〕〔生〕他既谨守清规，我们也不必苦缠了。〔副末〕前面庵观尚多，待我再去访问。〔行介〕〔副净扮丁继之道装，提药篮上〕

【皂罗袍】采药深山古洞，任芒鞋竹杖，踏遍芳丛。落照苍凉树玲珑，林中笋蕨充清供。〔副末喜介〕那边一位道人来了，待我上前问他。〔拱介〕老仙长，我们上山来做好事的，要借道院暂安行李，敢求方便一二！〔副净认介〕这位相公，好象河南侯公子。〔丑〕不是侯公子是那个？〔副净又认介〕老兄你可是柳敬亭么？〔丑〕便是。〔生认介〕呵呀！丁继老，你为何出了家也。〔副净〕侯相公，你不知么。俺善才迟暮，羞入旧宫；龟年疏懒，难随妙工；辞家竟把仙篆诵。

〔生〕原来因此出家。〔丑〕请问住持何山？〔副净〕前面不远，有一座采真观，便是俺修炼之所。不嫌荒僻，就请暂住何如？〔生〕甚好。〔副末〕二位遇着故人，已有栖身之地。俺要上白云庵，商量醮事去了。〔生〕多谢携带。〔副末〕彼此。〔别介〕人间消业海，天上礼仙坛。〔下〕〔副净携生、丑行介〕跨过白泉，又登紫阁；雪洞风来，云堂雨落。〔生惊介〕前面一道溪水，隔断南山，如何过去？〔副净〕不妨。靠岸有只渔船，俺且坐船闲话，等个渔翁到来，央他撑去；不上半里，便是采真观了。〔同上船坐介〕〔丑〕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，专以捕鱼为业；这渔船是弄惯了的，待我撑去罢。〔生〕妙，妙。〔丑撑船介〕〔生问副净介〕自从梳拢香君，借重光陪，不觉别来便是三载。〔副净〕正是。且问香君入宫之后，可有消息么？〔生〕那得消息来。〔取扇指介〕这柄桃花扇，还是我们订盟之物，小生时刻在手。

【好姐姐】把他桃花扇拥，又想起青楼旧梦；天老地荒，此情无尽穷。分飞猛，杳杳万山隔鸾凤，美满良缘半月同。

〔丑〕前日皇帝私走，嫔妃逃散，料想香君也出宫门；且待南京平定，再去寻访罢。〔生〕只怕兵马赶散，未必重逢了。〔掩泪介〕〔副净指介〕那一带竹篱，便是俺的采真观，就请拢船上岸罢。〔丑挽船，同上岸介〕〔副净唤介〕道童，有远客到门，快搬行李。〔内应介〕〔副净〕请进。〔让入介〕

〔生〕门里丹台更不同，〔副净〕寂寥松下养衰翁，

〔丑〕一湾溪水舟千转，〔生〕跳入蓬壶似梦中。

第四十出 入道

乙酉七月

【南点绛唇】〔外扮张薇飘冠衲衣，持拂上〕世态纷纭，半生尘里朱颜老；拂衣不早，看罢傀儡闹。恸哭穷途，又发哄堂笑。都休了，玉壶琼岛，万古愁人少。

贫道张瑶星，挂冠归山，便住这白云庵里。修仙有分，涉世无缘。且喜书客蔡益所随俺出家，又载来五车经史。那山人蓝田叔也来皈依，替我画了四壁蓬瀛。这荒山之上，既可读书，又可卧游，从此飞升尸解，亦不算懵懂神仙矣。只有崇祯先帝，深恩未报，还是平生一件缺事。今乃乙酉年七月十五日，广延道众，大建经坛，要与先帝修斋追荐；恰好南京一个老赞礼，约些村中父老，也来搭醮。不免唤出弟子，趁早铺设。〔唤介〕徒弟何在？〔丑扮蔡益所，小生扮蓝田叔道装上〕尘中辞俗客，云里会仙官。〔见介〕弟子蔡益所、蓝田叔，稽首了。〔拜介〕〔外〕尔等率领道众，照依黄箓科仪，早铺坛场；待俺沐浴更衣，虔心拜请。正是：清斋朝帝座，直道在人心。〔下〕〔丑、小生铺设三坛，供香花茶果，立幡挂榜介〕

【北醉花阴】高筑仙坛海日晓，诸天群灵俱到，列星众宿来朝。幡影飘飘，七月中元建醮。

〔丑〕经坛斋供，俱已铺设整齐了。〔小生指介〕你看山下父老，捧酒顶香，纷纷来也。〔副末扮老赞礼，领村民男女，顶香捧酒，挑纸钱、锭镲、绣幡上〕

【南画眉序】携村醪，紫降黄檀绣帕包。〔指介〕望虚无玉殿，帝座非遥；问谁是皇子王孙，撇下俺村翁乡老。〔掩泪介〕万山深处中元节，擎着纸钱来吊。

〔见介〕众位道长，我们社友俱已齐集了，就请法师老爷出来巡坛罢。〔丑、小生向内介〕铺设已毕，请法师更衣巡坛，行洒扫之仪。〔内三鼓介〕〔杂扮四道士奏仙乐，丑、小生换法衣捧香炉，外金道冠、法衣，擎净盂，执松枝，巡坛洒扫介〕

【北喜迁莺】〔合〕净手洒松梢，清凉露千滴万点抛；三转九回坛边绕，浮尘热恼全浇。香烧，云盖飘，玉座层层百尺高。响云璈，建极宝殿，改作团瓢。

〔外下〕〔丑、小生向内介〕洒扫已毕，请法师更衣拜坛，行朝请大礼。〔丑、小生设牌位：正坛设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；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；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〕〔内奏细乐介〕〔外九梁朝冠、鹤补朝服、金带、朝鞋、牙笏上〕〔跪祝介〕伏以星斗增辉，快睹蓬莱之现；风雷布令，遥瞻阊阖之开。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，及甲申殉难文臣，东阁大学士范景文，户部尚书倪元璐，刑部侍郎孟兆祥，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，左都御史李邦华，右副都御史施邦耀，大理寺卿凌义渠，太常寺少卿吴麟征，太仆寺丞申佳胤，詹事府庶子周凤翔，谕德马世奇，中允刘理顺，翰林院检讨汪伟，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，巡视京营御史王章，河南道御史陈良谟，提学御史陈纯德，兵部郎中成德，吏部员外郎许直，

兵部主事金铉；武臣新乐侯刘文炳，襄城伯李国祯，驸马都尉巩永固，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。伏愿彩仗随车，素旗拥驾；君臣穆穆，指青鸟以来临；文武皇皇，乘白云而至止。共听灵籟，同饮仙浆。〔内奏乐，外三献酒，四拜介〕〔副末、村民随拜介〕

【南画眉序】〔外〕列仙曹，叩请烈皇下碧霄；舍煤山古树，解却宫绦。且享这椒酒松香，莫恨那流贼闯盗。古来谁保千年业，精灵永留山庙。

〔外下〕〔丑、小生左右献酒，拜介〕〔副末、村民随拜介〕

【北出队子】〔丑、小生〕虔诚祝祷，甲申殉节群僚。绝粒刎颈恨难消，坠井投繯志不挠，此日君臣同醉饱。

〔丑、小生〕奠酒化财，送神归天。〔众烧纸牌钱镲，奠酒举哀介〕〔副末〕今日才哭了个尽情。〔众〕我们愿心已了，大家吃斋去。〔暂下〕〔丑、小生向内介〕朝请已毕，请法师更衣登坛，做施食功德。〔设焰口、结高坛介〕〔内作细乐介〕〔外更华阳巾、鹤氅，执拂子上，拜坛毕，登坛介〕〔丑、小生侍立介〕〔外拍案介〕窃惟浩浩沙场，举目见空中之楼阁；茫茫苦海，回头登岸上之瀛洲。念尔无数国殇，有名敌忾，或战畿辅，或战中州，或战湖南，或战陕西；死于水，死于火，死于刃，死于镞，死于跌扑踏践，死于疠疫饥寒。咸望滚榛莽之髑髅，飞风烟之磷火，远投法座，遥赴宝山。吸一滴之甘泉，津含万劫；吞盈掬之玉粒，腹果千春。〔撒米、浇浆、焚纸，鬼抢介〕

【南滴溜子】沙场里，沙场里，尸横蔓草；殷血腥，殷血腥，白骨渐槁。可怜风旋雨啸，望故乡无人拜扫；饿魄馋魂，来饱这遭。

〔丑、小生〕施食已毕，请法师普放神光，洞照三界，将君臣位业，指示群迷。〔外〕这甲申殉难君臣，久已超升天界了。〔丑、小生〕还有今年北去君臣，未知如何结果？恳求指示。〔外〕你们两廊道众，斋心肃立；待我焚香打坐，闭目静观。〔丑、小生执香，低头侍立介〕〔外闭目良久介〕〔醒向众介〕那北去弘光皇帝，及刘良佐、刘泽清、田雄等，阳数未终，皆无显验。〔丑、小生前禀介〕还有史阁部、左宁南、黄靖南，这三位死难之臣，未知如何报应？〔外〕待我看来。〔闭目介〕〔杂白须、幞头、朱袍，黄纱蒙面，幢幡细乐引上〕吾乃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，走马到任去也。〔骑马下〕〔杂金盔甲、红纱蒙面，旗帜鼓吹引上〕俺乃宁南侯左良玉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封为飞天使者，走马到任去也。〔骑马下〕〔杂银盔甲、黑纱蒙面，旗帜鼓吹引上〕俺乃靖南侯黄得功。今奉上帝之命，封为游天使者，走马到任去也。〔骑马下〕〔外开目介〕善哉，善哉！方才梦见阁部史道邻先生，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；宁南侯左昆山，靖南侯黄虎山，封为飞天、游天二使者。一个个走马到任，好荣耀也。

【北刮地风】则见他云中天马骄，才认得一路英豪。咕叮当奏着钧天乐，又摆些羽葆干旄。将军刀，丞相袍，挂符牌都是九天名号。好尊荣，好逍遥，只有皇天不昧功劳。

〔丑、小生拱手介〕南无天尊，南无天尊！果然善有善报，天理昭彰。〔前禀介〕还有奸臣马士英、阮大铖，这两个如何报应？〔外〕待俺看来。〔闭目介〕〔净散发披衣跑上〕我马

士英做了一生歹事，那知结果这台州山中。〔杂扮霹雳雷神，赶净绕场介〕〔净抱头跪介〕饶命，饶命！〔杂劈死净，剥衣去介〕〔副净冠带上〕好了，好了！我阮大铖走过这仙霞岭，便算第一功了。〔登高介〕〔杂扮山神、夜叉，刺副净下，跌死介〕〔外开目介〕苦哉，苦哉！方才梦见马士英被雷击死台州山中，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。一个个皮开脑裂，好苦恼也。

【南滴滴金】明明业镜忽来照，天网恢恢飞不了。抱头颅由你千山跑，快雷车偏会找，钢叉又到。问年来吃人多少脑，这顶浆两包，不够犬饕。

〔丑、小生拱手介〕南无天尊，南无天尊！果然恶有恶报，天理昭彰。〔前禀介〕这两廊道众，不曾听得明白，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番。〔外举拂高唱介〕〔副末、众村民执香上，立听介〕

【北四门子】〔外〕众愚民暗室亏心少，到头来几曾饶，微功德也有吉祥报，大巡环睁眼瞧。前一番，后一遭，正人邪党，南朝接北朝。福有因，祸怎逃，只争些来迟到早。

〔副末、众叩头下〕〔老旦扮卞玉京，领旦上〕天上人间，为善最乐。方才同些女道，在周皇后坛前挂了宝幡，再到讲堂参见法师。〔旦〕奴家也好闲游么？〔老旦指介〕你看两廊道俗，不计其数，瞧瞧何妨。〔老旦拜坛介〕弟子卞玉京稽首了！〔起同旦一边立介〕〔副净扮丁继之上〕人身难得，大道难闻。〔拜坛介〕弟子丁继之稽首了。〔起唤介〕侯相公，这是讲堂，过来随喜。〔生急上〕来了！久厌尘中多苦趣，才知世外有仙缘。〔同立一边介〕〔外拍案介〕你们两廊善众，要把尘心抛尽，才求得向上机缘；若带一点俗情，免不了轮回千遍。〔生遮扇看旦，惊介〕那边站的是俺香君，如何来到此处？〔急上前拉介〕〔旦惊见介〕你是侯郎，想杀奴也。

【南鲍老催】想当日猛然舍抛，银河渺渺谁架桥，墙高更比天际高。书难捎，梦空劳，情无了，出来路儿越迢迢。〔生指扇介〕看这扇上桃花，叫小生如何报你。看鲜血满扇开红桃，正说法天花落。

〔生、旦同取扇看介〕〔副净拉生，老旦拉旦介〕法师在坛，不可只顾诉情了。〔生、旦不理介〕〔外怒拍案介〕哇！何物儿女，敢到此处调情。〔忙下坛，向生、旦手中裂扇掷地介〕我这边清净道场，那容得狡童游女，戏谑混杂。〔丑认介〕阿呀！这是河南侯朝宗相公，法师原认得的。〔外〕这女子是那个？〔小生〕弟子认得他，是旧院李香君，原是侯兄聘妾。〔外〕一向都在何处来？〔副净〕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。〔老旦〕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。〔生向外揖介〕这是张瑶星先生，前日多承超豁。〔外〕你是侯世兄，幸喜出狱了。俺原为你出家，你可知道么？〔生〕小生那里晓得。〔丑〕贫道蔡益所，也是为你出家。这些缘由，待俺从容告你罢。〔小生〕贫道是蓝田叔，特领香君来此寻你，不想果然遇着。〔生〕丁、卞二师收留之恩，蔡、田二师接引之情，俺与香君世世图报。〔旦〕还有那苏昆生，也随奴到此。〔生〕柳敬亭也陪我前来。〔旦〕这柳、苏两位，不避患难，终始相依，更为可感。〔生〕待咱夫妻还乡，都要报答的。〔外〕你们絮絮叨叨，说的俱是那里话。当此地覆天翻，还恋情根欲种，岂不可笑！〔生〕此言差矣！从来男女室家，人之大伦，离合悲欢，情有所

钟，先生如何管得？〔外怒介〕呵叻！两个痴虫，你看国在那里，家在那里，君在那里，父在那里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，割他不断么？

【北水仙子】堪叹你儿女娇，不管那桑海变。艳语淫词太絮叨，将锦片前程，牵衣握手神前告。怎知道姻缘簿久已勾销；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，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。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，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。

〔生揖介〕几句话，说的小生冷汗淋漓，如梦忽醒。〔外〕你可晓得么？〔生〕弟子晓得了。〔外〕既然晓得，就此拜丁继之为师罢。〔生拜副净介〕〔旦〕弟子也晓得了。〔外〕既然也晓得，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。〔旦拜老旦介〕〔外吩咐副净、老旦介〕与他换了道扮。〔生、旦换衣介〕〔副净、老旦〕请法师升座，待弟子引见。〔外升座介〕〔副净领生，老旦领旦，拜外介〕

【南双声子】芟情苗，芟情苗，看玉叶金枝凋；割爱胞，割爱胞，听凤子龙孙号。水沕漂，水沕漂；石火敲，石火敲；剩浮生一半，才受师教。

〔外指介〕男有男境，上应离方；快向南山之南，修真学道去。〔生〕是，大道才知是，浓情悔认真。〔副净领生从左下〕〔外指介〕女有女界，下合坎道；快向北山之北，修真学道去。〔旦〕是，回头皆幻景，对面是何人。〔老旦领旦从右下〕〔外下座大笑三声介〕

【北尾声】你看他两分襟，不把临去秋波掉。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，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。

白骨青灰长艾萧， 桃花扇底送南朝；
不因重做兴亡梦， 儿女浓情何处消。

续四十出 余韵

戊子九月

〔西江月〕〔净扮樵子挑担上〕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；云深猛虎出无时，也避人间弓矢。建业城啼夜鬼，维扬井贮秋尸；樵夫剩得命如丝，满肚南朝野史。在下苏昆生，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，一住三载，俺就不曾回家，往来牛首、栖霞，采樵度日。谁想柳敬亭与俺同志，买只小船，也在此捕鱼为业。且喜山深树老，江阔人稀；每日相逢，便把斧头敲着船头，浩浩落落，尽俺歌唱，好不快活。今日柴担早歇，专等他来促膝闲话，怎的还不见到。〔歇担盹睡介〕〔丑扮渔翁摇船上〕年年垂钓鬓如银，爱此江山胜富春；歌舞丛中征战里，渔翁都是过来人。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后，就在这龙潭江畔，捕鱼三载，把些兴亡旧事，付之风月闲谈。今值秋雨新晴，江光似练，正好寻苏昆生饮酒谈心。〔指介〕你看，他早已醉倒在地，待我上岸，唤他醒来。〔作上岸介〕〔呼介〕苏昆生。〔净醒介〕大哥果然来了。〔丑拱介〕贤弟偏杯呀！〔净〕柴不曾卖，那得酒来。〔丑〕愚兄也没卖鱼，都是空囊，怎么

处？〔净〕有了，有了！你输水，我输柴，大家煮茗清谈罢。〔副末扮老赞礼，提弦携壶上〕江山江山，一忙一闲，谁赢谁输，两鬓皆斑。〔见介〕原来是柳、苏两位老哥。〔净、丑拱介〕老相公怎得到此？〔副末〕老夫住在燕子矶边，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，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；我同些山中社友，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，路过此间。〔净〕为何挟着弦子，提着酒壶。〔副末〕见笑见笑！老夫编了几句神弦歌，名曰“问苍天”。今日弹唱乐神，社散之时，分得这瓶福酒。恰好遇着二位，就同饮三杯罢。〔丑〕怎好取扰。〔副末〕这叫做“有福同享”。〔净、丑〕好，好！〔同坐饮介〕〔净〕何不把神弦歌领略一回？〔副末〕使得！老夫的心事，正要请教二位哩。〔弹弦唱巫腔〕〔净、丑拍手衬介〕

【问苍天】新历数，顺治朝，岁在戊子；九月秋，十七日，嘉会良时。击神鼓，扬灵旗，乡邻赛社；老逸民，剃白发，也到丛祠。椒作栋，桂为楣，唐修晋建；碧和金，丹间粉，画壁精奇。貌赫赫，气扬扬，福德名位；山之珍，海之宝，总掌无遗。超祖祢，迈君师，千人上寿；焚郁兰，奠清醑，夺户争墀。草笠底，有一人，掀须长叹；贫者贫，富者富，造命奚为？我与尔，较生辰，同月同日；囊无钱，灶断火，不啻乞儿。六十岁，花甲周，桑榆暮矣；乱离人，太平犬，未有亨期。称玉笋，坐琼筵，尔餐我看；谁为灵，谁为蠢，贵贱失宜。臣稽首，叫九阍，开阖启牖；宣命司，检禄籍，何故差池。金阙远，紫宸高，苍天梦梦；迎神来，送神去，舆马风驰。歌舞罢，鸡豚收，须臾社散；倚枯槐，对斜日，独自凝思。浊享富，清享名，或分两例；内才多，外财少，应不同规。热似火，福德君，庸人父母；冷如冰，文昌帝，秀士宗师。神有短，圣有亏，谁能足愿；地难填，天难补，造化如斯。释尽了，胸中愁，欣欣微笑；江自流，云自卷，我又何疑。

〔唱完放弦介〕出丑之极。〔净〕妙绝！逼真“离骚”、“九歌”了。〔丑〕失敬，失敬！不知老相公竟是财神一转哩。〔副末让介〕请干此酒。〔净咂舌介〕这寡酒好难吃也。〔丑〕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。〔净〕是什么东西？〔丑〕请猜一猜。〔净〕你的东西，不过是些鱼鳖虾蟹。〔丑摇头介〕猜不着，猜不着。〔净〕还有什么异味？〔丑指口介〕是我的舌头。〔副末〕你的舌头，你自下酒，如何让客。〔丑笑介〕你不晓得，古人以《汉书》下酒；这舌头会说《汉书》，岂非下酒之物。〔净取酒斟介〕我替老哥斟酒，老哥就把《汉书》说来。〔副末〕妙妙！只恐菜多酒少了。〔丑〕既然《汉书》太长，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，叫做“秣陵秋”，唱来下酒罢。〔副末〕就是俺南京的近事么？〔丑〕便是！〔净〕这都是俺们耳闻眼见的，你若说差了，我要罚的。〔丑〕包管你不差。〔丑弹弦介〕六代兴亡，几点清弹千古慨；半生湖海，一声高唱万山惊。〔照盲女弹词唱介〕

【秣陵秋】陈隋烟月恨茫茫，并带胭脂土带香；骀荡柳绵沾客鬓，叮咛莺舌恼人肠。中兴朝市繁华续，遗孽儿孙气焰张；只劝楼台追后主，不愁弓矢下残唐。蛾眉越女才承选，燕子吴歆早擅场，力士签名搜笛步，龟年协律奉椒房。西昆词赋新温李，乌巷冠裳旧谢王；院院宫妆金翠镜，朝朝楚梦雨云床。五侯阍

外空狼燧，二水洲边白雀舫；指马谁攻秦相诈，入林都畏阮生狂。春灯已错从头认，社党重钩无缝藏；借手杀仇长乐老，胁肩媚贵半间堂。龙钟阁部啼梅岭，跋扈将军噪武昌；九曲河流晴唤渡，千寻江岸夜移防。琼花劫到雕栏损，玉树歌终画殿凉；沧海迷家龙寂寞，风尘失伴凤彷徨。青衣衔璧何年返，碧血溅沙此地亡；南内汤池仍蔓草，东陵辇路又斜阳。全开锁钥淮扬泗，难整乾坤左史黄。建帝飘零烈帝惨，英宗困顿武宗荒；那知还有福王一，临去秋波泪数行。

〔净〕妙妙！果然一些不差。〔副末〕虽是几句弹词，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。〔净〕老哥学问大进，该敬一杯。〔斟酒介〕〔丑〕倒叫我吃寡酒了。〔净〕愚弟也有些须下酒之物。〔丑〕你的东西，一定是山肴野蔌了。〔净〕不是，不是。昨日南京卖柴，特地带来的。〔丑〕取来共享罢。〔净指口介〕也是舌头。〔副末〕怎的也是舌头？〔净〕不瞒二位说，我三年没到南京，忽然高兴，进城卖柴。路过孝陵，见那宝城享殿，成了刍牧之场。〔丑〕呵呀呀！那皇城如何？〔净〕那皇城墙倒宫塌，满地蒿莱了。〔副末掩泪介〕不料光景至此。〔净〕俺又一直走到秦淮，立了半晌，竟没一个人影儿。〔丑〕那长桥旧院，是咱们熟游之地，你也该去瞧瞧。〔净〕怎的没瞧，长桥已无片板，旧院剩了一堆瓦砾。〔丑捶胸介〕咳！恸死俺也。〔净〕那时疾忙回首，一路伤心；编成一套北曲，名为“哀江南”。待我唱来！〔敲板唱弋阳腔介〕俺樵夫呵！

【哀江南】【北新水令】山松野草带花挑，猛抬头秣陵重到。残军留废垒，瘦马卧空壕；村郭萧条，城对着夕阳道。

【驻马听】野火频烧，护墓长楸多半焦。山羊群跑，守陵阿监几时逃。鸽翎蝠粪满堂抛，枯枝败叶当阶罩；谁祭扫，牧儿打碎龙碑帽。

【沈醉东风】横白玉八根柱倒，堕红泥半堵墙高，碎琉璃瓦片多，烂翡翠窗棂少，舞丹墀燕雀常朝，直入宫门一路蒿，住几个乞儿饿殍。

【折桂令】问秦淮旧日窗寮，破纸迎风，坏槛当潮，目断魂消。当年粉黛，何处笙箫。罢灯船端阳不闹，收酒旗重九无聊。白鸟飘飘，绿水滔滔，嫩黄花有些蝶飞，新红叶无个人瞧。

【沽美酒】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，旧红板没一条。秋水长天人过少，冷清清的落照，剩一树柳弯腰。

【太平令】行到那旧院门，何用轻敲，也不怕小犬哐哐。无非是枯井颓巢，不过些砖苔砌草。手种的花条柳梢，尽意儿采樵；这黑灰是谁家厨灶？

【离亭宴带歇指煞】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，秦淮水榭花开早，谁知道容易冰消。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这青苔碧瓦堆，俺曾睡风流觉，将五十年兴亡看饱。那乌衣巷不姓王，莫愁湖鬼夜哭，凤凰台栖枭鸟。残山梦最真，旧境丢难掉，不信这舆图换稿。诌一套哀江南，放悲声唱到老。

〔副末掩泪介〕妙是绝妙，惹出我多少眼泪。〔丑〕这酒也不忍入唇了，大家谈谈罢。

〔副净时服，扮皂隶暗上〕朝陪天子辇，暮把县官门；皂隶原无种，通侯岂有根。自家魏国公嫡亲公子徐青君的便是，生来富贵，享尽繁华。不料国破家亡，剩了区区一口。没奈何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，将就度日。今奉本官签票，访拿山林隐逸，只得下乡走走。〔望介〕那江岸之上，有几个老儿闲坐，不免上前讨火，就便访问。正是：开国元勋留狗尾，换朝逸老缩龟头。〔前行见介〕老哥们有火借一个？〔丑〕请坐！〔副净坐介〕〔副末问介〕看你打扮，象一位公差大哥。〔副净〕便是！〔净问介〕要火吃烟么，小弟带有高烟，取出奉敬罢。〔敲火取烟奉副净介〕〔副净吃烟介〕好高烟，好高烟！〔作晕醉卧倒介〕〔净扶介〕〔副净〕不要拉我，让我歇一歇，就好了。〔闭目卧介〕〔丑问副末介〕记得三年之前，老相公捧着史阁部衣冠，要葬在梅花岭下，后来怎样？〔副末〕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，齐集梅花岭，招魂埋葬，倒也算千秋盛事，但不曾立得碑碣。〔净〕好事，好事，只可惜黄将军刎颈报主，抛尸路旁，竟无人埋葬。〔副末〕如今好了，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，检骨殓殓，起了一座大大的坟茔，好不体面。〔丑〕你这两件功德，却也不小哩。〔净〕二位不知，那左宁南气死战船时，亲朋尽散，却是我老苏殓殓了他。〔副末〕难得，难得。闻他儿子左梦庚袭了前程，昨日扶柩回去了。〔丑掩泪介〕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。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，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；逢时遇节，展开祭拜，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。〔副净醒，作悄语介〕听他说话，象几个山林隐逸。〔起身问介〕三位是山林隐逸么？〔众起拱介〕不敢，不敢，为何问及山林隐逸？〔副净〕三位不知么，现今礼部上本，搜寻山林隐逸。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，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，并不见一人报名。府县着忙，差俺们各处访拿，三位一定是了，快快跟我回话去。〔副末〕老哥差矣，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，不肯出山的。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个老赞礼，那里去得。〔丑、净〕我两个是说书唱曲的朋友，而今做了渔翁樵子，益发不中了。〔副净〕你们不晓得，那些文人名士，都是识时务的俊杰，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。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。〔副末〕啐，征求隐逸，乃朝廷盛典，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，怎么要拿起来。定是你这衙役们奉行不善。〔副净〕不干我事，有本县签票在此，取出你看。〔取看签票欲拿介〕〔净〕果有这事哩。〔丑〕我们竟走开如何？〔副末〕有理，避祸今何晚，入山昔未深。〔各分走下〕〔副净赶不上介〕你看他登崖涉涧，竟各逃走无踪。

【清江引】大泽深山随处找，预备官家要。抽出绿头签，取开红圈票，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。

〔立听介〕远远闻得吟诗之声，不在水边，定在林下，待我信步找去便了。〔急下〕〔内吟诗曰〕

渔樵同话旧繁华， 短梦寥寥记不差；
曾恨红笺衔燕子， 偏怜素扇染桃花。
笙歌西第留何客？ 烟雨南朝换几家？
传得伤心临去语， 年年寒食哭天涯。